中峯廣録　一

A--112

B 20000-4

原妙妙嗣仰山祖欽欽嗣徑山師範範
於法系上泝臨濟義玄爲十五世之祖
本距菩提達磨實二十九代之法孫也
臣謹按先師明本道德行業衣被禪林
孤光絕響振耀海寓
仁宗皇帝嘗遣近臣賜衣錫號
英宗在御渙汗繼述恩數有加及乎
文皇以臣先師之所素履簡在
聖心於是

賜謚與碑謚曰智覺塔曰法雲今復際遇
皇帝陛下聰明天從
聖智日新
道軼百王
皇建有極
崇信佛學垂護正宗遂敢輒冒
天誅復有懇請蓋自達磨傳佛心宗道盛
東土雖代有得法稱師者然具太辯才
大智慧於其教法扶衰拯溺建正摧邪

有功佛乘者亦罕見焉惟五季末明智覺禪師延壽慨念天台慈恩賢首性相三宗互相矛盾乃集三宗知法之士更相設難而以心宗旨要折中之於是著宗鏡録一百巻其書既行後賜入藏宋元祐間明教禪師契嵩憫世儒闢佛太甚而不知佛學陰裨王化遂著書曰輔教編三巻又念

釋迦文佛至乎曹溪六祖受授而下歷代諸師譜系不明復著傳法正宗記十二巻其書亦賜入藏今臣先師明本痛禪學之弊無如今日用救其弊以身先之其所著書因學者不能廓悟神心徹法源底每以聰明之資於古德垂示第一義諦處輙領覽爲己解也於是著信心銘闢義解一巻每以講學之士不能無辯詰也於是著楞嚴徵心辯見或問一巻金剛般若畧義一巻別傳覺心一巻

因學者不信有悟門而遂溺於邪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也於是擬寒山詩一百首又著幻住家訓一篇以發明眞參實悟之旨因學者毎毎致問隨問而答久而成編曰山房夜話一巻東語西話一巻續集二巻語録十巻別録十巻於戲先師豈好辯哉蓋有不得已者也今遂總加裒録而槧題其編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録隨表進上恭望

天慈鑒臣先師之所以立言非徼生榮非覬後福蓋以禪學之病沉冥膏肓有不醫王不忍聞見於是鍼砭不切無以中其會俞湯劑不苦無以蠲其沉痾是所謂對證之良藥衛生之妙道其言意如此遠與永明明教二師之所垂訓實相表裏二師所著之書故宋既賜之入藏與諸佛菩薩之所宣說者並行而不悖矣伏念臣先師明本遺值

聖明恩渥周至
光寵蕃錫獨其遺言未得與永明教
之書賜入大藏以故臣夙夜憂歎懼有
隆逸伏望
皇帝陛下天地之量
日月之明容臣螻蟻之志鑒臣草芥之
誠將臣所進先師明本廣録三十巻
特賜入藏佛學幸甚臣干冒
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隨
表上進以
聞臣僧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
言
元統二年正月　日大普慶寺臣僧
善達密的理上表

降賜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入藏院劄
皇帝聖旨裏行宣政院准
宣政院咨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篤

連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延春閣後咸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禿
札兒台大夫汪家奴院使羅鍋殿中喃
忽里火里歹等有來本院官撒迪平章
不蘭奚院使汪束攢吉魯思院使左吉
院使燕京閭院使桑哥失里院使喃哥
班同知董真班同僉唆南參議也先不
花經歷陳都事等
奏在先好師德每撰集來的文字奏

皇帝聖旨教刊板入藏經裏有來如今為這
中峯和尚悟明心地好師德的上頭奏
札牙篤皇帝聖旨他根底也立了碑來如今
它撰集來的文字都是禪宗裏緊要的
言語有如今依先例將這文字但有藏
經印板處教刊板入藏經教揭監丞撰
序加與普應國師名字俺行與省家文
書教與
宣命呵怎生奏呵奏

聖旨那般者教必者賽罕院使
皇太后根底啓呵那般者麼道
懿旨了也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欽依施行准
此除外使院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須
議劄付者
右劄付杭州路南山大普寧寺住持
准此
元統二年五月　日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序

文林郎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臣揭
傒斯奉　勑撰

元統二年正月庚寅朔十日己亥
上御明仁殿大普慶寺僧臣善達密的理以
其師杭州天目山故佛慈圓照廣慧智覺禪
師臣明本所譔述諸書總題曰天目中峯和
尚廣録三十卷因奎章閣承　制學士臣沙
剌班奉表以聞願視五代永明智覺禪師延壽

壽所著宗鏡録宋明教禪師契嵩所著輔教
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
制曰可 廿有六日乙卯中書平章政事臣撒
迪等言昔諸高僧文字語言凡於其教有所
裨輔皆得裒粹奏入大藏遂爲故事如本起
東南以其道爲海寓倡德業純備紹隆正傳
仁宗皇帝始賜號法慧復加佛慈圓照廣慧
之號
英宗繼御寵賚恩數一如 先朝其道臣等禀

不足以知之若其爲人則頗聞其略蓋其所至
四衆傾嚮悉成寶坊而本未嘗一留目焉顧尋
窮山僻絶洲渚崖巢浪宿草衣木食以自絶其
聲光然而德盛而心畢身遯而名隨及已示寂
文宗皇帝勅詞臣製碑禮臣定謚謚曰智覺
塔曰法雲恩數至矣遠 陛下臨御而其徒
以其著書上塵 乙覽參會際遇豈偶然哉
宣賜其書一如故事編入大藏庶無負
國家崇尚佛乘之意臣等謹昧死以聞

制曰可眞賜號普應國師仍　詔臣傒斯序
於善之首臣因即其書而窺之見其判華說
實因事明理而其大旨則深惟其教法隆汚
殊時聲實異致不能自已其言耳故言叢林
栽培滋植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偷安利
養貪慾嗔恚是皆叢林所伐之斧斤殞穫之
霜霰耳故言其教自入中國中更元魏唐宋
固嘗禁止衰息而其向上諸祖身經百罹道
益昌盛譬之人身視若病然而其脉則不病

也今則異此識者得不爲之寒心至於推明
其法必使之斷言語絕依解無授受条則眞
条悟則實悟乃始謂之傳佛心宗其間煅煉
之穩密勘辯之明確無假借無回護凛凛然
烈日嚴霜可畏也已至若提倡激揚則如四
瀆百川千盤萬轉衝山激石鯨吞龍變不歸
於海不已也其大機大用見於文字有如此
者謹按菩提達磨十一傳至臨濟義玄十
七傳至仰山祖欽欽傳禾目原妙妙傳今明

本妙之居天目坐死關影不出關三十年孤岭峭絶冐嶝雲漢見者慄然本給侍左右暑寒一草衣不易妙測然屢令紉浣垢弊不顧也本雖土木骸形而其相好魁碩偉然一代天人師其侍死關晝日作務夜而禪寂剋勵嚴苦脇不沾席者十年師資之間究詰研覈洞法源底乃始親承記莂由是學者輻湊歸之然而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也臣復考其行録其大致固已不可彷彿其端倪若其細行則雖大木山長谷之間其徒之耆老名德有卒世窮年不能踐其實之萬分一者然則本之道雖非臣所能測識然即其行以究其言則其爲書上肩諸祖並行不悖陰翊皇圖光贊 佛乘其於 聖教豈小補哉豈小補哉謹序

皇帝聖旨裏杭州路餘杭縣南山大普寧寺住持臣僧明瑞元統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豪

朝廷差來官賫奉到
行宣政院劄付該准
宣政院咨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欽奉
聖旨節該中峯和尚加與
普應國師名字它撰集來的文字但有
藏經印板處教刊板入藏欽此除欽遵
外咨請欽依施行准此除外使院合下
仰照驗欽依施行奉此除欽遵外臣僧
明瑞今將奉到

普應國師天目中峯和尚廣録三十卷
謹募檀信刊爲經板計三函入本寺印造
毗盧大藏經院用廣流通以此
功德恭爲祝延
聖壽無疆御願
皇圖鞏固　韓一
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者
元統三年六月　日佛智妙應庵福

大師杭州路餘杭縣南山大普寧寺

住持臣僧明瑞 謹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摠目

卷第一之上 示衆

卷第一之下 示衆

卷第二 小叅

卷第三 拈古 頌古

卷第四之上 法語

卷第四之下 法語

卷第五之上 法語

卷第五之下 法語

卷第六 書問

卷第七 佛事

卷第八 佛祖賛

卷第九 自賛

卷第十 題䟦

卷第十一之上 山房夜話上

卷第十一之中　山房夜話中
卷第十一之下　山房夜話下
卷第十二之上　信心銘闢義解上
卷第十二之中　信心銘闢義解中
卷第十二之下　信心銘闢義解下
卷第十三　楞嚴徵心辯見或問
卷第十四　別傳覺心
卷第十五　金剛般若略義
卷第十六　幻住家訓
卷第十七　擬寒山詩
卷第十八之上　東語西話上
卷第十八之下　東語西話下
卷第十九　東語西話續集上
卷第二十　東語西話續集下
卷第二十一　賦
卷第二十二　記
卷第二十三　箴　銘
卷第二十四　序

卷第二十五　說
卷第二十六　文　疏　雜著
卷第二十七之上　偈頌七言長篇
卷第二十七之下　偈頌七言長篇
卷第二十八　偈頌五言長短篇
卷第二十九　偈頌七言八句　七言四句
卷第三十終　偈頌七言四句
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錄
大元勑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普應國師道行碑
謝降賜中峯和尚廣錄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上

叅學門人　比丘　臣　僧　慈寂　上進

示衆

延祐六年九月初六日駙馬太尉瀋王王璋
奏奉
聖旨　御香入山謁師於幻住菴翼日請
師就師子正宗禪寺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
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臣僧明本爇向寶
爐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陛下恭願
至聖至明如日如月惟福惟壽同地同天次
拈香云此香肧胎萬象化育兩儀仰祝

皇太后萬歲
皇后齊年
皇太子千春恭願天同覆地同擎海同涵春
同育又拈香云此香名高列國價重三韓奉
爲駙馬太尉瀋王廣資福壽伏願封外乾坤
榮金枝於帝苑壺中日月茂王葉於王庭又

拈香云此香般若爲根株仁政爲枝葉奉爲
行宣政院使平章相國闍院官僚同增祿筭
伏願以仁以政漲佛海之波瀾爲瑞爲祥壯

皇家之柱石遂斂衣就坐問答不録乃云大
道無爲大功不宰大善無跡大位不居一切
處海印發光千萬古金枝挺秀訪圓通大士
於潮音洞裏冒若得雲饒脩如意輪期於明
慶寺中移華兼蝶至香風奏四天之樂梵音
轟大地之雷二千載已現國王五百刻常爲
世主一大藏教隨機運轉百千善行任意發
揮祝萬歲於九重保三韓於上國此是太尉
瀋王海印居士尋常行履處只如今日僭行
宣政院使平章相國王子從官高登天日下
視人寰且佛法相應一句如何指陳匝天匝
地祥雲起無古無今瑞氣騰其道行全虧病
衰蒲體隈藏巖穴惟待殞亡記六載前伏承
太尉瀋王書幣下逮謂得旨南來首謁補陀
次登天目今年之夏忽聞王車從至杭繼臨
海岸親見十二面滿月慈容於潮音洞裏約
山僧見處又却不然其觀世音聖相當數年
前最初發一念時而滿月慈容當處與王之

兩目如鏡照鏡自爾凡舉一念則一觀音示
現舉百念則百圓通現前所現之聖容隨念
起處竟莫知幾千萬身豈特王心爲然自車
從離京師之日自此而南三千五百里驛程
若聞若見俱使知有補陀巖人人心中皆具
現觀世音菩薩之慈容此又豈數量可知耶
如是無刹不現之身皆含裹於王之最初一
念而其應現又不止於今日將見亘百千世
後傳王之躬詣補陀巖使觀世音自在神通

光明世世增長其無作妙用殊勝功德未易
以筭數知也今乃與宣政院使平章相國及
王子宰相尚書侍郎舍人宣使一行官從同
時會集尋奉王旨謂一衆俱欲聞向道之說
若使一一請問未免詞繁俾陞此座普爲衆
說記得先師高峯和尚三十年深居此山每

以一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敎人默默提
起密密咨參但不使間斷亦不爲物境之所
遷流亦不爲順逆愛憎情妄之所障蔽惟以

所參話頭蘊之于懷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
參參到用力不及處留意不得時驀忽打脱
方知成佛其來舊矣這一著子是從上佛祖
了生脱死之已驗三昧惟貴信得及久遠不
退轉更無有不獲其相應者所以京宿有謂
但辦肯心決不相賺今日太尉主與宣政平
章相國二王從官皆是夙承佛記遠種靈根
而華茂果圓相逢此際豈非一時慶會千古
因緣者哉又記得教中有謂若人欲識佛境

界當淨其意如虛空且淨意如虛空一言之不
問還識佛境界麼如一香一華一旛一幢非
佛境界宮殿樓閣園林浴池非佛境界乃至
光明殊勝等俱非佛境界本上座今日忍俊
不禁指似去也山高水深是佛境界日上月
下雲騰鳥飛是佛境界明暗色空壞空成住
三塗六趣九有四生鑪炭鑊湯諸惡苦趣是
佛境界諸仁者還信得及麼當知佛境界充
徧故衆生境界亦復充徧離佛境界外別無

衆生境界舍衆生境界外別無所謂佛境界者極而言之迷則佛境界俱是衆生境界悟則衆生境界俱是佛境界如楞嚴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此說豈有定體耶謂海印者廣周法界不於印外別容有一法而得安住一切諸法皆海印之真光含攝諸塵圓裹三際此印隨佛心量建立無異無別不增不減而衆生界亦復如是但悟迷之有間也使我廣說循環莫盡恐稽王聽

不欲詞繁記得昔日趙王訪趙州和尚州不下禪床乃問王曰會麼王云不會州曰自小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道尊德備須還趙州不下禪床師法有在無端末後垂示大似偷心未忘不妨使人疑著爭似幻住以三千六百丈天目山爲禪床行則與王共行坐則與王共坐或有人問其中事若何聽取一偈圓通示現潮音洞幻住深棲天目山至竟不能逃海印嘉聲千古播人寰

平江路應蕩幻住禪菴示衆慧劒單提日用
中天然元不犯磨礱神號鬼哭喪魂膽遍野
橫屍不露鋒芒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己命
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内無如是刀嗟夫參學
之士不知此心空寂本來清淨於一切法元
無取捨只貴翻身一擲抹過太虛脫體無依
隨處自在更說甚麼生死涅槃真如煩惱猶
如昨夢何有於我哉到這裏却不妨從空放
下更說他尊宿痛鉗鎚下煆鍊一回等閑傳
出三頭六臂將從上牢別因緣拏訛公案縛
作一束拋在他方世界之外便乃索空雙手
向閙市門頭孤峯頂上現神通十八變使他
依門傍戶者斫額有分所以達磨西來謂之
單傳直指初無委曲後來法久成弊年出異
端或王位君臣四種料揀三關九帶千眷同
眞各立門庭互相提唱雖則一期建立却不
思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渾身墮在叅天荊
棘中枝上攀枝蔓上引蔓但見葛藤遍地無

有出期退到頭白齒黃忽然命根子於欲斷
未斷之際返思從前知解毫髮無益甘赴死
門悔將奚及近代叢林如此參學者波蕩風
靡十人而九矣於戲望他法社之興叢席之
盛其可得哉間有真參實悟底尊宿出興于
世欲拯救此弊無處發藥不得已於第二門
頭別開一路將箇無義味話頭放在伊八識
田中只待伊奮起根本無明發大疑情猛利
無間縱致喪身失命亦不放捨久久純熟自

然人法空心境寂能所忘情識盡和箇話頭
一時忘記瞥爾向不知不覺處蹉口一聲百
雜粉碎轉得身來信口道信步行覿體純真
初無揀擇全生殺於一莖草上空古今於三
寸舌頭豈與他順朱塡墨者同日而較其得
失哉然則恁麼爲伊亦是作死馬醫了也儞

不更向這裏磨礱志氣抖擻精神一往直前
以求真脫是自棄也中間多有一等好兒弟
不能發決定志因做到不奈何無下手處著

胸不牢便生退屈正此擬議驀地被人牽引
向冊子上論量經教中引喩不待悟明自立
知見直饒備論得諦當喩得明白殊不知正
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雜毒入心佛亦難救
更有人謂我根器狹劣卒不可到先且發菩
提心與普賢願兼修白業以爲由漸者此等
謂之孤負己靈埋沒先德又有人謂道無言
而不顯體無用而不彰便乃漁獵見聞博求
勝解者此等謂之癡狂外邊走又有人謂昏

沉散亂似難屏除便乃息慮停機枯心死忘
坐在蒲團上如一堆朽木相似忽然忘四大
盡六情以爲極則者此等謂之解脫深坑死
水裏浸又有人認箇昭昭靈靈鑑覺者爲自
己法身便謂山河大地不礙眼光明暗色空
元非他物一認認定此等謂之喚驢鞍橋作
阿爺下頷又有人向他古人垂手處妄生穿
鑿謂一句是半提兩句是全提揣摸不行處
喚作向上機坐脫立亡喚作末後句中間又

將古人語言透漏處從頭註解口耳相傳以爲究竟者此等皆是西天九十六種之數中間差別異端不可枚舉揔而言之無他蓋爲當人元無正念不發眞心又不曾實爲生死大事兼之又不具參學眼目別白邪正師法所以坐在裏許不肯知非遂致紅紫亂朱使他晩學初機難於趣向於是勞他先聖千緒萬端設出方便特不過爲伊解其黏去其縛耳今則我這裏也不敢自出己見更遠引古人入道因緣爲伊證據去也要知一路到底更無回互者但看僧問古德云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云我說恐儞不信僧云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德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德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僧遂領悟這箇豈不是一踏到底底樣子這僧自非眞箇懸崖撒手直下承當安得便恁麼勦絶當時儻存毫髮許心意情識於其間便是百刧千生也無他領悟處諸人還知麼且看從頭註破學

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合取狗口我説恐儞不
信作賊人心虚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猶自不
知非即汝便是將謂有多少奇特如何保任
脚跟下好與三十痛棒一翳在目空華亂墜
脫賺閻浮多少人僧遂領悟三生六十刧儞
諸人還知落處麼也須學這僧向己躬下一
踏到底始得要知持經論教談名説相者但
看良遂座主見麻谷閉門不接遂次日再
往谷復閉門遂乃扣門谷問阿誰遂擬應名

忽然有省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
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乃印可遂歸
罷講謂同學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
處諸人不知鄉使談經論教可以了得則良
遂不必扣麻谷之門儞看他末後道良遂知
處諸人不知且不知底是何事更為伊從頭
註破良遂見麻谷棄却黃金抱碌甎麻谷閉
門不接將謂別有長處遂乃扣門劒去久矣
汝方刻舟谷問阿誰拋糠引狗擬應有省已

遲八刻我若不來見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
生更參三十年谷乃印可胡麻廝繳良遂知
處諸人不知依舊可憐生這裏豈是個循行
數墨依文解義底道理也須親見良遂悟處
始得要知自負知見下視諸方者但看黃龍
和尚請益慈明老人明問曰公學雲門禪必
善其旨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
無喫棒分龍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
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龍因措遂炷香作禮

明復舉趙州勘婆話詰之龍汗下不能加答
次日又詣見明詬罵不已龍曰罵豈慈悲法
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龍於言下大悟呈頌
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
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明以手指沒
字龍即易以有字明領之黃龍未見慈明時

領衆行脚氣吞湖海後雲峯悅和尚知其未
到一夜激發今見慈明所以顯如是之機用
也僞諸人還知麼更聽從頭註破有喫棒分

無喫棒分懸火開門照賊歸有喫棒分依舊扶墻摸壁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合喫棒拖不入了也炷香作禮墮坑落塹看趙州勘婆話且作死馬醫詬罵不已猶自口切切罵豈慈悲法施耶氣急殺人慈明當時見他恁麼道便與索性一頓痛棒打出不惟正令全提亦要使他光前絕後無端便向他道備作罵會那致使黃龍復墮泥水便道傑出叢林是趙州少賣弄老婆勘破沒來由便是有來由

也只道得一半而今四海清如鏡那裏泊行人莫與路爲讎猶欠悟在所以道纖毫不透如隔鐵圍自非向他毒惡鉗鎚下揩磨淨盡豈有了辦底時節備更要知多聞博覽口耳傳受者但看香嚴叅潙山山問曰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嚴茫然無對屢乞潙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

嚴即焚棄平昔所看文字自誓此生作箇長
行粥飯僧乃入山結茅自處一日因芟除草
木以瓦礫擊竹作聲有省遂遙禮溈山讚云
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
今日之事乃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
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
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偏看他
出詞吐氣處豈是勉強做作得來又豈是記
持學解口耳傳受得來今日索性不惜口業

更爲諸人註破溈山道父母未生時試道一
句看賊無種相鼓龍香嚴茫然無對不交一
絲毫屢乞說破胡餅裏討甚麼汁我說底是
我底終不干汝事將謂將謂元來元來嚴乃
焚棄文字結茅自處錯擊竹有省邪法難扶
遙禮溈山面皮厚多少若爲我說破何有今

日之事如何是今日事一擊忘所知那裏學
得來更不假修持遠在動容揚古路發塞殺
人不墮悄然機未敢相許處處無蹤跡莫眼

作麼聲色外威儀莫謗他好諸方達道者那
箇是咸言上上機承虛接響所以這向自己
胸中流出蓋天蓋地回觀見聞學解者又何
翅以十較百以千較萬矣乃至聖賢應世所
有遺言往行皆歷代之元龜百世之師法於
此可不發深省哉是則是矣須知男兒自有
衝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且作麼生是衝天
志咦不是知音徒勞側耳

○示衆瞻在前忽在後竹雞晝啼華鯨夜吼未
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嗟夫學人將此一等
言句作箇相似底道理商量把自家一片潔
白田地添這般野狐涎沫點汚了也却不思
古人開口處如大火聚如太風輪無儞湊泊
處又如吹毛利劍等閑拈出直欲要斷人命
根此豈可以心意識卜度而爲得哉若然則
阿難不假再修二祖不勞斷臂何則阿難
二祖聰慧過人意識明了如法所解者彼豈
未聞耶蓋是心不妙悟見地不明若見地不

脫則動是情忘識輥作一團在這依草附木
承虛接響致使上味醍醐蘊在伊一不淨器中
變成毒藥一切時中如箇不解說鬼相似見
人說心說性便乃扶籬摸壁湊泊將去纔見
有人舉起沒巴鼻撩轉面皮突出牙爪處去
免意識不行便乃渾侖吞棗如此等人日用
一心中常有二主互相起滅有時緣般若則
忘世諦或緣世諦則忘般若自不知是腳跟
下蹉過却謂我工夫未熟履踐未純而然便

乃精修白業作有漏因以為資助又有一等
顢頇佛性儱侗真如者日用遇一切境界只
作一箇道理硬自排遣乃至破律儀犯禁戒
皆無忌憚及乎弄到差別境中排遣不行處
自不知是當面著護却謂我力量未充聞見
不廣而然便乃參求古教該博見聞又或忘
形死心停機息念以資狂慧如上二種學者
盡為自無正念況是打頭不曾遇著箇咬豬
狗手腳底宗師與之滌蕩坐在病中不自覺

知終日肆口而談縱舌而辯遂是隔靴抓癢
如此參學矣與生死岸頭一念相應如吹網
欲滿非愚即狂也近世爲人師者往往不能
窮其源底但欲學人速得知解嬰熱門庭多
將箇瑞巖主人公臨濟無位眞人即心是佛
他是阿誰等語與人打交親亦不顧他立脚
未穩生恐他不能領解又向他道參底是誰
學底是誰要見本性底是誰只欲他便向這
裏認箇光影使其擎拳竪指進前退後不離

當處便是西來本意殊乎學人一不識好惡隨
他窠臼如油入麵不得出頭誠可哀憫良由
不知衆生心中圓淨湛然元無污染只爲情
生智隔想變體殊一妄瞥興萬緣各立外則
妄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内則妄見四大五
蘊見聞知覺乃至八萬四千塵勞及與菩提
眞如涅槃佛性等相皆不出此一妄而有然
此妄念若欲云除直須是工夫純熟脱落根
蔕坐斷聖凡劃然開悟一不翻直饒瀰見超二

祖意過阿難正是坐在第八識中以識去識
以妄遣妄如避身影於日中滅眼華於空裏
徒自勞神轉成差別所以從上諸老宿不奈
伊何拈出一把折柄刀剿在伊命根上待伊
捱到轉身不得處奮命一挨卒地斷爆地折
妄消想滅見謝執忘便見森羅萬象廓爾平
沉聞見覺知當處解脫乃至併百千世界融
歸一心自然法法全眞頭頭顯露然雖如是
若要向衲僧面前開口吐氣更須翻打三千
暮打八百待伊死枯髏上活眼重開方有語
話分大都是無量劫中生死根本今日要與
一期秘盤翻轉豈易事哉如其不爾儞但以
妄想心亡妄想見忽忽草草認箇日前鑑覺
昭昭靈靈喫飯著衣開口動舌底喚作自己
又妄認山河大地鵲噪鴉鳴風動塵起處喚
作法身却不思命根未斷見地不脫坐在六
塵緣影裏不肯知非有持被人說箇不是便
乃牽引古人談玄說理處從頭印過只貴其廣

茅纏紙裏依稀彷彿耗過一生逗到臘月三十
日四山交逼眞境現前換卻眼睛從前認
底揔皆不是了也到這裏甘聽覓分噬臍何
及然後招妄談般若業罔聖賢之訴百劫千
生受諸苦是如此等事從古至今賺人多矣
豈不見古人有偈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
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
來人又大上座到這裏事不獲已更爲停與十年
人翻欵云也學道之人不識眞用識作麼只

爲從前認識神也不較多生死本即不問如
何是本來人喝一喝功忌錯下註脚
聖節示衆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一氣含三萬
有民無得而名焉功高列聖之上德邁羣王
之先蕩蕩乎用大巍巍乎體堅龍抱九重二天
上日眞光壽照萬斯年大衆還知麼即日瑞
分剖土春蒸雲庭太毘盧頂分身優曇鉢華
吐談以說天下稱之爲　聖人之生節也但
生植於天地之間者莫不被其澤惟我釋氏

之流乃被其澤之尤者也何以爲然盖孤虚
柔弱而不能自立也言孤則遠離親族不營
世家言虚則無寄食檀門棲遅林麓言柔則澹
心空寂守節循規言弱則守護性眞不貪物
競自非 聖人不忘佛囑曲垂外護則僧國
資其安敢自稱常住而不遭陵奪於他人之
手乎由是吾儕安居暇食一時一刻咸出
聖恩雖天覆地擎不足云喩使盡形求法終
身向道至若忘軀畢命亦不足以酬其萬分

之一豈容懈怠懶惰虚延白晝而更馳情於
利欲者乎茲遇 聖節曲引微忱以相勉勵
記得後唐莊宗皇帝問興化和尚云朕收中
原獲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化曰請陛下寶
看帝乃引手舒幞頭脚化曰君王之寶誰敢
酬價龍吟雲起虎嘯風生則不無莊宗興化
若曰酬中原寶價至主竟未曾定奪巨 僧遜對
天庭輙成一偈蓋天蓋地中原寶無古無今
塞太虚價重乾坤酬未得佇看

皇化越唐虞
清明示衆春遊重山翠欲流子規啼血正綢
繆紙錢灰滿千家塚哭到斜陽恨不休大衆
這箇是清明時節之即事也豈止今日爲然
去年清明也恁麼前年清明也恁麼又前年
清明也恁麼乃至逆數到威音已前莫鳥啼
綠樹人哭荒丘亦未嘗不恁麼也何則蓋一
妄根于自心乃不知生滅去來聚散得失皆
由妄現於妄境中祖父子孫弟兄夫婦互相

酬酢結爲愛見念念攀緣至死不休良可哀
憫諸禪德箇箇入門相見時指稱生死事大
無常迅速豈外乎此耶爾但目其感慕之色
耳其哀號之聲直下不能混入靈源併歸眞
際要脫他無常生死也大難此事須是著實
到這田地不涉第二念不見第二人方堪負
荷苟非能所脫落身心悟徹底自餘有一等
闡提漢趂一時狂見也隨人道無佛無我無
生無死説得也相似殊不知脚跟下紅絲線

不斷正是益增其識妄耳昔靈雲和尚着眼
見桃花便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
不疑香嚴和尚掃地次擊竹有聲便道一擊
忘所知更不假修持此二尊宿便是聞聲見
色徹見己躬底樣子蓋其多生積世參扣祖
意乃驗於此故永嘉謂吾早曾經多刦脩不
是等閑相誑惑豈似今日不本悟明惟以狂
知妄解強陳己見屈辱先哲寧不捫心負媿
哉今日事不獲已更說一偈波起葛藤今古

清明節禁煙道人住處不如然地爐深撥枯
柴火砂鑵頻煨野澗泉擊竹見桃心有契化
錢酧酒事無偏男兒未具超方眼莫道曾參
佛祖禪

○重陽示衆 大衆俗筵以茱萸飲酒僧舍以茱
萸喫茶理無異轍事同一家却笑陶彭澤無
錢對菊花林下道人都不顧從他時節自交
加諸禪德方嘆九旬夏滿又驚九日秋深流
光如射不可把玩己躬下事還作麼生折合

古者道叅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既是休不得且如何說箇休得底道理若要休除非心悟徹凡聖一齊收攝既未由悟徹此心茱萸茶黃栗粽喫了一頓聽个上座口切切說一上又喚作應箇時節似恁麼喚作抱道衲子燈籠露柱忍笑不禁帶累他佛祖俱成虛設有志丈夫終不肯如此懵懂擧起箇所叅話凜凜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政與麼將轉步不得畏怯不得思量不得指點不得乃至種種俱不得惟有一味拌性命向前迎敵便是佛來也與之一刀兩段胷中更無一點顧慮更說甚麼茱萸茶黃栗粽常住辦也得不辦也得一念子空蕩蕩虛寂寂冷冰冰氣忿忿只有箇生死無常與所叅話未能透脫安有閑情妄隨異念耶記得汾陽和尚道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華新以之頌三玄三要且今日是重陽九日滿眼黃華徧向甚處見臨濟三玄三要如其未委則老

汾陽不免拔舌犂耕有分各請歸堂體取
結夏示衆護生須是殺干戈滿地殺盡始安
居荆棘參天會得箇中意猶較些子鐵船水
上浮遠之遠矣此四轉語内有一語是賓有
一語是主有一語全賓是主有一語全主是
賓這裏緇素得出便見臨濟大師道有一無
位真人在赤肉團上出入諸仁者莫是護生
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是麼莫是會得箇中意
鐵船水上浮是麼莫是全賓是主全主是賓
是麼莫是前賓後主前主後賓是麼若恁麼
會要見無位真人更過三生六十劫亦未敢
相許在衆中忽有箇傍不甘底出來道雪山
密付底分室單傳底秘魔擎底俱胝竪底雪
峯輥底投子提底豈不是無位真人乃至現
前大衆兩足踏地握節當胸搖麈尾鼓唇皮
做模打樣進前退後底豈不是無位真人咄
儞這般見解正是指鹿爲馬喚奴作郎莫說
無位真人便是影子也未夢見在縱使儞傾

懸河之智辯運掣雷之神機自一句至無數
句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待伊言窮理盡處
我則輕輕引手挾鼻向伊道料掉沒交涉既
然如是且作麼生是無位眞人乃屈指數云
今朝十五明朝十六小盡廿九大盡三十數
到七月半卻好九十日儞等諸人討甚麼碗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一之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一之下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示衆

師子正宗禪寺示衆所疑之因既的所期之
果必親所操之志惟眞則其所詣之地不期
實而實矣教中謂三世如來咸爲一大事因

縁出現于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謂佛知見者乃破生死根塵之利具也佛祖
諦觀三界諸微塵刹滿中衆生無一刹那而

不受生無一刹那而不變滅浩浩乎不可以數計也而況妄情起滅刹那不住生死之理豈細事哉由是佛祖哀之於大寂定中隨其迷妄爲轉法輪依處依緣多立名字謂之華嚴法華謂之楞嚴圓覺乃至菩提涅槃真如般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等一依此心建立名常異而體常同也名異故方便善權體同故不離本際必欲衆生悟本際越生死情妄而後已凡學者跨門靡有不以爲生死事太

無常迅速而爲辭者逮扣其所以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自出母胎至命光遷謝其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生死也又或指終日竟夜念慮遷流後念倏生前念忽滅取舍去來紛然無緒寢興變化未嘗暫歇皆生死也是說不越分段變易二種生死極理原之皆枝葉爾非根本也謂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暫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教中謂迷之則生死始悟

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楞嚴會
上富樓那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此問蓋迷眞起妄成立生死之因佛答以大
地山河皆如來藏乃返妄旋眞破除生死之
要旨也以迷故引妄入心積集倒見圓覺喩
之如四方易處迷妄在眼不惟所見之色是
生死以至離種種色象純見於空空亦是生
死迷妄在耳不惟所聞之聲是生死乃至離
聲即寂當知其湛寂無聞亦是生死以至意

縁善惡不惟惡是生死善亦未嘗不是生死
積爲念慮非惟動念是生死至于息念亦是
生死以縁配之不惟染縁是生死其淨縁亦
是生死以覺論之不惟不覺是生死其念起
即覺亦是生死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
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大而量之之謂

韓二　二

虛空揔不出見分皆生死也當知此心未即
了悟使其立地成佛要且亦在生死網中原
夫生死之大歟凡歷聖龍古畢今未有一法

不遭其淪溺者以故日之曰大事因緣有等闡提漢聞說箇生死乃掉頭不顧遽引經書文字中相似語言謂法性清淨猶若虛空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圓滿湛寂迥絕動搖聲色全真見聞不昧所謂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何處更覓生死去來之跡有問生從何處來便道水流元在海死向何處去遽謂月落不離天似此等見解喚作喫鐵棒陷鐵圍之張本爾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

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於生死岸畔立得脚牢苟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古所謂努力今生須了卻莫教永劫受餘殃又云八十公公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惟有徧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者一切時中卓卓地單提此事蘊之方寸向三根椽下淹沒三十年二十年究同一日於大方之外闊跨三千里五千里一不間絲毫廢寢食忘寒暑耐寂寞

禁熬煉泯愛憎離順逆空能所融是非死盡
偷心方堪湊泊古人謂叅禪一著要敲生死
不是說了便休前輩叅禪大有樣子一一皆

是竿頭進步撒手懸崖豆爆冷灰死中得活
備嘗艱苦不憚勤勞挫銳解紛埋光鏟彩不
肯以小成近効而生自足之心蓋知生死根
塵大於虛空廣於法界況是塵沙多生熏鍊
成熟纖毫不盡便是鐵圍所以亡忘如敵萬
人一步要跨千里盡形骸而皮鐵石窮歲月

肝膽冰霜忘利養於念端空名位於世表無
念尚虛滯跡有佛安得肯爲非效學而能蓋
眞實爲生死者曾不期然而然矣今人反是
才跨門來立脚未穩以聰明之資打頭違得
箇自性離生滅眞身絕去來底現成說話以
爲本柄自己脚跟下未曾卒地折爆地斷底
一條生死命根置之無事甲中取性向佛祖
頂顛上高揮大抹自謂禪學理應如是奈何
實地上工夫未曾親到不知據廣床說大話

打圓相卓烏藤一一皆與生死根塵交光接影而況心塵易壅識馬難調愛見之習潛與貪妄之情默運輪回未斷而益熾生死未空而愈滋蔓林泉昔法社荒涼未有不本於此者所謂不是說了便休斯言豈欺人哉蓋實有如是事也倘不思爲生死根塵籠絡在塗炭中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形飄神戰業墜火湯改頭換面備嘗楚毒這箇都是墮生死惡道底家常茶飯無量劫來不是不曾經歷今日要將此根深蔕固底生死牢關一回翻轉豈易事哉更若顧利害較得失擇甘辛存取舍則生死根塵又將接續去也或者謂展轉流浪且置之不問輪回生死不由超悟還有休息之時郤也無對曰譬如猛風吹海欲其波浪自息豈可得乎其生死苟有自息之時則佛祖不須興慈運悲曲施方便一至於此也是故塵沙可數而生死莫知其數量滄溟可飲而生死莫知其邊涯當知無量劫來爲

生死流轉至于今身於苦於樂以昇以沉竟莫知其幾矣以迷妄所蔽不自覺知只據現量較之却似今日方從頭起當知未來汨沒浩無邊涯推其所因非天降非人與一由迷妄所致好趁今日身強力健提起箇無義味話頭猛奮精神一踏到底恁時說有生死也得說無生死也得回古風於剎那播玄機於當念如壯士屈臂師子遊行豈小根劣器者所能擬哉

示衆雲門話墮趙州勘婆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焦尾錦鱗躍開地網摩空俊鶻透過天羅不動一塵知落處二千年事不爭多還會麼如或不然更爲爾重下註脚記得雲竇和尚頌爲道日損有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拆東籬補西障回地軸轉天關在雲竇則不無爭奈此四句遺人撿點三分光陰二早過向甚處去也靈臺一點不揩磨無爾下

手處貪生逐日區區去何處不稱尊與不回
頭爭奈何直得分疎不下高高峯頂行擡脚
不起深深海底坐打衣不濕雪實平地上把
人埋沒撚指二百餘年今古之下乏人點撿
幻住也有一偈還有撿點者麼須早出來不
然則就與拈出去也三尺黑蚖眠暗室一雙
白鼠嚙枯藤家山咫尺無行路有甚閑情逐
愛憎

解制示衆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棒得手折雪

峯是甚麼雲門乾屎橛千七百箇老骨撾開
了重重納敗闕爭似幻住一夏九十日無禪
可參無法可說把箇無義味話拋在諸人面
前指鹿爲馬證龜成鱉逗到今朝靈驗全無
露柱燈籠與禪板蒲團互相歡悅驚起目捷
連尊者忍俊不禁鐵錫敲開地獄門剎那滅
却阿鼻叢諸禪德還知麼此事且置九十日
内謂之禁足謂之護生謂之安居謂之聖制
一日缽盂兩度濕畢竟爲箇甚麼古教謂迷

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然悟之時不復
與論既曰未悟未定是迷迷之則無常生死
念念開端塵塵肇始恒河沙刧出沒昇沉卒
未有了日在無常殺鬼誰管儞山中坐夏來
莫說與麼坐一夏儞若不精勤勇猛如救頭
然曲徇世情橫生妄見披襟閑譚曳屨高心
漁獵古今虛延歲月似與麼過得百千萬億
夏惟長業輪全虧道用今日九旬制滿三月
功圓被人問著水牯牛作麼生搠孫子作麼
生只與未結夏前究爾無異豈不孤他佛祖
垂教天龍擁護檀信供給王臣加被者哉在
今日事不獲已更與諸人展箇寬限初發心
爲生死入道之日即是結制於中也不論九
十日九十月九十年但念念不退轉念念不
間斷念念不休息念念不棄離叅之究之决
之擇之直至心空及第脫略見聞打破漆桶
之頃便是解制之日也儞不見古教謂如十
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趣泥洹這箇說話固

是悲願弘深殊不知綿裏之刺蜜中之砒直
是惱人懷抱太丈夫或不趣此一期透脫自
甘流浪豈理然哉記得僧問趙州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
斤謾陳一偈以遣時緣七斤衫重出青州老
趙州禪髑處周聖制九旬今日滿拄藜千里
又驚秋
歲朝示衆大衆達磨大師來也還見麼見不
見且止儞道其來所爲何事乃言今日年新

月新日新以至森羅萬象山川草木同時俱
新惟我單傳直指之道置之熊耳峯畔千年
年塵堆垢積草長醭生直是無人顧著今日
乘此佳節敢借菴主拂子拄杖與之震動發
揮也要一回斬新舞示因告之曰此道自虛
空萬象有無情等四聖六凡各各本來具足
謂單傳傳箇甚麼直指所指何事離此道外
莫別有向上事麼時老達磨不覺含羞而去
雖然事無一向今日既是應箇時緣不免因

行搾臂去也以拂子擊拄杖一下云諸人還見麼還聞麼直下塵消垢落影現光浮覿面相呈更無隱覆如其不薦切不得將心湊泊擧意測量欲得混融別無方便普請諸人猛將舊年所做底窠臼盡底掀翻只從今歳朝斬新提起所參底無義味話頭別立生涯參取於此三十六旬二十四氣之中也莫問大盡小盡今朝明朝綿綿不休密密無間但有片餉精神亦不得等閑虛棄直得心無異縁念空羣妄驀忽於用意不及處劈面撞著方知日日是年朝時時是歳旦譙樓畫角幽幽清響起孤城鉅閣華鯨浩浩洪音鳴梵苑黒漆桶望空跨跳黄金圏帀地騰驤毘盧向上未聞此等風規威音那邊安有這箇消息且道是甚麼消息座上客驚槐國夢屋頭春發

少林華

開爐示衆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爾還知蒲團上一箇吞不下吐不出底無義味話頭

也闊一丈麼這裏一肩荷負得去便可喚火爐作古鏡喚古鏡作世界世界都無異致如其未爾火爐與古鏡世界與話頭相違不止三千里何以如此蓋能所分別作障礙覿體如銀山鐵壁之堅只此便是生死輪回根本故楞嚴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這裏無儞動步處無儞著眼處昔安楞嚴讀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雖破句讀之其桶底子當下脫落直得七穿八穴洞見老釋迦心肝五臟直下喚古鏡作火爐不妨洞照森羅萬象喚火爐作古鏡不妨熏炙冰霜面皮洗盡見塵紋乾情浪無第二念無第二人喚南作北敲東擊西死柴頭上爛發心華水底輝騰赤燄冷灰堆裏撥出火種毛端盤結青煙一切處和氣藹然一切處陽春燠君信手拈來安有一毫剩法與人爲知爲解者哉年來佛法無靈往往將根塵

識妄認作眞心說得究然了無交涉記得儒
人勸學有詩謂擊石乃有火不擊元無煙人
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此說雖曰訓蒙於禪
學分上說得恰好何以知然謂石中有火不
以智巧擊之引之則終於不遇也今人惟知
石中有火未曾施半錢智巧之力擊之終日
指此冷石說火之用說到眼光落地依前只
是塊石頭要覓一點火爲用了不可得此是
不肯死心做工夫以求正悟惟記相似語言

而說禪者是也更有一等闡提人聞說石中
有火急碎其石欲取其火乃至碎抹爲塵終
不得火却不責不以智巧求之便乃不肯信
石中果有眞火此是不信自心成佛之凡夫
也此說且置何謂智巧勉向第二門頭立箇
喩子首以信根爲石次以無義味話頭爲擊
石之手又以堅固不退轉志願之鐵打箇火
刃乃以精勤勇猛不顧危立之力向動靜閑
忙中敲之擊之使不間斷又必待無量刧中

蒙佛祖授記般若種性乾草蓊忽相承是謂智巧也引起一星子延燎不已直教三千世界化爲焦熖復何難哉捨此智巧未見有燒物之火無緣而自出也記得百丈令潙山撥火潙撥之不得丈躬撥得之謂潙曰儞道無這箇聻直下還著得智巧也無聊説一偈十方世界火爐闇冷灰堆裏深深撥得一星兒遞喜歡今古拈來鬧聒聒諸禪流休抹撻燎却眉毛莫便休或不如斯遭凍殺

佛涅槃日示衆昔佛於娑羅雙樹間以手摩胷普告大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世尊大似羅公照鏡取笑傍觀若曰紫磨金色之身以至蚊虻螻蟻皆無欠少不使其各各自觀而觀於我耶又道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又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遮裏還許手摩卍字胷得麼不然古德有頌謂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直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直饒便

向麼會告衆處洞見紫磨金色之身殊不知
已是金塵入眼毒刺投心會得十成轉增情
妄邇來爲師爲徒鮮有不墮此途轍蓋不求
正悟惟貴傍通者也諸禪德要親見世尊涅
槃妙心且莫忽忽草草但於三根椽下七尺
單前朝而參暮而究拌取三二十年如一人
與萬人敵相似忽然冷地撞著於死枯髏上
頓開活眼始知紫磨金色與涅槃妙心一切
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擬心領

荷早涉途程如太阿鋒如大火聚苟非眞正
體裁全身涉入自餘思而知慮而解且喜沒
交涉大衆即今還有能全身涉入者麼更聽
說偈紫磨金色涅槃妙心未由契悟莫向外
尋提所參話保護寸陰萬仞壁立志願資深
冷灰豆爆捏土成金纔涉意地即被魔侵波
旬起舞慶喜沾襟妄陳生滅遠背玄音報諸
禪德不用沉吟春風不在華枝上淺碧深紅
古到今

除夜示衆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縁且只今是甚麼時節臘月二十九既非大盡乃是年窮歳極之時也古人謂生死交接之際是臘月三十喩年盡月盡日時俱盡也且一年三百六十日内還辨得甚麼事來若辨不得未免虚喪此一年豈但虚喪此一年自無量刧來至于今日揔是虚喪過了或不便從今日脚跟下做箇立地提起所条話别立生涯猛利做向前去來年雖未過敢保又是虚喪豈但來年或不猛利精勤便百千年亦只是虚喪諸仁者虚喪時縁也不管備以虚喪故積業愈多道力愈微何有補於出家學道之理哉奉勸諸人以鐵拄杖把殘年許多懶墮自恣昏沉掉舉一劃劃斷向明日大年初一爲始奮起精進勇猛辨力做一日便要見一日功程及早討箇倒斷庶不孤出家行脚之志願也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復云今夜臘月廿九處處迎新送舊惟有衲僧面前動著便

成窠曰不如念一道眞言消遣殘年不唧𠺕是大神呪是大明呪試聽五更樓上鍾百千幻法皆成就

讃二

湖州弁山幻住禪菴示衆生從何處來崑崙騎象舞三臺這裏見得便見四大一具來實無來四大分離去實不去乃至苦樂逆順是非得失皆是現行三昧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總是自己家珍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更有甚麼生死去來之相而可分別者哉雖然如是儞若不曾眞箇和桶子底打脫一番開兩眼睛向威音王那畔吟地一覷覷破則未免被他山河大地四大五蘊是非苦樂一草草住不得自由便乃捏目生華妄陳異見即此便是生死大海中頭出頭沒不得解脫底種子直饒儞隨人道得箇不來不去底道理爭奈儞目前有箇情見不忘動步生塵觸途成滯者何所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然而生死習氣大都是無量刧中熏陶成熟不向小小

若非真參實悟焉得有徹頭徹尾底時節兄弟家各各帶一箇口敎道生死事大旣知是一種大事因甚麼只向他禪床角頭故紙堆裏漁獵得一言半句蘊在八識田中見人開著便乃揚眉瞬目做摸打樣以為究竟若謂大事只消恁麼了得拈華微笑斷臂安心只成戲劇耳又安得遺光百世照映叢林諸仁者儞若真實要洞明此一段大事直須發大心立大志將平生見聞情解虛妄覺知之心

拈向一壁待他胷次中空牢牢無依倚時驀提起箇崑崙騎象舞三臺是甚麼道理這裏須是把做一件無大極大底一等大事猛著精神與之厮捱晝夜六時不得放舍然參禪要具三種心第一具大信心第二具了生死心第三具不退轉心信得及則始終不惑生死切則用心必至不退轉則決定成就三心旣具則十二時中無虛棄底工夫旣不虛棄則念念爾心心爾塵塵爾剎剎爾忽然向用

心不及處著力不得時和箇信得及底了生死底不退轉底一時打失當體洞明如十日並照間不容髮說甚麼崑崙騎象舞三臺縱饒一千七百則葛藤不直一笑而冰釋矣即此便是真參實悟底時節恁時不妨於山河大地四大五蘊中如香象王擺脫鐵鎖獨步大方遊行自在豈不韙歟是則是矣更須知有祖師門下衲僧面前換轉眼睛突出牙爪一著子猶隔天涯在

結夏示衆大衆踞菩薩乘修寂滅行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是二千年外老釋迦畫地為牢與當時衆比丘禁足安居之古制也今朝四月十五適當聖制之辰拈出陳年曆日頭為諸人因行掉臂去也前面一絡索且置之不論後如何是安居平等性智然性智平等故盡十方剎土更無有不平等者仰觀諸佛俯視衆生是謂性相平等前觀過去後及未來是謂三際平等諸戒

定慧及婬怒癡是謂一念平等迷而生死悟而涅槃是謂不動平等大而虛空細而纖芥是謂離相平等乃至見色色平等聞聲聲平等審如是則四月十五結結亦平等七月十五解解亦平等於中九十日日日平等時時平等念念平等政與麼時喚甚麼作結喚甚麼作解喚甚麼作安居不安居黃面老漢到這裏不覺全機敗露雖然事無一向儞若不曾眞正向平等性智中脚踏實地須悟一回

直饒將平等二字盡虛空充塞殆徧無乃益其高下耳此事只恁麼說不過須是硬嘷嘷地向此九十日於無義味話上橫敲豎敲朝挨暮挨挨到極處敲到盡時如啞子得夢恁時不妨任意指陳喚平等作不平等亦得喚不平等作平等亦得所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記得古人有偈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莫是殺生與護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瞎人眼目甚非細

事更聽說偈各自歸堂九旬禁足意何殊生
殺難將古制拘未到身心平等處豈應容易
白安居

冬至示衆乾三連坤六斷悉明揭堂上之榜
文陽未復陰已消洞山撥座元之果卓兩重
公案皎如白晝千年活計瑩若澄潭金毛師
子擺脫鐵鎖而奮迅遊行踏碎東西天目丕
角麒麟掣斷錦繩而軒昂步驟衝開前後溪
山堅冰浮野水而不知春信寄寒梅而未覺

夜後燈籠眼活朝來露柱心空共發揮封外
風規同指點寰中節令諸禪德還知麼儞若
道年年冬至喫齋歲歲一陽聽法鐵酸餡鐵
蒺藜互相抛擲牛尾拂牛皮鼓撩亂激揚任
儞鼓兩片唇皮向曲彔床上說向天也得說
向地也得說得陰消陽長也得說得陽消陰
長也得我只管一日鉢盂兩度濕冬至寒食
百單五是固是矣儞還知只箇不曾底政是
生死根株無常羈鎖政未曾透脫在所以道

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古今多少靈利人向一色邊立定主宰一切處禪將去禪也禪得是儞若不親向自己脚跟下卒地斷曝地折一回殊不知和箇禪底亦不曾脫他輪回生死此事是博地凡夫立地便要向他佛祖頭上坐臥要於一刹那頃將他積劫根深滯固底輪回生死連底一翻翻轉是謂大事因緣豈口出耳入而能及之者哉如果未相應且不要人別求方便但只於十二時全身放下單單靠取箇所參話頭日亦然夜亦然行亦然坐亦然生亦然死亦然乃至上刀山入劍林亦皆然更不生第二念只麼純一無雜挨拶將去久久純熟和箇亦然底同時脫略心空及第其在斯焉耶與麼時喚一陽作六陰也得喚六陰作一陽也得喚全消是長亦得喚全長是消亦得喚不消不長即消即長摠得可謂真正衲子本色道流遇緣即宗應時納祐又何一物能拘絆哉雖然還不

喚今日作一陽來復得麼待別有消息時却來吐露久立

平江路順心禪菴示衆洞元道者從他教來信吾道之心甚篤遽染疾而亡守一愚弘古道亦相繼長往老幻不勝哀悼其所以哀者不哀其早亡㝡哀其有志于道而未及與道相應乃賫志長往今何所之耶此一著子在諸人分上了不相間須知此三人既往底消息便是諸人現在底消息諸人現在底受用即是三人既往底受用直下論生不得論死不得舉心動念無死時無生時記得古人有問云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這一問最親切若知得亡僧落處便是知得自己落處有等說脫空禪底見與麼說便道自性本來不生滅有甚麼來處與去處可以指陳說此話底

喫鐵棒有分儞每日向蒲團上與昏沉散亂打作一團與是非憎愛馳逐無間與喜怒哀樂起滅不停與生老病死首尾相續遇順意

事便乃撥眉遇違情事應時蹙頞這裏說得
無生死無去來底道理麼所以黃面老爺於
二千年外便乃大驚小怪目之爲大事因緣
今日諸人眼眨眨地親見他三人如是爲道
如是同住如是受病如是入滅即今如是無
影跡可見無行處可尋既不曾與工夫相應
決定未到諸佛祖大涅槃城既未到涅槃又
不可遽言箇無還無變底道理既隨還變則
即今還向何法界中變作甚麼頭面便從這

裏不相知處奮起一片猛利決定不退轉身
心向自己躬下提起箇所參底話頭孜孜而
參密密而究遺寒遺暑忘寢忘飡習中念念
如撞著鐵壁相似只與麼一凝凝住更不要
前思後筭今日也與麼明日也與麼久久不
移易將見情抾識謝塵盡念消不覺不知驀
然撞透便見他三人於未出母胎時早行脚
了早參禪了早成佛了早如是而往了直下
更教喚誰爲病者誰爲死者誰爲迷者誰爲

參禪行脚及了悟者摠是夢言皆名剩語由是永嘉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審如是能與五百年外老永嘉同時如是了了見得一回則永嘉說底即我所說永嘉見底即我所見永嘉證底即我所證是謂前無釋迦後無彌勒者也然後亦無如是說者亦無如是見者亦無如是證者此是契理而說法如是故如是至理老幻雖如此說得要且亦未如是親證儞諸人一切不得便將此話記憶在心以當參學會須將箇自己所未了底一段大事橫在目前努力參取所以古人云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令則菴居十餘間禪衲十餘輩皆是久參宿學誠實以此道相從矧乎檀越雖置身多事中於供給衆人之心未甞少間或不專心的的向道念上著到未審何福何力可以消受今日眼見他三人受病入滅底現相尚不肯痛加鞭策己躬太

事又不知更待甚麼時節到來操心取辦好
教備知蹉過今日身強力健易於構取之時
異日老病入身惟有一箇難字相待

端午示衆春秋夏五不書其月託史之人乃
疑文闕闕不闕十字街頭石敢當恣向人前
逞妖孽倒騎艾虎上高樓背挂神符施妙訣
禁赤口消白舌收卷門門五色錢將謂無人
能鑑別忽被無手法師劈胷搊住拽向蟭螟
眼孔中却把真機都漏泄且漏泄底在甚麼
處庭中一樹石榴花曉日照開如潑血諸禪
德還委這箇消息也無本色衲子自合知歸
未解翻身切忌渾侖吞棗有祖已來凡示一
言半句如吹毛劍如生鐵橛如木札羹如塗
毒鼓無儞側耳處無儞下口處無儞著意處
無儞近傍處苟非具眼在生佛已前跨步在
威音之外狹路相逢只貶得眼如風過耳似
鴨聞雷諸禪德在三衣之下大衆筵中於此
事剔脫不下莫教打箇不恰好換了目前境

界那時應是搆之不及也且是二時供給見
成百般受用便當思塵勞捨了恩愛割了僧
相具了話頭聞了其所欠者惟未能囫地一
聲耳況是今日色力康健時節太平處處三

根椽七尺單寬廣嚴淨雖常住公務有所不
辦且無半點事相干涉子細思量欠箇甚麼
一箇所參話提不起都緣自信不及更無第
二人爲障爲礙昔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
採將來財云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徧看他互

相酬酢了無剩語因甚諸人白日青天向蒲
團上動被昏沉散亂之所纏繞直得分踈不
下且道神做禍耶鬼做禍耶良久云屈原已
化鯤鯨去徒使龍舟競汨羅
中夏示衆大衆四十五日前朝昏沉暮散亂
四十五日後朝散亂暮昏沉政當今日在四
十五日之中試把昏沉散亂來與老僧看既
無儞拈出處則眞如菩提涅槃解脫亦無儞
拈出處莫說儞拈不出便是於大寂定中奐

起二千年外釋迦老漢來敢保其亦無拈出之理既拈不出儞喚甚麼作昏散又喚甚麼作寂照直下聖凡情盡能所障空覿體無依當機絕待不見四十五日在前不見四十五日在後三際平等一道虛閑即今覓箇中叓亦不可得雖然此猶是途路中事若曰到家消息猶較西天十萬程諸禪德儞最初立志要爲生死大事不是說了便休須發起一片不顧生不顧死底決定志氣也不管儞前四

十五後四十五正當四十五不四十五硬嚗嚗地提箇所參話任儞說是說非論長論短拍盲舉起拍盲打捱誰管今生打得徹不徹直饒以熱鐵輪驅入刀山劍樹上一日走百千萬億帀要教把所參話須臾放下終不可得有此等志氣欲超過佛祖爲不難矣從前做不到古人地位只是志願不眞切立脚不穩當所以古人道過河須用筏學道須立志釋迦彌勒初無所長只是箇能立志願底

凡夫耳昔僧問古德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且道與趙州青州布衫相去幾何如其未委此去四十五日後却來露箇消息

冊揚大同禪菴高峯和尚遠忌拈香臘月初一日老和尚遠忌新建大同菴也要効年例曇華處處開狹路難回避如是展家風曾不離世諦且如何是物外相看底句年年燒此一爐香白雲不在青山外

二月旦示衆春入寒巖不可加枯株朽蘚盡萌芽化工無處藏形跡紅白都開一様華大衆一年歳事已還一月了也蒲團禪板還知覺也無鉢盂匙筯還休歇也無芒鞋竹杖還放得下也無燈籠露柱還還忘境智也無如其未委儞還知前一月如此虛度若不痛以生死無常爲己重任精勤勇猛別立生涯則後一月未免又成虛喪不消打幾箇瞌睡十二箇月特不過展轉唐捐剃髮染衣超方越俗

所圖何事備還知命存呼吸麼壯色不停猶如奔馬麼或不趂此呼吸未斷之須壯色可玩之時拌性命提起話頭與之挨拶討箇分曉其落湯螃蟹之喻各將詐歸備不見石鞏居馬祖會下在廚作務次祖問子在此作麼鞏云牧牛祖曰牛作麼生牧鞏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也看他前輩於作務之須未嘗斯須忘此道豈似今人橫草不拈竪草不踏二時粥飯百般受用指顧

如意聞首座打板聲厭嫌頓起嗟訝叢生不得已走上蒲團其情猿意馬馳驟不息或不昏沉便成散亂間有箇不忘出家本志者強把箇所叅話提撕作主方舉話頭未完則又被風吹別調矣似如此喚作叅玄上士不啻鄭州出曹門較他古德造次不離者豈止霄壤相閒哉諸禪德本色道流面前不容佗思豈許商量違得便行玄都觀裏挑千樹擷得便走杏華枝上月三更燕聲尋王謝堂上之

巣焉蹄踏劉阮溪邊之路無一草不含芳潔無一華不帶春容錦雲騰第一義天王浪漲真三昧海且不涉化工底句如何指陳鷺鷥灘上翹雙足蝴蝶園中叫一聲

佛成道日示衆玄玄絶待妙妙無依獨露真常全彰至體名不得狀不得雪老氷枯理無礙事無礙天荒地迥萬里雲收千夜四方星璨長空掲開威音那畔腦門圓陀陀光爍爍獨瞎髑髏背後眼孔淨倮倮赤條條勒回三萬劫風飛雷展之神機突出五千軸海漏雲毛之寐語大衆釋迦老子来也即今在諸人眼睛裏仰見明星頂𩕳上成正等覺爾諸人還覺眉毛動也無如其未委各請歸堂將箇所參底無義話拍盲提起重整精神默默自看第一不得怯昏散第二不得捨妄求

真第三不得愛聖憎凡第四不得將心待悟第五不得厭生離死第六不得樂寂嫌喧第七不得順己違他第八不得藏形避影第九

不得揀緣擇境更有第十箇不得未易與人說破直待儞似黃面老漢夜半洞見明星一遍如啞子得夢更不待本上座切切也記得前輩謂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情性猶今之萬物情性天地日月固無變也萬物情性固無易也道胡爲而獨變乎審如其說二千年外所學之道即是今日所學之道今日所悟之道即是二千年外所悟之道未嘗有毫髮異儞還知黃面老漢棄萬乘之尊棄如棄弊屣受六年之飢凍如處宮室及至四十九年轉法輪時惟棲身樹下丐食檀門而已豈似今日安居暇食指顧如意猶自生嫌要與釋迦同證同入未知其可也咄白日青天莫寐語好珍重

吳江州太湖簡村順心禪菴高峯和尚悤忌拈香順心菴裏太湖中央俄然逢悤忌世相未能忘大衆高峯老和尚來也雨蒸苗葉綠風撼稻花香

師子巖東岡幻住菴中秋示衆天上月水中月光漾漾與誰說今宵幸遇中秋節記得靈山話曹溪指南泉翫寒山比將謂廣寒殿裏別無人元來揔是弄巧翻成拙竹影篩金瑶堦積雪盡謂一輪光皎潔那知今夜圓後夜缺有箇譬喻試聽說三十夜止有一夜圓此圓時如諸禪德之精勤勇猛也三百六十夜止有一夜是中秋此中秋之月如諸禪德於精勤勇猛中打成一片之時也奈何精勤時少懈怠時多艾矣止於一暴十寒而已哉雖三百六十夜遇此良宵其或癡雲驟起迷霧横陳覿體暗昏昏依舊没交涉無始時來揔是恁麼蹉過昔人有喝火口號謂日間閙妙妙夜間靜悄悄可惜好光陰一時都過了照顧火燭時閙者多有警省本上座對此中秋之月亦有箇口號勉爲大衆舉似天上月月月二十九夜缺只有今夜圓莫教雲霧攝攝不攝眼得眼來天又明寬著程途且待三生

六十則

遇雪示衆一片兩片飛入人間尋不見三尺五尺積向茅簷難辨的銀象三千界靈瑞身光有空皆徧玉龍八百萬敗殘鱗甲無地可埋梅華之恨獨深漁簑之歸未晩且道與蒲團禪板邊坐堆堆底人有何交渉古者道今日雪下叢林有三種僧一種向被位頭究明自己一種向經案上吟詠雪詩一種向火爐角説喫堂供此三種僧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合受不合受且置之勿論諸禪德偏還知結雨爲雪凝水爲冰底道理麼然結雨爲雪固是造物變化宜乎不知如凝水爲冰遂以流注之質頓成堅礙之形雖金石不可與較其固請以喩明之佛性猶水也以無量劫中迷妄之寒氣念念凝合由是結佛性之水爲冰也且政當冰時未嘗不具佛性之水奈何迷妄之寒交結未化雖全體是水而不得爲流注灌漑之用耳或不以智慧之日融之妄有自

化之理如是觀察向道之念可得而免諸或
謂古人相逢彈指便解知歸豈必待奮神力
下苦工而後然哉彌殊不知或不曾奮神力

卌二　九二

下苦工於曩昔任彌相逢彈攻指頭也無彌
知歸之理未有一佛一祖不因智慧之日融
化迷妄之寒冰而能復其佛性之水也今日
一箇所參話信得及處靠得穩時豈非眞智
慧耶一旦工夫熟時節至千丈冰山也是水
萬尋雪嶺也是水滔滔然流歸佛性之海任

彌空中積雪火裏生冰未聞凍合無邊之海
諸禪德莫道本上座長於譬喩蓋法理如是
也更聽一偈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
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窓猶看玉琅玕
元宵示衆須彌燈王如來與藥師琉璃光佛
昨夜在十字街頭相遇乃攜手看蓊山燈火
忽撞見箇尾眉雪白老漢向百衆人前說四
句偈謂惟心即佛佛佛惟心此話相傳古到今
對面不知燈是火歷歷徙向外邊尋時二如

來忍俊不禁乃厲聲曰爾說也是惟欠悟在只箇即心是佛即佛惟心說與三歲小兒悉皆領會奈何不悟謂食不療飢也請問悟時消息乃曰試以喩明有人失去徑寸之珠雖百千兩金不足與較其價之輕重使此珠不獲雖萬死莫酬其尋求之心鑽之肺肝刻之心膂形之夢寐貫之見聞念念不忘孜孜不捨一日不獲則一日之念不休一年不獲則一年之心不廢愈不見愈精勤益不獲益勇

銳乃至情消想竭思苦神窮寒暑兩忘寢食俱廢積年累歲正於無可捉摸處驀忽入手圓陀陀光潔潔其三十年馳求之心一時頓息是謂悟也其尋見此珠於心勤形瘁之際豈非參乎忽頓見此珠於神明意朗之須臾豈非悟乎苟不因參尋之難安有此悟獲之喜也與論至此忽被箇傍不甘底一喝喝散惟見燈自是燈火自是火樓臺突兀車馬交馳華數并金蓮鉄續條條王獨胡張三黑李

四萬人海裏醉扶歸查沙鬼大齋郎百戲場中在味最正恁麼時且不涉悟迷共樂昇平一句如何舉似琉璃瓶腹藏明月菡萏渾身放寶光

除夜示衆四時與八節循環十二月今夜盡破除禪流瞥不瞥若瞥則陳年曆日不用撿尋不瞥則明日新條也須甄別東村王老夜燒紙錢後巷竹聲俱爆裂窮神無地可送福運有天難接巖前枯木糝銀華庭際嫩條抽玉蕤將謂陽春已發生子細看來盡是殘冬雪諸禪流還知今夜舊歲去不去明日新年來不來底消息麼如其未委往往以百年壽終喚作臘月三十夜地黑天昏胡鑽亂撞正此時也蒲團上生鐵脊骨尋常豎立不牢口唇邊無義味話平昔提撥不起況是年窮月盡日了時空再欲如之若何決定噬臍無及矣殊不知別有箇轉身路子直是奇特但守取箇所參話不得放捨須信來朝更有新條

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或謂傳燈録一千七百
單一人皆是言外知歸迎刃而解初不聞有
做工夫看話頭之說在此自年朝至歲暮其
忉忉不絶口惟是說看話頭做工夫不但違
背先宗無乃以實法綴繫於人乎儞說得也
是一則老僧不具此驅耕奪食換斗移星之
辣手其奈諸方不觀人之根性速於求人多
是鑽腋挿羽急欲其高飛遠擧奈何畫虎不
成反類狗也此事大難其人謂看話頭做工

夫固是不契直指單傳之旨然亦不曾賺人
落草最是立脚穩當悟處親切縱使此心不
悟但信心不退不轉一生兩生更無不獲開
悟者如傳燈録中許多言外知歸之士焉知
其不自夙生脚踏實地做來古者謂未見有
天生彌勒者是也幻人見解止於此爾若要
一超直入不爲實法所綴明朝三百六十日
又從頭起儘有光陰今夜權且收起葛藤珍
重

浴佛日示衆大衆盡十方世界是無憂樹悉
達太子即今下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諸人
還見麼乃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諸人還聞
麼如其不見不聞本上座贏得熱瞞諸人去
也碧芙蕖紅芍藥結成越樣華亭黑斑豆赤
沙糖煎就異常香水鼠尾巴短長一尊佛相
牛眼睛太小一柄杓頭普請諸人同時灌沐
喚作報德有德皆報喚作酬恩無恩不酬然
報德酬恩且置之不問只如二千年外九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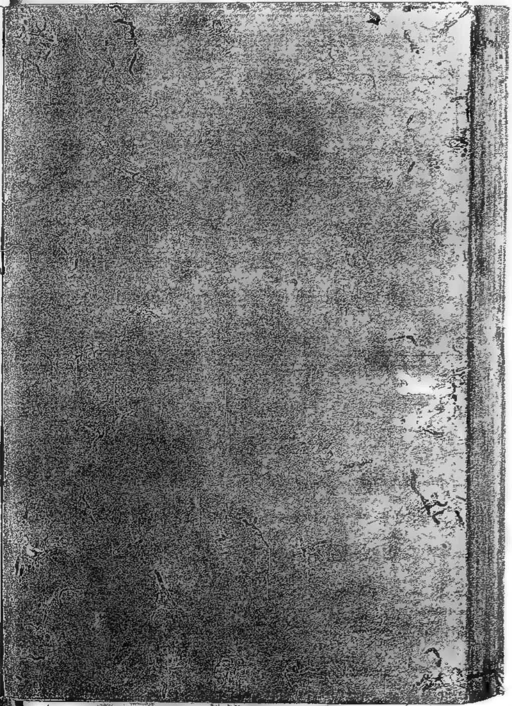
吐水所浴底與今日衆手所澆底是同是別
若道同孤負釋迦若道別孤負自己且釋迦
老子黃金面具生鐵心肝他管儞孤負不孤
負但是儞自己等閑孤負則未免虛生浪死
極未來際安有解脫之期爲諸人這一念子
不能瞥地滯累這老漢捨兜率降王宮入毋
胎示人世造妖揑怪大抹高揮曲盡化儀老
婆心切豈謂諸人逗到今日轉增迷倒沉酣
憎愛結縛死生孤負萬端不可枚舉儞還知

三根椽七尺單一鉢香炊九條田服盡是這
老漢積刼累世指天指地中流出更不肯奮
起一片決定不退轉正志翻身跳上破蒲團
猛提起箇無滋味話一踏到底豈更有別方
便耶今日這箇浴佛之杓柄即是出生死險
道之梯航斬輪轉根株之劍刃豈戲劇哉況
是寶爐散薝蔔之雲蠟炬吐優曇之穗梵音
宣而雷動森羅萬象共證圓聞禪影移而雨
傾塵刹十方同躋正覺所以云未離兜率已
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亘下安有一毫
剩法與人爲知爲解涉見涉聞雖然只如四
月初八日已前還有這箇消息也無不因刖
足曾三獻那得連城價倍高

嗇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下　韓二

143020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 二

善 三三

A 00
6112

中峰廣録

[illegible]

B 20000-4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 韓三

參學門人比庭臣僧慈寂上進

小參

瞿運使霆發卒哭舉高道場對靈小參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只如都運相公昨自皇慶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捐館至今年四月初七日其一百日內鼓螺互應金石交宣豈非聲耶華果氣陳香燈羅列豈非色耶遍演金經廣

韓三

宣王偈豈非言語耶取聲色言語覿體全彰
却喚甚麼作大道若以聲爲大道聲自是聲
若以色爲大道色自是色若以言語爲大道
言語自是言語與麼分析將來古人話似作
兩橛這裏撿點得出便見我都運相公與藥
師如來握手共遊於一十二重清淨願海法
界寶光明而作佛事俾盡大地衆生不越一
念俱成正覺到這裏既無聲色可求亦何言
語可取總只是箇大光明藏如其不然更爲

下箇註脚良久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復擧石頭和尚問龐居士云子學道以來
日用事作麼生居士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
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
爲號丘山絶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
且如何是日用事兹向第二門頭曲爲註脚
去也眼見是色是日用事耳聞聲是日用事鼻
嗅香是日用事舌嘗味是日用事以至身覺
觸意雜思是日用事乃至八萬四千諸塵勞

應用等皆是日用事因甚麼說箇無別底道
理雖則體用互陳萬塵交接一一皆是自心
成就自心出生所以教中謂元依一精明分
成六和合又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以
其洞見自心故雖一剎那頃泛應群緣會入
一心曾無異致所以云無別也今之學道者
往往向義路上以聰明之資一一領會自謂
佛法無多子殊不知說箇自心早落情見於
是龐居士謂惟吾自偶諧言偶諧二字直是

註解不破穿鑿不入苟非具金剛王眼向聲
色未彰已前一鑑鑑破物我未形之際一撥
撥開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是謂偶諧者
也其或未到這箇時節和箇偶諧俱成剩語
所以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既到實參實悟
之地則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擬貶眼來劒去

久矣這箇是老龐公棄家財於湘水跨諸祖
門庭掠得些子汗臭氣便解如是發揮惟我
都運相公即冊世之龐居士也雖不效其棄

家珍於氷底却能轉爲布施利益種種救援
攝護方便等事而亦不妨其孜孜在道之心
以至啓手足之際屏去血味及與玩好諸欲
因縁惟單單擧箇所叅話頭泊然而逝豈非
多生熏習般若培植菩提而有如是操略耶
既捐館巳一百日内晝夜六時備陳佛事由
是知相公雖不道人道皆不能以境縁攝取
何則道念炳然豈肯爲功名富貴諸殊勝事
業之羈絡其不至佛地决知其終不已也因

記得都運相公昔於至元辛卯二月十九登
天目叩先師先師握竹篦問曰相公爲遊山
來爲佛法來公答云爲佛法來先師擲下竹
篦曰會麼公云不會師曰不入虎穴爭得虎
子本上座今日因齋慶讃重爲擧揚爲遊山
來爲佛法來舌頭拖地爲佛法來將謂忘却
擲下竹篦云會麼少賣弄不會明如杲日迅
若怒雷不入虎穴爭得虎子醉後又添盃更
有四句偈重爲註脚爲求佛爲遊山口縫

纔開落二三一十二重悲願海藥師燈現古今
優曇人
爲趙承旨孟頫對靈小叅大道在目前山
是山水是水玄機超物表聖非聖凡非凡一
念洞然萬緣廓爾水精宮秋容淡淡森羅萬
象吞吐明月珠松雪齋灝氣沉沉屛几六窻
交徹寶絲網無一物不彰至體無一事不演
眞乘莊周雖蝶悟枕邊敢保其當機圖措子
韶因蛙聞月下未許其覿面施呈這一著子

名不得狀不得即其知處已陷情圍事亦然
理亦然與麼會時早沉識海所以道神光獨
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不存知
解底句如何指陳玉宇秋高無界限金園春
事政敷腴共惟翰林學士承旨松雪居士大
趙公受知於九重聖主名聞於萬里黎元官
韓三　三
一品未足謂公之榮爵萬鍾未足謂公之貴
蓋其道超物表性徹玄初空諸見於眼根了
群情於意地者也其記大德甲辰歲首蒙公

賢夫婦相延於武林官舍丁未秋訪公於雲
城之新第至大戊申復會于西湖明年己酉
再會於松雪齋凡一會聚與夫尺書往復未
嘗不以本來具足之道未悟未明爲急務每
論到至真切處悲泣垂涕不能自已此蓋出
自真情遠從多劫熏鍊純熟必期徹證不肯
與泛泛之者恃其辯聰漁獵聞見便以爲得也
自佛法流布東土士大夫咨參扣問敲唱激
揚莫盛於唐宋而尤盛于 皇元往往滯於

情解昧於識度求其真參實究者不曰無之
窮其所因最初被箇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
說一印印定次以聰明之資直下領過自以
爲易不復究明不覺置之無事甲裏殊不知
本來具足之說如麪在麥中飯居穀內或不
加舂炊礱磨之勞徒知具足之虛談終莫能
得止飢之實效猶儒家論仁義亦豈忘外之
物故孟子謂我固有之矣非從外得也然不
有真履實踐之功顛沛造次孳孳不忘則亦

徒有仁義之本心耳故吾佛祖謂本來具足猶古鏡之有光奈何失於護念其愛憎塵習不覺蒙蔽況是積生累劫未經磨治徒稱具足之有光終於鑑照之無補一箇所參話即是磨鏡之良具政當磨時只知朝也磨暮也磨不必問鏡上之塵何日破除鏡內之光何時發現苟存此等待之心則愈障矣學佛之要惟憑一念但信得及處譬之磨鏡未有磨極而塵不消塵消而光不現者故我相公與

魏國夫人雖身抱冠世之奇才而不為其所惑雖身嬰畢世之塵累而不為其所障每於眞參正念孜孜然兀兀然猶林下老衲寂爾忘緣未嘗少棄當知此箇正念不由教導不依勸請不因造作不屬方便乃是無量劫中於諸佛所深種菩提種子雖百千塵勞百千

生死同時現前終莫能昧也此念既堅則其成佛作祖超生越死如壯士屈臂豈假他力人徒見公英聲茂實振耀古今而不知公六

十九年凡施爲擧措莫不以積刧之事繫于眞情自餘皆借路經過遊戲設施爾既啓手足後人皆謂公之亡我獨見公精操正念獨抱天眞於大寂滅大解脫法中與佛祖聖賢混合於一切智智清淨之表曾何古今彼此而有間隔此皆公深信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道其靈驗若此記得華嚴經偈有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謂佛境界者即是本

來具足不假外求之道是也原夫意根欲淨妄想欲離却不成本來具足矣但是所係之正念操之既精守之既密則其意根不待淨而自淨妄想不待離而自離至一切處不爲一切法之所留礙其佛境界與松雪齊不即不離無異無別百所謂千山勢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者是也又圓覺淨諸業障章中極言四相其四相之因首惟執我相我相既忘如樹根斷則枝葉不除而自凋矣故經

云彼脩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淨覺
還知我相麼佛境界是我相淨意根是我相
乃至坐寶蓮華成等正覺入微塵裏轉大法
輪是我相自有宗乗以來分科列段指性說
心敲繩牀搖塵拂縱横放肆演唱激揚以至
王轉珠回神出鬼没總不出這箇我相苟能
除此我相之外安有所糸之話所守之念所
存之因所至之果直下如大火聚大風輪雖
佛祖到來亦須退縮有分到這裏無位眞人

倒跨洞庭山遊戲三萬六千頃太湖直上兜
率天與彌勒大士指白雲爲青松荷葉團團
團似鏡配青松爲白雲菱角尖尖尖似錐混
融物我以無痕超越死生而無作此說且邑
茲蒙大孝伸穆會人以書入山謂先君閏這
二十年不料嬰此大變擬卒哭日内安厝窆
衡臨壙一語乞爲舉似其以老病退臥巖究
惟我祖公於湛寂光中自能照了今事一不獲
已勉爲對衆引些葛藤以慰孝誠記得唐陸

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片石也曾坐也曾臥還鐫作佛得麼泉云得亘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大衆陸亘大夫問處放云何奢南泉和尚答時收來太儉須知問在答處答在問處狹路相逢了無回互雖然如是只如今日相公家中有一片石也不曾坐也不曾臥亦不要鐫作佛只要移置東衛原上蓋覆相公禮鄉得與不得二俱屏除且道與陸亘大夫所見相去幾何良久云幻住忍俊不禁向無音韻中聊伸一偈南泉陸亘一去無商圓覺華嚴語未真何似東衛原上月照空三象最相親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　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拈古

公案略舉詳見諸錄

梁武帝問達磨云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
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磨云不識
師拈云鉄歯老僧手携泥彈子要與東
震旦人鬪富可謂不知量矣被梁王揩
出顆乗明珠問之情知伊道箇不識

馬祖見野鴨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
須臾不見祖云野鴨聻丈云飛去也祖搊丈
鼻負痛失聲祖云又道飛去也丈於言下有
省
師拈云設錦穽以陥獸垂香餌以釣魚
惟善作者能之馬師擬獲一禽深入荒
草費盡腕力打破半邊鐵網豈善作者
哉

石鞏凡見僧張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鞏
云看箭平擘胷對之云這是殺人箭那箇是
活人箭鞏彈弦三下平作禮鞏云我三十年
架一張弓兩隻箭只接得半箇聖人遂拗折
弓箭

師拈云穿百歩揚透九重鼓固是眼親
手便其如半箇聖人有隱身之術百輩
之技窮矣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
云我不入這保社化曰儞會了不入不會了
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來日白衆曰夜
來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饡飯一堂不得喫
飯即便出院

師拈云有令不行有事不斷天下之公
患也興化既行矣又斷矣未免旁觀者
哂

六祖一日見二僧論風幡義祖云非風動非
幡動仁者心動

師拈云嘗鼎一臠具知衆味非風動非
幡動仁者心動可謂鼎之一臠矣使人
不覺惡心 嘔吐

太覺謂興化曰我聞儞道向南方行脚一遭
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是否化便

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覺召化曰我直下疑儞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又喝覺又打化曰某甲學得箇賓主句總被折倒了也覺曰這瞎漢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於言下大悟

師拈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當不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意解於其間哉雖然只如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箇甚麼道理這裏見得許儞作臨濟半箇兒孫

僧問夾山承和尚自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山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山休去明日普請掘一坑召僧至曰老僧二十年只說無義語便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中上座不然自著打殺埋此坑中始得其僧束裝潛去

師拈云這僧始則攙旗奪鼓終則許敗

佯輸來山雖有透兵滅竈之謀爭奈脚
跟下泥深三丈

臨濟三遭黃檗痛棒後向大愚肋下築拳欣
歸見黃檗云云

師拈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大愚肋下
更合喫拳這風顛漢敢來這裏捋虎鬚
黃檗面門猶欠掌在致使兒孫鬼子邪
見勃興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鼓粥飯
氣

潙山因劉鐵磨來云老牸牛爾來也磨云來
日臺山會上有齋和尚還去麼潙山作卧勢
磨便出去

師拈云潙山被鐵磨一撥撥倒要起起
不得鐵磨被潙山一推推轉要住住不
得本上座與麼批判多少人在背後皺
斷拇指

月氏國王聞師子尊者有道乃越國往見尊
者云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王有省

師拈云飯裏沙泥中刺彷彿不同依稀相似太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尊者黄金鑄面皮

雲門話墮因緣

師拈云雪上霜枷上杻覿面無私移星換斗要見這僧話墮處麼且待三十年後

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見忠國師至中途南泉就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則去歸宗坐在圓相裏麻谷作女人拜泉云恁麼則不去也

師拈云南泉畫地爲牢歸宗墮坑落壍麻谷恭而無禮黙擒將來一人眼空四海一人舌拄梵天一人入地獄如箭

百丈野狐因緣

師拈云非不非是不是坐斷兩頭劍去久矣前百丈云不落後百丈云不昧看來也不較多因甚麼有墮有脫余二十年參學不能明此如有人明得此者我

當舍四大為繩牀而用供養。

僧問雪峯臨濟四喝意旨峯云我當時初行脚時便過河北已值太師遷化不得見他所以至今不知可往見他直下子孫僧見南院院云那裏來僧具陳前意院乃展具遶禮雪峯云天下古佛也

師拈云言不在口語不離舌端的有來由特地無交渉臨濟四喝豈但雪峯不知縱是他直下子孫也未夢見在不知且置只如南院遙禮雪峯是有來由耶無交渉耶這裏定當得下要見臨濟也不難

南泉為兩堂首座爭猫遂斬之晩趙州歸泉擧似州乃脱草履頂頭上而出泉云子若早歸救取猫兒

師拈云南泉劔為不平離寶匣趙州藥因救病出金瓶然雖慶快一時爭奈古佛家風掃土矣

臨濟云有時奪人有時奪境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師拈云有時奪人錯有時奪境錯有時人境兩俱奪錯有時人境俱不奪錯臨濟大師到這裏鎖却咽喉了也莫有爲伊出氣者麼切忌將錯就錯

臨濟謂三聖曰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聖云爭敢滅却濟云他後有人問伊又如何祇對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向這瞎驢邊滅却

師拈云認他財爲己物將官路當人情濟之心亦濫矣三聖當時見他道不得滅却吾正法眼便與掩却鼻口猶較些子遽云爭敢滅却噫以聖較濟又何止濫而已哉

靈雲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師拈云靈雲白日青天向桃花樹下為
魅所著玄沙雖則除邪輔正激濁揚清
殊不知又是鬼門上貼卦

藥山和尚久不上堂院主云大衆久思法誨
山云打鼓著衆集山陞座一詞不措主白云
和尚今日陞座因甚麼一詞不措山云經有
經師論有論師

師拈云藥山久不上堂與衆一詞不
措將謂將謂末後道箇經有經師論有
論師元來元來

溈山云老僧遷化後往山前檀越家做一頭
水牯牛左肋下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正恁
麼時道是溈山僧却是水牯牛道是水牯牛
却是溈山僧

師拈云道是溈山僧却是水牯牛好道
是水牯牛却是溈山僧好當時有人向
他面前下得這兩箇好字教他一百劫千
生要脫水牯牛也未得在

趙州一日見文遠侍者拜佛次州以拄杖打之遠云拜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師拈云文遠云拜佛也是好事不妨軟頑趙州云好事不如無話墮了也要知趙州老人話墮處要待伊磕破腦門即向儞道

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云青絹扇子足風涼

師拈云拈得便用道出平常山高水闊地久天長青絹扇子足風涼是拈得便用耶道出平常耶誰人知此意令我憶汾陽

僧問風穴語默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師拈云這僧問處如太浸稽天無物不在波瀾之内風穴固是入水不溺爭奈全身在裏許

眞點胷見慈明明問佛法大意眞云無雲生

嶺上有月落波心明訶之眞乃理前問明日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眞於言下大悟

師拈云驅耕夫牛奪飢人食慈明老人未爲好手眞點胷雖則向這裏懸崖撒手絶後再蘇若要知佛法大意更叅三十年始得

玉澗頌雲門北斗藏身因縁云北斗藏身爲擧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後五祖戒問其作頌之意澗乃張目視之戒曰若恁麼會雲門不直一錢公亦當無兩目後澗果如其言戒暮年亦失了目覺範和尚曰今妄意測度先德之言疑誤後昆亦可以少戒

師拈云北斗藏身話豈但玉澗頌不出便是五祖戒也只得向背後叉手暮年各損其目也是好采覺範謂誣謗先宗感果如是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頌古

世尊初生

無明滿肚惡纏身纔出娘胎軟厮禁目顧四方周七步不知脚下水泥深

文殊答菴摩羅女其力未充

將軍有令下重圍入户風高馬不嘶兩眼忽開天地闊太平無象到今時

女子出定

花落銀牀春爛熳月沉金帳夜迢遥虚堂寂寞無人共只把檀香盡意燒

外道問佛有六通如何是那一通

醉乘白鶴登銀闕夢跨青鸞入絳宮酒醒眼開俱不見一川桃李自春風

即心是佛

硬似純鋼爛似泥甜如崖蜜毒如砒渾侖吞又渾侖吐蹴殺江西馬駒箕

韓三

非心非佛

大地衆生成正覺百千諸佛陷泥犁休將此話頻頻舉却恐闍家老子知

南泉住菴被人打破碗鑊

一把黃金鈍钁頭引他白日鬼來偷自從去
後無蹤跡入眼青山總是愁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答藏頭黑
海頭白因緣

白玉琢成西子骨黃金鑄就伍員心蓮宮人
醉歌聲咽月落吳江淚滿襟

趙州無

翁翁年老齒牙疎口不關風道箇無肝膽一
時傾吐了苦哉邪法正難扶

洗鉢盂去

粥罷教伊洗鉢盂翻成特地費分踈是非得
失渾休問莫箇闍黎悟也無

黃檗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

不是無禪是沒師猫兒尾上繫研槌夜深打
殺街頭鼠路上行人那得知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斧爛柯銷局未闌天風吹鶴下瑤壇滿盤黑

白輕翻轉袖拂蒼梧三珮寒

德山托鉢　一

天生富貴稱雄才織翠華裾擁不開一簇管絃聲未絶醉扶公子上樓臺

臨濟四喝

小廝兒偏愛弄嬌絲毫不挂赤條條勞獅筋斗重翻擲撥得蟾蜍下碧霄

香嚴上樹

全提三寸殺人刀千里聞風鬼亦號没興有人輕犯著饒伊得命也無毛

嚴陽尊者問趙州放下因縁

地没朱砂翻赤土廩無粒米倒聾糠貧窮自是活不得又被人來指賊贓

婆子燒菴

三冬枯木遇春陽翠萼寒英噴古香雪鬢老婆情未暫冷看花樹哭檀郎

木平見洛浦盤龍二老雲峯悦拈云云

葉卷西風樹樹寒亂蛩吟切夢初殘情懷自

是不堪聽又把琵琶月下彈

蘄州勘婆

生鐵蒺藜當面擲琉璃坑塹遶身開勸君莫
問臺山路多少平人被活埋

洞山三頓棒

蹉口相酬罪莫逃放伊三頓轉初初使他飯
袋江西去添得盧陵米價高

石鞏張弓

平生伎倆盡施呈一拗折蓬蒿箭兩莖半箇里
人還不薦依前日午打三更

僧問夾山境法眼拈云我二十年只
作境會

哭月猩猿攀古樹嘯風猛虎踞懸崖人間別
有通霄路不必行從這裏來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
喪考妣

萬里山河平似掌一條官路直如絃行人若
問窮通事鐵壁銀山在面前

丹霞燒木佛

火燒木佛丹霞罪脫落鬚眉院主災一陣東
風回暖律幾多春色上梅聽

則監寺參青峯法眼丙丁童子公案

觸著神鋒劈面揮電光石火較猶遲不因洗
耳池邊過肯信人間有是非

丹霞訪龐居士靈照提籃因緣

放籃斂手舉籃歸自是多情惹是非月落畫
堂人去後不堪歡笑只堪悲

兜率和尚三關性在甚處

赤脚波斯叩海門黑風吹浪暗昏昏三更掣
斷青霞鎖笑看驪龍戲子孫

四大分散作麼生脫

空奮雙拳窮滴滴橫擔片板赤條條夜來得
箇揚州夢騎鶴腰錢跨九霄

眼光落地向甚處去

鐵狗銅蛇正奮嗔風刀火鋸肉成塵茫茫長
夜幾經刧舉眼無親怕殺人

黄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也解攀花折柳菻頭脫落秤
槌打破竈前熨斗

我脚何似驢脚翻轉草鞋倒著走遍四大神
州寸步那曾踏著

人人有箇生縁夜半胡孫駕船撞破黒風白
浪踏翻水底青天

佛手驢脚生縁三關一句齊宣更問如何即
是黄龍口裏無涎

達磨一日命門人各言所得遂分皮
髓云云

九年冷坐一旦惺惺是非易辨得失難明分
張皮肉骨髓令人路見不平汝得吾皮前長
後短汝得吾肉多肥少精汝得吾骨只堪餧
狗汝得吾髓脫賺平生盡情爲伊註破也只
道得个咸要見達磨大師廣岳邊頓落千山
勢海上全消萬派聲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三

韓三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四之上　韓四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雲南通講主

叅玄上上人須達巧方便不解善思惟驢年覓不見要識巧方便麼三乘十二分教應病與藥觀根逗教是巧方便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放收殺活逆順卷舒是巧方便乃至無邊賢聖前後出興各各以無作不思議解脫

神力作種種差別佛事亦不出此巧方便也
何則都緣箇事在諸人分上本來具足元無
欠少自是儞從無始曠大刦來爲妄習所纏
橫計生死雖潑天活計頓在目前剛不領悟
猶向飯籮邊伸手從人乞食豈不大可哀憫
著哉所以累他先聖以善巧方便智力向儞
清淨田中拋撒不淨指漸指頓或偏或圓說
一念頓超說歷刦熏煉或可眼根入者以色
空作佛事或可耳根入者以音聲作佛事乃
至六根門頭及與八萬四千塵勞境內咸作
佛事特不過控勒儞一箇入處要儞識得箇
自己家珍捨此初無實法往往見學道之士
不通權變妄執方便以爲實法如以鍮石認
爲眞金縱經百煉終非金體旣不能少加思
究直造玄途但看他古來尊宿出家行脚切
切以己事爲重任三十年二十年登山涉水
撥草瞻風未嘗斯須輕棄此道捱到途窮路
極處撞見箇沒意智漢向他痛處一錐直得

七穴八穿千了百當便向三家村裏十字街頭施棒施喝竪拳竪指大用凛然機辯錯出魔魅平人遺臭千古豈非洞徹法源善達權變而然也厥後人心淡薄叢席荒涼多是不具正因馳聲走譽既非種草不擅家門帶累他曲录牀上箇老漢不顧好惡將鴆屎砒霜合造一般毒藥撒在儞八識田中要儞一箇箇向這裏放身捨命或有嬰其藥味而汗流浹背者或直下忘餐廢寢而絶後再蘇者或

久抱于懷偶因物所觸而肝碎膽裂者或因誤中而喪却性命者中間千緒萬端不可具舉固是根器利鈍有所不同亦不出此善權方便之力耳適來醫師不古方脉無靈異端前陳執藥成病或潛形避影遏捺心念一物不爲以求相應者不知是深沉死水却引他長慶坐破蒲團趙州不雜用心以至莫妄想放下著古廟香爐休去歇去等語爲證何異守株待兔緣木求魚或有隨事逐境一切處

強作主宰以待觸著磕著者不知是擔枷帶
鎖却引他楊岐做監寺雲峯充化主保壽作
街坊及引南嶽磨磚作鏡打車打牛等語爲
證者何異撥火覓漚刻舟求劒又或有心不
異緣情不附物終日只麼閑閑地取性過時
以待其自然領悟者自不知是坐在無事甲
裏却引他趙州洗鉢龍潭送餅香嚴住菴溈
山撥火及脩證則不無汙染即不得等語爲
證何異手執艾鏡夜對黒月待火自出終無

是處或有漁獵古今該博聞見向五蘊身中
認箇主宰不肯信有悟門自不知是雜毒入
心却引他古人一種垂慈方便等語爲證便
乃旁求經論曲引諸文羅織語言以相眩惑
者何異以羊袖續狐白之裘不自知其非也
如上所擧皆是初無正見妄認偷心坐在八
識中將古人善巧方便總作實法會也所
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
若與麼商量己躬下事饒儞弄到彌勒下生

轉沒交涉豈但沒交涉將恐反招罪戾疑誤
後人矣須知此事不在靈知不昧處不在藏
睛閉目處不在袪昏敵散處不在忘機絶慮
處乃至不在博綜經教洞徹古今長時觀照
一切平常以至撐眉竪目勇猛精勤擲劍揮
空如猫捕鼠至於無邊作用據實撿點將來
總不出他一箇善權方便若要與衲衣下那
一著子相應驢年又驢年且作麼生是衲衣
下事老僧口門窄未暇與儞說破

示雲南福元通三講主

生於無生中受生死於無死中受死既曰無
生死安有受生死者蓋迷却自心而妄見有
生死耳苟或迷妄之情不能爆散於一念未
萠之表乃依他作解強言無生死者是大妄
語成亦名謗般若也

此事不在經書義理中不在一切脩證裏至
於圓覺之三觀二十五輪楞嚴之二十五圓
通之所證門乃至教中所說頓漸階級次第

等一涉見聞皆墮情識總不與達磨所指之禪相似教中所言之禪皆不離脩證惟達磨獨指一心為禪與經書文字所說者逈別宜思之

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議者謂逼近達磨之旨亦不涉方便漸次殊不知只箇知幻離幻早涉方便漸次了也達磨門下總無是事一了一切了只箇了字亦不可得

禪之一字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覺不可知蓋見聞覺知皆屬情塵非心法也當知心法本來是見是聞是覺是知不應於見聞覺知上別有所謂見聞覺知者維摩詰經謂若求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斯言豈欺人哉

此事須是利根上器提得便行違得便走雖是慶快已涉途程更待知之若何寬著工夫待彌勒

古人眞切於此事上曾不待一切方便言語之所啓發自然卓卓地不肯虛喪寸陰如大死人如陷千尺井之求出又如倒懸之求解曾何有第二念馳騖目前虛妄聲色者哉

今時學者之病在速於要會禪禪無儞會底道理若說會禪是謗禪也如麻三斤栢樹子須彌山平常心是道雲門顧趙州縱一一透得是解禪語亦非會禪也若不妙悟縱使解語如塵沙說法如涌泉皆是識畫分別非禪

說也當知禪語初不難會凡一千七百則公案僻之通會於片餉之間亦不難如今之禪學者流多是商量箇語話皆不肯回頭却已而參所以古人目禪語爲野狐涎唾良有旨也

近代宗師爲人涉獵見聞太多況是不純一痛爲生死所以把箇無義味話頭抛在伊八識田中如吞栗棘蓬如中毒藥相似只貴拌捨形命廢志寢食太死一回驀忽敲破方有

少分相應儞若不知此方便於看話頭起疑
情之際將一切心識較量動靜妄認見聞坐
在馳求取捨窠臼中或得暫時心念不起執
以爲喜或昏散增加久遠不退承以爲憂皆
不識做工夫之旨趣也
做工夫非一切有作思惟之所能是離一切
分別之大人境界古人到此皆是一蹋到底
更不涉一些子廉纖搭滯令人做盡伎倆不
柰何者蓋做不力志不大心不死念不切耳

做工夫往往以心念紛飛處做不得政不知
以何爲做得處實有趣向處俱墮顛倒網中
當知做處譬如失物欲見政當尋覓時惟有
一箇欲見之心橫于胷中不能自決又何曾
有省力不省力有趣向無趣向之異說其最
初尋覓時也恁麼喫力尋覓到最後也恁麼
喫力更有何初尋時難後尋時易之說但是
尋覓欲見之心切至久又不爲境緣之所侵
奪忽冷地眼開撞在面前囫地一聲更不待

問人是與不是也其喜悅之狀又當何如也
此事迷時不減悟時不加難時不遠易時不
近得時不有失時不無乃至窮古亘今總無
許多差別渾侖只是箇自己纖毫不透嫉隔
鐵圍杖便難逢切忌當面諱卻

示高麗牧樞空昭聰五長老

叅禪是叅自己禪非叅佛祖善知識禪也所
謂禪者蓋遠從多劫前困地所迷剔起生死
迷乃是自己迷不因境迷不因物迷亦非佛

使其迷又非天地鬼神冤親眷屬使其迷也
以其自迷故今日若不肯力叩自己親自信
向自發肯心向自家己躬下真參實究一回
以俟其自悟無有是處其所悟處不悟佛境
不悟祖緣不悟他心不悟外法皆是自悟其
自己遠從多劫以來所迷底生死差別情妄
耳以其自悟故則自己生死空自己差別盡
自己情妄消即其生死悟於自心而更欲見
生死於自己了不可得於自己見生死不可

得故則於外境欲見毫頭爲生死亦不可得
自內心外境見生死既俱不可得即其不可
得處喚作佛境界喚作祖翁田地喚作自己
光明幢喚作般若眞如藏乃至立出百千種
殊名勝相百千種異道靈光莫非一一皆從
自己流出者也若曰自己外別有所謂佛法
祖意禪機道果皆是顚倒希望與外道無相
異也所以古人謂道在己求不從他見斯言
盡之矣儞若不信自己不向己躬下立定脚

頭更不肯立自己志氣坐斷一切窠窟體究
儞準擬向佛上求是從他見了也擬向法上
求亦是從他見了也擬向師友分上求亦是
從他見了也又擬向語言中求又擬向機緣
上求更擬向千七百葛藤椿上求更擬向藂
林中求更擬向寂靜境界中求又擬向精進
勇猛中求乃至盡其見聞竭其知解反與世
出世間諸有境緣中求據理言之特不過皆
是從他見了也與儞自己交結生死底一種

情識上料掉没交涉當知自己分上立起一
箇要超越生死底念頭正當也無寂靜時也
無憒閙時也無忙時也無閑時也無安時也
無危時也無苦樂逆順時也無一切魔境界
能障礙其道業時也無過去也無現在也無
未來合三世為一念併萬慮為一心孜孜爾
兀兀爾行也只如是體究坐也只如是體究
乃至靜閙安危苦樂逆順中總只如是體究
正當體究時儻或復於體究之外別見有箇

是靜時有箇是閙時有箇是魔時有箇是叅
得時有箇是叅不得時至于才覺有毫髮異
見于涉著爾總非真體究也如今做工夫底
人往往於自己分上若不切至多只是拘境
緣情識上做成窠臼所以不能得直到大休
歇田地爾但拍盲坐斷許多見聞解會取捨

得失等密密地只向自己第下做去直下便
是大解脫場直下便是大光明藏除却念自
己叅之外別無方便別無境界別無解脫如

前所言敎儞向自己密密地做去云是多却
箇密密之說若是當人眞切爲自己縱不
使其密密地做去他自然不肯不密密地若
是當人不肯把自己做一件事縱使將箇話
頭作百千種譬喩使其密密去做亦不密
密矣縱能強作主宰密密得去亦坐在密密
窠臼中無有是處又坐在密密窠臼裏
忽被奪却他密密處便乃引起百千種狂見
而生分別轉與自己踈且遠矣故古人云柰

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儞看古佛古聖
雪山受六年苦行勝行而萬劫千生不憚勞苦
者是第一箇爲生死切者也自西天四七東
土二三并歷坐破亡箇蒲團其數諸引錐自
刺二祖斷臂常啼賣身從上古人所有一人
不歷試諸難者是爲生死切三者以其切至
故物極則反不覺不知捱到結角羅紋處驀
忽打破漆桶豁然慶快平生即此是不從他
覓底祿子當知自己亦豈別有一箇自己可

憑便只是箇要了生死底心。即此生死根本元從自家自肯染習結縛而後成就。今日要此生死一念超越別無巧術。但云念念於染習結縛處剔脫教淨盡便是生死淨盡之時矣。如今若作意要向八識田內剔脫箇染習結縛底。是惹出多端和箇要剔脫底輾作一團轉不相濟。由是古人深知鈍遲。愚但只撒箇無義味話頭。教儞發起大信心直下不起第二念單單於話頭上奮起大疑情與之十

念萬年做將去。儞但心不隨緣意不逐物識不拘境意不染塵。三十年二十年首尾通貫不覺自然有箇入處矣。所言不起第二念者。於政扣己而參處卒急不相應時驀忽瞥生一念。謂我莫是根器劣麼。是第二念。謂我莫是罪障深麼。是第二念。莫別有方便麼。是第二念。謂此工夫實是難做也。是第二念。謂是易做也。是第二念。於甚易做處生歡喜心也是第二念。於艱難境中做不上處起怖懼心

也是第二念更有一般伶俐漢見恁麼說了
便云我但一切坐斷都不起心正落第二念
了也儞若是箇真正要了自己來下生死大
事之人更無如許多計較論量底情見但是
說著箇生死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一般疑
住不是不要起第二念便是要起也不可得
矣且真正爲自己底人看公案也得不看公
案也得畢竟不落別處既是不看公案也提
豈肯復將清淨耳根聽人排遣教只看只疑

只參只字或只半提或只全提或密密或從
教盡此等皆是尊宿垂慈舉揚底一時方便
實不與箇自己有交涉也如今做工夫人或
見境緣有所順逆非實境緣有所順逆也真
實只是當人靠自己不穩處暫時不在便發
箇爲自己底念頭向境緣上引起百千葛藤
顛倒分別若不當下與之斷絕令其淨盡直
饒備與他境緣一一分別得清特不過益增死
生塵勞之業累耳若欲盡其自己一一分說

祟云言說講多紙盡且任都葛藤

示日本空禪人

棒頭領音喝下明宗已是第一等不唧𠺕底鈍漢須知盡大地是一條白棒森羅萬象覿體全彰且十方不消一喝過現未來洞然響應爾便向這裏領畧足是瞎却自己眼睛了也更欲待他拈起枯樹枝放出粥飯氣説作明宗領旨豈不大可屈哉昔臨濟云我在黃檗會下三遭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再思一頓直是無人下手邪法難扶興化云我聞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直饒喝得我上三十三天却下來向爾道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爾看在異端並起已而此等臭氣流落叢林或指一喝爲賓爲主爲照爲用或指一諱爲全提爲正令爲機用爲門庭又謂之擊石火閃電光摩尼珠金剛劍又謂之辟破面門露出肝膽當陽舉似覿面相呈又謂臨濟三百六十骨節只是這一喝德山八萬

四千三孔一不出這一棒又云臨濟多却這一喝德山剩了這一棒又云無邊刹海十世古今塵沙義門百千三昧總在這一棒一喝內全收全讃無欠無餘更有一等超宗異目不存機境喚作蚯蚓鳴粥飯氣揚塵播土掣風掣顛認精竟弄揑怪乃至奇言妙語與奪抑揚鼓引學人向他一棒一喝之下那知曲解者今古以來比比皆是與麼較量他古人立地處又何曾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旣不

識古人用處而欲趣向自己眞正面目大似隔靴抓癢嗟乎古人一片生鐵心肝未開口已前早是落在儞髑髏裏了也只要儞不知不覺推門落臼於一切法中做箇平常無事漢所謂涅槃生死六凡四聖至於百千差別法義更不往入重下註脚又何一棒一喝而不能了哉這裏儞若將毫釐心識領畧解會豈但不識古人行棒用喝處而亦自家一箇本命元辰長是黑漫漫地縱使勉強向他一棒

棒一喝上說得依稀用得彷彿少間驀忽遇著些子差別逆順境界頓在面前未免情存取舍意涉愛憎一時區處不下便向他古人語言窠臼上著到正恁麼時總喚作一棒得麼總喚作一喝得麼總不喚作棒喝得麼若喚作棒喝則未免被棒喝礙不喚作棒喝亦未免被棒喝礙既為此礙則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至於微細塵毛未有不能為礙者萬仞鐵圍可使消殞只這一種礙儞若不真箇徑

這裏推托得去管取要礙人墮生入死輪迴無間在上座到此忽後不禁要與儞去却棒拈却喝向未有棒喝名字已前與儞把手共行只如未有名字已前且作麼生趣向今日不辭與儞說破久後却恐累及平人

示伊吾顯月長老（梵名八剌室利烏鉢）

雜四

佛法無商量分無湊泊分無安排分但是拚得一切打疊萬般絕計較單單只是要取下箇話頭日久日守到箇悟底時分不許儞取

氣儞若未到桶底子脫之時便發衝氣直下踏過了也只此一踏過便是百踏千踏甚非小緣做工夫最要緊是把得住最要緊是放得下最要緊是不隨逆順境轉最要緊是做得三定立得腳牢最要緊是耐得枯淡守得寂寞最要緊是識得眼前破不被世間一切境界惑最要緊是寒不思衣飢不求食眼不隨色耳不逐聲最要緊是一箇心如鐵橛子不受一切禪道佛法穿鑿最要緊是盡生一不悟頭從不起第二念更有一件是最要緊處口未開時已說了也筆未動時已寫了也參未透時已悟了也儞還知麼儞還會麼儞還信麼設令大事爲儞不得小事各自支當

示薩的遜的理長老

禪那二字梵語也華言思惟脩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乃學者之正思惟也衆生本來成佛以迷妄蔽而不獲開悟亦學者之正思惟

也清淨本然迷妄無状而生積刦迨今自纏目縛念念攀緣無食息之間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從上佛祖哀矜不暇無言立象設萬種方便令我處處悟入以凝想雜亂猶不自覺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三界萬法色空明暗咸是菩提妙明元心悟理未通尚留觀聽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苟非神悟縱有多聞惟增見病不脫愛纏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前輩言前領旨句外超宗微見鋒芒拈得便用

風飛雷厲迥異常流開鑿人天不存窠臼此皆累生熏習積世鍊磨不期而然無作而作豈容勉強安可効為擬蹈前蹤即落意地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効不盡則事不臻誠不極則物不感況無上大菩提道或不忘形畢命與寒暑俱廢豈口耳入之學而能脫畧生死情妄於大休歇田地者哉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言思惟者惟此思惟即是脩之之理舍正思惟外或別有一法可脩非

正脩也叅則有箇不涉一切思惟底智方便僧問德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十二時中但將須彌山頓在眉睫之方寸不可妄起纖毫情念遙生穿鑿爲解會但只行也叅坐也叅今日也叅明日也叅叅得也叅不得也叅叅到無可叅處政是著力加鞭之時猛拌取三二十年死工夫萬仞壁立硬著脚頭叅取正當叅時或有佛祖聖賢現種種相以相似語言開導發明便與一喝喝這向他道此事不從人得安頓開發之理任我百在叅不得必欲自悟斷斷不肯妄去餂人鉤線誠有此志不患生死情妄之不消殞也

示意護長老

心不迷不墮生死業不繫不受形質變不重不入業處念不起不生業累蓋因迷起妄由妄生執順其所執則愛之念紛然而興逆其所執則憎之習勃然而起愛憎之情作

則不在生之跡動轉遷流新新不停念念相續
以至一剎那間具八百生滅直待百年氣泯
然後爲生死者哉原其所迷初無自性亦無
起處只是自家遠從曠劫以至今生良由不
體道本先都自心而致然也。今日要得此心
不爲迷妄所惑別無方便但單單提起箇死
了燒了那箇是我性十二時中如金剛利劍
在手相似最先向八識田中盡力一揮如斬
一握絲一斬一齊斷眼之所見既斷耳之所

聞亦斷乃至鼻舌身意香味觸法同時俱斷
過去事已斷現在事今斷未來事當斷徧搜
胷中無可斷者和箇斷者亦斷斷者既斷斷
亦不立斷既不立則盡法界皆是自心於自
心中無能斷無所斷能所既無則見聞覺知
無地可寄到這裏即是從上諸佛菩薩善知
識放身捨命處亦是大休歇大解脫大安樂
之地亦是不離世間而成就出世間之三昧
此三昧只要覓箇愛底亦不可得覓箇憎底

亦不可得於不可得處回觀世間諸有為相儼如昨夢如教中謂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如今人箇箇明知此事如夢雖政說時知箇說底亦在夢中何況說了歷消情隨境變三界夢宅役役不停苟不能奮起大精進勇猛志力於此大夢宅中拚力一跳跳出向白日青天之下披襟一笑以快平生決定以夢入夢展轉攀緣隨逐妄塵墮入無間豈不孤負以來諸佛菩

薩為儞所下之般若菩提種子乎儞若非是此深厚種子安得今生居富貴第處十善家以至撫心入道袈裟著身為佛後裔今日到這裏家已出了僧已為了善知識已見了道已聞了其所欠者但只要力行一徧而說到一回為諦當耳況是年齒未衰色力尚充或不趁身強體健之際做一下氣直走到家眼得眼來便是無常老病相催趨也到那時手忙脚亂条無諸累將箇盡平生底所貪所愛所

意所癡一齊點撿總用不著不惟用不著反
爲其所障礙纏縛蒙蔽展轉流浪孤負勝因
爲無慚人佛所訶斥當知輪迴三有出沒四
生孤露伶俜受苦無間於此復何所戀而不
思超然獨脫豈有志者之所爲哉昔龐居士
以家財棄之湘水乃有偈云有男不婚有女
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又與甚麼作
無生話昔有尼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州於尼臂上掐一掐尼云和尚猶有這箇在

州云儞猶有這箇在此說又作麼生然古今
親到大休歇田地於語默動靜之頃著著具
金剛正眼塵塵露解脫神機是非不可較量
得失不可圖度者也慈護長老乃高昌三藏
喜菴妙公之母氏也曾參鐵山瓊和尚向道
之念堅苦因嘉其志不覺葛藤如許若必欲

差知龐居士之無生話與老趙州之猶有這
箇在二意明白宜將鐵山和尚所示覷了燒
了那箇是我些遮一句猛與一撥則知龐老

趙州同叅眞底。舊矣又何生死愛憎之云乎
哉但旃音心淡不相賺重為諮偈以勉之
死。撓子身空物空那箇是我性海底日輪
紅直下領畧不過使須著意加功密作用時
聖凡莫測實究竟處水泄不通無常生死截
不斷見聞知覺難包容是非憎愛絶朕跡菩
提般若俱無從畢竟只有這一念與此一念
潛其蹤無影樹頭撑夜月不萌枝上吹春風
以意為護非南非北以護為意自西自東無
向背絶羅籠鳳凰池上三千肅春登三十三天涯杳
靄中

示搭禪人

要學佛麼要學祖麼要學善知識麼一大藏
教諸燈語錄遺言往行皆是學佛學祖學善
知識之張本不妨向此真履實踐一回但行
之不移守之不易久之純熟所謂佛祖善知
識不待學而成矣或者謂丈夫自有衝霄志
不向如來行處行成佛作祖到善知識地位

會須笑斷一大藏教諸燈語録遺言往行拈向他方世界之外異提一把吹毛利劔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直教一物不得當其前一法莫能隨其後久之赤手中箇欛柄子一齊拈却揚身物外獨歩大方自然頭頭合轍處處逢原雖然當知此二說總是窠臼語爾若曾生一念向此探跟則落窠臼了也要或佛成祖成善知識未知其可也且捨此二途畢竟依何標準而至于佛祖善知識田地幻住到此直得結舌有分諸方大有老尊宿不妨一一持此話以拈之

示達禪人 聖僧 侍者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畢竟將甚麼對或者謂此事不在語默裏又云語是謗默是誑又云說時默默時說既是不將語默對因甚麼又說箇默時說說時默底道理這裏定當得下揀辨得出緇素得明指點得到便許儞坐斷僧堂中聽如尊者頭與再霞和尚握手

韓四 十三

於數日年外提持此道不爲遲矣或未到
此田地十二時中或出或入且道陳如尊者
向儞道箇甚麽露柱燈籠向儞道箇甚麽香
匙火筯向儞道箇甚麽還聞麽若曰聞則喚
作說耶啞作默耶若曰不聞則終日竟夜乖
覓在何處安身立命直下不知落處卽是儞
生時不知何處來死時不知何處去卽今眼
睟睟地語默動靜未免被箇陳如尊者當面
障却燈籠露柱覷體礙却香匙火筯臨機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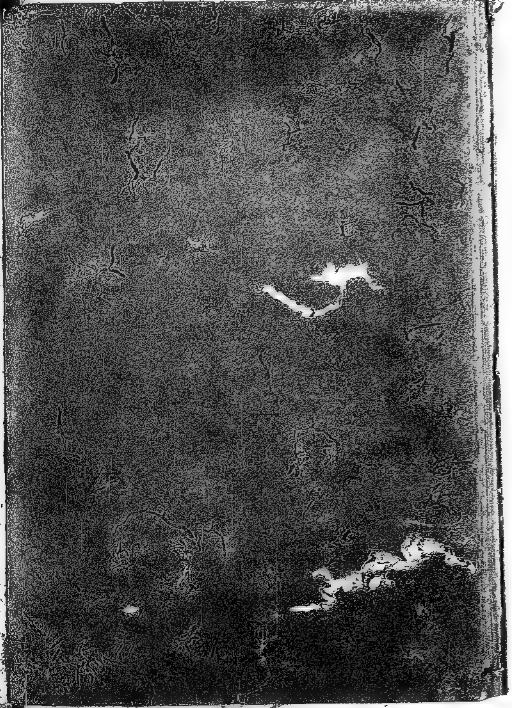
却卽其所障所礙所換盡是生死煩惱輪回
業識從今日移奪儞到盡未來際之種子耳
要得和盤掇轉連座撤翻不妨提起箇所參
底話頭於對陳如尊者時對燈籠露柱時對
香匙火筯時不得斯須忘念更向蒲團上竪
竪脊骨猛著精神與之抵捱正當抵捱時不
得隨聲色轉隨是非轉隨怠情轉隨情識轉
隨境緣轉乃至隨善惡凡聖苦樂得失等轉
擬欲會至一念隨其所轉不特不能與道相

應將見隨生死輪回轉入盡未來際者矣

示志滿禪人

學道要須秉一時猛利便討箇分曉斯於工夫上無有立脚分豈可依依稀稀彷彷彿彿今日三明日四道是流俗又却有箇念頭在道道是在道又却不曾有片餉猛利精神把做一件大事於是兩頭打脫只益笑具耳更有向蒲團上屏得念頭靜辦少時或半日一日身心不動靜默將去或三朝五朝做主宰不得討頭鼻不見昏沉散亂輥作一團似此等差別境界交馳于心或怕懼做工夫一上或思慕做工夫一上或勉強做工夫一上或被世間順緣攙奪一上似乎有箇做工夫底心念存乎中却不知只與不做工夫者等無有異若盡理而言反不如箇不做工夫底何以知之彼素不做工夫惟信不及耳儻或一旦自信得及忽然被他猛利做去也不定儞既發大信心要做工夫要脫生死今則此箇

信心延緩數年了也看看向無事甲裏去坐也終不放寬了又復能發最初底之信心來余知其決無是理也故維摩云譬如敗穀焦芽不堪爲種蕭上人過余問道屈指數載今日不忘最初道念又冒荒歉過余窮巖但是扣其入道之志則索然不若初心之猛利也良爲可憐此去宜精加念力直要翻轉生死窠臼以悟爲期方不孤偏重參再扣之勞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

三

善
三三

A00
6112

中峯廣錄

三

B 20000-4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四之下　韓五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嗣禪上人　韓五

自有佛祖以來兄弟家挾箇衲子橫跨四海上人門戶謂之叅禪叅即不問且作麼生是禪或有以枯形死志冥心壁觀之一謂禪或有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謂禪或謂微塵法界明暗色空動植纖洪飛搖蠢蠕當機不昧

覿體全真之謂禪或有撥開萬象透過色聲坐斷有無不立凡聖之謂禪或有向四大五蘊中認箇昭昭靈靈聞見知覺之謂禪或有放下身心休歇萬事一念不動六情不搖之謂禪或有以臨濟一喝德山一棒靈山拈花少林得髓繁興大用舉必全真之謂禪或有以德山托鉢雲門話墮趙州勘婆洞山三頓棒等謂之向上一關末後一句換轉面皮露出牙爪活路生機不容近傍者之謂禪所以垂手教人處或令人袪散亂敵睡魔遣塵勞遠喧鬧起精進發勇猛竪目撐眉握拳嚙齒或有異於是者則教人隨緣任性不繫不拘喫飯著衣一切如舊但不做作理自天然乃引古人依本分放下著莫妄想莫管他等語爲證更或有教人一味歇心全身放下才起一念便與剗除心如太虛情同木石久之不休待其自契或有教人立箇主宰勿爲境攝勿隨物轉如握太阿在手佛來也斬魔來也

斬謂之坐鎮家庭把斷要津橫行一路更或
有教人兼脩白業以助正因不肅則便乃不
拘律儀任情毀犯略而言之如上所見並是
情存取舍意涉所依用爲機關墮爲窠臼有
般靈利漢見恁麼說便乃掀翻露布抹過那
邊謂之不落人機境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
喚作於法自在更有般擔板漢聞恁麼說乃
云任儞道是也得道非也得我只管大盡三
十日小盡二十九喚作羅籠不住呼喚不回

如此邪知異解不可枚舉今時商量比比皆
是若欲要與此禪一念相應如人自捏其目
求不生花不可得也更有一種隨語生解者
乃云我但不存窠臼豈有不相應處殊不知
只箇不存早是存了也須知此事如空之循
器如水之隨流雖有方圓動靜之殊而無方
圓動靜之實非作故無禪如然故若實要與
此禪相應真箇是儞三寸命根子向不知不
覺處卒地斷嚗地折一回始得要識命根麼

便是備十二時中眼見色是耳聞聲是至於鼻舌身意香味觸法及與一切知覺等是又名妄想又名生死又名顛倒無始劫來刀斫不斷鋸解不開此論且止只如命根已斷底人還復眼見耳聞心思意解也無這裏若立纖毫知見解會則五須彌四大海早已穿過儞髑髏了也所以古人不奈伊何向道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直下湛寂孤明圓淨活脫不倚一物觸處成現所以

永嘉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且先德豈徒事語言哉今時人會此說話者何限以其不得受用則前所謂情塵不遠見地不瞥動靜二途俱落窠臼而致然也記得馬祖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次一云正好修行一云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經歸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看他一門父子向光影裏露出巴鼻不妨令人撿點一人向禪頭上加一畫一人向禪腳下加一畫一人

向禪心加一畫一人向他三畫上又加三
點今日將箇元本禪字一看徹底不相似了
也後來又有人向他加畫加點處只管加添
去聞有加得不相似者便乃彼此是非立箇
名字喚作如來禪祖師禪平實禪杜撰禪文
字禪海蠡禪外道禪聲聞禪凡夫禪五味禪
棒喝禪拍盲禪道者禪葛藤禪更有脫略機
境不受差排者喚作向上禪古今已來諸方
三百五百衆浩浩商量立出許多閑名雜字

由是而吹起知見風鼓動雜毒海掀翻情濤
飛騰識浪遞相汨沒聚成惡業流入無間卒
未有休日佛所謂可憐憫者且古人開關禪
門貴要伊了生死越苦輪斷分別息憎愛如
大火輪觸著則燎却面門喪却性命豈止於
言說義路而已哉蓋因南徐禪上人出紙求
語故抖擻屎腸狼藉及此若喚作說禪拔舌
犁耕彼此有分

示日本可上人頭陀

僧非僧俗非俗六六從來三十六俗是俗僧是僧從教日午打三更僧亦得俗亦得畢竟本來無間隔無間隔處忽承當笑看大數生兩翼會麼若也不會且莫忽忽草草爾因甚不顧父母之養而依附大僧投身林谷莫是爲求衣食麼莫是爲求名利麼旣是不求衣食不求名利畢竟爲箇甚麼事況是遠逾數萬里航海得得而來實爲自家脚跟下有一種生死無常大事因緣遠經曠刦而及今生

愈見昏迷轉加沉墜今日須是捨命忘形盡平生氣力向他空閑寂寞中提起古人一則無滋味話默默自看看來看去但心無希望意絕馳求識不攀緣念不流逸不問山林城市靜閙閑忙今日也與麼看明日也與麼看忽爾眼皮破髑髏穿便解道丁一卓二纂著便是卓二丁一百事大吉海東走出黑波斯眉毛鼻孔長三尺說甚麼生死與輪回說甚麼虛頭與眞實草鞋兩耳忽聞聲僧俗由來

都不識都不識誰辨的春風吹破嶺南花一
一滴盡真消息

示晋喜上人問五蘊生死 其五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答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大悟嚴首且答與問相似僧何不平悟於未聞之先這裏見得便見山河大地不從外來明暗色空且非他事處處圓光獨露門門至體全彰破情塵於見聞知覺之間脫世界於成住壞空之表豈有生來死去彼聖此凡之異見邪見若情存得失意涉是非不惜眉毛重向葛藤窠裏注解去也當知三世諸佛與大地衆生於空王刦前各各具一面大圓寶鏡刹無欠剩無端衆生於淨白光中瞥生異見昧却本来便於寶鏡光中妄認影像以爲實有因生有見即起無明無明伏心動成三毒三毒因緣引起諸業由業所繫受此四大從四大中結成五蘊六根諸塵互相涉入從自見聞覺知

外及山河大地皆鏡之影像耳所以大般若中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豈但五蘊是空至于十八界十二緣四諦六度等未有一法不與空相應者然鏡中影像使不違法義者觀之亦言是空耳所以永嘉道心鏡明鑑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永嘉到者裏已是和盤托出了也當知廣大心體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凡聖相

離脩證相圓裏十虛徧入三際即生即滅之萬法不礙無增無減之本源即增即減之諸塵不隔無滅無生之實際萬機莫測千眼難窺自非頓消情量脫落根塵者不可與聞也首楞嚴謂空與色是色邊際離與合是受邊際記與忘是想邊際生與滅是行邊際湛合湛是識邊際且道寶鏡還有邊際也無若謂有邊際是謗若謂無邊際則謗直下領畧得便見既色受想行識全是太圓寶鏡太圓空一

鏡全是色受想行識離寶鏡無五蘊非五蘊
無寶鏡鏡曠劫不迷今日無悟諸佛非聖衆生
非凡獨步機先全超象外然後還歸本位能
所頓亡盡三千剎海一一正眼看來不知
爲五蘊孰爲寶鏡自然物我混融一念平等
若不曾眞實到這箇田地要脫他五蘊諸法
曾不異指月於水底避影於日中者也且以
五蘊生死言之只今眼睒睒地有箇四大色
身頂天立地及見身外有山河大地是色蘊
生死也寒暑耗其精神苦樂遷其念慮飢寒
逼其體膚憎愛起其離合是受蘊生死也喜
則愛凝沃心哀則淚珠盈目未食蜜而先甜
其舌未嚼蘗而先苦其口興則役其神寢則
現於夢皆想蘊生死也天地之內凡動植纖
洪之物自四大色身及與目前種種所用所
有之物未有一法不由因緣而成即因即緣
皆屬生滅以至成住壞空處處皆然新新不
住皆行蘊生死也處處攀緣念念分別開目

云明謂目云晴涉入三世分布六根指色則辨其玄黃歷味則别其甘苦順則思縱逆則思避動時似有見時還無皆識蘊生死也此五蘊法障在目前自古至今任儞才過李杜氣奪項劉直得拱手以聽其處分十二時中千重百帀直是無儞轉身處所以釋迦老漢知有此一段大事迷滯衆生於是興大願心開大法施四十九年五千餘卷偏圓頓漸大小半滿如長伸隻脅向大圓鏡上推開彩象

拂去浮塵但要箇箇向家白光中識取本來面目然後靈山會上拈出一華迦葉不覺破顏微笑直得光吞萬象體遍大千已而四七二三向此光影裏眼見空華遞相鈔畳流傳既久逗到老趙州面前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覩面拈來照天爍地自非具大眼目之士莫能窺其彷彿要見趙州光明麼也莫將五蘊六蘊六根七根但將平生見解世間出世間法

莫謂如之若何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待教習次中終日心無異緣意絕妄想却專以生死無常爲重提起者僧問底話頭道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行而參坐而參莫問閙忙靜閙拌得此一生與之抵捱捱到不奈何處和箇話頭一時忘却方知三世佛歷代祖天下善知識盡是認磚頭作古鏡更說甚麼五蘊十二緣四諦十八界開言長語總無著處豈非大丈夫能事畢矣若不如是脫畧一回任偶萬刼千生往來昇降妄受輪轉如蟻旋磨卒未有休日在梅山上人遠回心於功名富貴之場偶聚首於普安客窻因話及五蘊生死乃爲之書

示明昶上人書華嚴經

嘉禾石門明昶上人手書華嚴大經告畢過

韓五 七

門需語爲證余聞之經有偈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是則揭開法界直示玄猷總

智體於一毫設靈機於萬像殊不知差別意內義出多途言語道中寧無分別只如若人欲識佛境界用識作麼當淨其意如虛空已遑八刻遠離妄想及諸取費盡分踈令心所向皆無礙遠之遠矣直下見得乃知未操寸管點染八十一軸溪藤已前其微塵數偈已嘗書之舊矣使遮那老人與無邊大心菩薩立鋒結舌於言語文字之表縱欲與大慈雲布華藏海擬說箇若人欲識佛境界逆知其

不可得也彼既說之不可得而儞何所聞既絕所聞則云何而書之○今日既有所書不免依傍以設其問且所操者筆所染者紙所書者字橫者為畫直者為竪斜者為撇圓者為點自最初一字寫至末後一字莫不皆然畢竟紙墨文字之外別喚甚麼作佛境界其外見有所書之經內見有能書之心以能所之二見未忘欲淨其意等太虛空未知其可也一真如性元無分別經卷與世俗文字等讀

數與辱罵等諸佛與衆生等法界與一塵等即其等心亦不自立妄想乃盡諸取亦離安有此經爲我所書者哉此心無礙則法無礙法無礙故則理無礙則事無礙則理事無礙則事事無礙則一切法界俱無礙則書亦無礙不書亦無礙喚作華嚴亦無礙不喚作華嚴亦無礙其所書之經今有人以七寶摩尼珠而用莊嚴以無量諸香雲而用熏染亦無礙有人以不善心碎其卷軸投之水火置之

穢濁等處亦無礙乃法性之本然非以力排而智使之至此無礙之地儻於此無礙法中微加一毫心力情意而欲和會則展轉成有礙也即今日用中一念未卒未能遽契此本然無礙之理則是經不可書也儻還甘此說麼若不甘此說還契此理麼若未契此理則

前所運一片眞誠正信之心揮毫染楮書寫成就底八十一軸華嚴大經爲成虛設耶不然所謂遮那性海聖凡圓具因果全該萬法

俱彰一塵不隣運運一筆則千筆萬筆與之俱運書一字則千字萬字與之俱書成一行則千行萬行與之俱成了一卷則千卷萬卷與之俱了乃至於一畫中含裹微塵數畫於一竪內含裹微塵數竪當知一時書則與盡未來際不可說無量阿僧祇刧同時俱書一時了則與盡未來際不可說無量阿僧祇刧同時俱了如是觀察如是受持如是見聞如是作用如是書寫如是流通如是信受如是增

益又安知其八十一軸之雄文非佛境界而離此別求耶又安知其意不與虛空而等淨耶又安知其有妄想諸取而未離耶又安知其所向之心有所礙而特排序之耶既爾佛境現前及心無所礙即今日用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緣一切境一切法一切念一切見聞一切知覺一切取舍一切分別一切受用等則吾未嘗離其書由未嘗遠其識目未嘗離其覩耳未嘗過其聞也然則吾前由高求深

日上月下鵶鳴鵲噪魚躍鳶飛雷動風行松直棘曲大而十方虛空廣而無邊法界細而鍼鋒芥孔聖而諸佛凡而衆生以至成住壞空地水火風等一一皆是筆端點出之大本華嚴亦豈十佛刹微塵數偈而可詮之者哉這裏不薦且莫忽忽草草雖是本來具足底現成活計儞若不曾眞箇親向毫端未舉之前全機領畧未免首先被箇華嚴名字當面熱謾把儞一箇本命元辰惑來惑去遠從無

始刦前惑至今日初非小可以其惑情未解見翳入心引起無明成就生死粘頭綴尾接續輪回起滅萬殊直至今日觸途成滯了無出期者無他蓋爲儞最初心中被箇迷惑打失正見而致然也所以今日用一點心不得才擬用心便引起他八萬四千諸情意識互相障礙不得自由誠可哀憫何謂障礙聾儞纔見說箇若人欲識佛境界便被箇佛境界障纔說到當淨其意如虛空便被箇虛空等

淨障又見說著箇遠離妄想及諸取便被箇
離妄想及諸取障更見說到令心所向皆無
礙便被箇無礙障直饒通身手眼超出言象
之先遍體機關不墮是非之穽剛把此四句
偈一齊按下別資一路抹過那邊殊不知只
箇別資抹過底已是覿體把儞箇本命元辰
障住了也直下無儞用心處無儞馳求處無
儞湊泊處無儞撒脫處無儞趣向處乃至無
儞和會處當知箇華嚴性海全體是大火聚

大風輪塗毒鼓吹毛劍百千聖賢不敢正眼
覷著又豈許將心湊泊擧意摶量者哉儞若
眞箇有一片決定眞實底本心覿體與華嚴
性海如水入水似空合空初無難易但請將
從前所知所解所做所遇所緣所著底一切
聖凡是非取捨憎愛善惡自他無邊業識猛
提起一把智慧力直下與之一斬兩段如未
曾做工夫時相似如未曾與人說學道時相
似如未曾出家時相似如未曾著袈裟住伽

藍建寶坊興善刹時相似乾乾淨淨一齊都打屏了不剩纖毫却於無纖毫相礙處不得便坐在這裏不妨提起箇古人沒意智話頭頓在面前默默體究是甚麼道理從此以去只向所體究處一捱捱住行時行體究坐時坐體究忙時忙體究閑時閑體究老時老體究病時病體究乃至死時死體究正當體究箇所參底話頭時也莫要問道是佛境界非佛境界也莫要問道意下淨如虛空不淨如虛空也莫要問道妄想諸取遠離不遠離也莫要問道此心無礙不無礙但只靠教箇話頭穩密盡此一報身只與麼去久久純熟和箇穩密底一齊裂破那時將佛境界作非佛境界說亦得將非佛境界作佛境界說亦得不妨信手拈起一一天真一一明妙此所謂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苟或輸贏未分切不可輕易中他人毒藥蕩壞法身永失佛境界者必矣如今多是不真實痛為

生死無常大事著實體究但只欲事持言語
廣說道理往往法道裏暫乃根于此有志之
士寧可一生兩生百不知百不會決不肯於
工夫未到情妄未消時妄陳禪道以當參學
記之記之併將前四句經偈為華聲去也若
人欲識佛境界發起話頭休攪怪忽然兩手
俱托空佛祖直教齊納敗當淨其意如虛空
勿於聲色詐盲聾工夫做到意根脫鐵壁銀
山處處通遠離妄想及諸取本色道人都不

顧華嚴性海盧遮那疑團破處全機露令心
所向皆無礙法界何曾分小大盡未來際一
刹那滲桶莫教全不快

示雲南護上人求示三聚淨戒

三聚淨戒之體如杲日之麗乎中天乃一切
戒之主也謂三聚者攝善法攝律儀饒益有
情是也原夫攝善法戒乃無善不脩也攝律
儀戒乃無惡不斷也饒益有情戒乃無衆生
不度也此三戒乃過去現在及未來平劫佛

祖之檡航胎孕也舍之則何以出生死海何
以達涅槃之彼岸耶須知一箇所參話終日
横于方寸不思善不思惡善惡二途自然忘
念而言修斷何其贅耶且參此話時不見有
一衆生而可度脫乃非饒益而饒益也此所
參話雖不攝三聚而具存三聚無少間也朝
參之夕究之久遠而守之一旦開悟併其所
參所守之念頓遺三身四智當處混融八解
六通隨時會合不去戒之在我我之在戒也

參禪上士便請力持正信不拘歲月而行之
脫或遲疑劍去久矣雲南護上人請說三聚
淨戒因筆以遺之

示明忠上人　病中

衲衣下一著子攬澄不異磨湼不磷坐斷古
今不存凡聖所以古人謂之向上機末後句
頂門眼肘後符臨濟卽之而喝如怒雷德山
獲之而棒如疾雨不依工用匪涉階梯若得
便行拈得便用齊流度刃疾燄過風三乘看

來未為慶使這裏豈容心思意解安排羅布
而為得哉雪川忠上人偶因討病余謂之曰
真歇和尚有云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
總不妨且如何是安閑法對曰知身是妄了
病如幻惟守一心不生異念豈非安閑法乎
余因不顧又曰安即不動閑即無為是出二
途棲心無寄此豈非安閑法乎余亦不答上
人茫然若有所失余遂示其辜曰汝所說者
乃情識計度分別取舍暫時路岸言矣究

竟耶妄識安閑法麼四大五陰是汝身妄分
是四百四病是山河大地是見聞知覺是以
至一切善利塵緣無有不是者咄是何言歟
且四大五陰及差別塵緣等皆是敗壞不安
之相若喚作安閑法大似指鹿為馬若不喚
作安閑法亦是指鹿為馬豈競言此二途到
貧一路來兔亦是指鹿為馬要得不指鹿為
馬須是向他真歇和尚未脣以前撥翻精
量不墮是非已眼頓開洞見源底始知此太

藏教是指鹿爲馬千七百則公案是指鹿爲
馬以至天下老和尚拈椎豎拂是指鹿爲馬
如是指說如是悟解亦是指鹿爲馬會麼脫
或不會但切切將箇没滋味話頭向藥爐邊
枕頭上默默咨叅不得放捨忽然枕子落地
病藥兩忘衲衣下那一著子親體現前到此
即其身心及與諸病無有不是安閑法者也
雖然切忌指鹿爲馬

示月禪人病中

生老病死是四種漫天網子驀劄至今把伊
籠罩欲暫時脫離亦不可得所以佛祖興大
哀憫教伊一條通天出路今日但要牢紐草
鞋硬著脚頭與之抵捱縱有死在前亦不暇
顧豈可復爲病緣纏繞而作艱難想耶然病
是裂身世網之利刀易煩惱苦爲解脫場之

良導爾今日利刀在手良導在前若不能將
身心世間諸有情識盡底撤翻從空放下即
是網羅上又加網羅去也如此學道何有益

於自己甚且病中做工夫也不要儞精進勇猛也不要儞撑眉努目但要儞心如木石意若死灰將四大幻身撇向他方世界之外由佗病也得活也得死也得有人看也得無人看也得香鮮也得臭爛也得消瘦也得長生也得設使醫得徤來活到一百二十歲也得如或便死被宿業牽入鑊湯爐炭裏也得如是境界中俱不動搖方有少分學道氣槩所以古人道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

妨若不到這箇田地便見有身使我病有痛入我心有苦惑我神有逆動我念以至渴則思飲飢則思食叫喚呻吟咨嗟歎息過一日如度百年望寸步如隔千里孜孜逐妄念念攀緣總而言之但覺有身受病不得自在只此便是沉滯生死之根種也豈不忍些子病緣便乃主張不過又何況地水火風分散之時也尋常學道正要用在今日今日若不得用百劫千生蹉過無疑矣如今有一服起膏

肓必死之靈丹重為拈出昔僧問趙州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
七斤要識趙州麼聽取一偈衲僧有病在膏
肓趙老全施不死方萬象森羅開活眼更於
何處覓醫王

示琳上人病中

昔眞歇和尚有偈謂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
獨臥涅槃堂門無過客窓無紙爐有寒灰席
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為別人忙老
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古人作此
偈傷身世之浮脆了夢幻之起滅指情妄之
所緣示斯道之眞寂五十六言綱羅殆盡眞
道人之龜鑑也學佛之士當向這裏體取則
知未了此心之際通身是病徧界是病盡形
畢命起心動念更不問爾成佛作祖皆是病
緣於中或有人指出一法不是病者悉是妄
見又豈待形拘搖席跡涉沉痾而謂病耶由
是雪山大醫王眼不耐見四十九年三百餘

會塵說剎說今結集爲一大藏教是治此病之藥方今日所条底一箇無義味話頭是方中所秘傳之神藥要起此膏肓必死之病當以一念不退轉不變易之湯使向一切時中送此神藥然此藥之治此病百發百中今之服藥而病不瘳者蓋與藥忌並進所以不取効也苟不能盡其所忌不惟不効將見執藥成病又未易療之也所謂忌者即第二念是也何謂第二念便是儞離却箇所条話頭正念之外更於善惡悟迷境上微動一毫是謂第二念也此則藥之忌也誠能久不犯其所忌則念念相續安亦守危亦守生亦守死亦守表裏混融如是持守忽爾相應其病頓如失去若藥若忌同時俱失便是安閑法現前也宜知之以自勉

示宗裕上人

瀾東山瀾西求拄杖頭邊草鞋跟底大事來明如喪考妣衲僧直下莫思惟思惟便隔二

千里會麼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生死無常銀山鐵壁盡在此問處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神出鬼沒瞎棒盲枷盡在此答處會得問處則銀山鐵壁面面通穿生死無常塵塵透脫會得答處則神出鬼沒當體不痕瞎棒盲枷全機殺活若也不會便見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問答交馳無備入處既無入處且只向入不得處猛加精神立定脚頭參來參去參到能所兩忘不覺驀

倒燈籠撥翻露柱目前萬象自森羅現成活計全豐裕正眼看來大似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示成上人卓菴

古人以已事未明了往往結草為菴作自了活計初未嘗有所為於世間以日用處隨緣自遣或栽田或種畬或草衣或木食或澗飲或燒折脚鐺或以枯木為牀或以三箇柴頭品字煨或三十年二十年目視雲漢不與

世接或三篾束腰或竪空拳或伸一指或謂溪深杓柄長乃至種種作用其孤風凜然聳動觀聽一段孤明照映千古亦皆不期然而然也自此以降世道日微人心日薄即此住菴之風轉爲偷安逸居之計只圖禮法不相拘束叅恭不相縛繫要眠便眠要走便走日滋月浸變爲自在外道不特無補於道將見流而不回去而忘返不知不覺於偷安逸居之外引起世間百千萬種顛倒差別復墮流

俗者多矣言佛祖施設或萬衆叢居或形影相弔實得乎道道之明則在萬衆不足爲多單己不知爲少以不知故喚廣居爲住菴亦得喚住菴作廣居亦得以廣居爲住菴則不見有上下左右之相拘以住菴爲廣居則不見有暗室屋漏之自欺也如是住菴則念念共人天交接塵塵與聖賢會雖千古之上而可以挽回於目擊也如是住菴則窮也得不窮也得有人知問也得無人知問也得參

日作用識然也得終日一物不爲也得乃至
遇苦遇樂遇逆遇順百千境界同時現前當
機總是竪拳竪指之時也這裏也無住菴者

也無不住菴者也不見有菴內事也不見有
菴外事一體純真萬慮泯絕是非情盡能所
識消乃知婆子放火門上書心字皆是增金
之黃助日之明也如是住菴是爲正住不爾
住者便未免身外有一箇菴子爲對爲待爲
離爲合其取捨愛憎之情頃刻百變所謂生

死事大無常迅速曾何異於是哉當知住菴
不以生死爲重任不覺臘月三十夜到來只
箇生死便是儞白日所住之菴返爲其所住
去也直如是觀察勿爲日用所惑而移其道
念也

示寶燈上人禮祖

祖師心印橫亘十方竪窮三際一切處不隱
藏一切處無遮障塵塵不昧處處相逢這裏
更若瞥起一念禮祖之心大似棄却滄海之

波而来水於陸地捨却眞燈之談而覓處於
陰崖者也是則固是只如臨濟塔在眞定雪
峯塔在福州五祖塔於淮江六祖塔居嶺海
還能未動脚頭道得箇一塵不隔底句麼燈
上人遊方禮祖出紙求語故發是問以叩之
并爲說偈白雲黃葉落毿毿一塔中藏一祖
燈三尺坎巾無地展又携金錫下危層

示希有上人行脚

有一句子在拄杖頭邊有一句子在草鞋根

底有一句子在三千里外有一句子在六根
門頭向六根門頭薦得則三千里外底不用
別尋三千里外薦得則六根門頭底總在裏
許惟是拄杖頭一句子只在拄杖頭草鞋根
底一句子只在草鞋根底不得動著還知麼
盡無邊法界是條拄杖遍十方虛空是緉草
鞋括得拄杖則失却草鞋著得草鞋則失却
拄杖須知拄杖無儞括處草鞋無儞著處儞
若擬心括著則一千年郤打失了也且不遠忘

又爭得拄杖草鞋入手但將箇所參底話頭
掛在眉毛眼睫間默默自看是拄杖耶是草
鞋耶是三千里外耶是六根門頭耶看到無
可看處冷眼被儞驀忽看破元來七尺丈夫
一緉草鞋總是故鄉田地信手拈來則去地
不遠矣儞若不於話頭上倜儻分明覷取被
箇主丈草鞋惑過一生到頭殊無毫釐所益
古今行脚高士被主丈草鞋惑者莫知其數
儞於今日豈肯復為其惑耶重說偈曰有一

句子藏不得三千里路覓家鄉未拈主丈先
開眼始信途中歲月長

遺誡門人

佛法無儞會處生死無儞脫處一報之身如
風燈石火念念如救頭然尚無儞了辦處著
甚死急平地上討許多忙亂眨得眼來早已
四五十歲了也儞喚甚麼作佛法任儞以百
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
七百則陳爛葛藤及與百氏諸子從頭縈註

得盛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遶說時似悟對
境還迷此事向道無儞會處儞轉要會轉不
相應儞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
千人萬人攃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
會底妄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己躬下真參實
悟乃能荷負儞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故
古敎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
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拾得橘皮自認
爲火到處高談闊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

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幻者三四十年向
此事上著到展轉於佛法二字尚不相應所
以日夜懷慚安敢濫膺師位尋常遇甘言厚
幣不啻毒箭入心累避之而不可此蓋多生
緣業所致乃虛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見
道流沒要緊遇些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明忿
縱業識狂心毒行平地上擠陷人喚作我持
公論殊不知儞從無量劫來被此等公論結
縛無明未嘗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道今

日所持底公論儞還知多少人在儞背後捲鼻之不覺生死無儞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事粘皮綴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億儞一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從向千佛萬祖累發重誓退到今日撞在三衣下喚作道流奈何依舊識他目前不破動便生心起念莫非滋長生死結縛忘却最初出家本志似與麼熱亂得千生萬生徒長業輪於理何益好教儞知衆生結縛濃厚無儞奈何處儞若無力處衆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湫枯寂乞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儞會處生死無儞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挨挨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爾撥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誑爾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四之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巻第五之上　韓六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海印居士　瀋王王璋

自己一片靈明之性觀體與三世諸佛平等此說自靈鷲山舉行於二千年前凡教禪律三宗學者既宗古佛之說靡有不知自心是佛者豈特宗佛說者為然至若街童市豎販夫竈婦亦曰自心是佛以其未由悟見源底

徒具此知耳故圓覺有謂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此五句責其尚知解而不求正悟之過也又云但當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斷貪嗔愛慢諂曲嫉妬對境不生彼我恩愛一切寂滅佛說是人漸次成就求善知識不墮邪見此說是世尊勉其精進破妄證眞之極談不許住妄知之要旨也後之學者速於會道惟以即心自性之說廣求博記領納在心雖白了明其實增障古德有云依他作解障自悟門斯言盡之矣

若欲必求正悟別無方便但將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之要言蘊于八識田中念念勿令間斷政爾無間斷時忽有佛祖以成現三昧注入我心亦須吐却此事使佛祖果有教人之理只消與麼教去又何待人悟入耶

或有問云既不可教今一大藏教豈皆虛語耶答曰佛祖言教乃指衆生破妄入眞之蹊

徑耳亦描寫如來境界之圖本也苟不肯親蹈千萬里之蹊徑孤露他方安有到家之日或不假高登九仞之崇臺縱目觀其境界則圖本亦奚以爲須信而後行行而後到到而後守然後爲得也

或者謂傳燈所載之諸祖皆於一機一境一挨一拶便爾脫略圓淨卓然超越安許其歷涉蹊徑之說乎如少林謂直指人心曹溪尚云說箇直指早已曲了也此說之下間不容髮又豈容其信而後行行而後到之說乎靈利衲僧言前薦得已涉途程句外知歸猶稱鈍漢所謂電光石火豈容其停思佇想耶往往人多向此說之下垜跟殊不思古人於言前句外未荷負之時其艱難辛苦昏散障礙略不少令人之一髮苟不奮廢寢忘飡之志

力又不肯操三二十年衝寒冒暑不敢怠惰之勤勞安有自然超越之理徒見古人悟入之易而不知其未悟之難或不難於今則安

有易於後日也何故如此蓋生死大事是無量刦中熏染結習底一種不可拔之業根在今日要以不退轉身心直下一翻翻轉豈戲劇耶今即衆生心欲混入佛心使之不資勤苦志力亦未見有自得者也

釋迦文佛道已成於無量刦中眼不耐見衆生妄受輪轉故示生於王者之室頓捐萬乗之榮沉影雪山卧冰嚙檗備嘗勤苦及至道成雖聚徒説法惟止於丐食樹棲未嘗有所長蓄也此是衆生界中第一箇超越世出世間之樣子願成佛果者宜思之

或者謂已知無量刦來妄受輪轉使不加勤苦將來還有自了之理乎答曰輪回若有自了之理豈勞諸佛復轉法輪以無自了故必依信而力行力行而後到斯法輪之不容不轉也

先師高峯和尚三十年影不出山每以一箇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話教人極力參究不問

年深歳遠但以了悟爲期俾日用處單提此話蘊于胷中孜孜而參密密而究譬之如撒手懸崖比之如竿頭進歩喩之如一人與萬人敵方之如兩木相鑽而覓火此是古人用力極處諦實商量豈事虛語乃有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之句又云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此說豈欺人哉古云參禪無祕訣只要生死切何以如此三世佛歷代祖種種建立種種發揮必欲破除衆生生死情妄而後已或不爲此大事安用建立種種法耶今之學者或不痛念己躬大事朝參暮究何所圖耶

原夫生死情妄不從天降不從地湧不從空變不因人與蓋由無始時來迷失自心於清明日妄見空華輪轉遷流至今不息始因自迷受此淪溺或不自悟百千佛法其奈我何凡日用提話頭做工夫處覺得昏沉擾擾散亂紛紛把捉不定處初無一點外障只是一

箇爲生死之心不真不切而致然也但覺把捉不定時只消猛以生死無常隨處鞭逼久之純熟自然合轍或未合轍時只向所叅話上一捱捱住但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第一不許別求方便第二不可歸咎於緣境第三不得暫起一念惑情雖未到家亦不問何時可到古宿謂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如是用心鮮有不獲相應者

叅禪悟與未悟蓋由根性利鈍之等差如根性果鈍但以不退轉深心待之不患其不悟也雖具此堅密之志而不能遣除業習則堅密之志亦未可憑何謂業習或遇違順則恣情而喜遇逆則信情而怒遇愛則徇情而著遇憎則極情而離遇是則盡情而稱遇非則任情而毀乃至善惡取舍種種分別通名業習如是業習不係根性皆情妄所遷本色道流悉當屛盡業習淨處道力益堅積久不休不悟何待蓋情妄業習之弊歷劫迨今愈增迷

倒遠背悟明若不屏之徒學奚益
叅禪或盡生不悟但信心不退來世決定具
揔持門或於未悟之前誤將相似語言記憶
在心雖一字亦多生障道眼之金塵也古人
云叅須實叅悟須實悟謂實叅者決欲要超
越生死無常不求一點佛法知解謂實悟者
乃當念頓空生死無常不存一點佛法知解
凡聖情盡迷悟見消生佛兩忘能所俱泯進
一步則高蹈佛祖所不到之境退一步則遠

離凡聖所未染之塵老毘耶即之爲不二門
釋迦尊據之爲菩提座諸祖秉之爲金剛劒
萬靈體之如優曇華起大病之藥王濟飢渴
之甘露給萬方貧乏之寶藏裂三界羈鎖之
利刀如上種種異稱皆海印三昧之變相也

示脫歡達剌罕丞相

諸佛法要惟在自心於一切人本來具足不
從外得也然自心之法何法也乃靈知之至
體也昔裴相國作圓覺略疏序首先一句謂

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莫異類
雖昧略於蠢蠕中身相微劣惟同體之靈知
初未嘗減少也世尊初成道時乃云奇哉衆
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
證得謂智慧德相即自心之靈知也夫靈知
之體猶古鏡中所含之光也妄想執著猶翳
光之塵垢也鏡雖爲塵垢所蔽而鏡中所含
之光初未嘗一毫虧損也一旦垢淨塵消則
本來所有之眞光廓然清淨洞照萬象豈從

外得也諸佛以是光轉法輪度含識菩薩以
是光修六度集衆善聖天子以是光統萬邦
福海宇賢宰相以是光沛仁澤宣大政至若
天依光而普覆地依光而普載與夫草木山
川有無情等咸依是光昇沉變化嗟乎世人
動爲物欲所蔽而昧斯光者久矣故佛祖重
其同靈垂百千方便啓之導之必使其開悟
而後已惟大丞相閣下光明盛大德業淵深
不動神情撫安黎庶此積世不肯昧靈鑑眞

光之驗也或若動靜中尚存觀聽未泯功勳情妄愛憎時或出現別無方便可遣惟宜密以一則無義味語置之鈎抱默默自看謂父毋未生時那箇是我本來面目其參究之念旣眞了悟之心必至旣悟矣則前所云靈鑑眞光亦無所容於聞見也阿難理問入山傳奉鈎旨需以語要輒陳管見如此

示容齋居士 別不花丞相

心非妙悟而莫知悟非情盡而不了情非工夫而莫忘工夫非正信而不立蓋學道以正信爲根本也謂信者何最初要信自心是佛惟佛卽心曠大刧來本來成就令更別不假再成也靈山之密付付此也少室之單傳傳此也古今之舉揚舉揚此也前輩大達之士往往皆是於一音未吐一念未萌已前兩肩荷負一往直前如素貧人頓居寶所而不驚不畏者蓋信根純熟故也其次要信道我若不畢其形命取證斯道昧此心佛於無明界

中妄受輪轉纏縛著輪沉墜三有盡未來際
卒未有自了之日是故從上佛祖眼不耐見
強出頭來設百千方便以起其信心俾其各
各自證自悟而後已昔有芙蓉訓禪師問歸
宗和尚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宗云說與儞
恐儞不信訓云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宗云即
汝便是訓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目空華
亂墜訓於言下大悟這箇便是信自心是佛
底樣子當知這箇信字豈苟然哉乃積劫於
般若法中熏煉純熟一歷耳根永不退轉是
謂決定信也學道人不問悟不悟但只要信
心決定心既決定更無有不相應者但是有
祖以來契證此道者更無有一人無此決定
信心所以古德謂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或不
實參實悟總是虛妄生死根本所云實者即
決定也既有決定參學之志則有決定悟明
之時所悟既決定則成佛決定無疑矣今之
學道者往往無此決定本志必欲要洞明生

死惟以聰利之資向能所上做窠臼未叅禪要會禪未學道要明道未見開口動舌便先要知他落處引起一種虛妄情識孜孜向語言道理上著到將一切經書文字古今因縁穿鑿殆盡問或被人點著重處不肯知非但以語言支持得過便了殊不知只這箇要支持底念頭正是生死情識既要叅禪學道於生死情識上不能斬斷何所圖哉昔香嚴和尚問一答十問十答百自恃聰慧一日溈山

問云子試除却從前記持底學解父母未生已前試道一句看香嚴不能加對乃曰望和尚慈悲與我說破溈山云我不辭與儞說儞將後罵我去在嚴乃發憤屏去經書義理入南陽卓菴百無所思以度朝夕一日掃地次忽擲瓦礫擊竹有聲當時豁悟遂遙禮溈山

云和尚當時若與我說破又爭得有今日事此箇公案古今共知但未曾見有一人奮起決定信心屏去經書義理向無用心處操守

一回又実得有香嚴撃竹處雖然且云人皆
是負大根器秉大志願尚且三十年二十年
孜孜不舍寸陰克究此道以期妙悟而況今
日根器浮濁志願卑微只箇世間塵事五欲
無時不與之作對盡形打屏不去反開口便
要向佛祖頭上坐臥敢問自心輕毀先聖豈
道人之心也哉故古德教人處最簡徑直捷
謂不要佛法惟務休心但休得一分心即是
學得一分佛法達磨大師亦云外息諸緣內

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然達磨秉單傳
直指之要貴在領於機先得於言外豈可又
教人息縁止念如牆壁耶蓋亦眼不耐見此
一等無決定志之士日夜馳求不息以曲順
機宜故設此方便且又有古德教人十二時
中但如一箇大死人相似去只與麼過十載
若不悟去老僧大妄語成如上所説只爲學
者最初不具決定信心欲洞明生死不辜無
端反於聖教中引起馳求攀縁不斷豈有志

之士甘施於此耶但只信道有箇自己佛性
義積刻末明情識纏縛墮落生死都不要別
求道理惟念念把已而參參之之頃如救
頭然如遇怨敵寢食俱廢寒暑兩忘馳求
斷而自斷諸緣不息而自息久之不懈不廢
不失不忘機緣偶觸則心華燦發矣此心既
悟則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無一法爲障
爲礙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進退合轍左
右逢原不假安排一一成現是謂心地法門

者也如今未悟得之人徧閱古人現成言句
也知道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只知得相
似說得恰好偶於一毛頭順逆之境現於其
前即搴心動念與之較量安有解脫之少分
其得失有如此者由是推之反不如箇尋常
不學道依本分人胸中且無許多知見解會諱六
且眼前逆順尚爾帯化不得而況四山交逼
死生岸頭念慮紛飛識情馳散之頃惟蒼黃
恐怖之不暇安有解脫自在之理乎如是之

流蕩最初發心學道時不曾具決定志要了
生死只欲會禪會道於是逗到眼光欲落未
落之際無箇決定身心以爲主宰反被識會
所會底心識總爲陰魔其用心差誤一至參
此且參禪學道但盡此一生向真實決定正
念中要了生死無常大事其或於生死未下
不會禪不明道正是不壞天真底好人但平
念不忘再出頭來以夙熏般若方致當來一
聞千悟試看他從上古人於一言一句下桀

著磕著逈然超越皆是參學究竟於未悟之
前身不忘夙因所以心眼洞開如是之易也
苟或不參學於前身復不體究於今生欲望
此生後世自然超越死生者是猶蒸沙而求
飽所以古人道無天生釋迦自然彌勒言
盡之參晋張無盡丞相初以聰明之資會盡
古今公案因作漕運過江西訪兜率悅悅語
之曰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張曰惟香
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微有所疑悅曰既於

此有疑其餘安得無疑耶張一夜睡不穩至五更踏翻尿鉢忽有所省詣文室扣門求證此是仕官中參禪底樣子使張無盡自恃聰明不肯求決於兜率安有今日求證之理哉又如裴公美侍郎出入於黃蘗圭峯二師之門凡歷任所時黃蘗每與之俱於是深參密究精思苦研深信法源飽飡禪味於名相之學既精教外之旨充熟此亦是現宰官身作不請友一代偉人也豈特此二公爲然但自有祖以來其不離功名富貴而超出湼槃生死者代不乏人○當知此道在蠢動含靈各各具足安有官居極品素爲佛法之外護與佛祖聖賢而有少間者哉此心清淨猶若太虛無一點相貌遍塞虛空不爲大涉入微塵不爲小在聖不可增其多在凡不可減其少○這箇說話凡是看文字識義理通教相底箇箇說得若不曾眞正於離文絶見處妙悟一回親見源底縱使更說得玄中又玄妙中又妙

正當說時亦不相應何況不說時也若是悟徹底人說時即是不說時不說時即是說時更無有說不說之間昔太原孚上座講涅槃經次因廣談法身妙理有禪者失笑孚講罷云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垂教禪者曰笑座主不識法身乎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禪者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孚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遍禪者

曰不道座主說得不是只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乎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禪者曰座主還信否乎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下乎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角聲忽然契悟又德山和尚素講金剛般若於般若義海靡所不通聞南方教外別傳之旨疑其妄謬遂擔經疏特往鬧之因買點心喫處被婆子輕輕一撥早

是疑著了也及至一見龍潭於吹滅紙燭處豁然開悟始知從前會得箇佛法義理若一毛置於太虛一滴投於巨壑看這二尊宿於未悟時說底也只是這箇道理及至情妄俱消廓然神悟之後說底也只是這箇道理既只是這箇道理却要悟作麼蓋未悟之人說道理如月夜看物已悟之人說道理如白日看物月夜所看底也只是這箇物但依俙彷彿餘惑未盡白日看底也只是這箇物惟是見徹根源惑情頓洗又未悟底人不曾到杭州終日說杭州話彼雖說得相似其如未到何既悟底人如已到杭州其四方八面之境界洞然在心目之間雖終日不說胸中未嘗迷杭州故佛印元禪師云未悟之人不可與言已悟之境譬如生盲之人與之言天日之清明彼雖聽而不可辨也已悟之人不蹈未悟之境如睡覺之人欲追從所夢之境不可得而復入也又教中謂末世衆生希望成道

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至若有證有悟其證悟之理尚存乎心教中斥之爲我人然既證既悟苟不能忘其證悟之理是謂法塵是謂見刺已悟者尚爾而況未悟者乎故禪宗有云學者須是以悟爲則悟了須是見人若不見人縱有弘爲皆非究竟昔有則監寺在法眼和尚會下自號罷參法眼問曰子於何處得箇入頭則曰我嘗問一尊宿如何是學人自己宿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我於言

下有箇入處眼曰爾作麼生會則曰丙丁是火又來覓火只是以自己覓自己也眼訶之曰爾恁麼會爭得則乃重整威儀別求開示眼曰爾試問將來則乃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又有真點胷破夏再見慈明和尚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真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乃震怒訶之真惶懼無已明曰汝何不問我真理前問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

是大悟玄旨試看他一尊宿見處前時問答也一般後時問答也一般且道悟箇甚麼這事見得便見師家與奪自在學者之明昧兩途以毒攻毒以的破的無毫髮差互真正學道之士直須與麼方爲究竟處脫或不能如是向這裏一撥便轉也不要急性但只依本分提起箇所參底話頭脚踏實地下鈍工夫拌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以至一生兩生信心不退不易穩穩貼貼地只與麼參取正當參時

却不要起一念善惡凡聖情念作取舍分別底道理常令胸中蕩然如太虛兀然如大死人相似於世間出世間法中總不要動一念與之計較如是保任如是操守如是承當管取自然廓徹悟明有日矣其或捨此方便用心任有百千種造作有爲有漏生滅之因非究竟也茲因丞相需我以做工夫語不覺忘此一段葛藤若謂宗門中果有如許多說話則謗般若矣其誰與當幸審之審之

示同菴居士 叔獻說因居使 [illegible]

一切佛法是自心具足心外別無佛法可求縱使求得亦非諦當皆是妄想情識非究竟法也當知自心無聖凡之量則與自心相應云心無憎愛離憎愛之分則與自心相應自心無取舍離取舍之情則與自心相應自心乃至無一切善惡動靜造作等能一切俱離則與自心相應然而說箇離聖凡憎愛等最是不許將一種心去特地離他只箇

靜處究然空滅或不用心又如何說箇離底道理所以古人云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但知道自心無聖凡之閒也是知解又知道離聖凡之量也落知解當知此箇離之之理亦不屬用心低是悟明將不待離而自然不著不執矣只箇不執不著亦念是名曰離如今此心未曾悟明只消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日用中默默自看都不要作一切想亦不要作修

行想纔作此想便被箇修行名字籠絡在惡
見中於都不作想處依舊默默叅取所叅話
頭久之純熟忽然開悟如久忘忽記那特情
妄空知解泯一箇自心全體獨露隨處自在
百千念慮同時休息百千緣境當念俱離安
樂法門無越此也

示主一居士 数条 政 儀 宗 成 作

圓常之道非佛一人獨有之衆生各各具足
而不自悟也然悟有兩途有正悟者焉有相
似悟者焉謂正悟者如久暗遇明大夢俄覺
一了一切了更無纖毫憎愛取舍之習滯于
胸中如老龐所謂心空及第者是也謂相似
悟者多以相似極理之言記憶于懷於四大
身中影影響響妄認箇不生不滅之神性用
聰利之資領納在心似與道會實未嘗也豈

眞誠求決死生大事者當如是耶唐宋名賢
大有樣子雖混身於功名富貴于王公之
間然莫爲道之正念與彼世間富貴無相了

不相觸久久純熟一念洞明轉萬物歸自己如壯士屈臂不假佗力也古今聖賢入道之徑雖萬不同未有不由此而致者參玄祖公主一居士簪纓累世爲時名公於性命之宗體究尤力乃欲追跂前賢了明自己須知此事一切語言一切義理一切奇特一切玄妙總該不著必欲要與正悟相親旣未能脫略於迷悟之先但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案牘几席之上默默參究政當參時於靜於鬧於順於逆不生疲厭如失至寶欲見相似不問年深歲遠一旦工夫熟知見消如久忘忽記於斯時也政不待主一而至敬之道充塞宇宙左右逢原又何生死輪回之復論哉茲奉鈞命需以簡要入道之語故直筆以答云爾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五之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　四

善
三、三

A 00
6112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五之下 韓七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鄭廉訪 雲翼字鵬南

○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且衆生心是何物般若體復是何物而說箇能緣不能緣底道理試聽從頭註解○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華天是衆生心也玉樓以

醉杏華天金勒馬嘶芳草地是般若體也芳
草地嘶金勒馬杏華天醉玉樓人是能緣不
能緣也直下會得便見離衆生心外無般若
體波盡水還源離般若體外無衆生心水生
波自起聖凡情盡能所見消盡十方世界是
大圓覺場一切衆生本來成佛這裏要覔一
毫爲衆生心亦不可得要覔一毫爲般若體
亦不可得更要覔一毫爲能緣不能緣底道
理尤不可得也是謂一味平等眞如法門三

世諸佛因之而轉法輪歷代祖師承之而開
正眼天倚之而蓋地由之而載聖人任之而
治萬方淸四海君子卽之而霈仁澤發政令
良由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背之而日遠矣
以其遠故依般若體起世間相從世間相發
衆生心隨衆生心造差別業展轉流浪積成
輪回莫能已也所謂般若體者惟一靈知散
爲六用如一室具含虛空而六門洞開不相
留滯者是也所謂衆生心者循色聲香味觸

法六種塵習之所熏染隨處取舍引起愛憎念念攀緣而不休息者是也般若體猶水也衆生心猶波也爲境界風搖動心海攪水爲波其波離乎水則無有定體也惟大智廓明者即千波觀止水動靜無虧苟不至此徒依相似語言而深背靈知之智體爾

心與識一體而異名悟則會識歸心迷則轉心爲識何謂心靈知不昧之謂也何謂識依靈知而妄起分別之謂也今之學者捴其崇辯多認識神而不自知靈知之心體雖曰靈知而實無有所知者所以古人謂鏡不自照火不自燒若自照則不能照物自燒則不能燒物心之體亦然雖曰靈知若自存其所知則不知一切也苟存其所知所知者即識神耳非心體也識乃生死變易之具既認之則妄有了生死之期耶

心之至體無可見無可聞無可知無可覺乃至無可取舍但有可爲皆虚妄顛倒既不可

以見聞知覺則學人何以超入而證之但遂
離一切見聞知覺乃至能離所離一齊空寂
則靈知心體宛然顯露於見聞知覺之間故
古人默契而神會自然諸緣無礙矣然欲離
見聞知覺等病只箇欲離之念早是揩加其
病耳於是古人別資一種善巧方便將箇無
義味話頭抛向學人面前令其究竟但知體
究話頭則與見聞知覺等不期離而自離矣
傳燈録諸祖皆不因看話頭起疑情而各於
言下頓悟無生者蓋其爲生死大事之心眞
切脚未跨門則早有一種無常生死大事之
念梗塞于心中卒莫之自決雖三千里五千
里撥草瞻風孜孜只欲洞明自己而已或十
年二十年不能自決則所疑之生死愈久愈
堅決不肯斯須忘念有如是智力又何患其
不發明哉

嗟乎人心浮淺口說參禪但欲明悟機緣以
資談柄耳初無一念要決了生死大事之心

所以言語轉多窠臼轉深葛藤轉盛而生死
轉熾矣惜哉
要學佛祖須先立箇決定要了死生大事之
正志此志頭在眉睫間雖萬緣擾擾萬慮紛
紛不得別起一毫頭異念自生分別以障其
志苟爲生死之正念不眞不切決定日用中
做工夫不得設若強做去亦暫時爾終不悠
久縱使聰明利根於古人文字上有所悟解
秖益見聞實於生死大事上了無交涉蓋根
本之志不眞實耳

學道有三要第一要爲生死大事之心切第
二要識破世間虛妄浮幻榮辱得失等相第
三要辨一片長遠決定心永不退轉此三要
苟缺其一則廢缺其二則失三者俱缺縱使
背通三藏教深讀五車書惟資業識護長高
心殊無所補於己躬也
昔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
這一箇無字如倚天長劍塗毒鼓聲觸之則

尸横要之則魂喪雖佛祖亦不敢正眼覷著
今古之下疑此者既多悟此者亦不少而錯
會此意者尤不爲不多矣若要洞明佛祖大
意廓徹自己真心不妨將此箇無字置之文
字案牘間懸之語默動静裏密密自看是甚
麼道理且趙州因甚麼道箇無字而系坐
而究朝而思暮而疑不得暫時忘念正當系
究之頃不要作世間法會亦不要作出世間
法會如目前無事此箇所系之念順密亦不
可因其順密而生喜如緣務交錯此箇所系
之念間斷散亂亦不可因其間斷散亂而生
懼惟是做得也與麼做做不得也與麼做一
不得別起一毫助長攀緣方便作爲之心纔
有此心即間斷矣久久綿密自然打成一片
直得內心外境當下虛廓彼聖此凡同時超
越方知道在己求不從他覓也
生死無常流轉多劫備受辛苦莫之能脫者
蓋一毫不從外來皆是自心迷惑之所生耳

然此心一迷則自肯沈入非物使之肯也亦
非天地鬼神使之肯也此箇肯心若是外來
則不名肯矣以其不自外來所以云自肯也
既是自肯墮生死今自要脫離生死趣入涅
槃苟非深發自肯之心擬待聖賢勸發語言
誘引則當其起諸愛染流入生死之時却不
因勸發誘引而入也如是思之只將箇自肯
結生死緣業之心轉之趣道則未有一人不
成者也故古人謂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

又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斯言豈欺人哉
昔馮給事有偈云公事之餘喜坐禪未嘗將
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
傳又李駙馬有偈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
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又龐
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
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
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又張拙秀才云光明
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

體現六根繞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
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間無罣礙涅槃生死
等空華又趙清獻公有偈云默坐公堂虛隱
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
從前自家底如上士大夫皆是不離功名富
貴游戲大圓覺場豈古人獨能而今人獨不
能耶惟在信之深行之力則古今可以一致
更或躊躇此乃自畫之耳
佛法是大解脫門只要當人自把生死做一
件大事發深信心向所叅話頭上猛加精進
驀直做去最不許人思前筭後較量得失非
同二乘小果之人厭身避境絕念忘緣遺愛
逐憎驅情離妄作種種修習亦不要嫌喧取
靜辨是別非取聖捨凡消昏敵散但是胷中
離却箇叅無字底正念向此等異端上誓起
一毫所重之心則劍去久矣安有悟明之日
哉叅禪只要求悟明所叅底話頭斷不可離
此求悟明之外別起第二念則不相似矣憤

之愼之
如今學道人先存一箇聖凡情量蘊于藏識中隨念分別未曾涉事則厭煩之心頓興未曾觸事則思慮之念交作苟不能直下坐斷秪益自勞於理無益但守得箇話頭綿密於綿密處更加綿密去正當綿密時亦不要作綿密想纔作此想隨在綿密中亦不相應久久純熟其憎愛取舍是非分別之妄情亦不待別起第二念掃蕩而自然淨盡無餘矣

儒之道治心者也脩心者也佛之道明心者也悟心者也治心者也治與脩漸之之謂也明與悟頓之之謂也心一也頓漸之途不可以一者蓋世間出世間之異也使吾佛言入世間之道亦不能忘正心誠意之說也使孔子言出世之道則逆知其不能外吾心空覺圓之旨也苟不達聖人垂教立化之大權則徒事譊譊之多言惟增其是非耳
治世間書道德仁義禮樂刑政八者皆不能

外吾一心之妙用也心通之謂道心正之謂德心慈之謂仁心平之謂義心中之謂禮心和之謂樂心直之謂刑心明之謂政以至百千善行凡有利天下而澤斯民者未有不因吾一心妙用之所著也凡夫反是而失其妙用則顛倒錯亂由之而生焉故聖人不得不設教以裁之也復爲說偈以演其義云

從來至道與心親學到無心道即眞心道有無俱泯絕大千沙界一閑身

萬物性情皆有德惟人之德與心通自從識得這些子諸點昭昭合至公

聖賢垂教幾千般化育鈞陶宇宙寬我欲仁兮仁即至不須心外覓毫端

心到至時物我齊等閑行處自相宜但教法性無差別不礙興慈與任威

威儀進止非爲禮心到中時禮自臻相見不須陳玉帛一聲彈指見天眞

萬籟夜吹無孔笛兩溪朝奏沒絃琴要知此

樂從何得只屬當人一片心
念惡先將心受誅三千條貫治形軀道人善
惡俱忘念刑法分明是有無
心似權衡定重輕到頭斤兩自分明從來善
政還相似千古今人作準繩
示彝菴居士 韓教授均字公秉
大願聖人降生西竺現百萬億種神異作百
萬億種方便攝其所由特不過曲爲衆生發
明箇本地風光而已舍此更不爲第二事乃
云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又云我此
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
傳皆的的指點衆生本來具足底一段圓湛
虛寂不動搖無變易之娘生面目蓋已嘗於
逝多林入字指開以二乘人不能拔襟領荷
累及這箇老漢說戒定慧三學示空假中三
觀現法報化三身論法身般若解脫三德而
箇漫天網子入面四方必欲使之趨入還到
末上拈一枝華謂吾有教外別傳實相非相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得老飲光出來破顏微
笑方纔付囑不爾則四十九年幾成漏逗原
夫世尊積多生苦行萬刧勤勞舍身命忘勢
位其言功異行人所不可行者悉皆熏鍊千
艱萬難摸索得者一著子及乎興慈運悲推
己及物又費許多神力蓋知此事甚非小緣
然如是廣大眞實事業只在當人脚跟下且
是不曾移易毫髮許以其迷昧遂致流轉由
是觀之不回勤之一不住英俊上士貴於不回

不住處警轉一機當念休歇始知此道恩大
難酬儞擬別求劍去久矣
少林只教人心如墻壁乃可入道更無別說
原夫衆生本來之心端如墻壁政不假做而
效之良田於墻壁之心自生穿鑿入俗入眞
緣動緣衰於墻壁心上枉起萬種愛憎千般
取舍枉華塞眼愛見橫心向無影像中妄執
影像於絕是非處剛立是非致使一點妄情
處處染著殊不知墻壁之心了無所染及遇

神光於覓心了不可得處一肩召荷究竟了無別法今日要與少林神光父子同參且是不要廣求義路泥覓玄猷單單教此心直下如墻壁去久之不易但遇聲遇色遇凡遇聖當知聲也是墻壁色也是墻壁凡亦是墻壁聖亦是墻壁乃至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見聞知覺俯仰折旋莫不皆是墻壁一一無穿鑿一一無滲漏一一無過患一一無取舍正與麼時少林神光在伊眉毛眼睫上入一相一行三昧又何今昔之間哉或有箇闡提漢道使我心如墻壁即與土木何殊幾與無情不相去矣苟作是念要見少林神光千里萬里沒交涉

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華嚴謂了知盧舍那自性無所有這是如來禪雖少林直指未必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而學佛法之人往往只麼讀了便休今古之間要求一人於此說之下痛快領略轉狂心返照自性便

爾歇去不真何待不知何物爲障爲礙而難乎其人昔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沙曰從這裏入此僧領悟此豈非能痛快領略而何當知狂心茍不能自歇雖佛如來具百千萬億種莫測之神變乃至旋乾轉坤碎山竭海不勞餘力獨不能與衆生歇狂心於俄頃此事茍非當人自肯休自肯歇自肯超越自肯照了則自性盧舍那萬劫不得歸家穩坐且今日歷盡諸趣備受楚毒尚不肯痛自歇心一念狂情馳逐諸妄與生死根種念念交接復不知更待何時有自休自歇自超自越自證之理也於戲惜哉

將心來與汝安將罪來與汝懺依稀相彷佛不同龐公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曰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謂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龐公說難路遙知馬力龐婆說易歲久見人心靈照說不難不易

移華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六祖謂非風動非
幡動仁者心動瞞人猶自可自瞞愁殺人德
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佗得底人其神
機智用如水赴壑如風行空語言作略圓轉
活脫雖局局逈異段段不同要且曲爲當人
發揮己事自有佛祖已來二千餘載能於此
事上肯放身捨命者類牛角之於牛毛一月
之於衆星何其少耶今日更不背奮不顧性
命之正因向萬仞崖頭撒空雙手於萬人海
裏特立獨行其死生纏縛日重月深故潙山
謂今生便須決斷料想不由別人李駙馬謂
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斯言豈欺人
哉

女人於參學此道用心處謂做工夫斯說最
切當爾學人例於此說如無聞見相似聞說
著箇禪學或有便要易會日夜向語言文字
中尋討或者以爲難曉乃掉頭不顧論劫旅
在無事甲中曾不加意是二者皆不知有做

工夫之理而墮于過與不及之間恍惚一生甘受輪轉深原做工夫之理特不出箇信字蓋信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十二時中有方便無方便自然放意不過孜孜爾兀兀爾只這箇放不過孜孜兀兀便是做工夫初無所謂瞠眉竪目起模作樣及避喧求寂等惟信知此事不從人得雖釋迦達磨現身于前將禪道佛法須准入心本色上流直須吐却惟守箇放意不過處孜孜兀兀以求正悟斷不肯於未悟時妄緣道理以爲己解其做工夫之志若此則何患如來禪祖師禪不入吾掌握者哉

禪何物也乃吾心之名也心何物也即吾禪之體也達磨西來只說直指人心初無所謂禪蓋於直指之下有所悟入於既悟之間主賓問答得牛還馬遂目之爲禪然禪非學問而能也非偶爾而會也乃於自心悟處凡語默動靜不期禪而禪矣其不期禪而禪正當

禪時則知自心不待顯而顯矣是知禪不離
心心不離禪惟禪與心異名同體故雪峯毬
禾山鼓秘魔叉道吾笏臨濟喝德山棒天皇
餅趙州茶八字打開兩手分付本色道流如
鏡照鏡似空合空既無言論之迹亦無作用
之影昭昭然如十日並照了無前後之
差以至風聲雨滴谷響山鳴皆賓和主應之
時也且心既不可得而禪豈可得哉學者當
知此則於未悟心之際禪不可強而得之苟

得之非所謂禪誠業識也
三祖謂要急相應惟言不二這兩句話是醍
醐是毒藥圓悟和尚謂早是二了也往往事
因叮囑生須知此事無儞啓口處無儞留意
處無儞用心處無儞回避處若也是去凡咳
唾掉臂戲笑譏訶皆第一義若也不是雖終
日安禪長年入定以至盡形參究無剪爪之
韓七 九
工皆顛倒妄想輪回根本此事不屬人排遣
不屬人讚毀不屬人指教所以云通身是病

通身是藥儞若正信此事單單向話頭上克
究死生即通身之病皆爲藥矣苟存一念佛
法禪道之見萠於其間則通身之藥皆是病
矣至理如是奚強使之然哉
古人淳誠無一點勉強其於領荷之際如獲
舊物如久忘忽記了不加一毫外物渾侖是
一聚自家寳藏信手拈來用之不竭今人脚
跟浮淺於所學時便自立脚不穩其偷心念
念起滅必強作主宰僅可趣向不爾則不覺

不知爲情妄境緣轉移將去攙奪將去百種
計較萬般施設終不自由蓋從脚跟下先涉
了一種勉強徹底打在骨董袋中及至領荷
之際未免以手向古人背後聽其處分要如
香象渡河如師子遊行如大鵬展翮終不能
得既不得到此地位則於生死之際未免躊
躇故前輩古人惟貴當人自信自肯自能放
手放脚向百尺竿頭萬仞崖頂放身捨命然
後一切處平常一切處脱略一切處安穏一

坳處慶快豈屬強爲法如是故釋迦佛只是箇心中無事底凡夫以其熏煉成熟而百種神異自然出現於出現之須而佛心中亦只閒閒地終不言我有神異而矜誇鼓惑於人若爾即外道等也豈佛之謂哉是謂大人境界又謂象龍負荷非驢馬所堪苟具此志則今人即古人苟不具此志則古人即今人蓋時緣不以古今爲間根性不以生佛爲殊志乎在學者不可斯須忽志之也

老龐謂于頔侍郎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此二語是入毘耶不二法門之要徑是轉諸祖向上關捩之玄機既不可以事說尤不可以理論更不容以義解也惟親到大休歇大解脫田地者如兩鏡相照直下無毫髮隱覆眞所謂超言象越格量透情塵沒窠臼底最末後句蓋盡得諸祖不傳之秘乃發機如是之準的也原此老能棄家珍重己事横身向萬仞險崖再三挨拶一念子磨勵得

澄湛瑩徹洞無瘕翳於出生入死之際屹立如泰山之不可撼也此一著子彼既丈夫我寧不爾一種是自不把做一件事率易放過殊不思放過目前便是盡未來際放過底種子其最清淨至明白極廣大之道業在今日等閑放過甘受無盡生死之所流轉者是智耶是愚耶余不可得而分別者矣

死生二字不從天降不從地湧不因人與不向己出雖千生萬刧不可逃避且無根蔕可尋良由白日青天遇聲遇色對違對順不能直下照破其死生之本由是而生焉無量刧來交輥純熟不知為險峻不知為危難不知為墜墮不知為流浪日與諸苦因緣交頭接尾未嘗少離自固不知已可憫矣而遇達者艱不耐見咄咄不絕口自二千年外叮嚀告誡迨于今日展轉頑鈍不加聽信非迷惑而何大丈夫或不肯自賞只消向一念未生已前拍盲坐斷猛將胷中善善惡惡諸思惟心

念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常令其空洞虛寂不動不搖然後審審將箇所參話頭頓在面前默默自看政當看時都不要別作方便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要進一步也不得於挨撥不入處工夫純熟忽爾觸翻則知生死二字果然寐語於我何有哉

法無定相隨念變遷只如三界二十五有在凡夫喚作常分在二乘小果喚作苦空在菩薩喚作識變在佛知見喚作自心只如在衲僧分上喚作甚麼倆若隨例喚作自心是謂佛見要與祖師同參決無是處且佛見尚不可起尚不可著又豈容別存所見耶要得不墮諸見直須向千人萬人行不到處進取一步千人萬人見不到處薦取一機乃可於生死岸頭具大自在如其不爾如永嘉謂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示杲居士

禪即淨土之禪淨土乃禪之淨土昔永明和

尚離淨土與禪爲四料揀由是學者不識建立之旨反相矛盾謂禪自禪淨土自淨土也殊不知參禪要了生死而念佛亦要了生死原夫生死無根由迷本性而生焉若洞見本性則生死不待蕩而遣矣生死既遣則禪云乎哉淨土云乎哉昔大勢至菩薩以念佛心得無生忍觀世音大士從聞思修三慧取證圓通今之禪乎淨土乎皆二十大士之遺意也二十大士常侍安養導師左右未嘗少悖今二十宗之學者何所見而獨悖之耶予返復求之遂得其悖之之源試略言之蓋二十宗之學者不本乎生死大事耳以不痛心於生死禪則耕空言以自高淨土則常作爲而自足由是是非倒見雜然前陳若非古佛願行冥符則二十宗或幾乎息矣居士久親淨土之學復慕少林直指之道直以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話置之念佛心中念念不得放舍孜孜不可棄離工夫純熟識見愈精明道力

益堅密一旦於忘能所絕氣息處豁然頓悟始信予言之不爾欺矣脫或於未悟之頃妄執予言爲已見不惟坐在窠臼中則亦去道愈遠矣誡之誡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五之下　韓七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六　韓八

参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書問

答瀋王書　來書附

弟子太尉瀋王王璋頓首百拜和南天目中峯和尚大禪師座下惟璋眇德叨預天嫓爵祿雖榮常遵佛化仰靈山之付屬懷覺樹之潛輝每對眞容誠切瞻戀至於脩崇勝事聽演教乘頗嘗及矣而禪宗向

上一著罔知所趣伏審吾師道傳天目名
簡
帝心良以江山迢遞尚阻執侍渴仰醍醐
思露花雨極懸懸也緬想天人 叶贊法候
勝常今專遣洪鑰謹齎信香代伸禮敬久
嚮和向養高泉石他方多請住持曾未垂
諾奈無相法身欲隱彌露昌若出世度生
廣開利益然聞江南靈蹤聖境久欲遊觀
秋冬間儻得
旨南來首當參扣願與

悲濟先此布區區幸祈法照
某爲學既昧於道無聞則影僧園濫叨田服
捫心揆己夙夜恐惶伏惟閤下位冠百辟爵
居名王天嫺懿親爲國尊行合浪切性海巨筏
爲佛雄藩仁聲仁聞被乎寰區有德有言無
愧簡冊顧某何人敢當垂念過蒙洪參軍輿
奇長老冒塵觸瞻徒步登山出王鈞緘侑之
厚幣辭情懇懇自歉以下有不敢當者而況
大王年德名位振耀皇家者哉盥沐熏香對

信使展讀雖山林泉石增助光潤其如其之愧慄何覯信使之聰明有以知大王之通貫無礙也因與信使話及世尊於二千年外將

過去諸佛已轉法輪一音演唱而諸弟子結集爲一大藏教布之寰宇實祛情遣妄指瑕摘玼之無上法寶當時一印印定迨今無所加損王亦於過去佛所親蒙授記其大施之門已嘗啓於彼而乃應於今日也豈惟應于今日將見綿續不斷入未來際不可窺其涯

涘者矣故佛以智慧而現法藏王以布施而廣經教布施乃六度之首智慧乃六度之終咸具波羅蜜體而無間然者也夫有文字相是謂教離文字相是謂禪即其所有而離是謂功德惟其所離而有是謂莊嚴如是至理在王已分有自來矣茲承示諭於禪門向上

一著子未有所聞似不勞過遜也然禪門言向上向下者乃一時建立之方便巧辭非實有也記昔僧問古德曰學人不識佛乞師指

示德曰我言恐儞不信僧曰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德曰即儞便是僧曰如何保任德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後有尊宿舉此公案乃云古德答此僧所問如百二十斤重檐此僧一肩荷負驀直便行更不回顧可謂有力者也此說安有向上者哉貴在信根猛利決定不退轉久之無有不獲其悟入者嘗見若此又承諭及某不肯住持之說斯言似爲過情使某苟有一毫利益於人而獨擅其退休閑逸之計不思法道之隆替誠法門之罪人也正以自救不暇故當退遁豈有他哉惟王諒之聞王駕有江南遊覽之念夫以王心虛明物境洞照能徧涉法界於不動神営之頃恐不待走輕車策駿駟然後爲得也信筆覼縷山野無文下情不勝媿汗之至伏乞矜悉

與嗣瀋王

某一介魯鈍分守窮山頗知佛祖之道爲濟世舟航以其自救未能焉敢濫膺主法者之

任不謂過情之譽上干尊王海印大居士之聽遠賜寶緘委洪參軍奇長老冒暑入山焚香展誦感愧奚文因話次奇長老宣傳王旨俾書法語一篇以資玄路切謂一國之主遊刃羣機以寧海宇何暇存神内典以親方外之學乎教中有言菩薩夙乘般若智力示爲人主以夙習濃厚不爲富貴之所籠絡於六波羅蜜四無量心念念策勛念念成就未嘗斯須暫忘者殆非一生兩生爲人主也何以知其然千金之家沉酣五欲不暇他顧而況富有國土乃爾孜孜于聖賢之道非夙植德本何能若此惟是富貴易於移人故佛訶之以生生脩證成熟菩提然禪宗門下以無脩而脩絶證而證無脩故直見自心絶證故見心即佛心不可見以悟爲見佛不可即志悟爲即故古宿謂學以悟爲難悟以志爲難志以行爲難如是三難初無定論在信根之深淺志願之重輕耳惟王之信根決定是深志

願天然其重若夫信根不深志願不重則應念爲諸欲因縁所移安肯寄音於無似野僧需入道之語耶教中有天鼓忽鳴謂諸天子曰諸法苦空無有眞實勿貪五欲以快一時當力求道果以悟本來然本來既悟回觀天樂特夢幻爾學道有三種正見第一要念得生死無常大事眞切畢其形命不肯放過第二要識破一切世間憎愛是非縁境不使一塵爲障爲惑第三要辨取一片長遠決定身心歳月愈久而志願益精假使久無所入雖三生五生亦不知其疲倦久之更無有不成就者或者謂道在一切處道在平常中只要人一切時中忘思絶慮當念無心無心即道舍此復有何實法與人自取纒縛然此說亦未嘗不是殊不知未盡善也何則只如說箇無心且心既曰無復教何人知其爲無耶苟存所知則不得爲無心矣或無所知則又同木石所以宗門中事須求妙悟謂悟者何悟

此心耳此心既悟則曰有曰無俱成剩語前代諸尊宿與國王大臣酬酢此道初不曾有做工夫之說惟是單提此事俾之言下領悟後來法久成弊但欲會禪多將情意識穿鑿解會但說得相似蓋不曾忘心契悟生死岸頭了無交涉近代師僧不奈何將箇無義味話頭置之學人懷抱命其朝參夕究起大疑情參到心空念泯之際不覺不知以之悟入惟此一門最爲允當閻王與隆三寶備作佛

事獨不知於此事上曾究竟不如未留意因記得僧問古德云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日用中不妨舉此話默默自看如何是須彌山且須彌山之意作麼生道但與麼舉起來參取政當參時都不妨治國齊家營福脩善等事於此等事上亦不妨參此話頭久久純熟忽爾開悟翻思老釋迦棄王宮入雪山見明星將謂有多少奇特元來鳳池淵底龍床角頭雖去二千年曾無一髮少閒

然後以此道治國則國無不治理民則民無不安崇福則福無不資祈壽則壽無不求豈特此爲然以至莊嚴眞法界成就佛菩提無所施而不可嘗見若此惟王諒之

答高麗白尚書

二使者至捧出珍翰兼承奇惠物意隆厚自非閤下篤信正法何以得茲蒙以四疑下問謹依來問一一奉答

一來問坐禪或云不在坐但四威儀中令心

無放逸此可信乎　答梵語禪那此名思惟脩亦名寂滅乃指一心之極致也教中有四種禪皆人天聲聞沉空滯寂用心偏向故少林不取焉今之叢林稱禪者遠宗少林單傳一心之要旨也此心遍在行住坐卧之間不爲於一隅也雖不在坐亦不離坐也今之人但知不在坐而不知不離坐也苟知不離坐則終日坐又何傷焉或不了此心謂不在坐則近狂蕩謂不離坐則近執縛二俱異見非

至理也謂坐禪者必欲以悟心爲本此心旣悟則四威儀皆是坐時此心未悟雖不離坐實未曾坐也

二來問一切佛經不解佛意但口常讀於理上亦有小功德否　答佛說一切經教爲破執遣疑而設焉以世尊眞實之說不虛凡執卷即獲勝利其言獲利者一以如來眞實願力所致二以自己信心所成凡閱經教獲利之途非止一端隨其信向之淺深所蒙利益之優劣俱不能外乎信心也且如展卷信云獲福即得福信云獲慧即得慧信云滅罪而罪即隨滅或不以信雖但口誦亦沾利益蓋聖人之至言非鄙俗游談之比曰功曰德云胡不具哉

三來問別法謂佛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如何更說別法此是落階級之法耶生天之法耶　答教中有總別二義總者諸佛所致之一心也別者乃諸佛隨宜演唱之方便事也須知

總不異別即一心現萬法也別不離總惟萬法皆一心也法無心外之法心非法外之心但迷悟之自分耳心迷故但見別法無總名心悟故惟知一切皆總名佛法更無一物非總也但除却佛法大總持相不問生天生人生十法界中皆是階級也

四來問在家菩薩謂眼前妻子奴婢全然障道之本何名爲菩薩此疑妄說　答昔維摩居士謂無住爲家舍大慈悲爲父隨順菩薩母柔和忍辱妻智慧名爲子方便即奴婢如是而受者名在家菩薩雖未獲如是解脫使置身於五欲塵勞者但存一念信佛法之正心念念欲遠離塵勞雖未即清淨亦可稱菩薩蓋菩薩之稱乃梵語耳華言道心但有向道之心則菩薩亦可通稱也

極理言之佛法無二無別總因一心建立心悟故山青水綠鵲噪鴉鳴更無一點不是佛法心迷故花池寶樹玉殿瓊樓更無一點本

是世間法一大藏教祖師西來只要人悟此心自然一一不被差別名相所礙所以古人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如今必欲要驚覺夢中所具之境別無方便但請發起一念決定信心參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盡此餘生密密參究久遠不退廓悟自心此心既明則世出世間聖凡差別一念混融更不容別有一法爲分別也其雖未克瞻對其體道之論不過如此古人云但辨肯心決不相賺

與海粟居士　馮待制子振

曩辱下訪繼領詩章枯槁之蹤過蒙提奬何以得此哉尋聞閣下奉　旨入覲而其亦理浮遊之棹走淮泝汴又復三年別來不識閣下於此道上能精加念力不今古剎達之士廉不知三十界是大夢宅苟不曾一回親切警悟則與此所知之心俱落夢寐故吾法中目之曰所知障是也此障鈍根人無分惟利

達者有之故少林初祖只令人外絶諸縁内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肯將胷中解會底百千道理猛與截斷俾之如墻壁一回忽爾於墻壁處孔竅豁開千差萬別一以貫之曾何悟迷之有異同耶或孔竅不即開豁但令久持而不忘縱使盡生不了當鐵芥相投於異世矣安有虚棄之理哉所以佛祖教人深信而不疑惟閤下於吾道信根未嘗不深獨未見其於信處能脱略所知不世間浮光幻影能幾何時向者鄙偈中有披衣終日坐茅堂之句嘗蒙閤下許我以踐之今日所謂貧人索舊債也

與大覺長老

大覺泰定叟也皇慶間瞿運使護發屢請師住大覺師力辭舉定叟應命叟嘗歴職於開先一山盡和尚會中後復參師及出世欲改嗣師師以是書却之令嗣一山

初六日分袂不及拜送懸情依依未能暫忘昨者坐語未及他論而首以住院承嗣相支

者惟恐足下苟徇世諦故也其與足下締交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不諒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翻覆若此耶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澆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其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其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爲之主政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苟徇世俗而易其所師哉由此言之其猶不欲以先師坐下人迭尸大覺而況塗枝引蔓欲爲某之嗣乎聞命駭然專浼逆流塔主預此拜聞望以玉峽之音直與拈出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 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

韓ヘ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七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佛事

拈高麗金書法華經

此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日因甚麼却在幻住手中於斯薦得便見大海之東大海之西大海之南大海之北一會靈山儼然未散如其未委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瞿運使卒哭藥師道場放生

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裏正啼鶯目前大道無遮障自是衆生没路行由是今日藥師如來與近故少中大夫兩浙都運瞿公於一毫端上起大道場作百寶莊嚴佛事本上座因齋慶讃普爲諸含識指箇路頭去也教中

道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心不可求法將安寄
便見十方世界是清淨法身十方世界是藥
師十二願海審如是有羽者聽其高飛有足
者不妨遠舉帶甲者潛於深淵負鱗者縱於
韓八　九
巨壑無一衆生不成正覺無一衆生不入圓
明雖然如是只如古人道門裏出身易身裏
出門難且道不涉易難如何是超然獨脫底
句乃放生云衝開盡是通霄路透出無非解
脫門

馮將仕秉炬

現成公案絶安排無位眞人笑滿腮吸盡太
湖淯滴水寒梅樹樹待春開舉火把云某人
八十年來只憑這箇起家立業勤儉積
有餘仁居義路行無過八十年來只憑這箇
崇德慕善舉心曾不昧天眞觸著通身是方
便八十年來只憑這箇教子育孫挺挺羣賢
繼芳躅珊珊環珮振高閎八十年來只憑這
箇收因結果苞湯水面青溶溶善慶堂前花

朶朶到這裏本來面目觸物純眞自己家山不離跬步八萬四千毛竅與性空眞火竅竅相通三百六十骨節與性火眞空節節相拄垂光散爲福德林流輝攝入光明戶且道這箇是何物聻以火把打圓相云團團轉作大圓鏡條條照出珊瑚枝盡大地人都不見只許馮公獨自知

謙西堂入塔 號無礙住千頃寺

徹骨窮來三十年每於佛祖結生寃巨靈担碎虛空骨大用塵塵總現前共惟其人師子巖前參得一句蓮華峯頂似空合空蓮華峯頂悟得一機師子巖前如鏡照鏡遮邊那邊應用不缺千頃萬頃遇緣即宗拈却水火珠放下打草扇到這裏盡十方世界是金剛正體盡十方世界是無縫塔門出亦無礙入亦無礙且道不出不入一句作麼生擧揚鐵馬衝開青石門玉鷄啄破黃金殼

爲諸禪人秉炬入塔

生既空死亦空到真空空不空不空空處亦還空乃舉火把云空上座還空得這箇麼火星迸出扶桑日海底波斯鼻孔紅 日本文

韓八十

諸方直歲度火把與住持今日住持度火把與直歲且道是明甚麼邊事明日優曇華茂發淨飯王宮生悉達只從這裏便承當千古萬古阿剌剌 茂直歲

宗監院歸宗一味禪楊岐三脚驢兩重公案一句破除且道是那一句擲火把云臘雪堆

下火一爐

梵菴主象骨低頭歸去文殊是藥採來拈得梵王鼻孔觸著帝釋眼睛雖然如是未出常情且道因甚麼菴內人不知菴外事以火把打圓相云沉寒痼冷莫能治伏火靈砂下一丸 能醫藥

以火把打圓相云圓洽主見麼喚作圓相則背不喚作圓相則觸透過兩重關還他親眷屬蓮峯突出碓觜花杓柄攪翻師子是香水

沉沉徹底乾普請大家齊到目且道看甚麼擲火把云脫殼神龜飛上天無位真人火中浴

舉起火把云祥柴頭見麼萬朶祥雲匝地飄蕤林枝葉半肩挑今朝匾檐兩頭折千日斫柴一日燒

鑑首座末後一句子儞未跨閫一萬八千里路時已當說了也今日古鑑發光露出晴空閃電團團無縫塔門閑妝取眉間三尺劒南人

弘知客維那不在當汝打鎚劈頭一下振起覿劃開無縫塔擊破玉玻瓈正是全身放下時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七

R 20000-4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

五

[illegible] 三三

A 00
6112

中峯廣録　五

B 20000-4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八　韓九

參學門人比庭臣僧慈寂　上進

佛祖讃

盧舍那佛讃 并序

佛身無相隨念現形佛身無為依作而住當其念之未起作之未興所謂佛身與虛空合

有劒門上人智慧者嘗發大心刺十指血染雜華藏海之文八十一軸以其箴膜日積月累聚為舍那佛像經書既畢佛身亦圓高平

寸許眉目可覩毛髮微露冠纓衣襵靡不分明飾以黃金奉以朱塔隨處供養惟見若聞莫不稱異彼上人者返觀十指了無痕跡經自何來佛從何見初心既滅所作亦忘惟佛與經昭然不隱如是了知盡法界性及微塵刹起滅不停動靜無間如我佛身等無有異以此一盧舍那依幻而見如是了知百億應舍那大而虛空身小而微塵身未有一佛不依幻而見者以其所見白於幻住比丘明本於是歡喜合掌而說伽陀以讚之

稽首盧舍那　安住雜華藏　金色妙相好
爍如日月輪　縮作二寸身　從十指中現
指相寂不動　現理無所為　悟此舍那身
虛空微塵等　靡不依幻住　法界本空寂
上人悟佛身　而獲性常住　如是功德聚
微妙難可測　我作如是觀　說此妙伽陀
與法界衆生　同入智慧海

釋迦如來十大弟子圖像讚 并序

釋迦如來展化權於五天之中有聲聞弟子上首者十人各擅一能而如來併其十者之能曾不滿一毛孔之法量何況一一毛孔所容受者豈心思意解而可了知耶故佛法如大海香象一飲十斛而蚊虻不過涓滴各盡其量而後已然十斛與一滴之飽無異特量之大小而所受之多寡不同耳詎謂二千年後能專其一亦未之見焉有所謂兼善其十者乎雖然須知一即十十即一互融互攝全主全賓審如是則上無師尊下無弟子展開圖畫坐立儼然傀儡一棚不加線索眼自定動肯遭熱瞞三搭不回更聽說偈

稽首迦葉解禪定　鉢盂不用重安柄
多聞爲最阿難陀　那事還容記得麼
神變目連稱上首　忘却家鄉沿路走

韓九

保綏清禁優波離　至體誰言有犯持
說法富樓那第一　水中捉月爭拈得
阿那律多天眼通　銀山鐵壁障雙瞳

羅睺密行稱無比　脚底白雲千萬里
論義莫敵迦旃延　佛法驢年也現前
長老解空爲領袖　究竟何曾離窠臼
身子專開智慧門　遇無義語渾侖吞
惟有迦文都不會　任有弘爲俱請退
四枯榮樹非斷常　竹林冉冉沉蒼翠
面面相看何所爲　行人猶在青山外

歷代祖師畫像讚 并序

世尊教外別傳脫略義解之大旨二十八傳而至菩提達磨大師是爲東土第一代禪祖初師觀東震旦人有大乘根器乃越重溟三周寒暑以梁普通七年抵金陵尋往少林居九載得可祖領荷心法已而翩翩隻履復返流沙五傳至黃梅而橫出牛頭一枝六傳至曹溪則有南嶽青原派而爲二自南嶽青原而下宗而爲五南嶽出馬祖祖出百丈丈出黃檗檗出臨濟濟以金剛王寶劒之喝雷轟霆震不容掩耳別傳之道由斯而盛濟十七

傳而至仰山雪巖和尚先師入巖翁之室於羣弟子未造之先誤中其毒口耳俱喪既而深棲天目影不出山三十年無一法與人領荷杭之妙行寺嘗集五宗傳道之師遺像數千軸每遇歲旦展挂緇白瞻禮目之曰祖師會有好事者圖少林至天目直下相承二十八代祖師遺像歲遇少林諱日薦羞粢盛以酬遞代傳持之德明本爲述小傳并偈以贊之 小傳不錄

少林初祖圓覺大師 菩提達磨

大法資始妙存直指唯不可藏汝得吾髓

二祖大祖禪師 慧可

雪腰刃臂忘己安心十萬里師芥投以鍼

三祖鑑智禪師 僧璨

達罪性空爲法作則信此心兮唯嫌揀擇

四祖大醫禪師 道信

縛脫兩忘威武莫屈破頭山高一枝橫出

五祖大滿禪師 弘忍

青松未老室女懷胎黃梅東卓五葉花開

六祖大鑑禪師 慧能

縋腰石存風幡話在一滴曹溪雄吞四海

南嶽大慧禪師 懷讓

金雞有識玉鏡非磚羅天馬駒實資其蹴

馬祖大寂禪師 道一

眈眈虎視足印兩輪其遺踏者八十四人

百丈大智禪師 懷海

不作不食大智惟昌痛難忍處搤折鼻梁

黃檗斷際禪師 希運

神珠在額智鏡潛心棒頭眼活大樹無陰

臨濟慧照禪師 義玄

用金剛王作師子吼眞照無私雷奔電走

興化廣濟禪師 存奬

罰克賓飯削臨濟跡還識老僧投拐而寂

汝州南院禪師 慧顒

同時啐啄電捲星馳未詳終始鐵旻摩尼

汝州風穴禪師 延沼

青松未老室女懷胎黃梅夷上五葉花開

六祖大鑑禪師 惠能

濟北之道遇風欲絕荷負之誠益增餘烈

汝州首山禪師 省念

法華放下拂袖便有動揚古路落漸墮坑

汾陽禪師 善昭

龍袖拂開西河師子值筋便行孰云其死

石霜慈明禪師 楚圓

惑亂神鼎彌縫李楊生機活眼不離平常

袁州楊岐禪師 方會

揔院工年親遭教壞突出金圈兒孫遍界

舒州白雲禪師 守端

相逢一笑髑著父諱猛省得來聲光振地

東山五祖禪師 法演

拽海會磨轉東山輪沸騰佛海一遠二勤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 克勤

錦帳夢回金鷄報午陵跨古今蕩除佛祖

韓九 四

平江虎丘禪師 紹隆

拳邊獲見已露一斑最親切處坐視耽耽

天童應菴禪師 曇華

濟北之道遇風欲絕荷負之誠益增餘烈

洪州首山禪師 省念

法華放下拂袖便有動揚古路落塹墮坑

汾陽禪師 善昭

龍袖拂開西河師子值筋便行孰云其死

石霜慈明禪師 楚圓

惑亂神鼎彌縫李楊生機活眼不離平常

袁州楊岐禪師 方會

總院十年親遭教壞突出金圈兒孫遍界

舒州白雲禪師 守端

相逢一笑觸著父諱猛省得來聲光振地

東山五祖禪師 法演

拽海會磨轉東山輪沸騰佛海一遠二勤

佛果圜悟真覺禪師 克勤

錦帳夢回金鷄報午陵跨古今蕩除佛祖

韓九 四

平江虎丘禪師 紹隆

拳邊獲見已露一斑最親切處坐視耽耽

天童應菴禪師 曇華

播屋頭春料老虎尾太白峯高甘露門啓

天童密菴禪師 咸傑

投機以句頂門廓徹唯破沙盆萬古一傑

破菴密印禪師 祖先

一菴破壞蕩茸無餘瞎金剛眼走玉盤珠

徑山無準佛鑑禪師 師範

用文武火行密化周鳳毛麟角一網齊收

仰山雪巖慧朗禪師 祖欽

機前語活棒頭眼開山河倒走仰嶠再來

天目高峯佛日普明廣濟禪師 原妙

揭開天目坐斷死關峯高萬仞險絕難攀

觀音

上同諸佛慈心兮天下歸仁焉下合衆生悲仰兮萬物備於我矣若夫覆其頂跣其足周游於婆娑界中以圓通三昧而爲佛事者吁吾無隱乎爾 趙教授請

少林初祖

揚子江心波少林峯頂月寥寥一片心直指

成曲新謂其有傳兮胡爲乎壁觀九年謂真無傳兮因甚麼花開五葉秋落木猿晝啼行人眼底流鮮血

傳上人請

大鵬展翅取龍吞一攪滄溟徹底渾觸碎珊瑚枝上月至今千古暗昏昏

遮漢捏怪爲父禪儧此土西天重重納敗最初見梁王言不識末後受神光禮三拜凄凄隻履西歸漆桶依前不快似遮般阿師貶向師子巖頭雲蒸霧鎖千百年且看眉毛壞不壞

栽松道者

種得千山無空地一枝猶挂钁頭邊不因脫賺周家女衣法何緣到你傳

粥薪漢子

荷條柴檐眼頭空路入黃梅伎巳窮賣得叢林枝葉盡嶺南無地種春風

馬郎婦

深願弘慈無縫罅乘時走入衆生界窈窕丰

姿都沒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金沙露
濕衣裾壞菡裙不把珠纓蓋特地撥開呈捏
怪率人變曲盡許多菩薩債

布袋

兜率天宮降人世忘却當來下生記閑家潑
具有許多勾引見童恣游戲袒肩赤膊當神
通揚眉瞬目稱三昧奪將拄杖劈頭揮一喜
趂入龍華會
黑拄杖橫挑布袋轉頭忘子率陀天茫茫天
顧眉頭重猶要逢人乞一錢

臨濟

捏三拳於大愚肋下捋虎須於黃蘗面門肆
一喝如雷砰霹震搖寸舌似電激雲奔掣風
顛漢世希有普天匝地皆兒孫

趙州

腦後萬丈雪面前三尺霜肚裏直儱侗語下
絕囊藏勘破臺山婆子太尖平欺趙主萬里
海門攔不住遠遺清影過遼陽我只喚作三十

百年浸漬不朽底陳爛葛藤椿試將此語傳
諸方 高麗僧請贊

丹霞靈照

放籃斂手提籃便走弄鬼眼睛自呈拙醜及
至歸家擧似爺毒蛇不肯輕開口牛嫁無端
赤土塗是非從此難分剖

郁山主

朶朶山河眼裏塵明珠一顆匪家珍至今千
古溪橋月看盡驢前馬後人

政黃牛

跨牛背兮執牛尾一片吟懷淨如洗鷺鷥終
日自忘機何曾見爾常來此

天童東巖日禪師

匡廬山高太白山高較吾圓應老人面門鼻
孔猶太虛之一毫腥膻露兮螻蟻聚槌搥擲
動兮鬼哭神號雙眸四海空牢牢下視佛祖
爲兒曹

道場叉菴信禪師

盡十方世界是古佛道場盡十方世界是雙溪橋梁不住而住兮風飛雷厲非成而成兮虎踞龍驤面目現在如何讚揚領下眉毛十丈長

南嶽鐵山瓊禪師

向上機若鐵末後句如山既不得而擬議又豈容其躋攀堅密不動湛寂自閑無端將戒定慧三學編作漫天網子向萬里鯨濤之東攔空一撒直得高麗國僧俗二衆沸騰上下奔趨從邏腥風遍界絕遮攔遂隊隨羣入北關

鐵塘妙行院祖師會請讚

徑山晦機熙禪師

面如臨濟三角心似妙喜空廓坐斷大雄峯高踞慧日閣自徑山而至仰山肯受尊罪之束縛是風動幡動心動黑漆竹篦黏溱泊 犀

播寺長老請讚

徑山虛谷陵禪師

面冷如鐵髮白如雪起集雲萬古法幢追逐

霄三世遺業奔走象龍掃空麁尊佛祖不敢正視天人咸被慈攝我當隣嶺望餘光惟且曇花開五葉

天童雲外岫禪師

太白峯爲卉廿里松爲座雲影外藏身幾多人蹉過不蹉過元是隰州古佛再來切忌前說破且道說破後如何夜明簾挂須彌走盤珠向空中墮

靈雲鐵牛定禪師

那伽定裏鑄鐵爲牛白雲巖下一搥齊收撥翻聖凡窠臼結盡佛祖冤讎茶陵千仞靈雲寺聲播元朝數百州

高峯和尚

雙髻六龍須九十十八年師子吼死關已掩三十秋惡聲萬里猶奔走旣陷險機親遭毒手一回見面驀上心恩怨難教自分剖義首坐請

天目三千丈難方高峯之高地獄十八重莫

此死關之險我曾親近十餘年不顧頻將畫
圖展
三十年影不出山二六時情不附物逼釋迦
達磨生陷鐵圍鞭白牯貍奴立地成佛便是
這箇不覩是底阿師坐斷天目山深踞師子
窟儞若不是我本師更要罵教儞見骨
掃帚兩眉横塵埃堆面上依稀徐十三郎彷
佛高峯和尚松江江上姚道人好把香華勤
供養

斷崖義禪師

撞漫天網解師子鈴情忘義斷石裂崖崩奪
龐老金朱高壇大抹將阿爺門戶竪柱横攤
這邊那邊了無羈絆問禪問道不近人情大
地山河一片雪話頭流落至今有
失脚踏斷懸崖逢人更不安排取性入眞入
俗一任神情鬼精揎臂獨行時拖拽不住狹
路相逢處推挃不開虛空拔得無根樹要向
蟭螟眼上栽

中竺布衲雍禪師

淛東山淛西水面目儼存真機不倚蓮華峯突兀半天桂子堂腥臊萬里玻瓈謾道庵家珍沉沉法海深無底 法海院珍知客請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八 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九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自讃

繩床枯坐兀爾忘緣面皮厚三寸鼻孔没半邊盡世藏形避影徒勞掘地覔天鬼神推不出佛祖謾加鞭幸爾師同天目山年同大海水鄉同西淛路道同金剛圈就中一種不同處愧我未曾參得禪 斷崖禪師請

咄哉此僧無本可據倚中之峯依幻而住手

裏三尺黑竹箆何嘗有此閑家具話頭流落古伊吾風前笑倒人無數　蒙古宣差請

虛空有體貌墻壁具耳目惟有這箇漢完全離背觸喚作幻住漚華翻性海之波謂非幻住陽燄轉識田之曲不墮兩頭如何付囑常憶開沙十萬家錦團團兮華簇簇　馮黙菴請

幻不可寫可寫非幻惟幻既非復云何讚傘飈濯濯兮雲深天目萬峯玉露沉沉兮月照鴛湖兩岸不於這裏覔中峯展開圖畫從教看　魏塘吳宅請

渠無面目不受拘束謂是幻住則背謂非幻住則觸有時一葉扁舟有時半間破屋但不教涤作住持一切盡情皆準伏爲甚麼休逞倔波斯嚼氷牙齒寒蝨蚓吞鹽尾巴曲　宣政院官請賛

叅禪禪未明學道道何悟從來只解平實高量脫略个前只成笑具年來衰病蕭然一身任運准依幻而住寄言怪怪學道人動著何曾

不拍遇阿呵呵有甚長處　馮待制子振請

盤石上蒼松底跏坐者誰元非是儞問伊佛法信口惟言不知俾之住山驀鼻横牽不起見無所見剩雙眸聞無所聞多兩耳塊然一物人共嫌不識喜菴何所喜阿呵呵誰共委似這般兠搜面孔傳得十萬八千只宜埋向十微塵裏　喜菴三藏請

鴈蕩結茅廬大德庚子歲依幻住其中身心無向背鼻孔與眼睛今古常相對從來不覆藏堪嗟人錯會不錯會水澄澄而涵空竹蒼蒼而積翠望虎丘山上月光透吳中聽楓橋寺裏鍾聲騰物外休將佛祖巧相於渠儂不入它羣隊　平江幻住菴請

這漢無檢束弁山結茅屋生緣湯團灣受業西天竺要識渠是誰不用問龜中若無孫七郎定是郭八叔佛法無半星人緣頗有些莫知何所長標形歸畫軸留之幻住菴又要頻

韓十

可憐夜深禪影照蒲團刮風吹入平雲緣　湖

用幻叟請

至大己酉夏曾謾白洋曲明年役般若荊棘變華屋蘆順一切心元是此尊宿會中無寸長運不受輕觸禪衲滿門參且是無消索大湖吐一遍容受西天圓笑面當慈悲普心含惡毒個狩牛尾巴說法無機軸震禪請渠自贊揚合掌稱爲田入赦

吳縣湏心菴請

遮箇面目無本可據既添丹青曲勞詣畫眉横眼一彷彿中峯鼻搭脣邊依稀幻住叟有

問大京菴主面目短長問取彝菴蔣教諭

丹陽大京菴請

咄哉這僧有甚巴鼻大坐胡床全無義可談禪羅一不曾參論道道非所契以茫茫業識當參學眼睛以擾擾幻緣爲平生伎倆有三横孤舟泛青莎白水之上笑船子便棄運身有時發煨芋於寒灰冷火之中笑懶瓚不救殘涕千手大悲推不向前八臂那吒捺不入地盡指南閻浮提喚作西來祖意只如斯舉弄

爲人如何做得他徐十三郎之後裔 西来菴

後用二上人請

我不是渠渠不是我物外變通目前包裹閑

韓十三

雲居此幻住身狹路相逢來合火 咄咄咄我

我我是甚麼一天星月影團團萬疊湖山青

朶朶 雲居菴請

幻住不識實際實際却識幻住分明兩箇題

目究竟一般情緒昔年狹路相逢今日不勞

指註蘇州城裏月當秋天目山頭雲滿樹 實

際菴請

這漢懶入骨誓願不做佛寸心空牢牢長年

坐兀兀雲谷居士不識渠新興積慶濵西湖

準擬開門待知識要憑幻手聊相扶只將這

箇挂虛壁天目山深難辨的幻相何曾有住

時春滿六橋天地寂 積慶菴請

這箇面目有誰喜見依幻而住沒地頭舉措

全無巧方便拗曲作直遇貴即賤本中峯諸

將謂是如何入地獄如箭 喜見菴請

這軀殼難摸捺謂善何善道惡不惡突煩惱
根去菩提縛去笑靈山話曹溪指爭似渠儂
掉棒打水中捉當的諦都丁華梵何曾有兩
般烏巴刺室利丹青不用頻描貌卷向柴床
壁角頭片月流輝照山嶽 高昌顯月長老梵
名烏巴剌室利請

海會菴裏水雲如歸更著這漢意欲何為謂
辦道渾無孔竅謂結緣殺欠慈悲天目山冰
枯雪老慶元府雷動風飛兩頭坐斷渾無事

佇着人間十二時

咄遮頭陀也甚偉傑髮亂如雲脊硬如鐵問
渠佛法禪道便謂無可言說三十年天目山
有一句繫驢橛還會麼海底烏龜頭帶雪 日
本如偉禪人請

遮獃漢只好看殺有丰姿全無氣岸謂知道
不明本地風光謂會禪罔測古人公案最無
分曉處佛祖爪牙極有來由時鬼神茶飯從
來伎倆只如斯一字如何可加讚 普禪寺主請

太德庚子相見便是這箇至治辛酉請讃也
是這箇謂其無心兮吳松江水徹底深謂其
有形兮天目山雲忽飛過兎角主杖龜毛拂
竿木隨身翻成滯貨阿呵呵中峯元不是渠

儂只做此回重說破 理悟上人號無心請
幻住菴不記幾年天目山三千餘丈畫得像
鼻孔搭唇邊畫不像眉毛横眼上萬人海裏
化機行眞珠撒出紫羅帳頭陀苦行合如斯
狹路相逢肯多讓逢人便與麼展開要教他
識取描不成畫不就底無面目中峯大和尚
華助化主請
依幻而住三十載自賣由來還自買不知別
有何所長盡把虛空圓五彩江山圖畫新展
開全身半身俱絕待依稀只似本中峯彷彿
渾如滿覺海伊兮余兮休度量他家自有公
評在 智滿院主號覺海請
儞道渠是誰誰道渠是我萬古只如斯直下
是甚麼狹路相逢處以毒攻毒和光同塵時

無可不可便喚渠作幻住時如何溫州橘皮
不是火
幻在耳絕所聞幻在眼離所見全身半身日
面月面紹隆祖道無端教石女生兒射中鐵
牛特地用蓬蒿爲箭幸自少叢林孰謂多方
便秖將這箇錯流傳幻住家風其誰肯漢頭
頭物物皆成現
此是幻住眞是眞非幻住兩段文不同一句
無回互挂在水晶宮不勞重指註從來脩證

絕安排絕安排處全機露全機露也春風二
月百花香子規聲裏山無數 湖州楷禪人請
截斷紅塵石萬尋衝開碧落松千尺叢花朶
朶水泠泠楊柳一瓶甘露滴莫便是本中峯
麼不識不識
道是渠不是渠謂非渠非渠却是渠非神非鬼非
馬非驢指十方空爲幻住向一塵中結草廬
龜毛拂挂繩床角緣木何曾捉得魚
一峯居中富嫌千口少依幻而住貧恨一身

多阿呵呵好大哥不妨隨處薩婆訶 多禪人請
月在山頭分明不露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萬
里飛鴻蹅雪四方野鶴離羣本中峯面目易
辨幻住菴眞偽難分
淵默志言繩床兀坐喚作本中峯當面都蹉
過不蹉過丈二眉毛領下生笑倒東村王小
大 淵禪人請
中峯之中喚西作東白菴之白指南作北面
目現前有甚奇特眉毛鋒裏大江橫鼻孔尖
頭玄路奄三十年後忽展開笑倒東村王大
伯
水冷冷石齒齒淨瓶邊青松底這一箇便是
彌擬追尋千萬里朱選卿頗相委扯起寸毫
顛倒揮左右逢原妙無比低聲低聲本中峯
來也馬領驢腮没兩般笑破虛空平邊背
眼如泥彈丸面如憨布袋喚作幻住頭陀漆
桶元來不快撞見高平林且不存知解要覓
末後句低頭禮三拜自買依前還自賣

天目山心未志幻住菴話誰領要識渠儂行
藏良馬不待鞭影
我相是幻畫出充幻其不幻者如何加贊眉
毛罅裏劍光横廬陵米價齊霄漢觸著無明
劈面揮無了辨中教了辨莫便是爲人處麼
首座既相知也須擡眼看
堅密不動石柔和善順草又似海中巖澄湛
水環繞會合老幻相彼此無欠少只有一處
傳未真歲久年深當自曉

抱一爲天下式得一而萬事畢道人見處一
亦無眼睛本横兮鼻孔元直異路忽相逢同
途誰辨的雲龍風虎漢壇高圖畫展開明歷
歷
儞不識我喚馬喚牛無不可我不識儞十字
街頭白日鬼非儞非我空裏忽生花朵朵非
我非儞雲合雲兮水投水離此四路葛藤中
峯不在這裏鐵一飯與不濕羹枯來塞破虛
空蕭行人不識東隱菴都只來尋馬膝裏　東

隱接待菴請

形質既幻描寫亦幻所不幻者急著眼看是甚麼莫杜撰推不向前便是這漢既不曾讀孔仲尼之詩書又不解叅老楊岐之公案何緣人見每相憐多是五百生前燒牛糞香供養作鬼神芥飯常憶東西兩馬膝二月春風如錦爛　西隱接待菴請

無見頂相不用丹青與麼挂起一切現成儞豈不見僧問末山境山云不露頂如何是境中人山云非男女相盡謂末山一期勦絶古今之下幾多人路見不平弗煩妙筆從頭寫要見中峯眼上横　尼出白絹請師預賛

遮箇空皮袋開口便納敗有時強說禪無人不笑怪誓死深山皺菜根通人不用頻相愛　右雲南通講主請

韓十

無慧亦無福口裏水漉漉要開幻住法門且不愛人拘束海天萬里白雲横只此是渠真面目　雲南福講主請

寂而照鼻無兩竅照而寂家無四壁見得徹
處頷下眉長靠得穩時機前意的鐵如意擊
珊瑚枝秤鎚捏出黃金討匡床坐看北庭花
春風處處成狼藉　善達齋的理長老諱名悊
攷號照堂請賛
欠蹄不馬無角非牛聲穿兩耳色貫雙眸不
與人天共轍不希佛祖同儔生涯半箇矮屋
活計一葉扁舟見不見月澹遮山千尺霧識
非識風清幻海一浮漚虛空手動龜毛拂仁

壽菴中夜不收　遮山修上人請幻海讚
頭如木杓口似匾檐要識渠儂便是遮漢何
曾悟得佛祖心剛道十方都是幻幻不幻好
生剔起眉毛看
趙州無雲門普到渠面前都成荞鹵匡床坐
握如意柄眼裏何曾有个杏青山綠水自荘
荘春風吹入建寧府莫教錯認定盤星呼爲
幻住菴中主
不實尺璧不貴寸陰一塵絕待萬慮平沉是

渠非渠幻向外尋一樹幻花結幻果十分春色藹空林　空林果上人請

露腹袒胸指西話東毗耶室内相逢逸翁連忙認作本中峯何異濕紙包虚空阿呵呵㘞斗煎茶銚不同

天目山太湖水高不見頂深莫知底盡謂渠德之流行若置郵而傳命子細撿點將來每苔石上亂草窠伸脚元在縮脚裏　呉江意遠鋪信人請

何濃翁寫幻相盡謂逼眞子細看來頷下欠丈二眉毛腦後欠一點神色三十年後再相逢似與不似總奇特何以如此春風元不在花枝至體由來無揀擇

全身半身是幻非幻積菴居士剛要求贊與其壽泉菴圖畫展開何似天目山覿面一看　韓丁

莫便是本中峯麼山明水秀古杭州生遮一枚擔板漢

枯坐草窠了無向背心安未安道會不會天

目山三十年澄不清撓不濁幻住菴二六時推不前約不退憶著太原孚上座揚州聞角聲却笑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

公伯真我任幻遮箇面目如何毀讃太虛空壓碎上座驢鞍橋且非下顎大江日夕水東流海門潮拍西津岸影像昭章聲光蕩漾是甚麼急著眼看　盛伯真讃

遮漢沒意智開口要觸諱擡見松間隱人指出當生羅計第一無分做佛第二容身無地只好向深山窮谷中苦行數百生更待驢年蒙授記阿呵呵也甚奇異　日者松隱讃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九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善達　上進

題跋

跋慈受和尚般若心經註

黄面瞿曇向潔白地上抛撒不淨爲害滋多慈受菴主不善屏除益增狼藉舍利子在麼

韓十　　九

與我將糞箕掃帚來

題琇禪師代古塔主答寂音尊者書

寂音尊者力排古和上說法之誤其奮辭舞筆如醫者用峻劑以攻五臟之毒殆與元氣併將蕩滌石室老人痛指寂音公論之失其雄談博辯如百萬師揮戈伐國不問仁人必曰心要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應機隨器解其所縛去其所重多下病藥少不病藥縱横得要左右逢原其痛快直捷貫馬師一口吸盡西江細密操持重巖頭只守所閑德嶠於心無事其爲初機必使其真參實究廢寢忘餐雙泯愛憎兩忘身世機輪活脫不滯一隅挨轉面門一口咬斷返擲踞地豈容湊泊譬如不雲倏忽變化彌綸六合降注甘雨潤滋草木流布江河須焉開霽覓其本來了

不可得菲得法自在疇克爾耶一種是說法
之師雖臨濟德山亦將斂衽蓋嘗於般若種
智積刦熏鍊故獲如是圓轉無礙者也本伏
讀再過乃拜手書此以識之固不敢望師攢
點首於大寂定門期不孤其所教者矣

題東坡居士大悲閣記

大虛無相不拒諸相發揮古鏡絕形豈礙羣
形影現觀世音大士聞所聞盡覺所覺空神
廓大虛智懸古鏡對機應物千手異執千眼

欲使之血刃而後已審如是則安有古洪二
師之盛譽後喧轟於宇宙哉蓋各有所據而
然也後之讀其書者苟不具此正眼於是非
之外文宗其可憑乎

題圜悟和尚心要

少室不傳之妙就當人正體上舉揚無形段
可指無方隅可示無言說可詮無道理可陳
虛洞洞空牢牢絕毫芒離朕兆圓滿湛寂真
正妙明通貫十虛包含法界不可得有不可

得無空由之而空空不可混色依之而色色不可齊入凡夫之迷如水中鹽味同聖人之悟似色裏膠青雪山大沙門之智辯雖淵深廓徹廣大無涯當三百餘會之發義其詞藻袞袞放肆汪洋開合卷舒具大自在幽秘微密靡不揭揚獨於此事不能加一元字脚可謂極聖之大猷至神之玄府者也圜悟和尚得法於東山演祖其眼明其機活其意透其語圓不守一方便而開示參徒遂爲巨編目

齊觀特言其妙用之少分耳使具論其分身遍塵刹一塵爲一刹一刹現一身一身千手眼未易以數量知也極理言之非神通使然凡具知覺之性者靡不如是由迷妄所蔽而不自省也予讀東坡居士所作大悲閣記謂菩薩以無心故能普應羣機變通諸法洞無空礙似不知菩薩妙證圓通歸復自性慧光照徹如杲日輪雖千手眼同一手眼既不拘於一多又安可以心之有無議之也哉

題列子

列禦寇知榮辱之在天而不知其本乎一念知生死之由命而不知其根乎自心惟欲忘形骸虚物我一是非泯視聽任天真於智慮之表超情思於得失之源乃鼓舞於老氏絶聖棄智致虚守静之門與荘周相爲表裏因觀其著書八篇故筆以曉之惟同志者擇焉

題十牛圖

偶觀梁山石鼓倡和十牛圖頌于餘杭樓待

菴之壁自尋牛而至入鄽垂手一節一節似有程限而然思之古人立言固是一期方便殊不知賺累後學例皆尋尋覓覓做模打様曾未休息須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三世十方見聞知覺皆露地白牛之影子耳多少人認此影子以爲全牛彷彷彿彿不得受用矧乎又有向影子上覓影子敢保終其身不見全牛也必矣政與此歎忽規上人出紙求語故信筆以似之規曰敢問全牛今在何處余

於是投筆附夜航而之武林矣

跋天目禮禪師墨迹

天目和尚七歲時携籃侍母採桑次母戲之曰携籃者誰豁爾開悟今觀其餞侍僧省母有施爲動靜憑誰力之句大似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烏乎多見伊不自知其醜也

跋牛腰佛頌軸

佛身無爲遍在牛腰馬腹智體不動誰分蟻穴蜂房一切處示現受生一切處成等正覺紫金聚沉潜水牯赤肉團無位眞人從前諸欄已行即今面目現在本來無位次直下絶安排雖然卒處皆眞總是顯奇惑衆昔唐文宗愛食蛤蜊忽遇一蛤蜊砧析不壞尋而解開乃見觀音像於中顯現召惟政禪師問其事師曰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既已現身惟未聞其說法師曰陛下見此信耶不信耶帝曰爲敢不信

師曰說法已竟文宗大悅此語垂五百年矣
大德丁未杭之臨安縣里人買二牛腎剖其
一中得佛像一軀高寸許非金非石結跏趺
坐眉目可覩遂累石樹塔奉藏之若見若聞
咸生異信其廣長舌相流布法音霆震雷轟
卒未之已也公愁施君攜諸方頌軸訪予窮
山俾爲著語因筆前說以似之復爲說偈
無位真人赤肉團拈牛腰內總相瞞法雷震
地通身口若要親聞著眼觀

跋梁楷畫妙峯禪師四鬼夜移圖

昔南泉謂王老師脩行無力被鬼神覷破殊
不知鬼神不著便白日被王老師熱瞞相傳
妙峯善和尚住靈隱時爲四鬼所肩而出當
時頫遇妙峯若是王老師未免又作脩行無
力會也一種是瞞神嚇鬼顯異惑衆今日被
人描貌將來不知面皮厚多少

題十八尊者圍碁圖

俗諦是黑子真諦是白子十八界內奪角爭

先平地上逃他分段生死阿羅漢起直饒看得眼睛穿翻轉碁盤都不是

題羅漢揭厲圖

諸佛海衆生海閻前輩已嘗置之一毛腹中聲聞雖超越分段生死具跨虎縛龍之力而不能與境混融區區附形體與魚鱉蝦蟹浮沉於粘天鯨浪之間自謂神通不可及矣宜乎起黄檗有斫折其脛之怒雖然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跋及菴禪師設利頌軸

先師嘗誤中太仰老人之毒每於所剪之髮舍利粘綴如貫珠及菴和尚與先師同出其門而舍利迸于烈火嗚呼異端並起邪法難扶子於此不能無耻焉

題古畫像四首

寒拾謂豊干饒舌閭丘爲豊干熱瞞一種是鍼芥相投要且是仁義盡從貪愛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閭丘 太守 寒山 拾得

盡謂靈龍指洞賓之劍入地三尺殊不知性命已落神僊之手何則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呂巖禪師

鳥窠和尚謂白侍郎曰薪火交煎識性不停得非險乎白公微領其旨吁當時白公因欠箇末後句反累其師到今日措躬無地且末後句又作麽生 香山居士見鳥窠

居士嘗有偈云男不婚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今其夫妻子女坐立儼然且作麽生是無生話竹籬茅舍安無盡博飯栽田樂有餘 龐居士家居圖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

山三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

六

[illegible] 三三

A 00
6112

中峯廣錄 六

B 20000-4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一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山房夜話上

幻人僻居窮山忽隱者過門與對牀夜坐時山月吐輝窓白如晝隱者曰聞義學以禪定之禪配吾達磨單傳直指之禪以達磨曾有所謂胎息論遞相傳受而曲引第八識住胞胎時惟依一息而住故云胎息者以爲吾禪定亦依止一息而住今議者遂枝蔓其說雜

吾達磨爲二乘禪定之學何如幻曰彼非譏
也是不識達磨所指之禪也將謂離四禪入
定之外別無所謂禪殊不知達磨遠繼西天
二十七祖以如來圓極心宗之謂禪也此禪
含多名又名最上乘禪亦名第一義禪與二
乘外道四禪八定之禪實天淵之間也當知
是禪不依一切經法所詮不依一切修證所
得不依一切見聞所解不依一切門路所入
所以云教外別傳者也惟大心衆生夙熏佛

種不涉階梯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自此或獨
宿孤峯或入鄽垂手縱橫逆順道出常情語
默卷舒不存窠臼安有所謂禪定胎息之謂
乎蓋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凡六傳至能
大師師云說箇直指早是曲了也此說之下
豈容別有所謂語言文字而可傳受者耶世
有胎息論不知何等謬妄之人誣罔聖師而
作況是後之欲欺達磨者乃迹其說互相作
妄要知非欺達磨也乃所以欺自心也原夫

世尊四十九年説法寔哀憫衆生之自欺於
生死中妄自纏縛卒莫之已所以示其心法
欲其不自欺今反以其心法而自欺則何所
往而不自欺也
或問禪稱教外別傳果有別傳之理否每見
義學紛紛於此不能無議幻曰義學以分別
名相爲務而於此不能盡分別之理使盡究
其極則於別傳二字當一笑而釋矣何則夫
四宗共傳一佛之旨不可闕一也然佛以一
音演説法教中謂惟一佛乘無二無三安容
有四宗之別耶謂各擅專門之別非別一佛
乘也譬如四序成一歳之功而春夏秋冬之
令不容不別也其所不能別者一歳之功也
密宗春也天台賢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
宗秋也少林單傳之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
禪爲諸宗之別傳而不知諸宗亦禪之別傳
也會而歸之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濟之心
也教宗乃闡一佛大智開示之心也律宗乃

持一佛大行莊嚴之心也禪宗乃傳一佛大
覺圓滿之心也猶四序之不可混既不可混
非別而何或者謂彼三宗皆不言別傳惟禪
宗顯言別傳者何耶對曰理使然也諸宗皆
從門而後入由學而後成惟禪內不涉思惟
計度之情外不加學問修證之功窮劫迨今
不曾欠少擬心領荷早涉途程脫體承當翻
成鈍置誠別中之別也彼按圖索驥者焉足
以知之聞吾禪有教外別傳之說無怪其驚
且駭矣

或問永嘉以惺惺寂寂爲藥昏住亂想爲病
此說與達磨所傳之禪如何余曰永嘉集中
十篇不指所明修證之說大約取止觀法門
言則息念忘塵次則境智冥寂至於別立觀
心十門至玄至妙深達無生惟達磨只教人
直下明取自心此心既明如人到家自能隨
時作活更不廣引言教者良有以也其嘗引
神光處惟言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

乃可入道此外不聞別有言說但真實於自
心中有所契證者則知循階級歷涯岸與直
指之說大不侔矣豈惟永嘉然至若天台之

三觀賢首之四法界觀皆曲盡此心之至理
使過去諸佛再現世間演說心法遍知其無
有過於此者然不與達磨同者蓋即言教離
言教之別耳盡理言之如圓覺以三觀互分
為二十五輪及楞嚴以十八界七大性證為
二十五圓通豈止此二經但涉經教中所陳
修證法門亦皆不與達磨所傳直指之禪同
途共轍也何則使苟涉言教則不得為教外
別傳也或謂若然則達磨之禪與諸佛言教
異耶對曰我於佛祖之道覓同相尚不可得
而何異之可見耶爾不聞教中謂總持無文
字文字顯總持之說乎然總持無文字則達
磨契之而直指也文字顯總持則諸宗即之
而引導也且達磨之道異於諸宗者非其尚
異而私乎自己之胸臆也乃遠繼靈山最

後獨付大迦葉之心法也其獨付大迦葉之
道亦非靈山一人之私有者即盡法界衆生
共稟之靈心也故世尊與慈運悲垂教設化
之際曲徇衆生利鈍等差之根器其所謂大
小偏圓同異顯密之方便不容自已也
或問聞有言教與禪家直指之說同者如華
嚴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
悟如法華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
金剛般若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及是法平

等無有高下如圓覺謂知是空花即無輪轉
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如楞嚴謂根塵同源縛
脫無二及知見立知等以至諸經諸論中其
相似之語層見疊出亦豈待達磨直指而後
然耶幻曰予不云乎此文字顯總持者也苟
不曾向自心去真實契證一回徒説藥不瘳
病也若是真實有所契證之人豈惟大乘經
論之語能契達磨之禪但是麤言細語皆
風聲雨滴未有不與達磨所指之禪相契者

苟不能妙契自心於言象之外但將大乘經
論相似之語記憶在心古所謂依他作解障
自悟門又以金屑入眼爲喩甚明宜深思之
勿自惑也豈惟經教文字不同達磨所指之
理且如禪宗門下自二祖安心三祖懺罪南
嶽磨磚青原垂足至若擎叉輥毬用棒使喝
及一千七百則機緣莫不皆是八字打開兩
手分付直下更有何物爲間爲礙儞若不曾
向己躬下透脱得過擬將情意識領覽一箇

元字脚記憶在心是謂雜毒入心如油入麵
又云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
藥蓋知此事無人用心處無人著意處無人
指足處無人下手處直須親向自己躬下蹉
步一踏到底始解相應凡咳唾掉臂一一從
自己胷中流出如獅子兒不求伴侶始知前
面一千七百則皆脫空妄語狐涎雜毒焉肯
涉他毫髪惜乎聞有一等聰明之士不求自
悟日夕坐在雜毒坑中分向上向下全提半

提最初末後正按旁敲照用主賓縱奪死活
等曲搜旁注強立巧求安箇名字喚作宗門
關鍵眩惑後人更或揀辨言語區分機要謂
那箇尊宿語全提向上不帶枝葉謂那箇尊
宿語新奇巧妙淩爍古今那箇尊宿語是道
者禪乾嚗嚗地百般比況萬種搏量殊不知
前輩大達之士胸中七穿八穴無一物可守
臨機應物信手拈來初無揀擇直下如迅雷
掣電擬覓蹤由則劒去久矣又安肯局於見

量弄峻機裁巧語思欲鼓誘後昆得其宗尚
者哉且前輩尊宿應機垂示其語言有麁細
顯密廣略之不同途者蓋各各發自眞心初
無造作如洪鐘巨鼓隨叩而聲其聲之大小
清濁本乎一定之器或器之不逮苟欲微加
外助則失其本眞矣今之禪流將欲據大牀
揮麈尾首取諸家語要揀擇記持及漁獵百
氏之雜說以資談柄者是說禪之師也不惟
不能與人解粘去縛而亦自失本眞喪壞道

跟如此妄習生相趨尚既失祖庭之重望又安有所謂起叢林興法社之理哉原夫世尊出世達磨西來咸欲與盡大地人解粘去縛是儞最初不識好惡把自家一片本來清淨潔白田地妄以無邊聲色污染得無措足處及乎捨親割愛依師學道且前面之污染莫之洗滌而又添入如許多佛法知解使伊重失本心深可憐憫所以前輩唱導之師忍俊不禁出來吐一機垂一令如吹毛劍向伊重

處一截直欲斷其生死命根誠以眞慈痛憫而然豈圖門高戶峻以重後學之仰望邪蓋前輩大達之士最初皆是的的以己事未明跨山越海求人決擇忽撞著箇聲訛話頭透脫不去如吞栗棘蓬相似又如遇怨敵相似孜孜于懷經寒涉暑廢寢忘餐至於終身無斯須間斷決不肯容易覔人開示亦不肯向文字語言上尋討直欲待其眞機自發打破疑團而後已自有宗門以來凡有契有證者

莫不皆然所以一箇箇脚跟穩密等閑動步如獅子兒驚群動衆故宗門以此相因爲有做工夫之說焉

或問永明和尚作宗鏡録百卷廣引大乘經論之文配吾達磨直指之禪其志亦奇矣似亦不免閑鑿尋文解義之端乎幼曰不然達磨自至此土其直指之道六傳至曹溪溪又九傳至大法眼眼又二傳而至永明其間哲人偉士奇蹤異行雖後先錯出照映今古而

三藏學者不能無議於吾道由是永明和尚弘多生智慧辯才之力該羅經教述而辨之其縱横放肆左右逢原是謂即文字之總持門也俾三藏學者不敢置吾徒於佛海之外與明教和尚之輔教編精搜百氏博達群書伸釋氏之眞慈杜儒門之重嫉此二書乃佛祖之墻岸謂閑鑿尋文解義之端不可也苟無二師之眞誠玄解甚不可彷效而作也或謂永明和尚復出萬善同歸集與宗鏡之說

不同何著述之自反也余曰心乃萬善之本也宗鏡則卷萬善歸一心此集則散一心入萬善其卷舒開合未嘗不相通也蓋防禪者之未悟而畧萬行也亦止三藏學者議吾禪之不該萬行也故申而明之非苟然也古今天下之師捨求明其誰歟或謂禪家於萬行不可不脩邪余曰達磨門下只貴悟明自心此心既明於六度萬行無修與不修之過或修之則無能修所修之執或不修則無任情失念之差苟此心未了則修與不修俱名虛妄禪者宜以明心爲要萬行可以次之也

或問十地階級與禪如何幻曰聞十地乃具神通聖人約其所至之理而建立故古人謂十地如空中鳥跡凡大乘菩薩等靡不由之而不可以定執也達磨只論見性成佛自餘身土地位因果等俱畧而不言者蓋達磨之禪乃諸佛心宗獨爲圓頓上乘之機而設說箇成佛已背眞詮何則以正法眼藏觀無邊

衆生各各本來成佛又何待指其見性而後
成邪佛尚無可成何十地之復論哉
或問古者謂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傳大士謂
只遮語聲是莫離此外別有見性之理否或
無則學人便與麼負荷時如何約曰若使一
期說性則不妨徧將古人極理之談從頭說
一遍過其如轉說轉遠何蓋見性之理離言
說相離愚惟相離分別相離取捨相繫與大
用舉必全真爾擬存一毫知見則覿體相背

矣今之眼見耳聞孰不說箇見性被人問著
箇性便道無有不是者乃引教中謂諸法所
生惟心所現之說爲證好教爾知說也說得
是證也證得分曉只是要與之念念相應不
勝其遠矣何則蓋不曾從命根斷處能所盡
時覿體契悟得來音陰識依通爾凡說時有
箇性雖說得有箇性於正說時亦未嘗不迷
更莫說爾無明暗起邪妄橫生儼然與說時
似有兩箇欲望其念念相應其可得哉須知

真正又前尚不許說箇相應底道理矧乎不相應者哉當知此等異見之人有二十種過差一則自家發心學道時只要說得與道相通初無決定要洞明生死大事之正念第二是一等謬見之師畧不顧學者因地正不正惟見其稍負天資必欲巧施方便不待其做工夫守正念惟一味將箇即心是佛即色明心底相似話頭互相熟瞞只要控他箇入處只待其口開便了今之禪林相習成風正不知何所圖邪如圓覺楞嚴訶斥此等謬見於二十千年外蓋聖人預知末世衆生有此妄習故作如是曲申問答必使其知非而自改也柰何其不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惟務言通自以爲了忽然撞著箇眞正眼目人搖手向伊道三箇不是早是心中七上八下更若遭

弊一

其訶斥則怒氣不勝其高矣儞若眞實要與此事相應一回最先痛以眼見耳聞言妙語盡情掃去苟使其有絲髮凝滯于心中是

謂惡毒入心佛亦難救大抵學人固是被他
師家一時引入草窠裏亦是自家有所重於
解會而然爾若必欲要向生死岸頭做得主
宰設使釋迦彌勒將禪道佛法傾入爾肺肝
只把箇不從佗得底一句子照看自然惡心
嘔吐也爾豈肯受此惡毒以其無此正見所
以開眼受人埋沒爾若果然只要會禪不消
須刻間等閑說箇喻子便教爾將千七百則
葛藤一時穿過有甚麼難以其無益不如固

盡生不會底最親切此事若可以與你遞付
得則香嚴昔在潙山門下不用入南陽住菴
阿難於楞嚴會中不勞悲泣也爾莫說道和
會便是箇眞正悟明底人必欲要將箇悟處
來主張早是不相稱矣而況以心意識向相
似語言上妄自和會箇目前昭昭靈靈底浮
光幻影認爲主人公寶之於懷抱實迷中之
倍人也久之不悛遠招妄談般若之報百年
影謝噬臍何及哉昔忠國師謂近來南方佛

法大槩變了盡謂四大身中有箇神性不生不滅四大壞時此性不壞此等見解與西天外道等又如長沙和尚有學道之人不識眞

只爲從前認識神之語皆指今日妄認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者即楞嚴所謂棄却百千大海認一漚爲全潮者也更有一等儱侗眞如底便道盡十方世界是箇自己此性包虚空徧法界混古今融聖凡與森羅萬象無所間然遂引古人拈一莖草是丈六金身一毛端

上現寶王刹等語爲證爭柰說食不療飢說衣不治寒何也須是親曾與麼悟一回始得直饒儞親曾與麼悟了又要遇本色宗匠與你掃其所悟之跡不然則謂之見刺入心執藥成病此豈以言通意達而爲了哉蓋無量劫來生死根塵今日要與和盤翻轉又要儞與所翻之力頓忘功用豈小根淺器者所能擬哉此說實非鼓惑惟切於痛爲生死者以爲然自餘惟務說禪之士將反面而見嗤則

吾亦何敢辭

或有號西歸子者過門曰其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其透脫生死似易於參禪蓋遠承阿彌陀佛願力冥資故也爾參禪無把捉無聖力冥資苟非大根利器一聞千悟者難於趣入以故永明壽禪師有十人九蹉路之譏哂是何言歟審如是則淨土外別有禪耶使果有之則佛法二字自相矛盾安有會歸圓融之理哉爾不達善權方便局於己見誣謗先哲夫永明揀禪淨土爲四句乃曲徇機宜特方便抑揚耳蓋教中所謂於一乘道分別說三之意也如長蘆北磵真歇天目諸師作淨土章句皆寄談即心自性之禪初無異致間有指東都曦法師於定中見蓮花標圓照本禪師之名疑其單傳之師安得標名於此故往質之照曰雖在禪門亦以淨土兼修耳當時圓照謾展善權不孤來問豈真然耶昧者不達權變剛謂禪外別有淨土可歸及引永

明禪淨土四句爲口實不亦謬乎客避席曰
試請辨之幻曰淨土心也禪亦心也體一而
名二也迷者執其名以昧其體悟者達其體

以會其名豈特淨土然如教中謂知一切法
即心自性又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但
悟自心之禪即其三界萬法混入靈源舉必
全真初無揀擇既無東西兩土之殊安有淨
穢二邦之異促十萬億土於跬步寶池金地
寰區延一剎那須於永年翠竹黃花同

歸正受四大海目塵獨朗五須彌毫處處
分輝老達磨頻忘明月珠阿彌陀失却黃金
印禪門皆剩語淨土亦虛名名體見銷是非
情盡丈六身一莖草何劣何優三千界半點
塵孰多孰少是謂一味平等法門苟非真正
全身悟入安有解脫之理哉且參禪要了生
死念佛修淨土亦要了生死聖人設教雖千
塗萬轍一皆以決了生死爲究竟然破生死
根塵惟尚一門深入古人謂毫釐繫念三途

明禪淨土四句爲口實不亦謬乎客避席曰試請辨之幻曰淨土心也禪亦心也體一而名二也迷者執其名以昧其體悟者達其體以會其名豈特淨土然如教中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又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但悟自心之禪即其三千界萬法混入靈源舉必全眞初無揀擇既無東西兩土之殊安有淨穢二邦之異促十萬億土於跬步寶池金地充塞寰區延一刹那須於永年翠竹黄花同歸正受四大海目塵塵獨朗五須彌毫處處分輝老達磨頓忘明月珠阿彌陀失却黄金印禪門昔剩語淨土亦虛名名體見銷是非情盡丈六身一莖草何劣何優三千界半點塵孰多孰少是謂一味平等法門苟非眞正全身悟入安有解脫之理哉且參禪要了生死念佛修淨土亦要了生死聖人設教雖千塗萬轍一皆以决了生死爲究竟然破生死根塵惟尚一門深入古人謂毫釐繫念三途

業因瞥爾情生萬刦羈鎖兼修云乎哉或不如此談禪説淨土沸騰識浪鼓扇情塵卒未有已也余所以不能無辯

或問達磨始以單傳直指之道至十餘傳而分爲五家宗派者何也不可破裂達磨一家之説異而爲五耶儻不異則安有五家之説乎幻曰所云五家者乃五家其人非五家其道也爾不聞佛祖授受之旨目爲傳燈苟知傳燈之義則不疑其爲五也請以世燈言之

有龍燈焉有盞燈焉有琉璃燈焉有蠟燭燈焉有紙撚燈焉謂燈則一也而所附之器不同爾雖曰不同未有不能破生死長夜之幽暗者豈惟今之五家爲然昔達磨一燈凡四傳至大醫則有牛頭一宗五傳至大滿則有北秀一宗六傳至曹溪而下則青原南嶽荷澤此三人者便自不可得而混矣此勢使然也蓋各宗之下枝分派衍人物蕃昌乃不分而分矣今之謂五家者乃出自南嶽青原兩

派之下沿流至此五人不覺其各各如奔匯之水溢爲巨浸前波後浪各不相待而粘天沃日浩無邊涯是可以一目觀之哉乃不得不分焉或謂五家之分不止於人之盛就中各有宗旨不同幻曰非不同也特大同而小異爾云大同者同乎少室之一燈也云小異者乃語言機境之偶異爾如潙仰之謹嚴曹洞之細密臨濟之痛快雲門之高古法眼之簡明各出其天性而父子之間不失故步語言機境似相蹈習要皆不期然而然也使當時宗師苟欲尚異而自爲一家之傳則不勝其謬矣以若所爲豈堪傳佛祖照世之命燈乎今之禪流泥乎宗旨而起來截虛空之妄見互相短長余知五宗之師於大寂定中莫不掩鼻矣

或問佛祖機緣世稱公案者何耶幻曰公案乃喻乎公府之案牘也法之所在而王道之治亂實係焉公者乃聖賢一其轍天下同其

途之至理也案者乃記聖賢爲理之正文也
凡有天下者未嘗無公府有公府者未嘗無
案牘蓋欲取以爲法而斷天下之不正者也
公案行則理法用理法用則天下正天下正
則王道治矣夫佛祖機縁目之曰公案亦爾
蓋非一人之臆見乃會靈源契妙旨破生死
越情量與三世十方百千開士同稟之至理
也且不可以義解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文詮
不可以識度如塗毒鼓聞者皆喪如大火聚

嬰之則燎故靈山謂之別傳者傳此也少林
謂之直指者指此也自南北分宗五家列派
以來諸善知識操其所傳責其所指於賓扣
主應得牛還馬之頃麁言細語信口捷出如
迅雷不容掩耳如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
橛之類畧無義路與人穿鑿卽之如銀山鐵
壁之不可透惟明眼者能逆奪於語言文字
之表一唱一和如空中鳥跡水底月痕雖千
途萬轍放肆縱横皆不可得而擬議焉遠自

鷲嶺拈花迨于今日又豈止乎一千七百則而已哉無佗必待悟心之士取以為證據耳實不欲人益記持而資談柄也世稱長老者即叢林公府之長吏也其編燈集録者即記其激揚提唱之案牘也古人或匠徒之隙或掩關之暇時取以拈之判之頌之別之豈為炫耀見聞抗衡古德而然蓋痛思大法之將弊故曲施方便開鑿後昆之智眼欲俾其共證之爾言公者防其己解案者必期與佛祖

契同也然公案通則情識盡情識盡則生死空生死空則佛道治矣所云契同者乃佛祖大哀衆生自縛於生死情妄之域積劫迨今莫之自釋故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待其迷繩既釋安有言象之可復議乎且世之人有事不得其平者必求理於公府而吏曹則舉案牘以平之猶學者有所悟解不能自決乃質之於師則舉公案以決之夫公案即燭情識昏暗之慧炬也揭見聞翳膜之金篦

也斷生死命根之利斧也鑑聖凡面目之神鏡也祖意以之廓明佛心以之開顯其全超逈脫大達同證之要莫越於此所謂公案者惟識法者懼苟非其人詎可窺其彷彿也嗟世之迷妄者不考其源每以聰明之資廣尋博記顯援密傳惟務言通匪求心悟致使棒喝交馳之勝軌墮情想之稠林龍象蹴踏之靈蹤陷是非之深穽愛憎溢目取捨盈懷古人鴆毒藥之喩驗於斯矣叢林之昔莫有不本於此者嗚呼猶吏曹竊法以資天下之賄賂己私一勝欲望公道有治平之効其可得乎

或問祖師公案本於學者因疑致問而古人大寂滅心中如虛谷巨鼓隨扣而應特不過與人破疑情裂窠臼而已所以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蓋前輩旣爲人所師不得已而酬酢一言半句流落叢林後之承虛接響者目之爲公案乃本於此一箇道理今之

叢林商量大不如此乃以問佛問西來意之
一問一答如麻三斤乾屎橛須彌山莫妄想
之類喚作單提淺近者以勘婆話墮托鉢上
樹等爲向上全提者或以衆機緣列歸三玄
或以諸語言判入四句中間曲談巧辯網羅
千七百則公案各立異名互存高下不識古
人之意果爾否。幻曰祖師語言蓋出於太空
寂無爲心中信手拈來初無揀擇凡一拈一
放本於達磨單傳之旨口開見膽絕無覆藏

譬如月之在天其東行者視之則月與之俱
東西行者謂月與之俱西中閒不動者謂月
與之不動各執所見互有東西不動之殊而
滿月當空實未曾循其東西而依其不動者
也其泛說不同者蓋由未徹法源底耳所以
有循器定空之喩前輩明眼宗師舉似之須

或抑或揚又不可以此開口不在舌頭上之
吾爲證其有於一機一境上會得纔涉著總
奪逆順處罔知所措無從特悟理者未盡然

公案雖是一箇道理其差別處如人入海轉入轉深久之直到九淵之底驀忽回首一看則知未嘗別有海也苟不親到一回則實中之疑不約而自至矣。只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此箇公案雖不曾參禪者亦皆領會得遍及乎扣其極致則久參宿學亦少有不錯會者何則殆問伊喚甚麼作心早是路頭生也遮裏要指點得的當直須親曾違得在手反覆看一遍看教明明白白地

十字街頭撞着親爺相似自然舉起便會教也或有一等不曾做工夫不曾洞明心地不曾截得脚跟下生死大疑命根子斷惟以聰明之資向古今文字上將相似語言較量卜度會盡古今公案殊不知既不了生死返不如箇不會底最真雖曰不會忽然一日發疑信心真參實究却有箇悟明之時惟聰利而領會者不復生正信而頴悟也。近來叢林欲速於得人亦不待學者聰利師家把著手子

逐一句如教童蒙讀上大人相似欲其領會
共資玄化此無異吹網欲滿者本色道流既
不肯食此惡毒但遇著古今因緣都不要將
心解會只消舉起一箇頓在面前發起決要
了生死之正志壁立萬仞與之久遠參去驀
爾撞破疑團則百千萬則公案深與淺難與
易同與別一串穿過自然不著問人也如或
心眼未開不肯扣已而參必欲求人開示縱
使釋迦達磨披肝瀝膽以示之益障其心眼

耳思之思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一之中　弊二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山房夜話中

或問達磨西來門風險絶言前薦得已涉途轍程安有所謂做工夫況枯坐蒲團如守屍鬼且禪豈可以坐而得邪無乃辱累先宗者乎

余曰不辱累也爾蓋知此而不知彼也。如龍潭問天皇學人久依和尚不蒙開示心要皇白爾擎茶來我則擧手爾來問訊我則低頭

那裏不是與儞開示心要處渾遂領旨此箇公案以學者言之不勝快便以宗門言之又不止涉途程而已又如香嚴被潙山問父母未生已前事不能加對乃求潙山爲說山不允遂盡棄所習入南陽住菴久之忽以瓦礫擊竹有聲始能瞥地彼時雖不形做工夫之名其孜孜退守念茲在茲爲何所圖邪雖不能直下領畧而歷涉歲月方乃省悟其悟之之旨謂非達磨所傳之旨乎今之做工夫不

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眞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已來所習所重不下十二時中雖隨人舉箇話頭方上蒲團坐席未溫其昏沈散亂左右圍繞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難矣哉安有天生彌勒斯言盡之矣往往見無所成者不責已之不遠而返以佛法下衰叢林秋晩爲辭而言在處上無煆煉之師旁無策進之友況是湯火不便粥飯不齊規矩荒蕪境緣諠亂較

工夫由之而廢墜此說之行更無有學道之人不以此爲口實譬如農夫責水旱不時而廢耕耘則安有秋成之望哉但是學道人對違順境瞥生一念欲與之分別予知其纏縛萬刧生死之咎必基於此矣爾不聞雪嶺老沙門棄萬乘尊榮六年之間卧氷囓蘗忘形於凍餒之中乃有夜覩明星之悟自佛以降西天二十八祖皆巖棲穴處或混跡於差別門頭以眞心不泯實行無差皆克證已躬傳

佛心印及達磨東邁百丈未生牛頭横出一枝南北宗分兩派皆腰鎌荷鍤火種刀耕勢纍負舂鶉衣丐食鐵石身心氷霜懐抱以佛祖大事因緣一肩負荷了無畏怯蓋行處既親所到必的矣彼時安有五山十刹之廣居三玄五位之奇唱放收殺活之異作拈頌判别之殊音不加雕琢而玉本無瑕安用規模而踞元自正自百丈建叢林已來廣由大宅指顧如意其柰正因日墜謬妄日滋紀綱日

繁禮義曰削數百載前提唱之師如臨濟德
山雲門眞淨氣憤憤地怒罵諸方如婢女兵
奴視之蓋責其不體道本惟務言通互相欺
誑者也已而間有眼目定動之師喩諸方說
禪如葉公之龍趙昌之花然葉公趙昌已自
不眞剝乎復有效葉公趙昌者出烏焉成馬
之數正不在今日也由是觀之其眞參實悟
之士不惟鮮遇於今日在往昔亦未嘗多見
也無佗蓋生死情妄無明結習念念遷流間

不容髮苟不有入骨入髓痛爲生死之正念
提起話頭如遇怨敵便拌一生兩生與之抵
睚待其廓然開悟靡有不爲葉公趙昌之所
惑者或有引三祖謂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與
求嘉不除妄想不求眞之語相證云只遮箇
便是悟理何假一生兩生勞形苦志以爲得
邪此說之行搖動葉公趙昌之心卒莫之已
也殊不思求嘉有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
心意識之語痛指其不求正悟者妄將[illegible]意

識和會指似語言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念不
翅烏焉成馬也所以古人道叅須實叅悟須
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斯言盡之矣子固
非實悟者惟不敢輕蹈葉公趙昌之轍耳尋
常與人東語西話較量此事皆是自信法門
初非炫耀見聞要譽於人也人或見信余不
加喜或不見信亦何敢怒然信不信皆當人
之自心庸何喜怒爲哉惟同道乃知或若以
妄誕見識則吾亦何敢諱

或問叅禪不克開悟還有方便可使其開悟
否如或展轉不悟其生死無常大事向後之
又後世還有自了之理否曰快哉問此事
是當人己躬下事初不干第二人連累亦不
屬第二人排遣所以云迷是自迷悟須自悟
苟不自悟縱是釋迦達磨亦爲儞不得今時
師家多是不恭學者之不悟何所以巧設機
緣曲施方便以啓迪之而學者又不以生死
大事爲己重任惟欲速於會禪於是便尋佗

方便中蹲坐盡將古今公案一串穿却謂之
透關殊不知脚跟下一座生死牢關政好不
曾透得其所透者乃言說之關耳豈惟無益
返有害於己事也若是箇眞實爲生死大事
底好人縱是達磨大師出現世間把諸佛祖
玄要道理盡情放在伊八識田中也須和根
吐却何以如此蓋悟須自悟豈干佗人半錢
事若也終身不悟但只堅持正念生與同生
死與同死不必妄求一毫知解苟能如是操

守只隅得一生兩生不患其不悟明也或有
坐在靜默中於塵勞暫息之須忽於陰識中
遽省得箇相似底道理便乃依約爲是勾引
經教中語言證過含於心中不知此病是陰
識依通眞生死本非見性也堅執爲了不肯
求人決擇到處只要人把冬瓜印子與之印
過此何所圖哉又有一等妄認六塵緣影爲
自己主人公及引古人謂未了之人聽一言
只遮如今譚動口之語爲證大率条學不獲

正悟者不惟生死岸頭用不得即今白日青天大開兩眼遇聲遇色動輒生情起念不得自由人或非之則發起根本無明與之争執

弊二

此蓋狂人之所爲也又或有盡生學道無所悟入便乃不信尋而把箇學道之正念撃在無事甲中更不復起求開悟之心如此等人謂之失正念既失正念莫説後之又後世不能自了縱使徧歷塵沙盡未來際亦無自了一時警之良由不加耕耨而望其五穀自生

四

無是理也

或問盡世參禪不獲開悟有何果報幻曰一旱種不生麻麥草根不産松椿蓋參禪雖曰是無功用法門但恐其不眞參耳如求明和尚謂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永爲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皆誠言也世世之暫修片善尚獲勝利教中有聞五種名超刹寶施福豈事虛語哉良最初發心本期決了生死大事或三十

年二十年未即開悟不須別求方便但心不異緣意絕諸妄孜孜不捨只向所參話上立定脚頭只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誰管三生五生十世百世如不徹悟決定不休有此正因不患大事之不我明也故教中謂末世衆生能發一念不退轉心即同正覺斯言盡之矣今之學者反是於最初發心便自立脚不穩惟恐境緣倏變念慮俄興做主不牢流入異路以之念念馳求速期超越殊不知返

為此馳求之念所障把箇要了生死大事底正因妄自遮障又之不决忽爾遷變者有三或者勝心不捨頗負聰明矧乎師友之困其懵理惟尚言通不自覺知涉入知解以相似般若粘綴識田自謂了明莫知虛妄則其口出耳入之習紛紛皆是化權衰替鮮有不墮其轍者此其一也或者志氣狭劣識見淺陋每向工夫邊倚靠不穩將謂此無功用法門絕無靈驗惟限以十年二十年或不相應遂

變前因或以念佛爲徑路修行朝暮掐數珠
求淨業或以一代時教佛口所宣我既參禪
不靈未免循行數墨旋種善因自謂不爲虗
度或厭煩受用畏懼報緣自甘陸沈垢面草
衣負舂執爨苦其形體以資事行或密持呪
語或潛懺罪愆等皆是自違正信遠涉異端
此其二也或元無信種遇境興心三根椽下
坐席未温八識田中攀緣不斷一箇話頭咬
嚼未破百般情妄起滅無時不至三年五載

遂謂參禪不悟擊向無事甲中念念循塵心
心流浪甘赴死門未嘗返省者此其三也當
此叢林像季祖道荒涼參學道流苟不負決
定不退轉鐵石身心則於此三途不之此則
之彼既失自心之大志益增佛祖之深哀法
社凋零未有不本於此者殊不思參禪正信
是千生一遇百世一出儻不能一往直前以
期眞脫轉念之間白雲萬里欲望般若種智
復入于心猶敗穀之芽無復萌矣

或問古人今人參學用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幻曰古人學道未問道之得與不得脚未跨門首先將箇偸心一斬兩段更不復生今人純以偸心爲主此正今古之同異判然不相涉矣何謂生死有偸心是何謂涅槃盡偸心是請以喩言之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偸心是藥之所忌以佛祖言教治生死之大病此古今之同然者安有不治之理惟是藥有所忌古人純服藥今有不獲其神効

者今人方藥之未已而繼投之以忌不惟不治其病將見增益畏證使大醫王亦斂袵而退矣何謂偸心乃識情之異名也能刼奪自家無上法財故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且畧舉前輩數段因縁可爲今時龜鑑者只如六祖到黄梅但令槽廠去爲山在百丈會中充典座楊岐十餘年惟總院事演祖於海會充磨主雲峯之化縁雪竇之持淨慈明參汾陽惟戲笑譏訶黄龍扣慈明

或問古人今人參學用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幻曰古人學道未聞道之得與不得脚未跨門首先將箇偷心一斬兩段更不復生今人純以偷心爲主此正今古之同異判然不相涉矣何謂生死有偷心是何謂涅槃盡偷心是請以喻言之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偷心是藥之所忌以佛祖言教治生死之大病此古今之同然者安有不治之理惟是藥有所忌古人純服藥鮮有不獲其神効

者今人方藥之未已而繼投之以忌不惟不治其病將見增益異證使大醫王亦斂袵而退矣何謂偷心乃識情之異名也能刼奪自家無上法財故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且畧舉前輩數段因縁可爲今時龜鑑者只如六祖到黄梅但令槽廠去潙山在百丈會中充典座楊岐十餘年惟總院事演祖於海會充磨主雲峯之化縁雪竇之持淨慈明參汾陽惟戲笑譏訶黄龍扣慈明

惟遭詬罵中間差別之緣錯出違順之境横
生但是當人正因炳煥死盡偷心任其異境
紛如一一消歸至理又何所往而不與道相
遇哉今之人偷心不肯遽死者無佗蓋已事
之不眞切耳雖寄身於空寂之場而馳念於
取捨之域一種是作興保社較其優劣則天
冠地屨之不相侔矣何則如今人稍負天資
必欲遠附清名高攀勝軌凡猥屑等事終身
不顧安肯作磨主充典座乎凡住處雖安居

暇食尚不遂其所欲安肯入槽廠而爲化士
乎至若手横麈柄身坐猊牀正因益微偷心
愈熾欲其垂念後昆作清涼樹其可得哉用
是卜化權之盛衰今古之得失未有不係乎
偷心之有無也予於此不容不辯
或問偷心於聖凡有間耶無間耶予曰偷心
辯二　七
何物即如來妙明元心之至體耳以其求道
之志不眞不切爲諸妄所蔽轉爲偷心也猶
蠧生於禾害禾者蠧也亦猶火生於木燒木

者火也但求道之念眞切雖寢食於人不可一日無之事尚能廢忘何偷心之不泯哉譬如人之爲利養甘執賤役於人雖竟日奉勞苦而不生疲厭方一毫不盡其役則鞭笞罵辱應時交接皆所不憚何其忘羞惡之若是邪無佗蓋求利養之心眞切而致然也使其憚勞苦畏楚辱則失利養矣彼區區爲浮幻之利養而能忘極重之羞惡較吾儕之希求聖道而不肯死虛妄之偷心者何如哉然凡何異聖聖何異凡惟偷心而成異耳道人可不愼諸

或悶做工夫多爲昏沈散亂所障用盡神力屛打不去無乃根力有所不逮而使之然乎幻曰非也當知昏沈散亂全體是本地風光其實際理地中無二法也爾其不委且昏沈散亂初無自生亦無實體皆是自家一箇參禪底正念不眞不切上入來當知第一念不眞切即從第一念入第二念不眞切即從第

二念入乃至百千念眞切竟無所入或最後一念稍不眞切則便從最後入矣若使自最初一念眞切直至心花發明之際其眞切之心了不間斷則所謂昏沈散亂杳不知其蹤矣徃徃不責爲道之念不眞切而以昏沈散亂爲礙者是猶自處暗室而責己眼之不能洞視物象者無以異也且眞實做工夫之人面前見有昏沈散亂錯了也更起念要屏打箇昏沈散亂又錯了也然而屏打不去而生憂懼者更是錯了也設使屏打得箇昏沈散亂去底前淨躶躶地錯之又錯者也更有箇鹵莽之人見說昏沈散亂元是本地風光認以爲是終日與之輥作一團而不生分別者此又不勝其錯也或者見余連說許多錯字乃問如何用心即得於昏沈散亂上不錯去乃謂之曰苟有心可用則展轉成錯矣纔見有昏沈散亂凡用心不用心都是顚倒錯謬或謂遮箇向上話我初機學人不能得入幻

曰學道只要悟明自己眞實心地既悟得諦當佛與衆生同途共轍初無向上向下只爲祢不識昏沈散亂動遭其惑於是語言露布強爲指陳今則事不獲已索性將箇昏沈散亂根本盡情揭露去也儞無量劫來爲客塵煩惱染害太重是昏沈散亂之根本儞即今見色聞聲念念與諸緣作對其愛憎取捨之情起滅無定是昏沈散亂之根本儞最初一念要超生越死是昏沈散亂之根本要參禪學道是昏沈散亂之根本要成佛作祖是昏沈散亂之根本要希求無上大菩提趣向涅槃是昏沈散亂之根本乃至於世間出世間種種法中苟存毫髮念慮莫不皆是昏沈散亂之根本若根本既斷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中間欲覓一毫昏沈散亂了不可得於不可得處不惟無昏沈散亂至若眞如實際俱不可得而有也且聖凡迷悟之跡向甚處安著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或以學人觧有不背其初心者為問幻曰負所欠者其懷虚滿所期者其情逸此人之常理天下古今共之然懷可使之虚情不可使之逸也何則無邊聖道未有不由虚懷以納受之無窮結業未有不因逸情以滋聚之蓋心念無主染淨隨縁一刹那間變化萬狀不之道則之業不之悟則之迷曷有已也偶論及此忽有老比丘作而言曰憶昔在俗時能背誦法華經四巻自謂童齓方服之後必可通背其所未記之三巻豈期出家二十年不惟廢其未記之三巻其已誦之四巻亦皆忘失時聞者莫不掩鼻因謂衆曰當在家也以負出塵之所欠每虚其懷抱故能朝思暮想而受之巳而既滿出家之所期頓脱塵累閑情日逸曽不期忘而忘之矣原其所失與今之条學者無以異焉且四海無家一身萬里其所負之欠惟欲會禪而後已一旦遇毅壊之師巧設問端控其入草或將聰明之資和

會情識於語言文字上一印印住自謂滿所期矣殊不知閙情日逸妄見潛生則說時似悟對境還迷不惟不到古人大解脫之地求如前日負所欠而孜孜欲會之心亦茫然無有矣嗚呼聖賢之學豈止是哉蓋負所欠之懷不深而希所滿之期不遠也學者可不慎諸

或問悟心之後有履踐否幻曰此說難於措言也所云悟心者心不自心悟從何得悟既不立心亦無無心心無其心縱觀虛空萬象有無情等觀體混融欲覓一毫自佗彼此之相了不可得於不可得處無縛無脫不取不捨離妄離眞非迷非悟一念平等萬法皆如復有何事可言履踐哉或謂積劫無明微細染習尚留觀聽未即頓消不可無履踐也幻曰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若見有纖毫情習未盡即是悟心不圓而然也或心悟不圓須是掃其未圓之跡別立生涯以期大徹可也其或

謂悟心未盡以履踐盡之如抱薪救焚益其熾矣古人謂當以佛知見治之余不識佛知見爲何事或果與佛知見相應則治之之説亦贅且剩矣辯二曰若然則無履踐之説乎答曰茲不必預以有無履踐自惑于心請勤加鞭策到桶底子一回脱落其履踐之有無當有以默契于中矣

或問禪者有不斷惡不脩善不捨貪嗔癡不習戒定慧是謂一性平等之説有諸答曰此余平生深欲辯而未暇也今既有所問當要而言之夫達磨悟諸佛心宗不與外道二乗同轍惟一心法界中無佛無衆生至於生死涅槃皆名剩語又何惡可斷何善可修及捨貪等而習戒定耶今之學禪者於一心之要旨曽未悟入遠以此極理之談竊爲己見妄興狂解恣逐凡情破壞律儀自投籠檻是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若必欲要知斷惡修善之底蘊不必廣尋文義但只勤究自心究到

無可究處心眼洞開始知惡之可斷不可斷
善之可修不可修等當如啞子得夢所以極
理之談者謂惡與貪等皆是自心則自心無
可斷可捨之理所以云不必斷不必捨也○或
謂既曰不必斷與捨則行之可無礙乎○約曰
爾作是說誠佛祖之所哀矜而不已者謂惡
等皆是自心尚不許起心斷又焉得許伊起
心行之也○或曰今雖悟知惡貪等是自心既
不許斷又不許行其惡貪等必向何處安著

○約曰爾甚惑也當知一切惡業及貪嗔癡與
無明煩惱種種塵勞等俱無自性皆由迷自
心故依妄而有如水因寒結而為冰此心既
悟則諸妄乘其所悟而消如冰因慧日所照
復化為水既化水已今云冰復向何處安著
此寔迷中倍人也○或謂某人者已嘗有所悟
入而惡貪等對境遇緣亦猶自若此又何如
○約曰此有二種一者悟心未盡諸妄尚存苟
不進修則終歸顛倒一者悟心已圓洞視諸

法了如昨夢因示現世間行同事攝法似有惡貪等殊不知其眞心了然超越當知此行或力量不及者少加勉強俱不免過失矣

或曰人有已營萬善者與至道之體親乎疎耶幻曰道體本乎無爲善惡不可加損也原夫造惡根於迷妄聖人觀破迷妄之漸故使之爲善也善業勝而迷妄消迷妄消則惡自遣矣諸惡既遣萬善亦忘古人有善惡俱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之說謂心體者即至道之異名也苟遣惡而存善欲望吾至道之體不勝其邈矣試以喩明之人有惡厠屋之臭以香熏之莫若置身於無糞穢之地可也然厠屋喩惡也香熏喩善也無糞穢之地乃至道之體也人有畏幽室之暗則爇炬以燭之莫若處於大明之地可也暗室喩惡也爇炬喩善也大明之地即至道之體也復有懼冰雪之寒者必燔薪以解之莫若措躬於陽和之室可也冰寒喩惡也燔薪喩善也陽和之

室乃至道之體也然焚香有斷續熄有起滅燔薪有離在惟至道之體窮劫不變積世常存安有斷續起滅離在之謂哉修善之於合道也其親疎之理若是豈容不辯哉

或問善惡二言已嘗聞矣謂善惡之理世或未能辨有以鞭笞怒罵爲惡能忍是惡而不加報者爲善有以持刃殺人爲惡以順受其害而不形諸念慮者爲善有以淫蕩暴亂貪多務得爲惡以安寄靜默齋戒嚴持爲善者

曰斯說皆善惡之跡也謂理則未然也使盡言善惡之理無佗凡起念動心所欲之事無大小無優劣逼欲利人皆善也惟欲利己皆惡也事或可以利人雖怒罵譴斥皆善也事或可以利己雖安徐承順皆惡也故聖賢垂教立化汲汲於濟世而無寧息之暇者皆至善之心也惟衆人反是雖聖賢其衣冠文藻其言行苟不忘利人之心已不勝其惡矣況暴怒之氣搖動而不息者乎以若所爲而

望善之一言猶隣霄壤豈至道云乎哉
或問孔孟之書言王道極於仁義而已矣老莊之書言皇道極於無爲而已矣百氏之書雜入覇道極於功利而已矣吾佛之書單明性理謂諸法所生惟心所現極於一念不生而已矣似各擅一門而不能融會於大同之域果別無理乎或別有理乎幻曰謂無則局謂有則放聖道俱不取也其所取者貴在一門深入使之自悟悟後藩籬既決洞見三教聖人握手於言象之表而不有出世世間之間脱或未悟縱以四庫書漁獵于肺肝含吐於齒頬特不能脱多聞我見之誚如西天所謂聰明外道者是也故學者不求正悟而尚區區於文字之間者非愚而何今之稍負聰明者多不肯死心忘情以求正悟每取證於文字語言不惟無補於理而增長識情分別動違聖道如之何化權之不衰叢林之不替也

或問宗門中有碧巖集者乃圓悟住夾山時取雪竇頌古分綱列要言批句判擧揚細密開發詳明語其富麗則如揭開寶聚而明珠大貝委積横陳語其充溢則如掣斷禹門而逆浪回瀾掀昂起伏偉矣哉非得法自在者不可及矣奈何自開戸牖之士毎資此爲階級尋而妙喜知之恐學者流而忘返嘗入閩碎其板今書坊仍復刋行丁茲季運無乃益學者之穿鑿乎○曰非也無邊衆生各各脚跟下有一則現成公案靈山四十九年詮註不出達磨萬里西來指點不破至若德山臨濟摸索不着此又豈雪竇能頌而圜悟能判者哉縱使碧巖集有百千萬卷於佗現成公案上一何加損焉昔妙喜不窮此理而碎其板大似禁石女之勿生兒也今復刋此板之士將有意於擴擬石女之生兒乎益可笑也曰然則當人脚跟下見成公案了不與佛祖言教有交涉則當人何所考而證之乎○予曰

無所考也亦無所證也惟貴當人瞥爾廻光退步一踏與目前見聞覺知一翻翻轉則知風前瀑韻雨後溪聲無一字非頌也雷霆空山籟鳴清晝無一音非判也至若天高地厚夜暗晝明萬象森羅熾然常説是謂見成公案之碧巖集者也雖百千重賣圓悟亦當望崖斂衽於言象之表又安能置一元字脚於其間哉爾其未諳此旨彼之建化門中一成一壞一抑一揚特世相之常分耳爾謂碧

集必使學人穿鑿知解障自悟門逆推二十師之心恐不爾也如世尊以正法眼洞觀法界衆生各各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我當教以聖道令離諸著然佛豈不知聖道亦在衆生分上各各具足非可以語言教之者及乎應酬三百餘會差別之機則大小偏圓頓漸半滿之聲無日不出乎口而今古學者不達其語言方便指以爲實法各執所解異見紛然鼓舞於是非之場交

馳於能所之轍俾一大藏教去碧巖集亦不
相遠且聖教尚爾況佗文字乎雖然逮極究
言教之得失實在當人爲己事之真切不真
切耳或爲己事真切則知片言隻字果有超
越生死之驗如教中謂鵝王擇乳也或師資
之間誠有志於克明己事荷負宗乘決不肯
依文解義自能扣己而叅政不在碧巖集之
有無也何足議哉

或問諸方莫不以高峯和尚令人然指受戒
爲異者然乎否耶幻曰亦嘗親聞其異矣因
以異之之說扣之先師先師曰不異也彼不
識權變而然我稟不知達磨大師單傳直指
見性之旨文字尚不立何戒可受乎然達磨
不言戒者有二理存焉一觀宗二驗人觀宗
者達磨專以傳佛心印爲宗惟務單傳俾之
一超直入如來地不涉大小二乘階級其宗
旨如是言戒則背矣驗人者凡達磨門下皆
上根利器之士咸夙熏般若種智具最上乘

根性者不可渉入如此等人其於戒定慧之
學深熏熟煉政不待復令其受戒也故達磨
之時宜乎不言戒彼雖不言而亦未聞令人
故毀之也自達磨而下其具大乘根性者四

方入面雲興海湧古今沿襲而來亦皆畧而
不言戒者乃宗旨之當然也初未聞有不守
戒律而傳佛心宗者昔慈受和尚乃宗門碩
德毎於舉揚之次極讚人具受戒法眞歇和
尚建勸發菩提心會與四衆數宣此二師乃
權變之漸也昔湛堂準和尚叅梁山乘禪師
乘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堂捧手曰壇
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梨是戒耶乘乃
驚異堂曰雖然敢不受教遂詣康安律師受
具足戒從上宗門中言戒之事尤多不及繁
舉由此言之則受戒豈可謂之背少林宗旨
而爲異也所云權變者隨時適宜知有補於
理故不疑也思我初入衆時乃開慶景定間
如淨慈雙徑皆不下四五百衆其住持頭首

固不在言衆寮中間有一人半人飲酒雖室常飲而鄉人鄰單未嘗不以此謂之除飲之外佗事鮮有所聞今則自上至下蕩而忘返無所避忌昔佛說五戒爲白衣設比丘自有四分僧祇等律及三聚具足大戒且白衣之戒尚逸而況律儀乎潙山亦云止持作犯束斂初心然初心一步也傳佛心宗千里也未有一步不能行而能到千里者古人謂持戒學道是把本修行或根性遲鈍一生道眼不

明亦得戒力擁護道念念不忘失則來生易於成辦也如言教中以楞嚴圓覺二經是大乘圓頓之要詮請試檢閱其中未嘗不以戒爲要務故古者謂戒爲基址道爲屋廬二者若無一身安寄此余所以從權設變也復何異哉若以教人持戒爲異如百丈建立許多威儀禮法凡行住坐卧靡不周該而悉備較之達磨直指人心之旨得非異乎或謂自家衆以來其叢林禮法不可使一日無也殊不

知戒律乃叢林禮法之根本未有絕其源塞而枝葉自能存者嗟乎道體喪而戒力消戒力消則叢林之禮法失矣安得天下人心復存乎道我於今日而以戒示人者何異之有

此皆先師誠諦之語偶因所問不覺抒開布袋譊譊若此識者毋以我爲好辯云

或問佛菩薩皆具神通此神通還屬修證否

幼曰神通亦屬修證亦不屬修證也夫神通者是諸佛菩薩於久遠劫中純以四無量心六波羅蜜及種種善行之所熏習而然也言屬修證者苟不因如上種種熏習則不具也言不屬修證者當知佛菩薩所行諸波羅蜜及衆善功德等非爲求具神通而然乃其大悲熏心本己願行之當然者使佛菩薩苟有一念欲求神通則當頭被此一念障住縱盡修諸善行等皆成有漏之因安得具此自在解脫變化之神通耶或未曾契證諸佛心宗及種種無作願行而至自餘二乘小果及外

道等亦各有神通變化非神通也乃幻功變現皆有作思惟成就實顯異惑衆之生滅因也夫佛菩薩大悲熏心無作願力所現之神通殊勝與法性平等雖於一毛孔現出百千光明百千莊嚴具充塞法界隨其欲樂皆獲滿足而佛菩薩解脫心中不見有具是神通者亦不見有現是神通者亦不見有依是神通而獲受用滿足者何以知之蓋神通與法性平等然法性無一異自他能所分別之差

則知神通亦爾也或謂佛菩薩神通不可謂之全不屬修證若果不屬修證則凡夫緣何不有耶幻曰凡夫於法性之神通亦未嘗不具而凡夫及異類皆昧畧而不自知也但凡夫闕於無作願行諸波羅蜜所證之威德莊嚴之神通耳前不云乎佛菩薩以大悲熏心而然非爲求神通設也請以喩明之世有造十大惡業不思懺悔之衆生此人命終由業力故直入地獄受種種苦此人政當造業時

但爲迷妄入心恣情而作決不曾有一念謂我業熟時決入地獄也蓋地獄無自性亦無實法乃由自己妄業之所致爾當知佛菩薩解脫神通亦無自性亦無實法寔由戒定慧諸波羅蜜等成熟之所致爾復何疑哉

或問西天二十七祖皆有神通洎達磨亦有神通自達磨已降何以不具神通中間或聞一人半人亦不多見幻曰聞西天外道皆具有作思惟變化神力佛燈初傳將照明世間非具神通者不能攝彼外道蓋西天皆化佛化菩薩應身爲祖以傳命燈故達磨謂是觀音應身自達磨已降中間或有一人半人亦具神通者乃聖賢間世而起助揚宗教耳其不具者惟以悟佛心宗爲本蓋佛心宗乃百千三昧神通之正因也安有果報不自因而著者凡眞實悟心之士或偶生神異則當念遣除決不肯滯此爲奇也苟以爲奇則失本心矣且悟者尚爾況未悟耶今之學者不求

正悟而妄興一念神通三昧之心乃外道眷屬永背正因必矣或有人謂神通亦有傳受至東土恐致顯異之譏故不傳此說不惟自惑又且惑人豈至理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一之中　十八末　弊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　七

[illegible]五三

A 00
6112

R 20000-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一之下　弊三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山房夜話下

或者以所知爲問曰僕嘗積學半生凡佛祖言教漁獵殆盡每臨文對卷未嘗無所知獨不能剪情縛於見聞之初乾識浪於愛憎之表者何也幻曰子槩言所知而不能擇其至者有靈知焉有眞知焉有妄知焉夫靈知之謂道眞知之謂悟妄知之謂解言所知則亡

也謂靈謂眞謂妄則日刲相倍矣學者不黜其理泛於所知妄生執著引起是非不惟汩喪道源而亦沉埋自己如裴公謂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言靈知之知此知於聖凡迷悟無所間然心體本具了無加損者也如華嚴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佗悟如圓覺謂知是空華即無輪轉又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等此言眞知端從悟入苟非迷雲豁開斬絕見量不動神情

如久忘忽記當念解脫立處皆眞自餘決不可偶然也又圓覺謂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又云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等此皆痛指依通妄知之謂也其妄知者雖深窮至理洞徹性源使終日肆懸河之辯即其所辯而與之俱迷政不待辯後而迷也故迦文於雪山示其悟跡末後於百萬衆前拈一枝華顯其悟理已而諸祖門庭其設施雖萬不同皆近之如火聚觸之

如失阿聞之如雷霆飲之如蠱毒至君語默動靜了無縫罅與人作蹊徑者良有以也然宗門中尚不許向悟處埰跟乃非之爲法塵斥之爲見刺必欲其兩忘迷悟混入靈源而後已或未至此則以其所知動形諸妄如瞽者執炬而復晝行不惟無益於明使久不擲去將見火其所執之手矣予亦昧眞知者而不能逃妄知之責因其致問故說此以自警

或問塵勞二字世所共稱不識塵勞以何爲因以何爲義幻曰以迷妄爲因以染汚爲義謂迷妄者以迷自心故不達一切法無自性謂無自性者性本空寂無知見故以不達無自性而引起妄情認一切法爲實有既墮有海則其取舍順逆之念皆自我起順之則愛逆之則憎愛則取受憎則捨離展轉遷流順變生喜逆變生怒微細微細潛伏識田騰躍不定起滅無時徇情膠擾逐念紛飛染而不淨而四聖雖悟迷有間謂塵勞則等也[illegible]

則体來清淨眞實性中亘古迨今不容別有一法爲增爲減爲得爲失彌滿充塞周徧含攝廓徹靈明了無住相衆生未悟動逐境緣但涉所依皆塵勞相無問聖凡咸遭汚染矣夫塵勞者能傷戒體能濁定源能昏慧鏡能潤貪根能資恚燄能長癡雲能開惡道能閉善門能助業緣能消道力使盡說塵勞之過無有窮已今之學人槩言動作施爲皆是塵勞直欲置身於一物不侵之域或少事役其情微務干其慮謂消道力必欲掉臂徑去不肯回顧其志亦苦矣而返墮迷中之倍人不可與之論道也何則蓋不能返照塵勞所起乃根於迷妄非出於事務也若出於事務則飢不當食寒不當衣居不當屋廬行不當道路審如是則死無日矣其必當然則不思所食之穀出於耕鋤所掛之衣出於機杼所居之屋廬出於營繕所履之道路出於開闢使各各俱不涉事而歷務則資身之具何所從

而得耶復不思即今行道之身本來無有皆自父母養育之塵勞而生撫抱之塵勞而長又不思從上佛祖道大德備之人未有不食不衣不居不寢者以其廓悟圓滿清淨之自心充塞法界中不容佗一刹那間轉八萬塵勞爲八萬佛事故永嘉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安有了悟自心之外別見有一法爲塵勞耶是故華嚴會上諸善知識皆借此塵勞爲行菩薩道修菩薩行以至莊

嚴佛淨土之一種要門當知離塵勞無六度捨塵勞無四心虛塵勞無聖賢盡塵勞無解脱蓋塵勞是三世佛祖十方開士無邊善知識一切戒定慧恒沙善功德之胎孕苟不有塵勞則聖賢事業無出生之理嗟乎學者不了此義妄生忻厭無乃將塵勞去塵勞轉增迷悶而已聖人哀之故楞嚴有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斯言豈欺人哉實得人人於此遠契聖心即塵勞爲妙用者

哉使以百辛功行欲洗滌塵勞聖人尚訶之爲妄作然洗滌塵勞尚遭訶斥矧乎心塵雍塞不求正悟遠以一切無礙而爲口實者非欺罔自心而何

或問子之道譽頗爲人所喜胡不徇時緣坐一刹隨力闡化以張佛祖建立之心且静退小節苟執之不返其能免爲法中之罪人耶

幻曰自嬰不虞之譽日聞斯言欲所以無遁於此心者有解焉使其果有爲人之道撥全高蹈固守而不爲則法中罪人無可逃者使其實無爲人之道乃欲乘時網名背理而強爲之不識罪人之名可免乎不可免乎或不可免則較之固守不爲之罪亦倍矣頗知此理故不敢冒爲也嘗默究之住持之要有三種力庶幾無敢事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力體也緣力智力用也有其體而缺其用者可爲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其道體既虧縱有百千神異苟欲資之益不相稱雖

縁智奚爲哉或體用併鈌冒焉爲之使無因
果固不足論使有因果寧不慊然于中乎余
於佛祖之道鈌於悟證尋常形之語言毫楮
者特信解耳思古人得旨後復不懼危亡三
二十年置身爐鞴之側尚欲屏其悟跡蕩其
證理然後入真入俗不見一法當情則其通
身如利劔如古鏡無停機無剩語儼臨千羣
萬衆之上不知爲尊不知爲榮具如是體哉
或遺之夫推出庶幾無忝斯豈情見未脱者

所能假借耶原夫悟證之跡或未盡洗則其
能所之見動輙紛然謂能所者皆情見也且
悟證之跡尚不容存於心何況信解純是情
見其於至道之體愈親而愈疎益近而益遠
且自未能會乎道安有能使人會道之理哉
以此癡之不能自遣故不敢妄尸大牀稱弘
道之師也客曰審如是說古今列刹相望其
握麈柄者代不乏人豈皆其不失其體用者
乎幻曰予問置詳爾不聞各各三昧各各一不

知既不之知欲竊議其可否無乃益子之過耶客於是相視一笑

或問僕半生跡寄空寂之場而情馳聲利之域方責造物之不我助偶有以住持之名見任喜而從之自負此名字而來返不若未負之爲安也何則百務之通塞羣情之喜慍咸萃於吾方寸或少有不周於思慮則禍辱不旋踵而集豈從上佛祖果如是耶幻曰爾不思受名之初乃受責之始也天下之名未嘗孤起而忽生蓋由實而致名名之與實猶影之隨形也猶衣之出於帛縷也猶飯之本乎米粟也所云責者求實之謂也如稱影之名必求其形之實言衣食之名必求其粟帛之實當其初負住持之名必先自責其持住正因令法久住之實有無也苟無其實耶不異離形而論影捨粟帛而議衣食言說愈多而實效愈遠矣心機愈密而大用愈乖矣攀緣愈熾而正因愈廢矣使亟棄之猶有可禦之

方或流而忘返則不至泥犂不已也且名者何物也而競尚之蓋非尚名也乃所以有我也以有我故而生愛見愛見莫甚於名故名於五欲居其一也欲潛乎心隱微難見還緣而動萬夫莫能敵千聖莫能制雖斧鉞在前鼎鑊在後將不暇顧又何畏夫因果哉然名之至美者聖賢也道德也其次則功利也又其次則技能也由是欺聖賢以網之駕道德以要之專技能以奪之竊功利以據之美名

根於心妄識馳於念至若舉措言動惟名是務至於論其名之實則掉頭弗之顧也雖營營終日遑知其何所為而不敗哉間有報緣適爾偶中所求使美名加於百世而不衰一旦報緣忽盡即前日之名乃今日之辱也名愈多而辱愈甚故知罔實之名乃取敗取辱之具也原夫聖人洞窺理底存實于中惟恐斯須或忘之也是故於無量劫專求至道乃破生死魔而返靈源之實也精修六度普運

四心乃興大慈大悲之實也三百餘會半滿偏圓乃觀根應病利生接物之實也末後手拈一花衣付飲光乃以心印心以器傳器之實也至若百千勝行恒沙功德靡有一法不自實際理地中流出是謂純一眞實無所爲於内無所慕於外無所矜於已無所待於人惟勇徤不息履實踐眞之正念爲當然也以其誠實之行具足圓滿則調御師天人尊優曇華光明藏種種嘉號種種美名曾不約而至矣使聖人瞥興一毫念慮有所慕眞名於外繼滿百千萬億恒沙數劫堅脩眾善不惟美名之不遂將見遂妄之譏不可逃也古人惟患實之不存不患名之不至蓋知實乃名之招也故天下古今未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所云住持之實何實也遠禀先佛之教體近持諸祖之化權内存自己之眞誠外起人天之傾信不以賢而使進之不以愚而使退之不以順而愛不以逆而憎以平等慈

與物無間皆所謂代佛揚化據位稱師之實也苟力有所不逮當退而養之晦而藏之決不可苟也或欲假一毫方便以資其實猶爝光之助太陽也聖人惟知實之可踐踐實之外復何念於名耶譬如積聚粟帛之多則衣食之名曾不待求而自至矣自有叢林已來其住持之美名若懸的也其抱聰俊負才能者咸以筆舌辯利之矢得而射之或不顧其實皆自中其矢耳豈能中夫的哉然化門之翕張法道之隆替名乎實乎蓋不能外於此矣

或有以進退爲問幻曰寄西大浮囊於三界海中眇若大倉之一粟其驟進勇退雖日千萬里何利害云乎哉良由人情好惡不等進亦是非退亦是非人不能遠鑑至理動爲是非所惑一進一退惟任妄情卒無所主聖賢獨不然其進必以道則思所以濟人其退必以道則思所以補過其於進退之頃雖百折

挫而浩然無憂輟之卒無所主者何如哉其或于榮冒寵孳孳為一己之謀者進則與業會退則為情轉是非之跡動輙紛然因果之招凜然莫隱道人於進退寧容無擇焉

或問公與私對私則喻矣公之為義何如幻曰我何人也輙敢妄議之竊嘗聞之古人謂公之一言乃佛祖聖賢之本心也至大至明凜乎獨立而天地莫能掩鬼神莫能窺也據而辨之有至公焉有大公焉有小公焉至公者道也大公者教也小公者物務也昔迦文老人夜覩明星唱言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於此發明聖凡同稟其靈俾傳之無窮乃至公之道浚源於此也已而三百餘會隨機任器設教殊塗文字語言浩如山海乃大公之教張本於此也及其化被五天光流震旦僧園資具徧在寰區此小公物務之所從生也非道無以發其教非教無以任其物務非物務無以暢其道是三者更相成而互

相資蓋均岀乎佛祖聖賢本心之公也且天普覆而地普擎海普涵而春普育亦已至矣未若吾公之普又至也何則語其道則圓裹三界洞貫十虛無一含靈而不與同證者也語其教則三乘十地之階梯萬行六度之品級大張宏設不使一衆生不得其門而入也語其物務則崇門大殿之開闢廣堂密室之容受雖一飯亦必考鐘伐鼓以警其幽顯俾之均沾而悉被也人之所以不至佛祖聖賢

之域者蓋不存乎公也苟不存乎公靜則蘊乎憂思動則涉乎禍辱窮則滯於下愚達則長其罪惡已而三塗六趣纏縛萬生卒未有自釋之理良由此心之不存乎公也如離婁困蹐於暗室之底負千里神光不能睹其分寸是以聖人教化不得不啓之也故安樂人之所趨而不知致安樂者公也福慧人之所尚而不知資福慧者公也聖賢人之所仰而不知達聖賢者公也佛祖人之所親而不知

契佛祖者亦公也公也者與本心而無一毫少間也以故聖人指至公之道以明其心設大公之教以照其心任小公之物務以正其心惟心與公異名而同體者也然公之爲理不可苟也不可强也無作爲也離種種情僞是一直之道也惟至眞至實之心能爲之少涉念慮則不公矣故聖賢操之履之趨之向之未嘗違越其絲髮凡縱心舉念不假思惟渾然至公不欺昭顯而顯矣毋之罔其公者

非罔其公乃自欺其心爾苟知心之不可欺自然動則與公合其明靜則與公合其照以至通教道而持物務舉不失其公矣所云公者人或終身無所知而昧之則亦無如之何也間有知之而故背之返張至公之道以網其名假大公之教以濫其位竊小公之物務以濟其欲深沉重滿而罔思所以効之者又不止於自欺也。昔朝有欲改某寺爲禽一僧力拒不從因聞于王王援劍與使者曰今再

拒則斬之如不畏死則與免尋而使者諭旨僧笑而引頸曰爲佛法死死實甘餂之彼當引頸之際了無畏怯豈苟而強之也蓋一出於眞誠推原其心豈直爲僧園物務之小公深有意於教道者也隋大守堯君素下令以諸僧登城固守敢諫者斬時有沙門道遜歷階披陳而拒之君素直視遜曰此僧膽氣如是壯耶遂免此爲大公之教遽抵鋒冒刃不懼死亡又豈苟而強之也東山演祖書略曰今夏諸莊早損我總不憂室中擧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誠可憂原其所志於至公之道拳拳冀戴不敢斯須忽忘之也然諸莊早損而言不憂者非不憂也以物務之小者較之於至道則物務可略其憂也借園物務本於興教傳道而建立使教之不振道之不傳雖飛樓湧殿餘金剩粟充塞大千不惟無補於公適足以爲教道之累也公之存亡係於法道之隆替可不愼乎可不愼乎

或有以威爲問幼曰威之於天下有二所謂二者有道德之威有權勢之威道德之威出於天權勢之威出於人出於天者服其心出於人者服其形耳然服其心之威不特威之闈內使風行萬里之外亦威之又不止威之於今日將聲傳百世之下亦威之矣何以知其然知古之道德渾全者令人挹其遺風仰其餘烈莫不意消心醉而況承顏接辭於當日而不畏敬者乎彼服人心之威一出於至誠蓋自然之理不容毫髮念慮加於其間也夫道德之威人心感服固無疑矣使聖賢若擅其道德而必於服人則人豈服之哉且道德之美聖賢尚不得專擅以服人而世之昧者捨道德而附權勢自不知其危猶謷謷終自光人之不我服何其謬哉然權勢之威縱能服人之形亦須刻耳反面則不威矣其能威之於身後耶不特不能威之於身後人將結恨於懷欲追其威服之跡以報之則其爲

禍未易量也故知前日之威鮮有不爲後日之禍幸吾儕遠禀四無量心之大訓於西域聖人之後威權之柄宜終身不預焉或曰聞規正天下之心莫善於賞罰匪恩莫賞匪威莫罰子於世道固遠矣其僧園資具或任人之不職欲不威之可乎○幻曰昭昭因果實臨爾躬聖賢垂範誰敢易也使威之而不悛將如之何當歸求其道德可也未見道德在躬至誠浹洽於内外而人不之信從也安用威爲且海内之威無日不在而肆暴習惡者覆之少長豈其威果不及之耶苟道德之不充而靡思退養惟務持威柄以臨人者不禍於今將引其禍於身後者必矣闡者畏之

○或問吾法賴外護然後可行乃有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之說○幻曰事說則可也理說則未

知其可何則隋珠絶類人將志重溟之險以求之六璧無瑕世將輕連城之價以易之理匪然也使吾衣底之珠不具懷中之玉掊然

雖卑言屈體俾近於人則人猶遠之又安肯輕連城以易之忘重溟以求之者乎故佛祖以道德自任夷險一致身世兩忘者何意於求外護也以道德不能自掩則王臣乃傾誠以待之世之昧者不顧己之道德爲如何必欲干榮冒寵奔走權門而稱外護或一不遂所欲則怨嗟之聲形於言鬱勃之氣浮於貌不至禍辱不已也豈抱道之器合如是哉

或問僧園物務有所對願而志身補之可乎

幻曰有藥必聚於良醫之門無貨不投於居商之肆猗將茂而鳥集池既成而月來昔雪山大沙門棄萬乘尊榮受六年飢凍視大千世界不翅一漚之輕曾何有爲於世耶及萬德功圓之日則衆寶樓閣諸莊嚴具周匝圍繞雖滅度二千年遺風餘烈充塞海宇是謂出乎爾者返乎爾者也聞菩薩成就世間或不具是不責彼之不我助惟精修六度廣布四心從機圓熟而諸施者持以奉獻或蒙領

納則踴躍歡喜自利利他均名解脫是僧伽藍成就福田者也今之茲務於所爲賡勤皆至理惟務惡求如片地之不獲或多財以壓之或重勢以臨之或搆罪以恐之或挾術以勝之雖成就於一時皆煩惱業根豈福田利益者哉競以千年常住一朝僧之說爲張本殊不思千年常住苟非定慧資熏自他兼利必何所從而得耶或罔其所自是猶捨池而招明月棄樹以集衆鳥理豈然哉理豈然哉

或問說法之儀式必須雨花堂須彌座爲然乎否耶。曰謂儀式則然也謂說法則豈其然哉夫法無定相說亦無定相其揮白塵拂播搖唇吻者事相之說也。如吾佛不起菩提座不出那伽定不動廣長舌不見一法相而熾然常說又豈待四十九年三百餘會爲說耶。如諸菩薩能捨難捨以布施爲說法能持難持以戒律爲說法能受難受以忍辱爲說法乃至修六波羅蜜四無量心皆說法也如

觀世音三十二應處至若天龍鬼神人非人等即其所現是說法時更不待別有所言也如從上諸祖之擎叉輥毬提油舞笏隔江招手立雪安心竪空拳於葦蘆疊雙趺於巖穴撼木鐸於紫陌紅塵之際放絲綸於白蘋黃葦之濱打地叩舷張弓面壁孤峯獨宿狹路相逢得牛還馬而道出平常喚甕作鐘而意居言外千途萬轍王振金聲豈必皆雨花堂須彌座爲然也必同乎道雖形影相弔於巖穴草萊之下未嘗不是儼臨大衆播揚宗教之時苟不同乎道雖榮拔上服尊據大床闊若雲興酬如瓶瀉口舌相勝惟益高心媚悅世情鉤引時習謂之說法利生代佛揚化其非予所知也

或問古人得旨之後或孤峯獨宿或垂手入鄽或兼擅化權或單提正令或子籌盈堂或不遇一人或泯絕無聞或聲喧宇宙或親嬰世難或身淪沉痾雖同趨少室之門而各蹈

世間之路者何也。約曰。言乎同者。同悟達磨直指之眞實自心也。言乎異者。異於各稟三世之虛幻緣業也。以報緣觀之。非樂寂而孤峯獨宿也。非愛鬧而入鄽垂手也。擅化權而非涉異也。提正令而非專門也。雖弟子滿門非苟合也。雖形影相弔非絕物也。其畢世無聞非尚隱也。其聲喧宇宙非搆顯也。至若榮枯禍福一本乎報緣。以金剛正眼視之。特不翅飛埃之過目耳。安能動其愛憎取捨之念

哉。所以龍門謂報緣虛幻。豈可強爲。演祖謂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苟不有至理鑑之則不能無惑於世相之浮沉也。

或問。據師位者。代佛揚化。本於得人。以續慧命。今五宗之顯。惟濟北而下。血脈不斷。餘皆絕嗣者。豈授受之際。失於囑累耶。抑稟緣之

使然耶。約曰。聖人之道。雖隱顯隨時。亦由定分耳。其時代之延促。人物之盛衰。化權之隆替。雖一毫不能加損於其間。昔吾祖未離西

乾已受般若多羅讖此其可驗矣當青原
南嶽未著之時其五家已有定分矣當五家
方盛之須其脩短之數安得無定分焉特彼
此昧畧而不自知也或謂臨濟道出常情爲
人痛切機圓語活其煆煉人物速如反掌以
故家聲久遠不墜自餘反是宜乎不來於世
也此說不惟誣謗先哲臆斷是非亦乃昧天
理之甚者然近代之據師位者不思等忘垂
化令法久住往往急於求嗣效閭巷庸俗之

所爲以勢利相傾名位相誘物欲相勝情妄
相欺似此雖數千百傳繩繩不墜何有益於
理哉豈惟無益實害之至也故月堂有日中
灌瓜之喩石室有鑚脈揷羽之譏具在典章
不知何所圖而弗之顧也。如古之雲門得法
於陳尊宿而宿使其終嗣雪峯叢林追仝尊
之又如慈受謁佛鑑於蔣山室中有奇遇欲
易其所嗣鑑終却之叢林尤歸美焉但恐我
之道不能廣被於人使異其所嗣亦何憾焉

譬如分東家之燈而照西室但取其破幽燭暗爲美又安庸責彼昧吾燈之自來也耶

或問楞嚴經云我滅度後菩薩阿羅漢於末法中現種種形與其同事終不自言我眞菩薩眞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末學唯除命終陰有遺付覩今之據師位者於人天前稱說悟由或學者之未信則俾之以誓似違古佛之誠言增後人之妄習莫知其可否幻曰此說其來有漸矣如五燈編諸祖之本傳必先載其領悟之緣當其悟之之頃如父忘忽記如啞子得夢惟已自知非第二人境界是謂自證三昧使其絶口不言安有閙野鴨吹布毛見桃花聞畫角之說乎蓋此說之露亦有由也或因師詰問或遇事指陳或末後表證無偏或當時遮掩不及惡聲流布豈得已哉

其中亦多有不形所悟者既預祖燈寧無證據蓋覆藏深密不欲顯露而然也其眞有所得者雖未嘗以悟之一言掛之唇齒其如山

含玉而草木華滋淵抱珠而波瀾澄瑩自然之理也本色宗匠但據己所得與人決擇政不必引己悟因以求其信亦不必生心動念巧設機緣移換當人折困來學但一一隨力展布學者或不加信惟任之而已苟綴生滅則失正受也審如是則悟之之理其可秘乎其可泄乎

或問禪者臨終坐脫或不能者不知乎昔以何所守而然紛曰無所守也此多係緣業不可苟也夫悟心之士情消境寂見謝執忘初不以此爲介其或臨終不嬰疾苦及諸障難則了了分明超然獨脫因行掉臂復何爲哉且世有不學道修行之人亦間有坐脫者乃至傾動敬心光揚末後此非報緣而何凡學道之士不力窮心要顛思末後不能獨脫恐人議誚而孜孜以此爲重者則有一種外魔乘其所重而入令汝預知時節作種種奇特殊不知爲魔所著流入三途何益於理間有

眞實悟心之士臨終或中毒或遇難或久嬰
異疾至若四體莫支一語莫吐而其平昔道
力不能奪者但只堅持正念以待其盡未嘗
不與至理契合也臨此之際或自照世間不
破或爲生人以言激忤或強生一念欲如之
若何則利害不小也。宗門中有尊宿指期坐
脫體香襲人飛走哀鳴草木衰落火光散彩
舍利流輝至若種種神異不測之事聳動四
衆者此皆世世生生住善知識位中以定慧

資熏其勝因不昧感斯異報亦非尊宿著意
而然或地位中菩薩來度化權現斯勝相非
一生參學能如是也係乎報緣之說盡矣
或問諸方說法無義路與人尋討乃活語也
子所說者皆實法繫人無乃死語乎。余曰爾
擬於諸方活語中活而不肯向死語中死其
亦後矣爾如肯向死語下死去久之死中忽
自活將見不勝其活矣。夜話至此林雞忽鳴
東方漸白余乃聽去客亦忘言少須睡覺思

終夜所談竟不記一字偶童子汲之毫楮出
以示余因怒而麾之曰余無是語此所謂叢
林粥飯氣也宜屏諸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一之下　弊三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二之上　弊四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信心銘闢義解上

聞夫少林不立文字直指之道方二傳而至璨大師師作信心銘五百八十四字得非逺變乃祖之風而爲文字流布耶或謂不然是欲顯示其直指之道俾後之學者具正信而破邪惑也謂信者何信其廣大心體與諸佛平等無間必欲其自信而入

不假修證一入信位決定不退轉也故此銘與不立文字之說並驅於千古之下而不相悖者益信大師立言之至荷法之誠也嗟今學者膠於義解不能廓悟神心洞見源底以資正信返以是銘為引證談柄之張本其金屑入眼之喻不能無及於吾大師也余因繫影于舟凡兩句下申之以語偈不敢炫耀見聞仰攀勝軌誠欲闡義解顯正悟曉同志勵自己也其有傍不甘者則余罪過當何以釋諸故以信心銘闢義解摽其名焉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神光烜赫萬靈罔測踞羣象之深淵啓重玄之大宅臨濟用金剛王發雷轟霆震之令望影尤難德山遣木上座奮風馳電走之威追蹤莫及陶形鑄象不居其有功負海擎山似覺其無力黄面漢四十九年有手只好拏空白拈賊千七百箇有口惟堪

掛甕最見成難委悉擬向當陽指似伊早是門前起荊棘

祖師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義解者謂此兩句乃一篇之要綱一銘之本旨然信之一言全該悟證非信行之信也如法華之諸子於會權入實之際作信解品以述其懷吾祖目之曰至道唯佛證之曰菩提衆生昧之曰無明教中彰之爲本覺皆一心之異名也至若徧該名相涉入色空異轍殊途千條萬目豈乖優劣靡隔悟迷莫不由斯而著如趙州之栢樹子楊岐之金剛圈密菴之破沙盆東山之鐵酸餡異端並起邪法難扶則知至道之話行矣該通事理融貫古今說箇無難早成剩語然聖凡染淨極目全真揀擇情生逈乖至體是謂惟嫌揀擇也下文雖殊悉稟其意

闢曰依稀相似彷彿不同且至道二字往往作意解謂無難之旨須相應始得自非心

開神悟妙契冥符逈絶見知超出言象者望無難之旨不翅天淵於根境相對差別互陳不能當處解脱擬將箇無難不揀擇底道理存乎胷臆又豈止於認賊爲子矣故於此不能忘言偈曰

至道不應嫌揀擇　莫言揀擇墮凡情
快須擉瞎娘生眼　白日挑燈讀此銘

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直非松曲非棘通非虚空塞非墻壁無孔鐵鎚當面擲直還松曲還棘通還虚空塞還墻壁依然野水連天碧昨夜南海波斯捉著西天王賊待到天明點火看却是東村王大伯

祖師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義解者謂厭生死慕涅槃是憎愛捨煩惱趣菩提是憎愛儞但於一切聖凡法中不得存毫髮忻厭之情則此心自然明白矣

關曰咄直饒儞一切不忻厭坐斷主人公

殊不知只箇不忻厭底已渉憎愛了也苟非親見祖師立地處與麼註解當得西來意麼偈曰

弊四

似地普擎天普蓋　如燈俱照日俱臨
擬於明白中蹲坐　脚下不知泥水深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有定據無準則拈空塞空以的破的覓石得雲饒六祖道不會移花兼蝶至達磨道不識只遮兩路葛藤引起參天荊棘休荊棘海神不貴夜明珠滿把撮來當面擲

祖師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義解者謂我此廣大法門雖白悟迷無閑爾若愛憎揀擇之情毫釐不盡則霄壤相去不勝其遠矣

闕曰與麼商量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何則直饒爾一一無差塵塵合道也出佗天地懸隔不得偈曰

說箇無差共有差　俱成捏目起狂花

天懸地隔同今古　擬涉毫釐事似麻

欲得現前莫存順逆

兩不雙一不隻放去非離拈來非即楊岐十載鑄就金圈少室九年覷破鐵壁古佛未生時月印千江大塊已鑿時風清八極道順不順謂逆何逆掛角羚羊喫鐵鞭秤鎚捏出黃金汁

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一等義解者謂祖師到此話作兩橛何則此事本來現前教誰欲得教中謂正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於此若教莫存却成斷滅去也不然蓋祖師曲為初心方便委示似美食不中飽人餐也

闘曰低聲低聲祖師在你脚下縱饒一踏粉碎更參三十年偈曰

欲得現前徒逐妄　不存順逆更乖真

香塗刀割忘分別　亦是空生眼上塵

違順相爭是為心病

是病非心是心非病莫將有漏笊籬與作
曹溪杓柄非離身非即身毘耶厥疾轉深
日面佛月面佛馬祖沉痾愈蠱情塵未盡
處使甘露亦殺人鍼芥相投時用砒霜能
活命自從海上競傳方無孔鐵鎚生異蠶
祖師道違順相爭是爲心病義解者謂生
死無常是心病見聞覺知是心病參禪學
道是心病成佛作祖是心病會須兩忘違
順雙泯聖凡萬慮俱捐一道空寂不假萬

金神藥所謂心病者自然無地可寄矣
關曰呵祖庭秋晩佛法下衰抱病之流滔
滔皆是無恠其然似此知解入心執藥成
病者使耆婆再世遇斯等人亦無所施其
巧矣偈曰

順違相諍心生病　違順俱忘病在心
今古死人常繼踵　謾傳盧扁有神鍼

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盡大地是熱鐵輪盡大地是大圓鏡裡奴

白牯今本不迷彌勒釋迦昔亦何鑿白雲淡蕩兮非卷非舒明月去來兮何動何靜聚塵沙於法界之圈陷法界於大虛之穽只如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時如何蟭螟吞却須彌盧胡孫驚出那伽窟

祖師道不識玄旨徒勞念靜義解者謂玄旨即至道異名同體若不識得豈特念靜任伊歷恒河沙劫萬種脩證心外求法只

勞四

益自勞此吾祖之不許也

勞五

闢曰玄旨如金剛利劍不識匿是喪身失命識得亦不免傷鋒犯手且有何方便能免此過偈曰

玄旨是誰親識得　釋迦彌勒尚茫然
爲憐滯寂沉空者　獨宿孤峯是幾年

圓同大虛無欠無餘

本無欠剩却有乘除莊周配萬物爲馬龍門喚十方作驢依稀還共轍彷彿不同途

有水易招空界月無心難獲夜明珠
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叢林商量道
此心在聖不加增在凡不加減如太虛之
圓各各具足
闢曰遮箇説話脚跨諸方者坐席未温箇
箇築一肚皮惟資談柄耳及至偶嬰一毫
利害則較得失之念紛然交接要教圓同
大虛噬臍何及當知此事須還妙悟悟後
豈更有第二境爲對爲待耶偈曰

蟭螟巢結瘦蚊眉　直與鯤鵬接翅飛
若謂大虛無少欠　依前開眼陷重圍

良由取捨所以不如
薦福莫趙州無雪峯放出南山鱉鼻雲門
打殺東海鯉魚與化赴村齋向古廟裏軃
卒風暴雨丹霞燒木佛却教院主墮眉鬚
疑殺人間幾丈夫
祖師道良由取捨所以不如義解者謂此
心既如大虛之圓無相不具一切皆如爾

於染淨法中瞥生取捨則不如也
關曰若是眞正本色參學上士見此等說話底人便與劈面唾不爲性燥蓋像龍不是致雨故也偈曰

取旣非如捨不如　是牛誰敢喚爲驢
大千沙界金剛體　也是重栽領下鬚

莫逐有緣勿住空忍
萬物芸芸萬靈蠢蠢離相離名有誰不禀因甚麼少室分皮分髓臨濟立主立賓引

得兒孫草裏輥

祖師道莫逐有緣勿住空忍義解者謂二俱虛幻擬心執著取捨紛然一念不生常居中道可爲解脫道人
關曰錯待汝知是解脫已落虛幻了也若是眞實悟心之士有緣空忍豈在解脫之外哉偈曰

有緣莫逐還成易　空忍教伱勿住難
難易兩頭俱斬斷　祖庭依舊不相干

一種平懷泯然自盡

不動道場無空法忍皓月照牕扉清風屆屏扆有佛處不得住鐵裏燈心無佛處急走過花鋪蜀錦三千里外摘楊花十方虛空盡消殞易商量難定準海底泥牛喫鐵鞭百草頭邊風凜凜

祖師道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義解者謂取捨之情旣盡聖凡知見無依自然一切處平常一切處泯滅

闢曰白日青天莫寐語好即今眼見色耳聞聲與甚麼作平懷不平懷偈曰

泯然盡處事無涯　百草頭邊正眼開
生死涅槃俱捏碎　不知何處著平懷

止動歸止止更彌動

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曲說且止如何是直說張三喫鐵棒李四忍疼痛活人入棺材死人成隊逐觀音失却神通反被兒童戲弄直說且止曲說又作麼生覺花頭

向性天栽佛種宜將心地種
祖師道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一種義學泱
門謂真心湛然常住不動無始流轉皆由
妄見且動既妄動止亦妄止以妄止妄猶
抱薪救焚祇益其熾矣引肇法師謂尋夫
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於諸動
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
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審如是則動無動
相靜無靜相如教中謂動靜二相了然不

生者蓋了知動靜皆是妄緣群妄既消二
相亦遣矣
闢曰咄動是銀山靜是鐵壁或未曾一捏
粉碎要教佗二相不生萬里崖州未爲遠
在偈曰
火焰差容蚊蚋泊　劒鋒寧許赤身挨
少林堂與無門限　把手相牽執背來
惟滯兩邊寧知一種
左轉右旋西沒東涌突出無孔鐵鎚打破

上牢漆攝無位真人把須彌盧一摑直得
虛空藏菩薩向十字街頭合掌告言伏惟
珍重爲甚麼如此祖師道惟滯兩邊寧知
一種
義解者謂兩邊是動靜二相一種是龍體
無差乃釋上二句之辭也當知動靜二邊
妄則俱妄真則全真安有二致者哉
闕曰低聲低聲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因爲說偈

是一種兮非一種　是非情盡若爲知
休將雲裏莓苔石　喚作溪邊白鷺鷥
一種不通兩處失功
指鹿爲馬喚甕作鐘從來將錯就錯不礙
拏空塞空破蒲團二箇五箇撫掌大笑折
拄杖七尺八尺滿面春風掃除佛祖病陵
滅少林家爐鞴年深火政紅
祖師道一種不通兩處失功一等杜撰禪
和道遮兩句是結前引後之辭也謂結前

則顯示一種之真理謂引後則深責空有之妄緣也

闡曰若真實是箇衲僧說一種說兩處句句歸宗拍拍是令如其不爾說箇一種早落窠臼了也况兩處乎偈曰

一種由來無地著　二邊何處立功勳
老婆只為頻叮囑　累及渾家落見聞

還有沒有從空背空

頭正尾正心空眼空驀面道著狹路相逢

趙州栢樹子紅塵截斷一溪水東山鐵酸餡碧落衝開千尺松大象不遊於兎徑師王寧肯媚狐蹤

祖師道遣有沒有從空背空有等循言逐句者謂有乃妄有由遣之而故沒空亦自空欲從之而故背有是空家之有空是有家之空空得有而故彰有得空而乃顯以其彰故空全是有以其顯故有全是空互融互攝而不差相在相入而無損由是而

知遣之從之得非徇妄者乎
闢曰咬人師子妄肯與逐塊韓盧並轍依
文解義曾逐塊之不若也欲望其孳孔返
擲其可得乎偈曰
只爲挑脊釘得高　鬼神白日把門敲
何如三尺茅簷下　雲月溪山伴寂寥
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似水入水如鏡照鏡洗得法塵結成見病
三世諸佛無家可歸歷代祖師何道可證

爲憐没眼巡官要與空王筭命夜深翻轉
卦盤看一片虚明冷相映所以道多言多
慮轉不相應
義解者謂言多去道轉遠又云神心洞照
聖默爲宗又引達磨道外絶諸緣内心無
喘外絶諸緣則忘其言内心無喘則絶其
慮矣
闢曰爾與麼引證了還相應也未若果未
則言語云乎哉偈曰

因言顯道道忘言　忘到無言亦妄傳
脫畧是非言象外　虗空無口解談禪

絕言絕慮無處不通

道吾舞笏石鞏張弓西河師子長沙大蟲且當時極有餘態到今朝尚播遺風逗到祖師門下直教寶跡潛蹤何以如此豈不見道鑿竿量米升渾別熨斗煎茶銚不同所以云絕言絕慮無處不通

或者依文解義道絕言則言語道斷絕慮則心行處滅言語道斷則寂而照心行處滅則照而寂到此如來禪祖師禪可以一串穿過又有古人教伊休去歇去口邊醭生舌上草出等語得非是理乎

闘曰與麼和會大似置堅冰於烈火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若果如其說則那討祖師來偈曰

絕慮絕言同木偶　何時成佛求嘉森
聲前未領道玄旨　拈起毛端瞞鐵圍

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與麼與麼指西作東不與麼不與麼認有爲空與麼中不與麼似網撓風不與麼中却與麼濕紙將來裹大蟲何以如此豈不見道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一等人巧生卜度道絕言絕慮是歸根無處不通是得旨儞若作歸根得旨會又却隨照失宗矣然根本無歸旨亦非得不了此意妄自認執是謂隨照苟存照之之跡

則佛祖心宗不勝其失矣

闕曰果有此說那苟或如是則喚將從上佛祖來與闍羅太王鐵棒何則爲佗歸根得旨來偈曰

隨照歸根事一同　不須特地展家風
偷心未句機前死　得旨何曾異失宗

須㬰返照勝却前空

見到行到宗通說通揭露人天眼目剖開佛祖心胷却物逐物似異非異殺人活人

謂同不同總與一齊生按下海門夜半日
頭紅
祖師道須臾返照勝却前空一等強説道
理者謂以明暗色空消歸自己者是名返
照當知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
心故有離心無空離心無有衆生遠背自
心妄見空有而欲從之却之倶名顛倒
關曰錯下名言少林門下覓心了不可得
誰是顛倒者偈曰

本來非照何勞照　說甚須臾與久長
但見一期超象外　不知二子共亡羊

前空轉變皆由妄見
古廟香爐一條白練直下超宛越並總是
落佗方便從來不信自心迷却言佛法無
靈驗有靈驗立地便成佛入地獄如箭
祖師道前空轉變皆由妄見義解者謂有
是妄空亦是妄空有從緣變易無定欲得
離妄二倶排遣

闢曰咄遣則任伊遣殊不知只箇所遣之妄能遣之心俱不離妄苟不能與遣俱遣要脫佗妄緣未有休日在且有何方便與遣俱遣偈曰

空何有變變非空　莫把山河著眼中
水底波斯吹石火　金烏飛上毎門東

不用求真惟須息見

竪起生鐵脊梁横按倚天長劒閙忙静閙門頭總與打成一片旣精專復勇健誰謂成佛作祖不隔一塵撞著三祖大師輕輕向伊道不用求真惟須息見好好看方便一等義學之者謂見有六十二種法數具陳不出斷常二見爲主求真落斷見逐妄隨常見楞嚴謂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但能離一切見全體即真不用求也

闢曰是則固是且祖師道惟須息見且見作麽生息苟有息之之理展轉成見矣偈

曰
著意求眞眞復隱　盡情息見見還生
當門雖不栽荊棘　自是無人有路行

二見不住愼勿追尋

鐵頭削鐵佛面剥金謂無則一塵不隔謂有則千聖難尋天曉不露夜半平沉絶對待離古今擧出盡知湖海闊出門方覺水泥深

祖師道二見不住愼勿追尋義解者謂既不住妄又不住眞和箇不住亦不住正與麼時繁興大用擧必全眞更不假離此別尋也

闡曰噫如此等恰似語言那箇無一肚皮肚只是要近傍他祖師亦不得在偈曰
法法本來無無所住　於無所住絶追尋
陽烏昨夜沉西嶺　今日依然上曉林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根非利鈍道無淺深有一句子非古非今

搆不著底宴坐大圓鏡智搆得著底深入
邪見稠林彌勒釋迦自知無分狸奴白牯
忍俊不禁夜騎鐵馬沉滄海摸得陳年朽
鼻鐵
祖師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叢林往往道
盡十方世界是沙門自己十方世界是古
佛法身所以云撲落非佗物縱橫不是塵
也無是者也無非者一一皆是妙明心中
流出

闢曰如此等說話叢林喚作平實商量天
喚作轉身句子莫不引斯二句為證古今
之下不知汚染幾多淨白田地故本色道
流斥之為雜毒呵之為狐涎莫有不甘其
魔魅者麼急須吐却偈曰
說有是非無是非　重門高啓待誰歸

弊四　十三

參天荊棘橫官路　那箇行人不掛衣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
日上月下天長地久惟有周金剛不事事

白棒横拖沿路走有問祖師西来若不劈脊便摟便言合取狗口引得森羅萬象笑眼豁開阿呵呵笑須三十年後

祖師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義解者謂纔徇二即昧一纔守一即生二當知二是真妄一是自心真妄之二既除自心之一無住可謂解脱大道也

闢曰此等語言記憶在懷謂之参學使德山有棒未到儞喫閻羅老子手中鐵棒少儞一分不得在偈曰

一法併教伊莫守　不知莫守未爲貧
何如酔卧花壇上　亂把黄金擲向人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蘇州有常州有六六三十六七七四十九菴主竪起拳頭百丈展開兩手更兼千七百箇飯袋子弄出鬼面神頭蝦跳何曾出得乎

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義解者引佗

經論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諸法不自生諸法不自滅皆自一心所變一心不生諸法常住所以古人謂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之說政類乎此

闢曰然則然矣只如永嘉道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以乎返是且不生底是無不生底是試定當看偈曰

萬法本來無過咎　一心何更有生緣
叮嚀固是婆心切　牧笛難教合管絃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大華山非險滄溟海不深盧仝月蝕詩有句難讀伯牙太古曲煞有知音惟有東山暗號子收來無縫罅放去卒難尋攬擾幾多伶俐客摩挲襁褓到于今

祖師道無咎無法不生不心義解者闢此二句返上二十句而言謂無咎則萬法自消不生則一心自寂法消心寂至道之體冲

然不待得而得矣

闍曰昔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此僧悟去且道此僧當時悟無咎耶悟無法耶悟不生耶悟不心耶試定當看偈曰

法法只因無咎咎　心心多為不生生
寒猿夜哭巫山月　客路元來不可行

能隨境滅境逐能沉

以一重去一重路遙知馬大不以一重去一重歲久見人心兩重公案已展不縮三千里外誰是知音自從立雪人歸後幾片春雲裹翠峯

祖師道能隨境滅境逐能沉義解者遷引永嘉道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了境而生境了智生而了當知能是一心境是諸法能即智之異名境即法之別號境滅則能了之心亦滅心空則所現之

境亦泯相即相在互攝互融初無間斷其
不了者目之曰迷
闢曰據如所說謂之了可乎不惟不了如

饑食鹽重增其渴耳偈曰
共知光影因燈現　咸謂波濤仗水興
燈滅水沉波影盡　政堪門外喚烏藤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一大藏教陳年故紙千七百則腐爛葛藤
不翅止啼黃葉何殊日下孤燈拈過了也

又是一層脫賺人間幾箇儹
祖師道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有箇依語生
解漢道境不自境因能故境能不自能由
境故能能仗境而生境托能而起當知生
而不生心外無法起而非起法外無心祖
師到此將一心萬法丸作箇蠻果子只要
伊笑談一嚥
闢曰因逆闢之曰子曾嚥得也未如其未
然世間還有嚥得者麼佗日異時吞鐵丸

有分在偈曰

因能生所所生能　能所俱忘生不生
老蚌吸乾鯨海水　珊瑚枝上月三更

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空而不空兎角杖撐破銀山鐵壁不空而空龜毛拂展開明月清風洞山麻三斤粘皮綴骨雲門乾屎橛滯殼迷封衲僧面前放過不可祖師門下再犯難容常激肚裏如鍼刺拋向洪波白浪中

祖師道欲知兩段元是一空義解者商量道兩段即指前之心法所言一空非太虛頑然之空非小乘斷滅之空乃靈覺無相之眞空耳此空是諸佛之源萬靈之母無聲無臭昭昭於羣象之前不有不無朗朗於諸塵之表者是也

闢曰是空不應有知既知不應名空苟未曾與祖師握手親到眞空之海言語云乎哉偈曰

夢中鑊得黃金藏　又跨青鸞上寶臺
盡夜喜歡無著處　天明只落得揚獃

一空同兩齊含萬象

弊四　六

一句無私萬靈同仰遠拍祖肩清機歷掌大顛打着座聚雪埋金興化罰維那揚聲止響惟有石敢當長年整歲向百衆人前出一頭今古無人解稱賞

祖師道一空同兩齊含萬象義解者下度道心不異法是一空同兩法不異心是含萬象所以古云見色便見心無色心不現又教中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故祖師發明於此

關曰講經則許儞講要見祖師意何異鄭州出曹門偈曰

一不成單兩不雙　夜深寒月印長江
無邊宇宙光吞盡　又引梅花上矮窻

不見精麁寧有偏黨

禪名關教名網撈摝三有衆生及第心空

標榜撞著箇没意智漢擘其襖解其紐萬目要張不張百夫欲掌不掌無心道者合如斯豈是人前呈伎倆所以道不見精麁寧有偏黨

義解者謂心法既空能所俱泯則生佛體同悟迷一致故引息心銘謂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得何失何重何輕一道虚寂萬物齊平之語為證

闢曰然證也證得相似其如證得太煞相

似返不相似矣且如何是不相似處試定當看偈曰

一喝迅雷難掩耳　蟭螟貿海入蚊眉
泥猪癩狗齊開眼　三世如來總不知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弊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 八

善 三三

A00
6112

宗峯廣録　八

R 20000-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二之中　弊五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信心銘闢義解中

大道體寛無易無難

竊得衣盂入手解道非風幡動金襴外別有何物倒却門前刹竿遮兩箇漢無事討事瞞人自瞞本來無縫罅穿鑿不相干還相委麼一回相見一回老一度風來一度寒

祖師道大道體寛無易無難義解者道本來箇事包日月含虚空佛祖不知名大地載不起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各各圓成人人具足又何難易之可容言哉其所難易者在人不在法也肯信自心是佛即易不信自心是佛即難

闢曰余則異乎所聞肯信自心是佛即難不信自心是佛即易且道利害在甚處處此說且止只如龐居士道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謂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遮裏定奪得他三箇舌頭長短其難易可一笑而領矣其或不爾縱饒隨語生解說箇無易無難正是瞎驢趂大隊轉脚則無路可行矣偈曰

攤麻樹上困來睡　祖意惟言百草頭
三箇一般無眼孔　扶籬摸壁幾時休

小見孤疑轉急轉遲

轉自己入山河鐵牛沉巨浸轉山河歸自己老象溺深泥自己山河一齊拈却諸方爐鞴無可設施有設施不異空拳嚇小兒

祖師道小見狐疑轉急轉遲義解者道一切衆生自空刧已前與三世諸佛同成正覺初無少欠此心不了返墮愚迷而不知覺是故諸佛祖百千方便導之策之使之悟入所以云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乃爲此也但是學人不信自心是佛而欲心外別求故斥之爲小見當知此心本具說箇疾得成菩提已成剩語何遲速之有耶上

闢曰然則卽今喚甚麼作佛如指點不出病在於何偈曰

天豈容伊坐井窺　盡其見量總成疑
辨五
翻身跳出虛空外　剔起眉毛已是遲

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山無重數水無重數善財於彈指聲中見

慈氏尊樓閣又無重數無位眞人路見不平以拄杖攔空一畫十萬八千一齊攝聚却回首高聲唱言芳草萋萋鸚鵡洲晴川歷歷漢陽樹何以如此豈不見祖師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近代有等據師位者見人說看古人話做工夫孜孜不捨寸陰克究己事者便遠引此二句斥之謂之執之失度乃云佛法那有遮箇事一切見成何不領取特地做死

模樣作麼

關曰說得也是但不究其源殊不知祖師責其悟後之執豈不見佛眼云有一等人騎驢覓驢又有一等人識得驢了不肯下驢正言此等執其悟理未能忘念外存所悟之法内記能悟之心古人斥之爲法塵非之爲見刺故藥山謂纔有所重便成窠臼皆是責其執悟理者使悟理不忘謂實有此事見法不圓成外道所計然迷而求

悟則易已悟欲忘則難儻不遇真正導師盲枷瞎棒深錐痛劄卒莫之自已也㑭還甘此說麼偈曰

數五

執心未盡花常贅　結使還除果不遂
只就從前邪路上　等閑回首赤條條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向上一機末後句八字打開兩手分付逞得便行梅花枝上月三更提得便去醉蹄紫鸞迎曉霧不作佛法商量不作世諦流布畢竟如何不見祖師道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義解者謂執心既遣自然任運騰騰無拘無絆動若行雲止如谷神既無心於彼此寧有分於去住乎圓覺謂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亦差近矣凡聖清盡體露真常迥絕妄緣即如如佛

闢曰相罵饒儞潑水若是祖師意饒儞和

一大藏教吐出只成業識茫茫偈曰
見聞知覺盡皆捐　本不期然却自然
君入西秦我東魯　頂門誰不戴青天

任性合道逍遙絶惱

裴相國捧佛請爲安名唐莊宗向中原獲
得一寶君不爲萬乘尊榮之所移臣不爲
百揆機務之所撓林下衲子足蹈大方形
棲物表長年累歳坐在無事中中因甚麼
返不能如是之却好且道以何爲礙歳歳
彫枯般若林年年增長無明草
祖師道任性合道逍遙絶惱義解者謂心
空及第之士性不待任而任道不待合而
合道逍遙如出岫之雲絶惱若行空之月大个
圓鏡中有誰不爾
關曰子不聞佛印元和尚云未審者難與
言己悟之境如生盲之人與之言天日之
清明彼雖聽而不可辨也或未能撒雙手
於懸崖之下便以任性合道之説爲證如

飢說食之喩豈誣人哉偈曰

任佗法性自周流　轉見心王病不瘳
更欲逍遙求合道　鐵鞭三百未輕酬

繫念乖真昏沉不好

一大藏教是箇切脚丈六金身成一莖草大雄一喝三日聾仰山頌出一轉捷且此等說話是瓦礫是珍寶爾若道是句也掃非句也掃正是渾侖吞箇棗

祖師道繫念乖真昏沉不好義解者引教中云心不繫道亦不結業是爲得道人也或引德山毫釐繫念三途業因之說爲證又云體道之士纔有纖毫凡聖悟迷之情繫于念慮則爲凡聖悟迷之見所昏直須一物不干懷萬緣俱蕩盡始可合佗古人見處

闢曰莫謗古人好古人向備道繫念乖真只箇一物不干懷己是繫念了也偈曰

繫念乖真真不乖　昏沉不好好何來

上宝添稱連攄脫　戴角披毛入禍胎
不好勞神何用疎親
趙州勘破了也水録無假雲門話墮了也
阿魏無真奈禪不靈驗觸處眛元神眼中
藏見剥耳裏翳聞塵咄果有如是事耶只
向伊這裏瞎天外看誰是出頭人
祖師道不好勞神何用疎親義解者謂由
繫念便乖真既乖真即勞神以勞神必疎
親當知繫念乃疎親之因疎親即繫念之

果祖師說箇何用噬臍何及哉
闢曰遮一終棄大似依樣畫猫兒不繫盡
得也相似雖元鼠不能捕而況活者乎哉
不真箇向命脈上一刀兩段旋資其證病
耳偈曰
既認不好復勞神　設盡精神愈不親
何似三家村裏漢　飽噇高卧契天真
欲取一乘勿惡六塵
眼爲光明法身耳爲音聲法身鼻乃香嚴

香法身舌即清淨味法身身名普覺法身意號了知法身總具六千功德成就一切種智只如四大分離百骸潰散之須六根悉歸變滅且法身向甚處安著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祖師道欲取一乘勿惡六塵義解者謂一乘即自心之異名六塵根識十八界乃自心之別號安有取一乘而惡六塵是猶愛手足而忘肩背也當知悟此心則六塵即一乘迷此心則一乘皆六塵裴相國謂背之則凡順之則聖又楞嚴謂阿難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佗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佗物

關曰和會得也相似爾還知一乘是妄六塵是謗捨此二途還免得妄與謗也無偈曰

色聲香味與觸法　六處從來契一乘
取捨之情猶未瞥　又於平地起稜層

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主人翁諾諾諾有路不行無繩自縛謂六塵即是徹底乖眞謂六塵即非還成大錯錯不錯一莖草現黃金軀倒騎萬里沖霄鶴

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我解者謂也無六塵也無正覺總只是箇妙明心地喚

作六塵也得喚作正覺也得　偏若於此妙明心地有所不了喚六塵也不了喚作正覺也不了別有甚麼事只箇了不了引得佗佛祖口嘮舌沸入分出許多優劣都是自不丈夫而使之然也

闢曰昔有一秀才因累舉不第乃棄筆硯作一篇歸田詩譏誚功名如滯喚及至明年開選依前走在場屋中可與作是說者併按偈曰

愚人自縛還須解　智者無系系着

色聲香味與觸法　六處從來契一乘
取捨之情猶未瞥　又於平地起稜層

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主人翁諾諾諾有路不行無繩自縛謂六塵即是徹底乖眞謂六塵即非還成大錯錯不錯一莖草現黃金軀倒騎萬里沖霄鶴

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義解者謂也無六塵也無正覺總只是箇妙明心地喚作六塵也得喚作正覺也得儞若於此妙明心地有所不了喚作六塵也不了喚作正覺也不了別有甚麼事只箇了不了引得佗佛祖口嘮舌沸分出許多優劣都是自不丈夫而使之然也

闕曰昔有一秀才因累擧不第乃棄筆硯作一篇歸田詩譏謂功名如涕唾及至明年開選依前走在場屋中可與作是說者併按偈曰

不惡六塵同正覺　少林堂奧漏天涯
會須伸出拏空手　佛與衆生一窖埋

智者無爲愚人自縛

移獄盈壑續鳧截鶴莊周自謂説得盛水不漏點檢將來政是較短量長自生上下惟有木上座也無好也無惡也無是也無錯通身只麼黒皴皴長年靠在繩床角

祖師道智者無爲愚人自縛義解者謂智不自智由悟而智愚不自愚因迷而愚智者悟自心心悟本無爲愚人迷自心心迷還自縛當知悟者之無爲雖天地鬼神莫能使之爲迷者之自縛雖千聖萬賢莫能釋其縛惟智與愚悉由心變豈外物使之然乎

贅五

闢曰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何則須知無爲即自縛自縛即無爲若謂果有二途則蹉過祖師遠矣偈曰

愚人自縛還須解　智者無爲縛殺人

寸刃不施俱截斷　爲憐平地長天眞

法無異法妄自愛著

通身是病通身是藥擬議不來當面諱却藥即是病病即是藥太虚空裏筋斗易翻青州做領布衫難著也無病也無藥森羅萬象鐵渾崙楊岐驢子三隻脚

祖師道法無異法妄自愛著義解者謂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黄花無非般若盡微塵法界海内所有聲色於中覔一同相不可得覔一異相亦不可得離此同異俱不可得嗟乎不了此者著佛被佛礙著法被法礙且著佛法尚且遭其窒礙降此以往又何愛著而不窒礙者哉

闗曰法若有異法愛著則有異法既無異法愛著亦無異因甚麼却道妄自愛著遮裏看祖師不破前説皆戯論耳偈曰

法無異致體還同　同體如何展化功
少室九年惟面壁　不知將底播眞風

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心心心難摸索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偏說圓分半分滿詮註不成末上拈一枝花正是將心用心難免人道箇豈非大錯到此既是事不獲已且將箇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與伊遮蓋却義解者道儞要成佛是將心用心要作祖是將心用心乃至要超生死住涅槃證菩提斷煩惱等總不出箇將心用心

關曰雖然也只道得一半當知心體廣大不可限量直下如大火聚嬰之則燒觸之則燎縱饒儞不要成佛作祖等亦出他箇將心用心不得偈曰

即佛是心心是佛　擬承當處早乖疎
飲光眉向花前展　平地無端起範模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

迷時迷悟底諸悟時悟迷底諸迷悟兩俱忘打破靈龜殼龜殼既破迷悟亦空且道

遮兩箇諸向甚處安著打瓦與敲磚一任
伊卜度
祖師道迷生寂亂悟無好惡義解者謂真
寂體中一切不留楞嚴謂無漏真淨云何
是中更容佗物以其未悟此理面前不見
寂便見亂不見動便見靜不知動也是迷
亂也是迷靜也是迷寂也是迷乃至見自
己立地成佛亦是迷能了此迷心當處解
脫則一一天眞一一明妙既不見亂亦不
知寂二邊捨離中道不立安有好惡之情
襪爲障爲礙者哉
關曰此說差近矣且道迷從何來悟從何
起遮裏知得來處起處不待遣迷只箇悟
底亦無地可寄矣如其不爾且把迷底悟
底取性分別究竟推增見病耳偈曰
古今天地誰曾悟　無悟何曾更有迷
翻憶溫州老眞覺　無端丁宿趯曹溪
一切二邊良由斟酌

開口道著動步踏著一切總見成不信且
行脚待伊行到路途窮雲水空布衫穿草
鞋薄那時驀鼻拽回頭始信從來自擔閣

弊五

祖師道一切二邊良由斟酌或有箇杜撰
巡官注解道纔見有亂便見有寂當知亂
不自亂因寂故亂寂不自寂因亂故寂由
是諸法紛然未有不相對相待而起所云
斟酌二字便是最初謂揀擇之說差近也
以其揀擇之識未消則於寂亂等二邊動

成斟酌之念以其未遣則一切不得不二
矣
闢曰然則斟酌之念有何方便而遣苟或
不知此方便則爾所說亦未嘗不由斟酌
而生偈曰

二邊不用頻斟酌　一道齊平亦妄傳
覿體未超言象外　見同佛祖政堪憐

夢幻空花何勞把捉
烏龜殼空索索鐵秤鎚實㗫㗫惟在木上

座不受人穿鑿朝騎陝府牛暮跨揚州鶴
有時白日走歸家敲打虛空自酬酢還鄉
一曲聲未消天岸雲飛星斗落

祖師道夢幻空花何勞把捉義解者引教
中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
電應作如是觀又引永嘉道放四大莫把
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
是如來大圓覺便乃肆情所縁任意所作
至若毀犯禁戒破壞律儀一以此二語為
證

闢曰但不知正當肆情任意恣逸自恣之
時果見諸縁境如夢幻空花也無著也見
是空花則不應馳逐習中微存一念攀縁
馳逐之心則不得為夢幻空花矣當知成
佛作祖亦是夢幻空花自此已降又何往
而非夢幻哉更須知道只箇不勞把捉之
說早是墮佗夢幻了也此事若不親證實
到只欲隨語生解非愚而何偈曰

雪山午夜覩星處　業鏡臺前照影時
一種做成顛倒夢　不知誰是得便宜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

雪峯輥木毬（卅五）普化搖鐵鐸雖曰大用大機究竟還成造作爭似無生國裏王太博也不善也不惡取性飽食高眠任意逍遙快樂有人來叩祖師禪但教問取黃幡綽祖師道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義解者道一法界中也無得者也無失者也無是者也無非者良由妄情瞥起異見橫生於無無得失中熾然得失於無無是非處紛然是非所以祖師教伊一時放却已是傷鋒犯手平地風波還知本來既無放箇甚麼若曰有可放之理則得失是非向甚處安著關曰咄說有可放也合喫棒說無可放也合喫棒何則為儞脫他得失是非未得在

偈曰
兩手撒開無一事　是非得失盡皆捐

擬將遮箇超生死　脚下騰蛇正繞纏

眼若不睡諸夢自除

長年屈膝坐竟日背盧都兩眼掛空壁莫知何所圖扣己而叅半疑半信閲古人話似有似無逗到年窮歳盡翻成縁木求魚何似從空都潑撒滿懷突出夜明珠

祖師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義解者謂此二句是前喩後合如人大張兩目歷歷不昧則昏住自遣既不昏住安有夢縁

關曰若作喩說則可使其不作喩祖師亦合喫棒何則且開眼何曾不是夢來偈曰

金剛正眼何曾睡　大夢須知沒覺時
寄語祖師門下客　休將鶴唳當鶯啼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

道人行處如火消冰　衲僧面前似冰消火

拈却兩重冰炭　放佗凡聖同途　無手道士畫神符　瞎眼闍黎讀梵書　更有一般堪信處　蟭螟吞却洞庭湖

祖師道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義解者謂萬
法本如由心乃異譬如山不自高心異故
高水不自深心異故深此心異則千差競
起萬別横生項背俱身視之不殊楚越弟
兄同氣目之何啻天淵以其異故至近之
情尚爾欲其混聖凡齊物我一自他等憎
愛其可得乎教中亦云未達境唯心起種
種分別類聾盲之摸象猶廣客之疑蛇
無同異中熾然同異何當揭開翳眼之膜
剪空亂意之絲融法界歸此心如鏡照鏡
轉山河入自己似空含空到此諸緣寂爾
萬慮悄然二見不生一法卽定可謂遠齊
祖令深契佛心者矣
開曰此説旦止即今明暗通塞壞空成住
諸境擬然耳與甚麼作不異底心直下指
點不出或有箇道任佗諸法前陳我但一
以此不異之理服之吁審如是則不勝其
異矣偈曰

心不異兮同萬法　空拳惟把小兒欺
擬教依様描將去　脫賺平人沒了期

一如體玄兀爾忘緣

禪禪禪離言詮釋迦老子未得一半達磨大師猶欠八千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棒得手穿一一從頭點檢殊覺地遠天懸近前類撥波求火退後君擾地覓天不前不後求相應更著重參三十年

祖師道一如體玄兀爾忘緣義解者謂一如之體玄之又玄非因緣而有非自然而成離四句絶百非雖佛眼莫窺聖心罔測擲大千於方外卷法界於毫端一空一切空不加宰割一有一切有豈用裁培塵沙不得喩其多毫髮不可方其少可謂忘緣絶待一如之玄體也

闢曰說也說得近儞若蘊此說於方寸要與一如玄體相應正不異抱火於懷求其不燒偈曰

一如如外更何如　重疊溪山隱故廬
賺到三竿紅日上　笑看潘閬倒騎驢

萬法齊觀歸復自然

佛法不遺方寸禪道豈離中邊儞若起心求覔又還十萬八千有何三要也沒三玄通身無影像襯體離言詮道人安用求相應今古何曾不現前

祖師道萬法齊觀歸復自然義解者引侘教家謂隨緣故真如是萬法不變故萬法是真如又云更無心外法能與心爲緣皆是自心生還與心爲相此說似祖師萬法齊觀之理不相遠矣或云謂齊觀亦是不揀擇底影子苟存揀擇則不能齊觀矣

闢曰引證則不無且日上月下夜暗晝明煥然不可混作麼生說箇齊觀底道理離却語言請露箇消息來偈曰

萬法如何類得齊　那堪歸復自然時
知音自是從來少　徒把黃金鑄子期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殿裏底墻外底打車打牛竪拳竪指雪峯輥三箇木毬玄沙封三張白紙靈山說性說心少室分皮分髓曹洞列五位君臣潙仰會一門父子吟哦滿目青山指點門前湖水放行光蔽玉天握住風馳萬里聲前不許傳機句外豈容挿觜總是開眼尿牀燒香引尾何以祖師道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義解者謂般若經以一百喩喩般若佗經中以一百喩喩解脫或又以一百喩喩菩提心具在典章安有不可方比之理當知般若解脫菩提則可喩使言親一切名相與一心俱泯正與麼時還立得箇甚麼喩子或者謂古人道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佗此說豈非不可方比者乎

闍曰儞擬向白雪蘆花中覔不迭認温州橘皮作火偈曰

方之兔角長三尺　比較龜毛短一分
却有一般渾厮穪　眼睛難見耳難聞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

萬車同轍萬事同理萬器同金萬波同水萬象森羅完全是個個若不信多買草鞋向釋迦達磨背裏走百千遭却來依舊從頭起

祖師道止動無動動止無止義解者謂祖師老婆心切將箇止動二邊覰作一團與伊說破與肇法師即靜而動動而靜之旨大率同途亦是萬法齊觀之旨趣豈特動止然蓋一切境緣亦皆如故即止是動落花還是春風送即動是止堅氷有自全歸水達人大觀本無差昧者由斯顛倒起闘曰且置是說只如亦不作動亦不作止也

巽五　十四

正與麼時還有商量分也無速道速道偈曰

動時塵起靜冰生　把手相牽入火坑

象體自來無盖覆　苦哉顛倒是羣盲

兩既不成一何有爾

佛海有涯禪河無底尺水丈波源源不已馬大師教龐居士一口吸盡西江法眼道是曹源一滴水更兼船子釣盡煙波帶累佗許由來洗從前是非耳大浸稽天彌曼萬里當時不解塞其源至今平地波濤起祖師道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義解者道是無非不是非無是不非纔見有是先存其非纔見有非先存其是所以單是不立獨非不存非乃是之根是乃非之本若真妄悟迷等與之同然且是非之兩既去中道之一何存祖師到此可謂披肝剖心老婆太過

闇曰然二既不成一亦無有還有知不成無有者麼若謂無誰知不成無有者若謂有喚作無有得麼祖師到遮裏也只得結

舌有分偈曰

不放春歸春自歸　園林處處緑成畦
萬紅千紫知何處　剩得一雙蝴蝶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巻第十二之中　弊五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巻第十二之下　弊六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信心銘闢義解下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

十尺為丈十寸為尺此説東至日出西至日没盡塵沙國土内徧問諸人那箇不能委悉因甚説著祖師禪箇箇面前如鐵壁更有一箇最分曉底末後句不暇囊藏盡與一齊拈出是甚麼屈屈屈

祖師道究竟窮極不存軌則義解者謂盡十方世界所有虛空色象大小纖洪皆是箇自己信步行不離祖翁田地信口道總是古佛真詮以至抱妻罵釋迦醉酒打彌勒俱成一行三昧說甚麼開遮持犯等故永嘉亦云大悟不拘於小節

關曰且住且住說也說得太煞明白只是閻羅大王要捉此等說底來喫鐵棒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各自歸家點撿看偈曰

信手拈來信口談　縱橫放肆總司南
不存軌則如留念　動輒依前落二三

契心平等所作俱息

象王回顧獅子返躑真不掩僞曲不藏直惟有陳如尊者長年宴坐松龕也惺惺也寂寂也不管儞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夜來及第心空透過叅天荆棘閑於隴外谿雙眸一樹寒梅花摘索

祖師道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義解者引教

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譬如水銀墮地大者大圓小者小圓盡大地更無有一法不與自心相應者如來成道時回觀積生多劫所修行業皆如夢幻亦無作者亦無不作者所以云修習空花梵行宴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良由此心未了於平等中見不平等以其不平等則一切所作由是而興焉

圜曰圓覺云性自平等無平等者説箇平等便合喫三十拄杖更引出許多知解轉見不平等也偈曰

罷問程途撒手歸　一菴高卧對晴暉
百千玄妙俱忘却　整日無人扣竹扉

狐疑淨盡正信調直

牛是一頭狗是一隻貓是一箇馬是一疋見火知燒見水知濕緣何一點自心箇箇昧如黒漆疑上又加疑執上重增執不須疑也休執誰知萬別與千差一切聖賢從

此入
祖師道狐疑淨盡正信調直義解者謂信有二種一正信二邪信信自心是佛不假外求是正信不信自心是佛起心外馳任有妄爲皆名邪信當知正信亦有疑於正信中未由證得所以致疑疑念益深久遠不退忽爾洞明一念開朗是謂大疑之下必有大悟當知悟是信之果信是悟之因肇法師謂果不俱因因因成果審如是則信時即是悟時悟時不異信時祖師之銘目之曰信心正類此也當知大根器之士一聞擧起如獲舊物了然於心雖衣食可忘性命可捨欲其斯須去其正信不可得也故古云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其正信之念累如此之堅密妄有不獲親證者哉捨此則自餘邪信生疑疑之不已則倒見橫生馳逐妄緣流入無間者必矣

闢曰是則是只如信即悟悟乃混入靈源
靈源既入遮箇信字向甚處安著若謂別
有著處請指出看若謂別無著處則祖師
亦成剩語矣偈曰

信根不正起狐疑　疑念冰消信自持
說得宛然相似了　祖庭何翅闢天涯

一切不留無可記憶
大心如天寬大智如杲日大疑如火聚大
法如鐵壁臨濟盡力喝不退德山盡棒打
不息深深一箇葛藤椿引蔓牽枝無了事
就中有箇漢昔來道晝夜被我和根拔出
了也葛藤椿子既拔在手擬向甚處安著
聲前句外不知歸轉於平地添狼藉
祖師道一切不留無可記憶義解者謂心
行處滅一切不留言語道斷無可記憶外
無法可捨一切不留內無心可為無可記
憶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
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是謂一切不

留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
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是謂無
可記憶
闢曰然引證得也相似佺備廣將佛祖言
教引證得盛求不漏惟是記憶不勝其多
矣欲得一切不留其可得哉偈曰
一切不留還有見　了無可記尚存知
故家田地非親到　畫餅何曾療得飢
虛明自照不勞心力

爲道務日損爲學務日益損到見謝執忘
益至塤曾寒聽忽然損益兩俱忘撒手歸
來面空壁池陽城裏王老師冷地令人苦
相憶休相憶虛明自照非心力
祖師與麼道義解者謂彌滿清淨中不容
他是謂虛驪珠獨耀桂輪孤朗是謂明既
虛而明物來斯鑑自照之功不容有言遽
裏加一毫心力則不得爲虛明自照矣
闢曰然引諭甚當其理爾見虛空無相貌

歷但未聞虛空自言我無相貌使虛空能
言則不得爲虛空使祖師早知此喩則駟
不及舌之咎終難免矣偈曰

輪王一顆黃金印　須是當陽正受之
暗地拾來無用處　那堪穴隙去傍窺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雪裏粉易分識即惟心墨中煤難辨惟心
即識是識非心是心非識明鏡臺前別醜
姸呆日光中覩黑白恁麼說話大似箇講

惟識論底法師衲僧面前如何露箇消息
不是心不是識夜犬吠花村春鶯啼柳陌
長鯨吸乾海底波蒼龍走入無生國驚起
大梵王直上色究竟天頂把虛空一摑撒
下千顆驪頷珠閃閃神光射衣祴

祖師道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義解者謂識
是心家之識心是識家之心此二者如水
乳難辨當知識是水心是水中之乳所以
教家謂鵝王擇乳寧同鴨類但是水中皆

有乳惟鵝王能辨自餘水族皆莫之知喻
一切識中皆具真心惟佛祖能了靈知鑑
覺之謂心思惟憶持分別取捨等之謂識
然識有八種六根具六第七名末那第八
名阿賴耶亦名如來藏上七識爲枝葉惟
第八識爲根本教中謂來爲先鋒去爲殿
後悟爲如來藏迷爲阿賴耶此識在迷則
任持無量劫來捨身受身一切善惡無記
等業在悟則能任持無始時來一切菩提

解脫諸智慧種此識自迷入悟轉爲大圓
鏡智改名不改體也即今於四大五蘊諸
聖凡法中了了記憶作用分別至若見聞
覺知才有紛然萬法鼎沸一念起滅莫不
皆依之而生所以云萬法惟識圭峯云生
法本無一切惟識嗟今之學者不能向命
根下一斬兩段脚跨叢林惟以聰明之資
引起情識覽諸玄解記憶在心纂爾觸發
不知是情識依通而然剛執此是神悟或

妄認目前昭昭靈靈擧口動舌爲自己而
楞嚴謂棄百千大海認一漚爲全潮圓覺
謂皆是六塵妄想縁氣非實心體長沙和
尚謂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來認識神
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
等乃佛乃祖靡不指陳而末法中此病益
加熾盛然墮此病者亦因根本學道之志
不眞不正而然若是根本志決欲要與生
死岸頭相應終不肯向此識情中挈退良

由最初一念只欲會禪會道會佛會法況
此識如千仞鐵圍無始時來把伊圍繞又
如千兵萬騎晝夜在六根門頭伺其閒隙
苟不具決定要了生死之志則無所往而
不入之矣且祖師作信心銘誡欲展開堂
奥得後之學者脫去情識惟信自心轉歩
涉入儻學者一毫情識不盡使祖師此銘

傎爲毒藥其利害有如此者不見最初兩
句道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只遮兩句將心

與識判然分解煥如黑白何則謂至道無難即是指此真心惟嫌揀擇即是破此情識莫有情識不忘者見此說乃云我只不揀擇殊不知即此不揀擇早是情識作解而況步步涉有觸境生情者乎蓋祖師此銘前後之意重拈再指原其本懷特不過曲為學者揀辨其心與識耳所以云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闡曰據云惟嫌揀擇今則於一心法中指出情識是揀擇耶非揀擇耶然情之與識與一心果異耶果同耶真實道流於此不能定當要見祖師銘信心之旨不亦邈乎

偈曰

非思量處情難測　學佛玄徒合共知
直下不知大甚麼　又來閙聒被人欺

真如法界無佗無自

師曠無耳至神無體靈源無底達磨安得有所謂相傳之髓從前共住不知名今日

相逢且非偏月娟娟而萬水不沉風泠泠
而六窓自啓不是心不是佛爛葛藤引蔓
於空刦之前非風動非幡動死枯髏吐氣
於碓坊之底靈鑑昭昭我不知雲月溪山
自相委

祖師道真如法界無佗無自義解者謂真
如法界是一心之總名心外無別法安有
自佗之稱謂不特自佗之不立乃至山河
大地有情無情俱不可得而為有雖曰不
可得而有亦不妨自佗物象儼然安立何
則真如法界喻金自佗物象喻瓶盤釵釧
當知金是實體瓶盤釵釧等器是權名以
實就權則自佗物象不妨安住會權歸實
則惟見一真法界之至體自餘瓶盤之假
名不待遣而自泯矣昧者將謂祖師不達
圓融之旨宛然斷滅墮在偏空作無佗無
自之說茲不容不辯

闢曰辯則辯矣且真如法界中還容得此

辯麼偈曰

內無自己外無佗　一箇渾侖花木瓜
驀直向人人不委　依前撒土又拋沙

要急相應惟言不二

性喩日海心方以地廣涵而不遍普攀而弗墜不可得而涯岸容受十虚罔知所以邊疆貫通三際前不落後不昧野狐精完全兩枚昨日定今不定乾屎橛渾侖一塊毘耶窮衆士之辯口似鼓椎文殊選七佛之師舌如劒利我宗無此葛藤窒理有何理說海闊全消萬派聲嶽高頭落千峯勢相師道要急相應惟言不二其義解者謂祖師重貴分疎首則言惟嫌揀擇其中閙若一亦莫守萬法齊觀萬法一如等盡是惟言不二之意然諸佛衆生覿體不二說箇成佛早是剩語惟是要急相應似話作兩橛矣使果有箇相應不相應之理則宛然成二特於此未嘗無疑

闢曰但恐此疑不真不切不深不固若然
則異日此疑當有自破之時此疑若破其
相應不相應之二與不二了之於機先領
之於言外則知祖師恩大難酬昔毘耶老
人命衆菩薩各説入不二法門各各説竟
及至被衆菩薩返其所問而問之則默然
不加對時文殊即伸讃歎謂眞入不二法
門且文殊何所見而與此讃之之辭若將
此默爲不二法門則世之病瘖者亦合得

不二法門與夫機關木偶等俱可入不二
法門然默既可爲不二法門則語亦可爲
不二法門以至謳歌戲笑皆名不二何乃
獨讃毘耶爲得耶遮裏親見毘耶文殊二
大士鍼芥相投之旨則相應不相應之説
亦可一笑而釋矣偈曰

第六

祖翁門户絶支離　石火電光猶是遲
要急相應言不二　老婆嚼飯餧嬰兒

不二皆同無不包容

祖祖心空佛佛道同心空則衆星拱北道同則萬水朝東興化昨日赴村齋吾道一貫德山今夜不荅話公案兩重擒虎兕辨蛇龍下賁海神些子力驅雷霆走雲霧消得龍王多少風細鐵削鐵壓沉大地羃絲絞水浸爛虛空無把柄絕羅籠禪河自是無船渡隔壁何曾有路通

祖師道不二皆同無不包容一等循来塡墨之士謂法華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又云云一切諸佛惟一佛乗無二無三所云一者即妙圓明心體離修證竪該三際横貫十虛色空明暗以之爲源凡聖悟迷即之爲本乃至盡塵沙法界見有一毫不依之而生者皆外道所計所以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其不二皆同無不包容之説不能外於此也

闢曰審如是説一切言教已嘗具載文用佗祖師西來作麼須知言教如趙昌之畫

花其高低向背濃淡開合煥然可觀但非眞花耳苟未能向脚跟下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而不二皆同之旨焉可以口出耳入爲得哉偈曰

黄金鑄就雄雞卵　擊碎依前又鶻崙
裹許不知包甚麼　孤光長夜照乾坤

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至神無功至體混融如鐘在簴耳畔非響非寂如春發榮枝上自白自紅洞山五君臣朱絲奏一畫未形之韻臨濟四照用鐵鞭追萬靈罔測之風王轉珠回兮機先路活風飛雷厲兮頂門眼空思惟不及快便難逢差排古佛離窠臼斷送生蛇化活龍祖師道十方智者皆入此宗義解者引華嚴云如來眞境界其量等虚空一切衆生入其實無所入又圓覺謂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當知此宗一切衆生本來深入安有復入之理衆生既爾其有智者

不應反有所謂入也聞永明和尚謂心眞
如門初無離在但迷者喩出悟者諭入特
迷悟相間豈果有所謂出入哉

闢曰且止是說備還曾悟麼待備眞實有
箇悟處方見祖師言不欺矣偈曰

盡說此宗難得妙　十方智者苦爲論
懸崖未解拋雙手　撞入無非地獄門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

乾爲天坤爲地禪不異教陽爲奇陰爲偶
教豈離禪只爲互生卜度引莚藤蛇繞纏
一箇尋一心三觀一箇擅直指單傳默如
山僧語若天懸被箇無面目漢路見不平
攔空一喝直得達磨大師與天台智者呑
聲飮氣垂手入廛各家自掃門前雪不把
無明潤識田

祖師道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義解者謂祖
師指一心爲宗一心法界中以刹爲日不
加促以日爲刹不加延所以視一念爲萬

年轉萬年爲一念不長不短非少非多豈
神通使然乃法如是故
闢曰昔儒之達者以齊彭殤爲妄作一死
生爲虚誕徒其知有一念萬年之説猶增
驚惧無佗蓋眞俗不同途也古人亦云談
眞則逆俗順俗則違眞豈不然乎何當淩
其裂開俗網斬斷塵根回觀吾祖短長相
即圓常自在之機則朱言之咎其可逃哉
雖然且不渉短長試道一句看偈曰

刹那萬劫非延促　不把虚空較短長
便與麽時還諦當　且歸門外錯商量

無在不在十方目前
鏡清六刮濟北三玄天龍伸痩指菴主豎
空拳有佛處不得住抹過西乾與東土無
佛處急走過打著南邊動北邊一狀領過
六戸肖然開門放出揚州鶴不用腰纏十
萬錢
祖師道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或者以意識

卜度謂心非言像道絕方隅即色像而不妨處處分身。徧方隅而豈礙塵塵露影塵塵露影不離當處常湛然處處分身覓即知君不可見是謂無在不在十方目前之旨明矣

闢曰作是說者論光塋影也少伊一分不得若不能說下手說破落籠叢從語詞無在不在之言何異鄭州出曹門　信曰

不離當處是何物　通塞只許含十虛

拋向目前無量囊　　言教應當乘肅本

極小同大忘絕境界

投子言還大隨不壞隨出兩重關觸途成障礙無障礙但將兩句併作一處看便見微塵不小虛空不大見成公案絕覆藏麼桶何緣能不快

祖師道極小同大忘絕境界不義能者道前云無在不在便是極小同大極大同小之標題故楞嚴謂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

塵裏轉大法輪苟不違無在不在之旨則
動爲境界所圍既圍於境界則安有忘絶
之理既不能忘絶境界非六者大相小者
小相安能融攝於一體者哉
闡曰只如忘絶境界底人還見大小也無
若謂見則未能忘絶若謂不見則去土木
偶人無幾矣試道看偈曰
須彌納芥人皆委　芥納須彌佛也疑
縱使見超淸量外　刻舟求劍不勝遲

極大同小不見邊表
得得非得了了何了心地花開霅合春性
天日出冰壺曉不萌枝上金鳳翱翔無影
樹邊王象圍繞百丈脫野狐胎貪恨一身
多文殊出女子定富嫌千口少但知隅山
見煙誰問出門是草一切見成不用尋討
弊六
縱饒氈裏弄鉗鎚也是門前打之遶
十
祖師道極大同小不見邊表一等義解者
謂昔毘耶太士運不思議解脫神力以三

萬二千師子座置之方方一丈室中室不
加窄座不加隘然後以右手斷取妙喜世
界普告大衆彼世不搖動此世不改變以
大入小以小入大互即互融非彼非此經
中欲說此不思議解脫神力窮刧不盡然
此神力無一毫不自妙明心中流出或者
謂我今亦嘗悟此妙明心體緣何於此神
力而不克證有以對或者曰當知此神力
本自具足不加復證其所未獲現前者蓋

初心入道於定慧解脫之力未圓滿故雖
未圓滿於本覺心中亦不曾失但時至自
現耳雖曰時至亦不得存一念待時之心
苟存此待時之心即落異見矣譬如初生
孩子未離襁褓而欲其負重致遠其可得
乎雖不能負重致遠而於負重致遠亦何
畏何疑耳雖未獲其現前其眞實有所悟
明者聞此神力自然不驚不畏不惑不疑
若有一毫驚畏疑惑之心存乎胸中則於

此心實未曾真正悟明者矣近世行脚高士不求正悟惟貴言通況居師位者多是取順一時不肯與之深挑痛劄彼此徇妄俱不丈夫至使般若叢林掃地無幾嗚呼惜哉其有志者能刻苦勵行以大悟是期則報佛深恩莫加於此蓋吾佛亦未嘗不備言今日之弊謂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雖千千餘載相去其說如示諸掌益見聖人之言不我誣矣

關曰住住儞將謂悟了便休直饒儞超證不思議解脫神力於一刹那將毘耶老人命根一捏粉碎苟未能忘其所證坐在神異中政好來喫衲僧痛棒偈曰

小大悟迷俱屏跡　百千神用頓忘時

衲僧狹路相逢處　棒折須知未放伊

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半夜子雞鳴丑石女深栽無縫衣不入痛

飲菩提酒晡時申日入酉雪山深處象王
行大火聚中獅子吼十二時辰不要數盡
三十年後有人分剖無無無不無有有
何有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弄
花香滿衣儞有主杖子我與儞主杖子拘
水月在手我宗不立階差何用強分妍醜
一塵起三昧諸塵入正受珊瑚樹下闘全
雞蘿蔔花開眠王狗
祖師道有即是無無即是有其義解者謂

有不自有有是無家之有無不自無無是
有家之無有不單居無不獨立且人之言
有者胷中先存所見之無然後乃云其有
苟胷中先不存其無安肯於無所對中突
然言有故知無不無即是有有不有即是
無有無之理本乎一源於一源中言有則
多其有言無則剩其無有無混融言路亦
絶是謂還源之旨矣
闢曰雖然若不奮起大志泯有無之二於

正悟之域其起心分別安有忘言之日哉

偈曰

無中現有有還無　此物應難入畫圖

笑老趙州忘管帶　強言東壁掛葫蘆

若不如此必不須守

一孤山愛種梅彭澤惟栽柳一般素養高懷二處各存寧回爭似箇沒意智漢向無陰陽地上揷一莖草直教花開照日之前果熟清霜之後儞等諸人終日竟夜於其間俯仰折旋還見麼見則切忌眼花未見不得亂走

祖師道若不如此必不須守其義解者謂

一此是祖師叮嚀囑累之辭謂眞實要與妙精明心本覺靈源一念相應直須與如上所說一念契同苟不如是其雄談闊辯皆外道所計守之奚益哉或者謂若不如此者乃決定要人契悟其眞心也必不須守者乃指其不求正悟惟泥此言說爲得者

之意也此說亦通

闢曰然如二說苟不能忘軀並命誓新太成一番儀消剔吾業失矣待一个知學者於夢幻影子何所恃而不知難笑者哉偈曰

有無情盡色空忘　白日青天識露藏
賤比黃金貴如工　為憐無地可埋藏

即一切一切即一

二五是十二五亦也在人領會法無冝必與衆生作諸佛體亦何差與諸佛作衆生理不曾失忽有箇漢出來道衆生是衆生諸佛自諸佛何混濫聖凡叅佗釋迦老人平地受屈只向佗道無始妄流轉莫不由斯執定性凡夫聖所訶千言未悉莊不出祖師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或者引教中謂一是一切之一一切是一之一切之一不少在一切不多此是心法互融一多含容非神通使然乃法理如是然此說具在典章不須廣引只益言繁無補於道當知

吾祖作是銘至不二皆同無二不包容處恐
後之學者不達融會之理首以遮從箔即
次以大小相即又次以有無相即今後以
一多相即以無邊世界海融爲不二法門
廣闢於羣象之淵大啓於衆靈之府俾後
學不動歩而到不隔塵而入不加二而成
不克念而證大慈之願既周大化之功普
矣
闢曰雖然其如按圖索馬者日益繁多何

當按轉面門與祖師一齊趕退始解知恩
報恩苟或未然曳尾靈龜不能無及於祖
師矣偈曰
天地撮來如粒米　當陽打鼓大家看
眼中若未除金屑　要辨玄黃也大難
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弊六

大心無依大化無跡大巧無作大任無力

十三

萬法全彰處光滅影沉一毫不露時山堆
嶽積白蟻鑽開鐵佛心青蠅踏斷金牛脊

趙州看儞放不下偃溪便從遮裏入信手拈來和聲吐出豈智可知非識能識幾人覷著眼睛枯不是克家徒點額

祖師道但能如是何慮不畢義解者謂法華云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即祖師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之意乃為學者保任之辭也其策勵勸進之誠盡見于此

關曰雖然是伊果如是也未即應聲點首三下已遲入刻稍加佇思劒去久矣偈曰

如是如是復如是　要問畢時那裏泊
拶下重重鐵面皮　家鄉猶隔三千里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永嘉大師道則太煞道要開鑿人天眼目如隔海在何不道心非根法非塵共轉如來正法輪忽有箇人道永嘉道底如隔海儞與麼道如海隔爭似三祖大師信心不二不二信心遮兩句如生鐵秤鎚要且穿鑿不破

只向伊道低聲低聲啼得血流無用處不
如緘口過殘春
或者以義解祖師意謂衆生迷此心者其
來久矣於一法中妄生分別一分別莫
不皆二且見已為自必見人為佗此謂自
佗之二從此引起無量無數分別不勝其
二矣豈筭數譬喻而知其涯量者哉故祖
師老婆太過單提箇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之正印與之當頭一印印破如綱擧綱無

一目而不張如領提衣無一縷而不順迅
雷起乎幽蟄杲日麗於昏衢聾者視聵者
聞窮者通愚者智不離夢宅遠登真覺之
場匪隔幻身直證金剛之體可謂起死回
生之神藥革凡入聖之良導至矣羨矣
闢曰讃歎且止只如神悟之須此箇不二
之談還有容受處也無苟無地可容且祖
師到此也今要棒喝曰
凡聖悟迷俱不二　了知元自信心生

心非生滅誰迷悟　罔象無端入火坑
言語道斷非古來今
心心非心非心心而非心非心而心湼槃
頭拽不斷放下手卒難尋此等葛藤自二
千年外起乎西土其間四七二三以至千
七百箇鈍漢萬種施爲勤除一个盡牽枝引
蔓直到于今幻出瓔聖鎔凡爐韛化成聆
風嘯月叢林儀一見之蜂起資異證以交
侵發藥既衆受病尤深而况雜邪外之毒
無處著膏肓之鍼今且作死馬醫去也
良久云機前三點活言外一鈎沉
其義解者謂既是言語道斷此一篇銘非
剩而何老曰非古來今乃知祖師面目見
在
闢曰且莫謬加穿鑿取笑傍觀殊不知理
本圓融道無離在言語道斷廣長舌其說
熾然非古來今滑漆身恒常寂爾毒藥醍
醐覺成一器黃金一兔礫覩作一團用處無

差往來有準一路到底者不留朕跡三祖
不回互護自搏量箴一代之聖師乃百世
之標準設出鳳凰髓資異饌於禪悦之門
抽出師子筋絶餘響於至靈之府雖然且
道祖師還肯受此等茶飯也無敢起葛藤
一任眼剌偈曰
熱椀畫鳴翻古調　聤驢夜吼換新腔
語言道斷道不斷　一任傍人錯較量
非文非字無佛無心　拏空塞空以毒攻毒
鑿大師款案既在少林宗聲價不衰何妨
讀作信心銘切忌記作元字脚果滲棹欄
空撲碎玉麒麟就地剗回揣藍古佛家私
瞎却當人正眼且道靈驗在那一句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　九

書 三三

A00
6112

中峯廣錄

[illegible]九

B 20000[illegible]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三　弊七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楞嚴徵心辯見或問

玄樞密運亘剎土而無法不周靈鑑高懸統沙界而有形莫隱有形莫隱之謂見無法不周之謂心曾無外見之心寧有離心之見類純金之鑄像猶湛水之興波舍像無以見其金全金是像撥波何以求其水即水生波名雖異而似差體常一而無別是以世尊據玄

弊七　一

樞之正體設問多端阿難昧靈鑑之真光指歸七處

或問阿難正當七處指陳之頃爲是故指以袪末世衆生之惑耶惟復果不知而墮此迷悶耶　答不見其智不知其愚愚爲發智之端智乃遣愚之本如來抱大雄之正智靈鑑昭然阿難示小乘之偏愚玄樞昧矣然而智不待遣愚而養智如來徵而無徵愚不待發智而守愚阿難荅而非荅乘一時之方便闡萬古之圓聞者大哉阿難之慈也聞過去佛所說法要阿難悉能通記無遺於其心法固不能詳知而具委豈不能緊領也蓋憫傷末世示此愚蒙深欲曲盡如來之本懷以爲後學之據耳

或問阿難七處所指皆心所不在則人皆謂之無心可乎　答心離四句當體不涉其有無道絕百非應念豈論其離在昧之則是非鋒起了之則凡聖情融然阿難指處孰曰

之不在惟是不了心源蘊於偏必致使如來
曲盡玄辯以攻其偏且心之為理者一切衆
生各各具足況人為萬物最靈而不具心體
者乎若曰無心誠為自惑

或問七處所指既偏究竟孰當為正　荅象
軀不隱隱歸羣士之盲空體無方方在衆人
之執象不為盲而故隱空豈因執而定方聖
心曷有正偏偏正各因其所見耳請以喻明
之如有一人曾於七處住止偶遭人問月出
沒於何地首則曰月自水東出而水西沒謂
昔居水國乃爾見之又云月自山頂出而山
下沒曾居山中見之又云月自城頭出而城
外沒昔居城中見之又或指月出沒於舟之
左右樓之上下村之前後郭之東西皆其曾
居而見之遂成執於胷中而智者咸不許其

說當知彼所指處未嘗非月也惟是月實不
於此七處出沒原其所指之謬者無他雖處
處見月惟本曾仰天一見耳如阿難所指[illegible]

不曰非心但未曾親自回光一照耳
或問據爾所喻則阿難所指之處而此心曷嘗不在焉　答無形之形豈眼目之可見非在而在奚蹤跡之能尋離彼離此而卓爾獨存匪中匪邊而湛然常住此一切衆生歷刧由之而不自知者然世之言大者莫越虛空塵沙法界咸為虛空之所包括如來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且虛空最大於吾妙明心中特片雲一漚耳由是而知心之體量豈凡愚所能測哉阿難示同迷惑為妄見所障指歸七處豈非棄百千大海而認一浮漚體目為全潮故如來亦不能不以此徵之其偏小之執到此昭然莫隱也
或問心體既徧於山河大地緣何離身外咸無知覺豈曰心徧而不具知覺耶　答萬竅並號扶搖莫知其有力羣幽洞燭晨曦自若其無功至理未嘗不融迷妄以之自惑耳[illegible]

謂離身不眞知覺且置之勿論言身内之知
覺者特不過飯之而飽衣之而暖染之則垢
澡之則淨至於順喜逆嗔樂榮苦辱與夫博
通事物記持古今而已汝元不思如上所緣
皆似知覺而非知覺也何謂似乃因根境相
對虛妄緣塵和合而有非眞知覺如來之徵
辯者政所以發明於此也汝猶不悟尚復認
此爲知覺且汝身中咸捨此妄則何以爲知
覺乎或曰此身既曰亦無知覺豈可同土木

耶答此身離却虛妄緣氣政同土木無殊或
曰如是虛妄必從何起答亦無起處但是偏
一念自背眞覺之體即其眞覺轉爲如上等
虛妄緣塵或曰悟達之士寧有飯而不飽衣
而不暖者乎知則亦同虛妄不知則還同土
木耶答汝言不知則眞覺之體安有暫時不
在之理乎子不聞迷而爲識悟而爲智換名
不換體也故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
虛妄猶如空花何謂識認體爲我執持分別

之謂也何謂智了體非我離諸分別之謂也
或曰悟達之者見山不曰水見僧不曰俗謂
之無分別可乎答眞寂體中本具靈鑑分別
而與識分別異者識乃起心分別者也智乃
無念分別者也或曰既云無念憑何分別答
子不見世間所謂明鏡者乎鏡乃無情不具
諸識妄有念體而妍則現妍醜隨現醜豈曰
不分別蓋其體明故洞鑒乃爾似分別而實
無有能分別之念也與吾靈鑑之體何殊所

以云萬竅因風而號羣幽由日而燭則風何
意於號萬竅而動日何念於燭羣幽而來皆
體本如然似有爲而實無能爲之心耳爾如
體此則終日喫飯不妨言飽實無嚼破粒米
之能終日著衣何礙言溫安有曾挂寸絲之
執所以云修習空花梵行宴坐水月道場凡
聖情忘是非見盡眞知靈覺一道齊平豈分
其身內身外乎據所問云身外咸無知覺今
復問汝汝今離此四大身外覺有物耶覺無

物耶若曰不覺有物應同土木旣曰有覺能了知耶不能了知耶縱汝失心不能了知認明爲暗指色爲空雖曰謬陳非無知覺況是縱手所指虛空物象大小美惡靡不明辨苟非知覺孰臻於此忽然之間妄惑頓空執情銷落則知十方虛空是大圓鏡不加磨拭而照古照今三千刹海即楞嚴王豈假證修而融凡融聖到此則所謂虛妄知覺將無地可寄矣故永明和尚以一心萬法爲體就如來

一代時教中撮出要文乃成宗鏡謂以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鏡雖百卷之文繁大意惟欲揀辨虛妄獨顯無念之眞覺耳當知永明未作宗鏡時一心未嘗不照萬法也豈特永明然迦文未出靈鷲山時一心亦未嘗不照萬法也此理混今古而無變隨語默而不遷極而論之惟在當人脫略見聞赤身領荷實非言通而意達者故永嘉大師謂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此破依文字能所而知此靈知

之體也即經所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何則蓋欲妙契靈鑑體中本具無念之知此無念之知不容別有所知也又云若以自知寂亦非無緣知謂雖不假文字因緣等以夙根不昧生而能知言非無緣者謂尚存能知之跡耳故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何則蓋真寂體中之知覺元不因一法而具也苟不依體而證儻存毫末許言其知見者皆墮戲論汝言身內外者豈特戲論斯實狂愚矣

或問衆生知覺與如來知覺同耶異耶　答衆生食鹽曰鹹諸佛乃云不淡諸佛指火云熱衆生則曰不寒雖遮表之詮異途而知覺之性同轍苟真妄而不隔則生佛以何殊然而知覺約有兩種一曰真知真覺一曰妄知妄覺此兩種似同而異雖異而同故凡聖以之區分迷悟以之隔越也如圓覺序謂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正指真知之體一切衆生本來具足與諸佛常住法身

覩體不別此體湛然常寂廓爾靈知名之曰心徧含法界雖諸世間相刹那刹那生住異滅而此體不動也故如來所徵者直欲顯此心耳此心離一切名相及與聖凡染淨因緣自然眞妄和合以至見聞覺知等法所謂妄者即是今此四大爲身根塵相對蘊藏陰識隨處執持而生分別所以取捨愛憎念念遷流而不自息者也此之妄體由根塵虛妄和合似有其體根塵忽消此妄亦滅此即阿難所指之心也而如來云胡不斥之哉故曰此虛妄心離却前塵畢竟無體又曰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此所謂似同而異也

或問此虛妄體爲是依眞而有爲是離眞別有若曰依眞而有則妄即是眞若曰離眞別有則宛成二體　答依眞立妄似結水以成氷由妄顯眞若見煙而知火固是堅氷即水奈何氷無流動之形雖曰猛火即煙而乃火

無蓺㛼之象執之則千塗各立了之則一道
齊平法界之理既然則如來不容其黙矣良
由衆生未達聖人善權方便隨其語言而生
執縛於無同異中熾然同異如來所以對同
立異真妄斯彰破異立同真妄俱泯而經中
擧一巾六結立喩詳明一巾喩真六結喩妄
非一巾無以成六結真爲妄所依非六結無
以顯一巾妄爲真所倚故如來謂解結因次
第六解一亦亡則知羣妄既消一真何有以

妄望真雖異而同也
或問真該妄末妄徹真源真妄既同而生佛
之途常異者何也　答起而無生諸佛入涅
槃于衆生識海寂而常動衆生隨生死於諸
佛心源理求之則全同事推之則逈隔雖曰
同具知覺之體諸佛自空刧以來如理而解
如解而行如行而證而衆生有迷而未解者
有解而未行者有行而未證者以故異之耳
然迷而未解者固未可論而況口談實相而

意逐攀縁跡穫空宗而情沉有海虚叨了解之優名實墮凡愚之劣行然真妄同源言其性具古今之下未聞有不絶妄而返真不遣真而契理者惟頓漸之等差耳此約事行而言若約理則十法界同具一心經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豈生佛之果異耶其所異而不能同者乃妄未遣也真未泯也見未亡也總而言之惟心之所以未明也

或問真妄之外別有心耶別無心耶　答屋是總名依屋以顯其成壞心爲正體因心以發其妄真曲引喩文重下註脚一心喩虚空也真喩明也妄喩暗也當明時空與之俱明暗時空與之俱暗真妄似與心同也非虚空無以顯其明暗則真妄不離心也極而究之則虚空之體今古廓然了不爲明暗之所遷乃知一心與真妄泮然矣至此則列羣峯於五嶽咸消高下之形引萬派於四瀆共失淺深之跡豈真妄之復云乎哉

或問六根具含妙用而如來單辯其見者何也　答五色可盲老子未盡傾肝膽千里能視离婁欠剔起眉毛覩薄伽梵忽起變源遇摩登伽幾沉欲海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手頭撥動金剛鉀髑髏揭盡根塵膜其所以單辯其見者首因阿難謂我以眼見如來三十二相之説乃辨之耳一根既了六處同明今分其所見有二一者如來以心體靈知了了不昧之爲見是謂真見二者阿難依衆生執以眼對前塵諸有色象之爲見是謂妄見其言妄者離種種前塵則無有見其言真者不涉前塵乃至因縁和合等相指真寂體中廓爾靈鑑豈日輪黒月使之能見哉而如來與阿難揀辨前塵不出八種各還所屬乃顯其離塵無見也所言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即破妄顯真耳

或問眼對前塵既不名見今我眼中謂之無見可乎　答山青水緑本色人鑑在機先夜

暗晝明靈刹漢視超色表舉措消歸自己縱
橫肯隨前塵苟不如斯實為顛倒何則豈不
聞如來謂若曰眼見諸己死人眼目現在云
何不見又云譬如盲人忽得眼光名為眼見
若有眼人處於暗室忽得燈光當名燈見燈
能顯色是眼非燈眼能顯色是心非眼於此
了悟則眼實何見之有哉
或問若物即見是見非物若物非見云何見
物此說謂見與物似同似異　答頹磚齋古
鏡當機莫隱其暗明巨闊倚高垣覿體難藏
其通塞雙與則物生見起雙奪則見泯物沉
豈同異云乎哉以要言之物不是見見不是
物見能顯物物能顯見物非見而不物見非
物而不見矣如其不委更聽下文若物即見
不須更覓含元殿是見非物一切聖賢如電
弊七　八
拂若物非見彩雲遮却神僊面云何見物龜
毛束斷虛空骨阿難早不解回頭幾致釋迦
同受屈一塵不有遍大千未亡見者休尋覓

或問即物顯見理既昭然今見物時即名見見如何　答燈鏡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妙網珠接影互融互攝而處處分身撥開百草頭邊突出萬人海裏停機則失擬心即乖擬尋自是螢光欲取便成魚目何則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此如來謂若見是物則我之見亦與物等物既可見則汝亦可見吾之見也又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此如

來謂物非隱顯見有離在若見是物則物無隱而不見之說以見非物故則見有離在見當離物之時名為不見之處云見不見者謂吾當離物了無可見之時汝若果能見吾離物不見之處則我之見果與物等如是則自然非彼離物不見之相也以其見實非物故使其見若離物則不見矣復云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者謂既不能見吾不見之地則我之見自然非物矣此一段意義重疊

詳陳曲喻主意在於破彼認物爲見之謬直欲俾其知云見不是物也

或問離物惟見惟見即心見見之時見非是見又何謂也　辨七

九

答離雲王鑑照之則影落千潭出匣龍泉用之則屍橫萬里太火聚豈容湊泊金剛圈不許撮摩撥著便轉已墮功勛提得即行早成途轍原夫如來直指靈鑑心體不特破根塵相對之妄亦乃破離妄絕對之眞蓋眞妄兩途皆衆生無始時來之見病也故云見明之時見不是明此乃破妄顯眞又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與眞俱遣矣故偈云言妄顯諸眞妄眞同二妄猶非眞非眞云何見所見如來到此可謂詞窮理極矣然眞妄既遣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者獨指靈鑑之體內外圓明離諸聞見故維摩亦云法非見聞覺知若求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蓋謂見聞覺知皆依虛妄根塵和合而有何當赤身挨入徒爭揭開妙明眞心廓

爾無際以之爲見則麗杲日於長空以之爲聞則啓蟄雷於虛谷豈復爲滓光幻影之所籠絡者哉

或問久爲妄所纏欲斷絕之未有其方請教之　答我不識妄從何起而儞欲斷妄若妄從心起則妄可斷而心亦可斷心旣可斷則諸佛之一乘菩薩之六度緣覺之十二緣聲聞之四諦天人之十善皆可斷也使其果可斷則眼之所見耳之所聞乃至舌味意緣亦濕火熱風動地堅世出世間俱可斷也如上諸緣不可斷故則汝所謂妄者亦無有可斷之理也曰苟不可斷則未免相續去也咄是何言歟其起心斷妄尚爾不許而豈容其相續耶據爾云則爾之妄體果有斷滅之時也苟未嘗斷滅則何續之云乎汝元不知自無始刦前最初不覺瞥與寸念違背眞心引起邅流迨今新新不住乃至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皆汝妄情之所執受欲絕此妄當明自心

自心一明則無邊妄緣覿體斟會矣辭曰妄
非心明而不絕心非妄絕而匪明心明則絕
妄而明妄絕則明心而絕妄絕故色空明暗
徵七　十
不礙眼光何見之可辯心明故聞見覺知收
歸毫末何心之可徵誠爲祖禰不了殃及後
人更或有疑請求達者
徵七處於二千年外阿難獨未曾迷拈一花
於百萬衆前迦葉何嘗解悟裂開一味平等
之體演出萬般差別之名教海斯彰兎角杖
挑潭底月禪關遽啓龜毛繩縛樹頭風走殺
天下叅禪人惑倒世間求佛者蓋爲當時鹵
莽虛延幻影浮光今日思惟觸著銀山鐵壁
客有以徵辯之疑見請余故引問答之義相
酬不過借彼杖繩謾爾控佗風月英靈上士
獲真心於形名未兆之先俊邁衲僧具妙見
於言象不該之表詎肯按圖索馬指跡云牛
掃空生佛之狂言蕩盡妄真之魔說爾如加
誚我何敢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三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四

叅學門人　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別傳覺心

惟圓而覺惟覺而圓非覺無以大其圓非圓無以滿其覺覺不知覺而覺徧自佗圓不見圓而圓周彼此謂圓也太虛不足方其形謂覺也靈鑑何能盡其用五嶽止千山之勢圓斯圓乎四溟吞萬派之聲覺斯覺矣佛祖之安宅聖賢之要路塵沙衆生之所戴十二開士之所宗實萬世之指南三界之元龜也

曼殊首提本起因地之問至尊特彰圓照淨覺之名指四大標六塵撲碎無明窠窟喻空花方二月滌除生死根塵印迷悟之本虛斥有無而俱遣不存一法於不存處豈礙成號靡隅一毫向靡隅邊何妨剗削是謂圓常要

旨格外真規苟非神悟於機先豈許滯情於
語下偈曰

首問如來本起因　擬相酬處喪天真
標圓已陷無明穽　謂覺難逃有漏塵
出匣太阿那敢觸　當臺古鏡若爲親
未能言外超方便　盡是華胥夢裏人

空裏月輪奚假再三撈摝不中火燄豈憑逐一推排焦尾巴石虎雄踞雪林無鼻孔鐵生攙眼露地普賢昧諸幻元生覺海世尊謂真覺猶是幻源離其所離幻上何妨立幻遣真所遣空中更不容空捨方便不滯證修引妄想全歸解脫指石爲玉點鐵成金無梯航處設梯航非漸次中言漸次偈曰

白牯貍奴咸具足　那知具足處難憑
千般幻妄元依覺　萬種修持總滯能
石虎空中吞皓月　波斯夜半齊寒冰
遣情離謂離還遣　物物全彰最上乘

十方世界即摩尼珠法法依之而影現大千

刹土是寶絲網物物仗此而光騰大火聚裏不許藏身塗毒鼓邊豈容側耳普眼向無方便中曲伸請問鶖鷟帳裏春正濃世尊於絕思惟處俯徇來機歌管叢中酒方勸捏聚則地水火風鐵山岌岌放開則見聞知覺王海沉沉枕邊之槐國夢回室内之蘭膏燄炯應時圓淨鼓鑼擂鼓共演真常當處等平打尸提門併歸圓覺彈指項孰脩孰證舉世間誰悟誰迷苟非象外廓明翻作門前之繞偈曰

無邊刹海虛明鏡　積刧埋塵光未虧
肯把幻緣滋幻影　誰將真智起真規
徒誇萬里還家日　謾說千燈照室時
安有住持圓覺者　教人容易作思惟

因疑致問離匣之寶劒爲斬不平引荅破疑當鼎之靈丹欲瘳既病覺體元非作用話頭不許承當剛藏隨在鑛之金曲伸三惑瞿曇示過雲之月遠闢羣迷始終生滅豈復現前聚散有無不成安住攝瞎金剛正眼何處覓

生死始心掀翻自己家珍孰肯認涅槃淨性燒須彌雅宜螢火束虛空慣用龜毛日麗星明成佛不成佛難逃法執風馳電激圓覺未圓覺俱墮魔坦苟非撒手懸崖一任開眼說夢偈曰

固知覺性離生滅　縱悟無生覺未圓
花亂長空三惑起　浪翻平地五宗傳
鑛中金出功猶在　月外雲行見政纏
何似横身聲色裏　從來千聖不同躔

欲網重重金剛劍不待揮而自裂愛河渺渺菩提岸奚假涉而已登夢中之四聖非真鏡裏之六凡何有輪回根本吐呑彌勒口門貪欲因緣含裹如來心地生而無生卵胎濕化相而非相明暗色空迷即悟悟即迷一道齊平五性俱遣事即理理即事兩頭坐斷二障全消三世諸佛同參一切衆生皆證超方便住圓覺上帝黃葉何多成佛果斷輪回翳眼空花不少會須是一生了辦更莫敎萬劫沉

淪惟務肯心不勞佇思偈曰

輪回幾種問來端　至理如何可白瞞
一點愛源常滴瀝　萬尋欲海政瀰漫
徒將二障論深淺　枉對羣迷説易難
圓滿覺心皆已證　擬思量處不相干

長空皓月伶俐漢何待指標滿覺眞心大丈夫豈由言顯言外承當早成途轍機前負荷涉涉廉纖不許執著妄情不許深求悟理不許依憑功用不許允蹈無爲清淨慧浴詢地位階差路遥知馬力老瞿曇花分能所照覺歳久見人心眞不自覺覺不眞眼非自見見非眼凡夫覺聲聞覺無文鐵印向空抛祖師禪如來禪折角泥牛連夜吼地獄天堂打成一片菩提煩惱坐斷兩頭白雲自白青山明月誰分流水苟非親到故家田地更聽幻人

重説偈言

中不容佗清淨慧　階差地位叱瞿曇
月行空界憑虛指　花爛心田貴實叅

息妄固知非正覺　尋言安得是司南
未曾跨過黄金限　且向門前宿草菴
即一而三濕紙裹金毛師子惟三而一單絲
控玊角麒麟大千界不受纖塵十萬里那隔
寸歩威德巧於設問四門之城堞面面俱開
世尊曲為指陳一道之覺源塵塵渉入即空
即假即中而易分雪裏粉惟静惟幻惟寂而
難辨墨中煤須如是人明達箇事鏡裏像照
昭不隱切忌眼花器中鍠浩浩無虧休將耳

聽穀收則苗土俱棄功成則境觀齊捐欲知
圓攝所歸之方更舉直捷根源之偈
有幾種修威德問　未能直捷世尊酬
三重妙觀爐中雪　萬種奇功水上漚
夜氣吟沉深雪谷　曙光遙映白雲樓
無人為向靈山道　那事如何著意求

翻頭作尾連環鉤鎖而二十五重抵掌論心
直指單傳而千七百箇水入水時全無差別
空投空處煞有聱訛辨音躡威德之前蹤肯

信龍門無宿客如來列次第而酬答那知少室有斯人即三觀離三觀王轉珠回以一重去一重神出鬼没前空後假斷送渾家落火坑齊家兼中攛掇鐵牛眠死水一種是門前之繞萬般皆心外馳求擬登正覺之場更聽重宣以偈

單複圓修啓辨音　沉沉覺海政淵深
諸輪指體還迷體　三觀惟心又覓心
翫月靈犀蟲禦木　求珠罔象芥投鍼
寄言弄法不隨者　難免空花翳幻林

圓湛深淵漚花影裏千尋浪湧軒昂大宅叫呼聲外八面火然悟迷不越見生縛脫皆由己造一箇我緜續不斷宜乎淨業咨詢四種相潛伏難知獨許世尊揭露遣神兵戰空魔壘驅智將援破賊機使迷悶不入者蹈廓達之通衢於增益諸病時飲必瘳之靈劑擬作將來眼目難忘現在我人湯與水濕性儼存何處著寶蓮香之欲火愛與憎知覺元在豈

應容演若多之狂風難思客路千差終詣祖庭一實這箇說話大似釘椿搖櫓驀劄相逢那裏洎在偈曰

覺心迷悟若爲通 [廿七]　淨業那能奪至功 [十五]
能所頓消何相遣　妄真俱盡豈情融
無空作境空猶在　有我談玄我未窮
向古鏡邊閑照影　山重重又水重重

善知識是塗毒鼓耳其聲者死不移時善知識是大阿鋒觸其鋩者喪不旋踵一味生擒活捉百般大用全提普覺問依何等人移花兼蝶至世尊答遠離諸病覓不得雲饒且做成作上任滅四種膏肓總不出憎愛是非一般病痛以毒攻毒須還老耆婆肘後神方用醫奪醫不許水潦鶴口邊訛說甘草苦葉連甜果得斯語砒霜良甘露惡賴有其端與其同事處換人眼睛奚止摶財妻子別行異路時不存軌則何妨戲笑譏訶攪不渾兮澄不清近不憍兮遠不怨丈夫夾驟知識軌儀且

不犯風規如何通信偈曰

欲開知識門前路　普覺興慈意獨新
狎近不憍離不怨　偏邪惟敬正惟親
通身是病通身藥　徧界全眞徧界塵
話到摶財妻子處　古今疑殺幾多人

百廿日晝兒為空路從平處險二千年閑門作活人向靜中仕操心降鏡裏之魔開眼做夢中之佛圓覺設最後之關窮猿後來世尊無極理之談晝蛇添足長中下三期多是添少處減五像末三法前何重後何輕含眼跳黃河且不許停機佇思赤身挨白刃又那容顧險防危一條窮性命東擲西抛萬丈冷門庭橫開竪闢安居平性智逢蒿棘陝府鐵牛懺悔風當罪根濕紙裏嘉州大像更聽祇夜遠賛徽猷

道場亦行設威儀　圓覺當機立問時
斫水杖痕人共覓　釘空椎跡我全知
三期政亦分長短　一法何須論順違

不犯風規如何通信偈曰

欲開知識門前路　普覺興慈意獨新
狎近不矯離不怨　偏邪惟敬正惟親
通身是病通身藥　徧界全眞徧界塵
話到搏財妻子處　古今疑殺幾多人

百廿日晝地為空路從平處險二千里門作活人向靜中恠操心降鏡裏之魔開眼做夢中之佛圓覺設最後之關窮後彼林世尊無極理之談畫蛇添足長中下三期多更添少處減五像末三法前何重後何輕含眼跳黃河且不許停機行思赤身挨白刃又那容顧險防危一條窮性命東擲西抛萬丈冷門庭橫開竪闢安居平等性智逢嵩藂陝府鐵牛懺悔風普罪根濕紙裏嘉州不像更聽祇夜遠賛徽猷

道場亦行設威儀　圓覺當機立問時
逆水杖痕人共見　釘空椎跡我全知
三期政亦分長短　一法何須論順違

話到安穩平等處　老婆心特爲詮癡一
五種經名穿透百千諸佛耳孔一條覺路截
斷十二開士脚頭賢善首曲爲流通尼蓋婆
密垂守護綺筵欲散不妨鼓吹頻催戰陣將
收豈礙干戈盛舉鬧骨董檐夫索價爛葛藤
遍地生枝後如是果前如是因衆器入金而
金何有異多不加増少不加減羣波歸水而
水自然同鐵蒺藜摟空狡兎之窠露刃劒斬
斷靈龜之尾明暗色空分科列段伶俐座主
難窺雲林泉石直指單傳了事衲僧罔測三千
毒八倒全該眞體十身四智靡障妄緣一圓
一切圓何待水銀墮地一覺一切覺豈容古
鏡當臺語言文字一點難容機智識情萬般
虛設便與麼領荷已成途轍不發斯脫略更
聽偈言

以賢以善標爲首　最後當機欲播揚
隨樹不栽園果熟　靈根未種覺花香
謾將修證論眞假　難把虛空較短長

脫略語言文字外　須知別有好商量

眞歇了和尚作圓覺十二偈叢林盛傳而未之見也余禪坐之隙披閱是經獨文殊普賢二章旨趣直捷自餘皆曲徇機宜巧施方便殊未有衲僧氣象於是每一章用禪四六提其綱要復申以偈固不敢效眞歇和尚之作與宗門共之聊復自警耳乃標其名曰別傳覺心且即文字離文字置之勿論如大圓覺心果有別傳之旨乎長鯨一吸海水盡森森露出珊瑚枝

十七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五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金剛般若略義

延祐丙辰秋七月翰林承　旨趙公自京師遣書來問金剛般若大意遂述略義併答其書略曰聞如來於第四時說般若經六百卷金剛經乃其一也議者於六百卷之綱目以融通淘汰四字攝之蓋如來嘗於第二時在鹿苑轉四諦法輪證諸小乘

入有餘涅槃以未稱本懷由是第十二時維摩彈斥使其耻小慕大然後廣説般若一味談空專爲小乘人融其所執遣其所滯淘之汰之如滌穢器使之清淨然後以上乘圓頓甘露之味沃之但金剛經局於文約幾不能以句讀義意深邃寄之六百卷間於中或有不能通處正不必致疑但存一念深信之心信之不已久當自解令利根之士不待功深力久必欲一時意會每以智臆之見穿鑿之一涉此途則般若大義不復契會於自心矣茲直述經音題曰金剛般若略義望取而究之或究之不盡餘惑未泮只消提箇所參話自看不必於此文字中致疑一朝看破話頭則六百卷之雄文皆吾智中舊物也略義云乎哉

金剛是喻般若是法波羅蜜此翻到彼岸喻般若爲金金以不變不壞爲義般若爲剛剛以摧壞萬物爲義謂般若之體離相離

名亘古今動即諸佛之自心乃衆生之本
源也
般若於大般若經有一百喩又不止於金
剛二義也謂般若如大火聚物或嬰之咸
遭其焚燒般若如大日輪能破一切諸幽
暗般若如光明鏡能分一切諸妍醜等云
云
般若乃梵語此翻爲智慧言智慧者破愚癡
故當知智慧與愚癡俱無定體悟此心故

即愚癡是智慧迷此心故即智慧是愚癡
旣悟之人雖譏訶戲笑皆智慧也未悟之
人雖梵唄讀誦皆愚癡也故愚癡智慧特
迷悟之分無定體也
大般若經中具八十一科通聖通凡以至悟
迷無所間然自五陰六根至十八界十二

緣四聖諦六度及三十七助道品以至菩
提涅槃等彼大般若六百卷宜廣說今金
剛般若不過五千餘字乃總攝大般若之

要義以故言詞簡約義理該通其言約故至於句讀難辨其義盡故自非曾遍覽六百卷之長文卒莫知其所歸也

經中言不住色布施且色之一言乃八十一科之首若欲廣說須一一從五陰十八界至菩提涅槃等應於不住色布施下便當言不住受布施不住想布施以至不住菩提涅槃布施以此經之文尚約惟言不住色布施極至於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而已又不知布施一法乃六波羅蜜之首若以廣說則應布施盡入十一科竟又當言不住色持戒不住受持戒以至不住菩提涅槃持戒展轉盡六波羅蜜循環入八十一科則文不勝其博矣

今金剛經一卷以約文納深義其名相廣博難於義解古今三教中之聰利者首未探淵奧之文必欲以一時聞見釋之因而註解互相是非皆多於聽說而自開戶牖去

般若之大義遠矣

經首列八金剛四菩薩名相昔孤山圓法師嘗以直辭闢之謂好異者爲之也

經中言四句偈論者紛然咸謂經中果有四句特旁搜曲指必欲以四句主之或有甚者乃妄稱六祖有曹溪口訣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之一句逐兩字分爲四句惑人一至於此却不思經中言四句偈必上有乃至二字下有等之一言未嘗單稱四句偈惟云乃至受持四句偈等謂乃至者是不及之辭云等者乃總該之義今依文直解但當云於此般若章句受持自一句二句三句乃至四句及與十百千句等此說極明不加穿鑿政不必曲勞神思遠求四句以蹈自開戶牖之轍也

經中言四相四見者乃一切相一切見之總名亦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也惟相惟見根於虛妄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然

迷妄之習在根爲見在境爲相故經云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又云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且我人衆生壽者之四乃執相滯見之總名惟相惟見不特迷者有之而悟者亦未嘗不遣其惑也苟非聖凡情盡迷悟影消則相見二魔卒難消殞

迷者四相謂妄認四大爲我相離我視佗爲人相妄風所觸而生厭離是衆生相忽觸刹風而生戀著是壽者相此四相乃迷妄之麁淺者也

悟者四相謂於所學習忽悟自心是我相久之悟跡既遣證理猶存是人相悟證俱消存有所了是衆生相覺所了故知覺未忘是壽者相此四相乃學道人之細而深者非深契密會者難與同日而語也

然麁細淺深均同虛妄者謂般若清淨彌滿表裏澄瑩不受一塵只箇不受亦不受迷固不可說雖悟之一言亦無地可寄矣

所以有二六六未盡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知此喻者迷悟四相不待言而遣矣

言四相四見是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者因執四大爲我就一箇我上引起百千執著百千愛護離我視佗爲人就一箇人上引起百千分別百千取捨乃至遇衆生而發憎於壽命而長愛交馳虛妄起滅無從諸塵勞識因之而集是故謂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也

四相之義據直而說只是一箇我人憎愛四種情妄夫人自古迨今馳逐去來於生死海中引起八萬種念慮如燈燄似水涓涓未有不自我人憎愛四種情妄之所交接者也

或謂佛何不直以我人憎愛爲辭而曲言我人衆生壽者何也蓋聖人指說一切名

相咸有所因茲莫究其因雖然特不能外
吾情妄之說也
且人之與我即是非之端何則謂非人即
我謂是我非人但以非佗即是我相或云
非我即是人相而不知太般若眞寂體中
內而無我外而無人以至無衆生可憎無
壽命可愛故三祖信心銘有云纔有是非
紛然失心又云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斯言
曲盡其閫奧不必別有說也

或問般若眞淨之體既顯則我人衆生壽
者之妄將何所歸對曰智非相空而莫顯
相非智顯而莫空相空則智顯而空智顯
則相空而顯相見空故即非四相是名四
相智慧顯故是名四相即非四相當知相
見本空智慧元顯以本空故則我人衆生
壽者全彰般若之光以元顯故則壽者衆
生人我總是金剛之體所謂一切智智淸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㞢

經中言即非是名二義蓋本乎破相法相二宗而來然即非二字乃破相顯理是名二字乃就事顯理如來說般若一味談空特以一味空破一切相以故但於名相處皆以即非是名爲說乃契一經之旨趣也性遣事存理無越即非事理不二宜乎是名譬如但言世間一物蓋物物皆具般若不欲顯名般若但云即非其物因物能顯般若故云是名爲物餘皆例此則知即非是名似乎兩端而其實一致也

經中言五語謂眞語不妄實語不虛如語不變不誑語無惑不異語不兩說也佛作是說蓋知衆生不達法義之玄奧不能無疑於其說故使其聞法生信而然也

經中言三千大千世界法相數中具載茲不詳出云大千者蓋對小千而言其大小之說亦具存法數

經中言三日分者謂早晨是初日分午刻是

中言分晩將是後日分言一日之間於此
三時將身入河沙國土而用布施如是至
百千萬億劫日日於此三時將身布施特
喩其施身得福之多然後以信心不逆之
功復過於彼

疏 聞無量劫施身之功何劣於般若章句方
能一念之信其德何優對曰此義特破彼
執相之甚者也彼雖施身不忘我相此雖
一念之信而應念破諸我人衆生住相離
相誑曾壞之不俟笑如來豈欺人哉

經 中言三際心不可得者蓋過去已過去於
現在何可得耶未來又未來於現在亦何
可得現在之心不住諸相當體空寂亦不
可得此心於三際尚不可得云何於不可
得心中執縛諸見而滯四相非愚妄而何

經 中言五眼即賢者宗列五乘類顯其旨且
以緊言之務濟衆善即肉眼堅護禁戒即
天眼觀諸法空即慧眼悲智圓滿即法眼

一乗安住萬德莊嚴即佛眼此五眼在聖在凡各各具足特迷悟之自隔耳

如上指陳惟依己解而直辭之茲復於逐分下略加註脚貴在遣疑闢異其敢以般若大教耀見聞而取過咎云

第一分

自如是我聞至敷座而坐乃序說法之時會衆之處故稱法會因由也

第二分

須菩提從座而出讚言希有如來善以發心護念我等善以正法付囑我等遂問有人發阿耨菩提之心此心當依何住當如何降伏自佛言善哉至願樂欲聞皆許可應對之辭故云善現起請也

第三分

專答善現所問云何降伏其心之文謂此心不能降伏者為有我人衆生壽者四相故也首令其十二類生俱入無餘涅槃然

後不見有一衆生曾受度者苟不至此則四相宛然分稱大乘正宗者謂四相既盡此心不待別有所謂降伏而自然明白了悟非正宗而何

第四分

方答善現所問云何應住之義佛謂心有所住即是愚癡心無所住乃名般若自色之一法至菩提涅槃於八十一科中俱不令有所住不惟於布施一法無所住乃至六波羅蜜四無量心菩提涅槃亦無所住其無住而住之功雖十方虛空之大不可比量故稱妙行無住也

第五分

正破執相滯見虛妄情習必使其如理性而實見者也

第六分

佛對須菩提云今之信般若者甚非偶然皆昔曾於無量萬億佛所深種善根而來

夫信般若之心乃名正信此正信中得福
無量何以知其然謂其於般若能生正信
則不復執相滯見而墮虛妄也然不滯相
不執見之法亦欲令捨何況滯相執見之
非法而不捨者非愚而何

第七分

須菩提深達佛之所問乃云如來於阿耨
菩提既無定法可得而亦無定法可說苟
存有所得有所說之心則般若正宗不得
名本來空寂者也故三賢十聖於般若尚
存所惑則於無爲法而生差別云

第八分

佛謂有人於般若章句自一句至無數句
等而能受持不惟超過河沙七寶布施之
福當知般若體中能出生諸佛及阿耨菩
提故名依法出生者也

第九分

須菩提謂二乘人雖證四果亦無所得之

心苟滯所得亦不能免四相所纏然後能
述謂我雖已得無諍三昧以其不作是念
故世尊稱我爲解空第一

第十分

如來自色法至菩提涅槃皆不生所住之
心以其無所住則於阿耨菩提不見有所
得於佛土不見有所莊嚴猶無相法身隱
於諸相雖須彌山王之大不可得而比矣
如無所得之得非莊嚴之莊嚴無以異也

十一分

佛謂恒河之沙固不可數而況一一沙又是
一恒河如是沙數恒河所有之沙一一沙爲
一世界雖以七寶滿彼世界布施所得福
德較受持般若章句之福德不啻以百較
千以千較萬也何則此一分經即是莊嚴
分不盡之辭也謂七寶布施不能免其生
心住相受持般若者於心無所生於相無
所住是謂無爲福勝

十二分

佛謂人於般若章句能説其少分則爲天人之所尊敬何况盡能受持是謂第一希有名尊重正教得不宜承

九

十三分

佛云即非般若是名般若即非微塵是名微塵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即非三十二相是名三十二相等即非者乃掃跡之談是名者乃本具之義爲須菩提以云何奉持爲問故佛乃標名以教其受持繼以掃跡之談乃不使其於受持處而生執著故也

十四分

須菩提於此感悟流涕復歎後五百歳有信解受持般若者則決定不爲四相所纏既離諸相即是佛也佛云不惟信解但聞此般若不生驚怖已自希有復引因中以持般若故得離諸相雖遭割截了無嗔恨屡轉復不生心不住法及以入暗處

之爲此分名離相寂滅誠有旨焉

十五分

如來謂此般若章句專爲發大乗心者說又能受持即是荷負阿耨菩提之良器也其樂小法著四相者烏足與語此哉又謂此般若章句在處即是佛塔天人圍繞豈過分哉

十六分

佛謂受持般若章句之人以今生輕賤之微始能易當墮惡道之重障復引因中曾供養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之功不如後末世中受持般若章句少分之福使我盡說受持般若之功其爲於小見者不能不驚駭而狂疑也

十七分

須菩提復理最初之問世尊亦如前答復引因中以無法可得故方蒙然燈佛授記作佛使我當時有少法可得之必

則人與我授記矣展轉說至若菩薩通
無我法者是真菩薩故目為究竟無我
十八分
分中前言五眼後說三心卷首已叙其略
茲不復贅中間云河沙佛世界中所有衆
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其所知者雖優劣
善惡之不同皆如三心之不可得也

十九分
如來重引布施因緣所得福德皆虛妄果
非真實也雖言其所施之福多較之持般
若無盡之福特泰山之毫末耳

二十分
佛以具足色身見如來及以具足諸相見
如來為問而須菩提了解空義皆云不可
得見故世尊許之

二十一分
解般若故即非衆生不解般若故是名衆
生解般若以無說而說謂有所說即謗佛

也此理其可與滯相執見者道哉

二十二分

佛以女是如是印可須菩提無法可得之問復謂之曰我於阿耨菩提乃至無少法可得謂無所得者以本來各各具足故蓋衆生以迷爲失而諸佛以悟爲得也政當失時於般若體不欠一毫方其得也於般若體亦曷嘗有一毫之多哉

二十三分

依般若而行所作皆名善法此善法中可無高下蓋依般若體性平等其平等法中安容闌欄復入者哉

二十四分

重言受持般若章句之功雖以七寶聚如須彌山之高而用布施不惟百分不及一雖千萬億分亦不及持般若之一分是豈算數譬喻而可盡哉宜乎稱福智無比

二十五分

受持般若即是度衆生久之般若智圓自然衆生見盡是名度衆生若謂離受持般若外別起心而欲度衆生則四相儼然是謂化無所化

二十六分

須菩提謂觀如來必不可離三十二相佛云轉輪聖王亦具三十二相若果以色相見音聲求則遠背法身非相之義也

二十七分

般若體性離一切法具一切相苟不悟無斷無滅之至理謂有則墮常見謂無則墮斷見皆失般若之中道也

二十八分

佛謂持般若故則知一切法無我能成就無生法忍其七寶布施之人豈可與其福德比量彼布施者惟貪惟受此持經者不受不貪以其不受是名正受於正受中如海納百川安有已哉

二十九分

般若智體與十方虛空湛然常寂而不拒諸相於常寂體中去來動靜故法滿太虛諸般若無來故當知諸法亦無來般若無去故當知諸法亦無去善觀般若者則知諸法無去來相且諸法尚無去來之相而如來之身寧有去來耶

三十分

佛謂微塵世界乃事相也能受微塵世界

者乃理性也事相理性常混合為一而不可分蓋凡夫貪著於事相而獨不悟理性所以徇生滅而罔究涅槃之至理一合眞無所說也

三十一分

佛言發阿耨菩提心者應如是知諸法無相應如是見諸法無相應如是信解諸法無相自然於我人衆生壽者中不生知見也

三十二分

佛以不取於相是名演說如如不動是名演說未嘗以播唇吻弄音聲而爲說也當知一切相一切見一切取捨一切言說一切學解等皆有作思惟之法其有爲之法如夢幻泡影露電世間惟此六物速於變滅不得久住其有志學般若者應當作如是觀

原夫般若無可學無可取無可得無可求以至俱無可爲世尊於無可爲處洞見源底哀憫衆生逐妄流轉隨處取著以故廣說空法與之融通與之淘汰必欲其淨治心器滿貯般若甘露上味當知心器既淨其般若上味自然充足譬如穴土欲盛虛空其虛空之體隨土出處全體現前而豈待土出然後別見有虛空可入耶猶衆生於無始劫來妄執我人狂逐憎愛障大般若以至于今但我人憎愛之惡習既消則

阿耨菩提般若智慧隨其所濟而現故楞
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又古德云不學
佛法惟務休心此心休得一分即是學得
一分般若此馳求之心全休全歇則般若
智慧豈待別有所謂學而致哉如上三十
二分之大義特不能外乎此教以般若離
相離見無爲無得爲正宗究竟別無佗說
於經中或句讀重疊或義解不通此或翻
譯之失傳寫之訛當以理遣政不必滯於

纖瓔而乖大義也當思祇園開答之本懷
但欲破其妄執使其了解以致破相蕩執
之辭層見疊出蓋悲願之深痛心之切也
並辱翰林承　旨相公松雪六居士問及
經義不覺援筆及此更以四句截斷葛藤
頭其有說皆名謗今日分疎謗更多外護
不忘親付囑三千里外定聱訛

十三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五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　十

善 三三

A00
6112

中峯廣錄 十

R 20000.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六　　弊九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幻住家訓

幻人一日據幻室依幻座執幻拂時諸幻弟子俱來雲集有問松縁何直棘縁何曲鵠縁何白烏縁何玄幻人豎起拂子召大衆曰我

此幻拂豎不自豎依幻而豎橫不自橫依幻而橫拈不自拈依幻而拈放不自放依幻而放諦觀此幻綿亘十方充塞三際豎時非豎

横時非横拈時非拈放時非放如是了知洞
無障礙便見松依幻直棘依幻曲鵠依幻白
烏依幻玄離此幻見松本非直棘元無曲鵠
既不白烏亦何玄當知此幻翳汝眼根而生
幻見潜汝意地起幻分別見直非曲指白非
玄徧計諸法執性横生曠古迨今纏縛生死
由是累及雪山太沙門眼不耐見方出母胎
便乃周行七歩目顧四方指地指天大驚小
恠將遍云首千萬億刧所證底第一義諦向

諸人淨潔甲地上狼藉殆盡審如是奇特建
立要且於幻法了無加損老雲門謂當時若
見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雖則增金以黄
其奈又添一重幻翳當時四十九年三百餘
會彼以幻問此以幻答文彩熾盛音響沸騰
其幻頓幻漸幻偏幻圓且置之勿論末上以
幻手拈幻花謂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
得老飲光擘破幻顔兩肩負荷自爾一人傳
虛萬人傳實幻幻相因授受不已至少林面

幻壁安幻心懺幻罪解幻縛闢幻逕書幻偈
磨幻磚垂幻足掛幻拂聾幻耳摑幻掌就由
引出箇雲風顛漢施一幻喝如青天怒雷乃
至幻照幻用幻賓幻主縱横交錯與奪殺活
態千状萬莫窺其涯迨今諸方無面目老比
丘出其門嗣其宗承虛接響置一幻於口門
藏諸幻於量外文其言巧其機高其風遠其
韻峻其令大其家更無有一人能出其幻者
幻乎其旨圓其義備其體大其用周與諸佛

祖相爲始終盡塵沙刼不可窮盡間有未能
了此大幻於言象之表者或以其師説禪簡
明或以某師説禪圓活或以孰爲高古或以
孰爲峭峻孰爲細密孰爲文彩孰爲粗糲孰
爲不工尚其優而效之鄙其劣而棄之亂真
機於巧僞之場屈要旨於筌簧之域見聞日

博是非日滋大義日乖真風日墜殊不知前
董深達大幻之士凡吐一辭出一令其簡明
也是幻圓活也是幻高古也是幻細密也是

幻至若直捷文彩粗暴不工篆咸自廣大幻
輪中流出此幻輪一轉如水就決似風行空
逈絶安排了無揀擇隨機任器殺活臨時使
古人存一點分別取捨之情潜於隨扞隨應
之間則與雜毒無以異也豈甘露醍醐之謂
哉更有人將箇禪冊子廣讀博記欲契祖師
西來意却成實法流布豈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之道果如是迂曲耶若是眞實要證此本
幻法門便請全身直入直下更無一絲毫障
礙苟或脚跟擬議意地躊躇切不可隨語生
解道一切是幻本來見成我但拍盲坐斷更
別有甚麼工夫可做門路可求是則固是爭
奈儞依情帶識墮在草窠欲較他古人獨脱
悟明不翅天地懸隔只如香嚴擊竹靈雲見
桃太原聞角洞山過水如此輩皆是偷心泯
絶脱落知解能所兩盡得失俱忘如空合空
似水投水既非強勉安許拍盲乃於不知不
覺處脱落根塵自然語默動静不帶枝葉迹

是大解脫門惟心死識忘情消見謝者乃能
涉入或半點心意識不盡縱使透過古今超
越言象欲與古人握手於眞寂之海何異螢
光之附太陽非其類也今日既是與諸人應
箇時節不可只與麼說了便休借五須彌筆
蘸四大海水向東弗于逮打箇直落復於南
贍部洲轉箇曲角徐於北鬱單越著一點轉
向西瞿耶尼亞箇半刀併作一箇幻字懸向
盡十方虛空之頂使大地人有眼者見有耳
者聞有身者覺有意者解乃知過去佛久遠
於此已證涅槃現在佛今各於斯成等正覺
未來佛將於其中開正法眼以至微塵數諸
菩薩各各不離當處修六度運四心度衆生
斷三縛乃至無邊聖賢更無有一人不依此
幻具大神變而獲自在者奈何諸人終日折

旋俯仰動靜語默觸目無間剛不肯悟將謂
與佗聖賢佛祖有無邊法界之所間隔自甘
陸沉徒受輪轉今日特爲你起模畫樣和盤

拈出如前所云便請全身直入直敎一切塵
點壹分明一切處受用成現與三世佛歷代
祖翁逕契事同出同沒更有何物為障為礙
而尚存觀聽猶滯功勳者哉古今之下如有
一佛一祖不由此大幻法門而獲菩提解脫
者無有是處更教儞知盡法界內無古無今
但有情無情等如有一物不依此大幻法門
而具生住異滅者亦無有是處當知幻無聖
凡幻無彼此了得此幻在彼不見有菩提涅

槃在此不見有生住異滅一切幻幻圓滿無
二無二一分無別無斷故非是強言法如爾也
若或於此未能脫白露淨全機超入且不要
忽忽草草但辦取一片鐵石身心拌取一生
兩生向所參底無義味話頭上揞青立定丁
字脚頭心攢攢地與之抵捱將去正當抵捱
時都不要儞向禪道佛法上別求解會只如
撞著銀山鐵壁相似除卻箇齩嚼不破底無
義味話頭之外更無第二念蹲坐其懸懸之

心如措足於百尺竿上舉脚於萬仞崖巓無可攀後無可援但與麼把教定著教穩孜孜兀兀只如是去當知大幻法門在你脚底不曾移易一絲毫只待你情消見盡躡步踏著則知太原聞角洞山過水之時節不我隔也到此更須和箇所入底大幻法門一踢踢翻不留眹迹始是丈夫脫或作得入門苟存一念歡喜之心依舊與昨日之迷無間然也此事不是說了便休亦不是見了便休直須始終丈夫不受一法籠罩方堪為荷負大法之真實種草邇來法道不古人心懈怠為師為徒彼此只求解會日夕相誘築得一肚禪道佛法其於生死命根不曾於懸崖撒手處絕後再蘇一回墮在惡毒海中不自知非此誠可愍參禪學道何所圖哉然本上座固非

真人惟是不肯自昧參禪一正因而況諸人幸不違此邪謬各各是不肯墮人窠臼底端人正士既來遮裏相從我此間又非唱導之師

建立門户彼此相依於半間茅屋之上只圖
眞實以辨平生然此雖曰大幻法門苟非神
悟決不可造次而入只如説箇幻字今古共
知於中欲覓一人於此幻中掉臂而入橫身
而坐肆足而行任意而用放開揑聚一切自
由者極難乎人其故何哉蓋由心存所知而
未嘗悟脱於一切處明知是幻不待旋踵而
反爲幻所縛以若所知則與不知者何以異
也只如教家道一假一切假無中無空而不

假此説之下了無剩法惟其不悟翻成文字
語言流布豈佛法果有教禪之二哉以其神
悟教即是禪以存所知禪即是教故圓覺謂
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
長我見斯言殆盡之矣只如會通和尚見鳥
窠吹起布毛應時脱略德山見龍潭吹滅紙
燭當下超宗今人但見前輩領悟如是之易
而不知其未領悟時之難苟知其難則古人
之易亦今人之易也苟不知其難欲効古人

如此之易未免爲情識虛妄引入相似般若中重生死之根塵深輪回之陷穽耳且古人領悟之易置之勿論如何是未領悟時之難只如二祖未悟之須立齊腰之雪不知爲寒斷娘生之臂莫知爲痛只遮一箇樣子不惟今人之難在二祖分上亦未嘗不難以其求法之眞所以忘其難也自二祖而降其親師爲道痛爲生死無常而有契有證之士於末領悟時未有一人不如是之難當知古人之

生死即今人之生死也今人之道業即古人之道業也蓋古人眞眞誠而志其難所以致其易今人遂虛妄而棄其難必欲效其易故於此一法中雖同知是幻而其利害優劣所以異也此是從上佛祖不易之論一時老婆引援及此在本色道流分上喚作惡口亦名實法綴人亦名繫壞人又喚作瞎學人正眼今日彼此不獲已也然而遮許多做工夫底露布在當人爲法之誠自然步步踏著[illegible]

起模畫樣教得人底道理其或為法之心不眞不誠不苦不切縱使百千方便束縛得他儼然如箇死人何異吹網欲滿又如溈山充典座雪峯做飯頭寶壽作街坊漳祖為磨主此猥屑之務豈眞龍象所當為哉蓋亦為道之眞志其鄙陋有如此者今人稍負聰敏或叢林補職不稱則揎臂議主法者之誤於此觀之則古今之眞妄判然矣幻人於幻法實未曾悟今日但路見不平竊論如此到遮裏索性將平昔所解底大幻法門重為發露云也過去是已去之幻見在是目前之幻未來是將至之幻一大藏教依幻而說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由幻而生菩提涅槃根幻而成眞如般若倚幻而現慈悲喜捨即幻而興六度萬行憑幻而立三乘十地仗幻而等差戒定慧貪嗔癡煩惱塵勞無常生死等從幻而出以至明暗色空見聞覺知未有一不稟吾幻而有者豈但松直棘曲鵠白烏玄是幻乃至天

以幻蓋地以幻擎海以幻涵春以幻育桃以幻紅李以幻白迷以幻難悟以幻易我以幻説爾以幻聞森羅萬象一幻所印此大幻耶中固是不留剩法只如幻人手中拂子即今與須彌山王眉毛廝結且道是幻耶非幻耶若謂是幻帶累幻人墮在幻網中萬劫出不得若謂非幻請去却語默動静出來露箇消息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七

參學明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擬寒山詩

有客從予而問曰叢林戸稱爲參禪且禪固不可逆測而知惟參之一言莫識所云請釋之予曰所云參者乃古人咨決心疑究明己事不可不由之徑也如安心懺罪洗鉢盂聞水聲之類耳蓋生死之心疑未決如墮網之欲出若法漆而求解望具知識之容摯而叩

包脫履其智中岌岌未安之事遽使口而問之一言不契又復往叩而從之或停餐輟飮廢寢忘勞至若風雨寒暑之不移禍福安危之莫奪其所叅之念不致洞明不已也是謂真叅餘皆似之耳非叅也何謂似如火爐頭禪牀角領納一言半句相似語蘊于情識不自知覺久之遇緣逢境忽然觸發是謂知解依通非叅也或於方冊梵夾中以聰明之資博聞廣記即其所現處和會祖機一一合頭

乃穿鑿擇量非叅也或循規守矩不犯條章靜黙安身危坐終日乃緣境攝持非叅也或搜尋難問記憶機緣掌上室中苦攻逆敵者乃狂妄時習非叅也總而言之但胸中實無爲生死大事之正念或形影相弔於叢光之下或肩駢踵接於稠衆之中各偏於所向而取著之非吾所謂叅也矣客又曰近代尊宿敎人起大疑情看古人一則無義味語斯可謂之叅乎予曰傳燈諸祖各有契證初未聞

有看話頭起疑情而悟者良由機緣泛泛落布橫生況是學者胷中為生死之心苦不真切脚未跨門閾遭誑惑由是據師位者不得已而將箇無義味話放在伊識田中教伊吞吐不行咬嚼不破孜孜兀兀頓在面前如銀山鐵壁不許其斯須忘念日深月久情塵頓盡心境兩忘不覺不知以之悟入雖則不離善權方便亦與參之之義幾近矣或學者不貫以死生大事為任則師與資俱成途轍判

棘祖庭鐵滓佛海豈參云乎哉因往復酬酢遂引其說偶成擬寒山詩一百首非敢自廣蓋痛心於教外別傳之道將墜無何誠欲策發初心之士耳或謂宗門有活句死句全提半提擒縱無偏與奪自在之理子何不發明之此何時而尚欲以實法綴繫於人耶予曰

世有能跨千里之步而終身不能自越其閫者予不信也彼與奪自在之師皆由參之不謬悟之無根蓄養深厚如千里駒輕肆其足

便有追風逐日不可及之態而不自知也使
彼師苟存其與奪自在之見于胷中則人法
不空能所交接與魔外何別哉當知真寂體
中尚無地可寄其與奪自在之跡則其可講
而學耶得不重貽達者之所識蓋識法者懼
也道人 其鑒諸

叅禪一句子　衝口已成遲　擬欲尋篇目
翻然墮水泥　舉揚無半字　方便有多歧
曲爲同叅者　吟成百首詩

叅禪莫執坐　坐忘時易過　疊足取輕安
垂頭尋怠惰　若不任空沉　定應隨想做
心華無日開　徒使蒲團破

叅禪莫知解　解多成捏怪　公案播唇牙
經書塞皮袋　舉起盡合頭　說來無縫罅
撞著生死魔　漆桶還不快

叅禪莫把玩　流光急如鑽　那肯涉思惟
豈復容稽緩　時刻不暫移　毫釐無間斷
撒手萬仞崖　乾坤無侶伴

參禪莫涉緣　緣重被緣牽　世道隨時
人情逐日添　工夫情未暫　酬應为難專
早不尋休歇　輪回莫怨天

參禪莫習懶　懶與道相反　終日尚偷安
長年事疎散　畏聞廊下魚　愁聽堂前板
與麼到驢年　還佗開道眼

參禪莫動念　念動失方便　取捨任情遷
愛憎隨境轉　野馬追疾風　狂猿攀過電
驀噎捉蓬塵　癡心要成片

參禪莫毀犯　動輒成過患　作止誠可分
開遮豈容濫　内外絕安排　自佗俱了辨
突出摩尼珠　光明照彼岸

參禪莫揀擇　舉世皆標格　曾不間關怯
何處分語默　一念離愛憎　三界自明白
更擬問如何　當來有彌勒

弊九

參禪莫順己　動須合至理　工夫要徹頭
志願直到底　瞥爾情念生　紛然境緣起
白日擬偷鈴　難掩虛空耳

叅禪宜自肯　胷中常鯁鯁　不擬起精
自然成勇猛　一念如火熱　寸懷若冰冷
冷熱兩倶忘　金不重爲鑛

叅禪宜退步　勿踏行人路　橫擔一片板
倒拖三尺布　得失豈相干　是非都不顧
驀直走到家　萬象開門户

叅禪宜具眼　庸鄙休觀覽　千里辨雌黃
雙輪豈推挽　洞見佛祖心　爍破鬼神膽
搖搖照世光　不受眉毛匳

叅禪宜朴實　朴實萬無失　纖毫若涉虛
太千倶受屈　話柄愈生踈　身心轉堅密
一氣直到頭　捏出秤鎚汁

叅禪宜努力　眞心血滴滴　如登千仞高
似與萬人敵　有死不暇顧　無身未甚惜
冷地忽擡頭　何曾離空寂

叅禪宜簡徑　只圖明自性　了了非聖凡
歷歷無欠剩　擬向即是魔　將離轉成病
脫略大丈夫　塵塵自相應

參禪宜及早　遲疑墮荒草　隙陰誠易遷
幻軀那可保　當處不承當　轉身何處討
奇語玄學人　莫待著筒倒
參禪宜正大　切勿求奇怪　眞機絕覆藏
至理無成壞　撥倒祖師關　打破魔軍寨
赤手鎮家庭　塵塵俱出礙
參禪宜決定　莫只成話柄　瞥爾墮因循
煥然非究竟　但欲了死生　何曾惜身命
一踏連底空　佛魔聽號令

參禪宜猛割　命根要深拔　活計再掃除
生涯重潑撒　寸念空牢牢　萬古阿剌剌
放出一毫頭　光明吞六合
參禪要明理　理是心王體　每與事交參
惟有智堪委　法界即其源　禪河以爲底
後園枯樹椿　勿使重生耳
弊九　九
參禪要直捷　一切無畏怯　用處絕蹤親
舉起無分別　法性元等平　至理非曲
過去七如來　與今同一轍

叅禪要到家
途程非邇遐
踏斷芒鞵耳
不必口吧吧
寸心常不動
門前日未斜
履踐無些熟
跬歩亦何差

叅禪要脫略
事物從教却
更起一絲頭
何須苦斟酌
豈是學無情
茫茫且行脚
道理要便行
自然都不著

叅禪要精進
行如臨大陣
捱到髑髏乾
勿向死水浸
晝夜健不息
光明生末運
動若蹈輕冰
始終與無盡

叅禪要高古
剃名如糞土
道者合如斯
備盡嘗艱苦
深追雲嶺蹤
豈是誇能所
身世等空華
遠接少林武

叅禪要識破
存亡並福禍
如是了了知
萬般皆自做
元是現行招
世間無罪過
榮辱與安危
等因前業墮

叅禪要本分
何曾會談論
一片好天真
只守箇愚鈍
兀兀似枯樁
常不離方寸
豈解叙寒暄
堆堆如米囤

參禪要孤硬
素不與物諍
白日面空壁
清塵堆古甑
遇境自忘懷
隨緣若苦行
昨夜煮虛空
爆破沙糖甕

參禪要深信
豈應從淺近
直擬跨懸崖
不辭挨白刃
橫披古佛衣
高佩魔王印
道源功德山
咸承慈母孕

參禪爲生死
豈是尋常事
從始直至終
出此而沒彼
不啻萬刦來
曾無片時止
今日更遲疑
又且從頭起

參禪爲成道
丈夫宜自保
雪嶺星欲沉
鼇山諸將掃
疾捷便翻身
更莫刺之遠
轉步涉途程
出門都是草

參禪爲超越
大地無邊轍
寸心千丈坑
萬里一條鐵
躍出威音前
坐斷僧祇刦
回首照菱花
銳氣生脣睫

弊九

參禪爲絕學
擬心成大錯
既脫文字禪
還去空閑縛
拈却死蛇頭
打破靈龜殼
腰間無半錢
解跨揚州鶴

參禪爲究竟　直入金剛定　兩端空悟迷
一道絶凡聖　澄潭浸夜月　太虚懸古鏡
儞擬著眼看　即墮琉璃穽
參禪爲直指　本擧心先委　動足路千條
擡眸雲萬里　要心鑰雜金　鐵羅乳加水
棒喝疾如風　暖熱門庭耳
參禪爲已事　要明還攝己　得失莫回頭
是非休擧齒　不肯涉蹊徑　直欲探源底
流出自胸襟　孤風絶倫比

參禪爲圓頓　豈分根利鈍　草木尚無偏
含靈皆有分　一法印森羅　三藏絶言論
更擬覓端由　道人命自困
參禪爲求悟　會中總思慮　但欲破疑團
決不徇言路　寢食兩俱忘　身心全不顧
蹉脚下眠牀　絆斷娘生袴
參禪爲明宗　道不貴依通　鷲嶺花猶在
能拳髓不窮　心空千古合　見謝五家同
情識猶分別　門庭是幾重

參禪無利鈍 且不貴學問 妙悟在眞疑
至功惟發憤 任說他無緣 直言我有分
一踏桶底穿 蟭螟吞混沌
參禪無古今 但勿外邊尋 席上沉孤影
牕前惜寸陰 志密行亦密 功深悟亦深
打開無盡藏 撮土是黄金
參禪無貴賤 各各不少欠 密護在眞誠
精操惟正念 廊廟倦躋攀 輿臺無鄙厭
悟來心眼空 昭然無二見

參禪無奇特 惟貴心無惑 對境消佛魔
當機泯空色 開著有來由 擧起無蹤跡
曽不離平常 通身自明白
參禪無巧妙 非覺亦非照 將底作光明
以何爲孔竅 佛祖弄泥團 象龍嚼草料
海底黒波斯 却解逢人笑
第九
參禪無限量 卜今稱絕唱 跳下破繩牀
十一
拈起折拄杖 祖令要親行 佛亦難近傍
子細點檢來 盡是做模樣

參禪無祕訣　只要生死切　心下無垂迹
眼中常滴血　盡意決不休　從頭打教徹
脫或未相應　輪回幾時歇
參禪無僧俗　四大同機軸　一念根本迷
萬死常相逐　推開生死門　打破塵勞獄
攜手下煙蘿　共唱還鄉曲
參禪無愚智　家親自爲祟　智者落妄知
愚人墮無記　撥破兩頭空　轉歸中道義
拈起一莖柴　覆却西來意

參禪無礙闌　盡被境緣罩　鬧見有兩般
混融無一害　水底月沉沉　樹頭風浩浩
更擬覓家鄉　路長何日到
參禪非義學　豈容輕卜度　攙斷葛藤根
解開名相縛　一句識渾侖　千聖難窺鑒
咦口忽咬開　虛空焉嚗嚗
參禪非漸小　至體絕邊表　難將有限心
來吾無爲道　一證一切證　一了一切了
遶龍免渡河　特地成煩惱

參禪非可見　可見墮方便　鳥跡豈堪追
電光還有現　靈蹤密不形　體用成一片
擬覓兩重看　浮雲遮日面
參禪非可聞　敲唱說區分　語默影摶影
放收雲合雲　石鼓鳴晴晝　煙鐘送夕曛
未能忘口耳　響寂動成拳
參禪非勸誘　誘引那長久　超越須自心
出生離佛口　一步跨向前　萬夫約不後
作略解如斯　步步無窠臼

參禪非術數　單提第一句　佛祖不能窺
鬼神爭敢覷　靜若須彌山　動如太火聚
遍界絕覆藏　當機無覓處
參禪非息念　妙性圓親見　瞥起落緣塵
不續墮偏漸　起滅有蹤由　渾侖非背面
當處悟無生　塵塵離方便
拚九
參禪非自許　至理通今古　十一　覓處不從佗
得來須契祖　句句合宮商　門門追步武
毫釐若有差　湼槃成莽鹵

參禪非君撰
要了舊公案
擇法任曾聰
爲人若冰炭
道本絶蹤親
理爭容混濫
一點更留情
自他何了辨

參禪非教外
亦不居教内
兩頭能混融
丁道無向背
法法契真宗
處處咸嘉會
少存分別心
直入魔軍隊

參禪絶所知
有知皆自欺
靈光雖洞獨
當體屬無爲
獨瞎擀頭眼
掃空繩上疑
更來存此跡
節外又生枝

參禪無能所
獨行無伴侶
既不向涯岸
何曾立門戸
空棒鞭鐵牛
幻繩牽石虎
機關活卓卓
疑殺少林祖

參禪絶聖凡
三界没遮攔
染淨遭佗惑
悟迷還自瞞
圓卓青雲眼
橫趨赤肉團
欲名名不得
今古許誰看

參禪絶階級
坦蕩又平直
擬動脚跟頭
直墮心意識
三界鼓狂花
萬里栽荊棘
舉似王老師
堪差又堪惜

叅禪絶露布　機前莫罔措　喝退趙州無
趂出雲門顧　縛住走盤珠　塞斷通天路
不假拈一塵　兩手都分付

叅禪絶有無　道人何所圖　空中書梵字
夢裏畫神符　不有何虧遣　非無曷用除
話頭如不薦　徒費死工夫

叅禪絶真妄　語言難比況　幻名惟兩端
空花非二狀　智者欲掃除　愚人常近傷
擧措似勤渠　於法皆成謗

叅禪絶修證　生死那作定　三有金剛圈
十虛大圓鏡　徧界淨法身　極目真如性
動著一毛頭　驢年會相應

叅禪絶照覺　道人休卜度　擊碎明月珠
剪斷黄金索　粘過赤斑蛇　放出青霄鶴
云就不值機　依前未離錯

弊元

十三

叅禪絶影像　豈許做模樣　象龍徒蹴踏
佛祖讓勞攘　徧界覓無蹤　當陽誰敢向
有人稱悟明　快來童主杖

參禪最易爲　兵要盡今時　不作身前夢
那生節外枝　日移花上石　雲破月來池
萬法何曾異　勞生自著疑
參禪最簡捷　當念忘生滅　聞見絕羅籠
語言盡超越　昨夜是愚癡　今朝成俊傑
好箇解脫門　惜無人猛烈
參禪最成現　元不隔條線　滿眼如來光
通身菩薩面　圓聞聞不聞　妙見見非見
墮此兩重關　入地獄如箭

參禪最省力　不用從他覓　壯士臂屈伸
師子影翻躑　纖疑或未銷　操心來辨的
回首望家鄉　鐵壁復鐵壁
參禪最廣大　一切俱無礙　橫亘十方空
豎窮三有界　既不涉離微　曾何有憎愛
時暫不相當　依前入皮袋
參禪最明白　不用無軌則　提開三毒蛇
放出六門賊　遍造業因緣　都成性功德
勿使路人知　恐他生謗惑

叅禪最瞥脫　不受人塗抹　來去赤條條
表裏虛豁豁　喜時則兩與　怒來便雙奪
觸處不留情　是名真解脫
叅禪最安樂　不被情塵縛　真照豈思惟
靈機非造作　一處證無爲　千門成絕學
窮刧墮輪回　由來自擔閣　兀兀守工夫
叅禪最枯淡　寞然忘毀讃　似噇鐵釘飯
孜孜要成辦　如飲木札羹
此心真要明　不怕虛空爛

叅禪最寂寞　寸懷空索索　四大寄禪牀
雙眸懸壁角　疑團不自開　情實從加鑿
但得志堅牢　何愁不日薄
叅禪不持戒　那更存知解　兼省是自瞞
尚欲添捏怪　生死轉堅牢　輪廻無縫罅
坐待報緣消　且來償宿債
第九
叅禪不守己　硬要說道理　十四　上度須彌山
便是栢樹子　但只鼓唇牙　不肯憂生死
禪到眼光沉　噬臍無及矣

參禪不合度
師資密傳付
十冊古傳燈
紛紛徇言路
世道愈相攀
轉作砧基簿
公案熟記持
己躬殊不顧

參禪不解意
曹洞列五位
及話到己躬
繞聞便深記
楞嚴選圓通
一場無理會
挽牽有三関
雜華宣十地

參禪不著物
沉埋是非窟
生鐵鑄齒牙
立地要成佛
從古墮圍繢
一齩直見骨
肯將生死心
如今敢輕忽

參禪不顧身
雙眸絕六親
誰共滄溟底
直與死爲鄰
門前皆客路
重重洗法塵
寸念空三際
衣下匿家珍

參禪不可緩
首尾惟一貫
變化不停機
自心須自判
掇轉鐵圍山
把伊眼睛換
迷悟隔千塗
現出金剛鑽

參禪不屈己
真風振屏几
一句絕承當
人天咸讚美
千聖共擡胖
敲出少林髓
英氣逼叢林
萬靈皆側耳

叅禪不求勝　勝爲禪人病　勝乃脩羅心
勝即魔軍令　勝非解脫場　勝是輪迴穽
惟佛無勝心　所以稱殊勝

叅禪不求名　叅禪不爲利　叅禪不涉思
叅禪不解義　叅禪只叅禪　禪非同一切
叅到無可叅　當知禪亦戯

叅禪第一義　全超眞俗諦　達磨云不識
六祖道不會　古月照林端　高風吹嶺外
見曹共指陳　呼作西來意

叅禪欲悟心　該古復該今　仰觀如天闊
窮之似海深　名聞三際斷　體露十虛沉
圓湛含空色　奇花秀晩林

叅禪非戯論　直欲契靈知　積學非佗得
施工是自欺　精金離煆日　古鏡却磨時
或未忘聞見　何曾出有爲

叅禪禪有旨　旨悟亦無禪　少室空餘月
靈山獨剩天　認聲言直指　對影說單傳
今古尋玄者　區區亦可憐

叅禪緣底事　獵縣更遊州　但覺千山曉
那知兩鬢秋　二夫增執縛　學問長輕浮
逗到龕幃下　清燈照古愁
叅禪何太急　東去又西馳　走殺不真佛
追回小厮兒　空中施棒喝　氈裏動鉗鎚
縱有神僊訣　難教出水泥
叅禪誰作倡　少室有神光　雪重齊腰冷
刀輕隻臂亡　真風陵大法　英氣厲頹綱
孰謂千年後　門前賊獻贓

叅禪無様子　様子在當人　本來淨通身白
元無徹骨貧　曾襟懸古鏡　懷抱積陽春
不待重開眼　何曾隔一塵
叅禪作麼叅　切忌口喃喃　擺尾淹虀甕
低頭入草菴　有言非向上　無句豈司南
未解如斯旨　前三復後三
叅禪叅不盡　叅盡若爲論　鶴放青松塢
牛尋碧水村　雨深蒼蘚路　雲掩薜蘿門
更覓禪叅者　歸家問世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七　末

弊九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八之上　弊十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東語西話上

余養痾之暇客有以叩之者隨叩而應集成巨編目之曰山房夜話竊爲好事者取去已而餘音未泯觸事與感發爲言辯先

後凡二十餘篇題曰東語西話蓋無倫叙也非敢聞之先達期與後學共焉

至近而不可見者眉目也至親而不可知者

心性也眉目雖不可見臨鏡則見之心性固不可知徹悟則知之苟非徹悟而欲知心性之蘊奧是猶離鏡而欲見眉目也昔大梅常和尚問馬祖如何是佛答云即心是佛常公聞是語當下如十日並照情雲識霧應念廓清直徃大梅山一任非心非佛此其徹悟之樣子也自爾即心是佛一語流布海宇豈惟叅玄上士乃知之至若販夫竈婦凡言論之頃未有不言心便是佛者逮叩其以何爲心則茫然不知是處此類且置之勿論間有素稱叅學之士一歌一詠指其心體宛若觀眉目於鏡中毫髮不隱逮求其如常公之脫略則天冠地屨之不侔矣何以然哉蓋常公乃徹悟者也佗人則情解者也情解之者語益工而旨益昏言愈奇而理愈昧矣或曰照眉目之鏡可得而求之悟心性之旨未聞其要也對曰但信根于心則悟不難也或不以信未有無因而自悟者古者之信不待有所警

省亦不待有所勸發惟信根於心如飢者之欲食念念未嘗間歇窮情竭慮信信不已一旦觸發如久忘忽記此常公之於馬祖言下豈偶然哉今人不之徹悟任以即心是佛之辭掛於唇吻與情妄分別浩浩無時惟增其多語耳於心佛何有契會之理也

學者未有不言為生死事大者逮叩其何為生死例是茫然無所加對或有謂以其不知所以致問即從容告之曰爾既不知生死為何等事令發心為生死得無妄乎夫生死事大苟不知生死之理徒加參學譬如辟穀之人遺其耕穫雖勉從命令將不旋踵而退惰矣何則辟穀既忘飢餒而禾黍亦何所用哉猶學者既昧生死之端緒則參學亦奚以為

或者強謂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謂生死斯實狂言縱使知來知去即其所知宛是生死以生死脫生死無是理也須知生死元無體性因迷自心妄逐輪迴宛然成滯譬如積寒

結水成冰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
結生死所迷既悟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
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得之理當知生死本
空由悟方覺涅槃本有以迷罔知或不能洞
悟自心而欲決了生死是猶不除薪火而欲
鼎之不沸理豈然哉了生死莫親於悟心悟
心莫先於立志忘寒暑廢寢食空情妄此一
念子於動靜處如堅兵嚴城之不可犯關古
人話之正志如是壁立萬仞斯開悟可坐立

而待既悟已不但生死之空寂雖涅槃亦無
地可寄如其不爾奈何生死與迷妄交結遠
從曠刦至未來際其流轉無絲髮之間謂生
死事大豈虛語哉豈虛語哉
蛇虎無意於害人嘗倚高岡臥平陸行人驚
相告而遠之蓋知其有齧人之毒不容不望
影而避之也菩薩之視幻法亦然何謂幻法
乃實無而有者是也既曰實無必何所有譬
之太虛纖塵不立由病在眼亂華藹然了幻

者自責眼中之病不了幻者惟嫌空裏之華至若水底月鏡中像皆幻有也迷人謂有必欲遠離惟其所離展轉成有達人知幻不作離想雖不故離自無所著故教中有知幻即離不作方便惟知幻之知不涉情妄乃超悟之心全體是知也以其知之至當故不待離而離矣然不作方便即能離所離之心皆方便也良由洞悟自心照了諸幻惟其照了全是遠離更不待別有所離而離矣猶望蛇虎

而避者蓋眞知其有齧人之毒自然念念遠離豈待別作方便而後離也其不具此眞正悟知者於四大五蘊亦未嘗不言是幻須焉對違順境瞥爾情生與諸幻塵同時起滅備嘗衆苦厭定心生必欲遠離重增幻見或不正悟其諸幻因緣妄有可離之理哉惟識違之者不起離幻之念但勤究己之功己躬一明百千幻妄悟歸眞寂其離之一言不勝其贅矣

妙喜曰古人皆明心見性今時人例是說心說性好數備知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也無此極言教化日薄人心日趨而下也何謂見性行而已到者是也何謂說性不待行而似到者是也譬如京都乃天下人物會聚之所殊方異域衢童市豎皆能指其所向之方獨未曾親到耳以其未到是謂說者也其說愈多而其言愈枝矣有志者安肯依俙作解而耕其空言以作掠虛之士乎必欲裹糧躡屩雖千萬里之遠忘其勤勞進進不已一旦親到則宮室之華麗人物之繁阜百千富貴了然在目是謂親到而見者也既見矣還復殊方乃言京都之境任其指東爲西壓良爲賤縱談終日皆不能昧其所見之眞是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者也其親到而見者與未到而說者相去知幾何哉原其所說亦有因求勝之心乃其說之因也蓋天資俊敏以多聞博記之風鼓動情竅曾不期鳴而鳴鳴足以

滋其勝勝足以潤其情死生結縛愈說而愈固矣親見之者雖終日不言其謚諦之音充塞宇宙故永嘉謂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其效若此豈欺人哉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也無妙喜此語褒耶貶耶聞者不覺墮淚如雨

佛云病是衆生良藥此說可憑乎不可憑乎是何言也衆生積刧迷妄內存我相外逐境緣恃其輕安情妄紛錯頓忘幻質之有老病死也一旦攝養乖方呻吟枕席所需不遂苦痛無時氣命將終返思平昔道無所得法無可恃茫茫三界沉墜無涯或得苟延誓當精銳刻苦究道不捨晝夜以酬出家本志以報佛祖深恩如是受者則知病苦眞良藥也不爾受者返思病中境緣逆順滋潤愛憎欲相

報酬不顧來業是無慚人非菩提眷屬也反致佛祖誠言而爲過咎然病不止是受病者之良藥亦是不受病者之良藥也何則彼此

身拘四大形假衆縁彼病若斯我寧不爾今幸病不至體時暫輕安八苦循環其能久恃乘此身形勇健精勤如救頭然破有漏之藩籬碎無明之窠臼空涅槃之險穽截生死之迅流此道既不假外求心佛豈果從佗得如是觀者其良藥之效豈獨爲病人設耶凡屬有情皆當於此取其神效況吾徒身依法席跡厠禪叢動以死生大事爲口實觀此病是良藥之明訓而復懵然不加顧者逆知其輪轉將無畔岸乎

客有謂俗人以巧術奪鄰寺之基業者言僧百計不能復而求理於官志卒未伸勞苦萬狀或者曰子遊方之外者也當忘形骸空一物境以理自照豈可効彼俗人不能忘其取捨耶僧曰不然古有千年常住一朝僧之誠苟非一朝僧則孰與保護千年常住乎或者曰我之所聞異於是夫不變之謂常不動之謂住此指法身真寂之體耳真不變也寂不動

也眞常寂住統攝大千無一物不被其體故古教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我輩抗塵走俗動爲情妄所遷宜乎不知于棲身世外識達理源或不了常住爲眞寂豈能導物揚化而爲佛弟子乎昔菩薩脩六度運四心讓萬行親衆善乃保護常住之墻岸也子爲一朝僧欲保護常住亦善矣或棄此平念而任取捨之情興闘諍之行恣血氣之勇懐謀奪之計其迷亂眞寂破壞常住莫甚於此矣子

其不悛必欲徇狂情效流俗謂欲保千年常住是猶決其隄岸而禁水之不泄誠自欺耳子不觀乎世間飛樓湧殿諸莊嚴具充塞大千使諸佛有所求而然雖外道亦不爲也聞菩薩行檀時施頭目髓腦悉無難色三輪等空一念無住人天奉獻尚無能受之心羣生欲求安有所施之念眞寂混其體常住顯其相保護之心盡於此矣又焉肯肆情於俗求理於官乎僧曰審如是在己則可或事在於

公詎容坐視而不救耶或者曰子徒知救之之說而不知其所以救之也成等正覺第一義諦常住依之而建立也六度四心萬行衆善常住由之而安隱也捨是而別資救理生心動念惟助業輪雖曰救之其實害之也原夫眞實法身之常住與僧園資具表裏混融亘萬刧而不變不動奚止千年而已哉聞者頌之

昭昭然盡宇宙之充塞晃晃焉極色空之尠混無相可覩無跡可尋非青非黃不長不短隨機應現而為雪山午夜之星顯露當陽而為龍潭所滅之燭鑑體無戲而為東平打破之鏡照功不立而爲毘耶無盡之燈曩年觸體而體不可分終朝溢目而目不可覩斯所謂神光者也古德謂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言獨耀者乃一體而無二者也神乎光乎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虛含萬象洞貫十虛紫羅帳裏撒珠鐵眼銅睛莫窺

其彷彿枯木巖前問路電光石火孰辨其端倪謂神光之不可覆藏珊瑚枝枝撑著月謂神光之不可混濫扶桑夜夜日輪紅神光非天生非地湧非内出非外來造化依之而轉旋物象由之而生植能成就一切而一切不能成就者神光也能蓋覆一切而一切不能蓋覆者神光也般若非衆生心能緣其能緣者神光也眞如非一切法可混其能混者神光也西祖握露刃劍佛來也斬魔來也斬其所不可斬者亦神光也道人所處如火消氷衲僧面前險絶無路倆恁麼我不恁麼倆不恁麼我却恁麼箭來離弦而中的珠猶在櫝而照空守神光之所著不假佗術也天下學者苟非廓悟於言象之表必存知解欲契言獨耀神光之要言心目勞而才日墜矣可不愼諸

由可移也方可易也一定之業不可逃也所報之業有二曰善曰惡而已善則兼之以福

惡則報之以禍福與禍雖不同感屢報緣同
名業互業之定分如行路之遇境也三十里
一橋五十里一店行至所期里數而橋店在
焉雖聖賢莫之能避夫善惡之念一不從天降
不從地出一由迷妄之情自結縛耳遠於三
世貫於多劫因緣會遇福也禍也猶三十里
之遇橋五十里之遇店緣業不可易也世人
徒見仁者夭暴者壽逆者吉義者凶豈知其
作於昔而受於今作於今而受於後惟恐不

作矣有不兼而受之者故聖人不怨天不尤
人良有以也昧者怨天尤人竟不知其出於
己也如或知之福何喜禍何悲以忘喜故安
青矣生一念祈禱冀福以忘悲故能強使之
設詭計以避禍冀免而不為也況定分之業
誠不容其避哉也習有苟求而得之苟避而
免之者亦一定之業豈容其苟也既知
不可苟則雖求與避之念不待遣而空矣念
體既空則所存之心地亦空而會道矣佛祖

聖賢安隱解脱之方始不過是也以無所爲而爲之則理自殊也以無所作而作之則事自勝也理殊事勝盡法界内無一塵不吾莊嚴之域矣其迷妄之者愛憎結其情取捨紛其念與諸苦因縁渉入未來備受楚毒而終於不悟定分之業一出於己者良可憫也土之厚則所植必豐源之長則所流不竭積之盛則其爲用必充因之圓則其感果必滿此天下古今之常理也聖人積萬劫之功脩塵沙之行捨無量之身命聚難思之法財百福具周萬徳圓滿世出世間洞無遺欠凡所設施如春回萬谷月印千江不知其爲而爲不約其至而至蓋積因之圓故感果如是之滿也余嘗觀建伽藍立塔廟者或四至不周或形勢不足乃多財以取之方便以求之巧計以謀之至若勢力以臨之皆非滿足菩提之旨也凡建立或不與滿足菩提相應非法利也非功徳也利作之善行也乃隨業妄

而資勝見菩薩行之所不取也菩薩脩滿足
菩提時凡所建立遇不周不足等事惟返觀
本因缺漏則勵精勤苦以脩之必得菩提勝
行之滿足彼擬持以奉獻惟恐未受尊者波
羅蜜致於他滿足菩提會於二也或曰建立
之方或未周足謀以智術臨以勢力固不可
也以多財取之於理何傷對曰達人建立乃
推己之餘以利物也所云利者必使均霑善
滿足菩提之地而後已衆生積貪債受諸苦

多財則為彼之貪益彼之苦較之持以奉獻
惟恐未受者相去不啻霄壤矣
東山演祖有萬般存此道之說或者謂萬般
即萬事也亦萬法也且世間事法未嘗不與
出世之至道表裏混合也而言存之得無資
乎對曰予何言之易也彼言存者政欲其混
合而無間也以其非所存則諸妄差別緣之
而起以日用言之萬般者如著衣是一般喫
飯亦是一般響音之於衣惟見真遍身是道

不見有絲縷爲衣也智者之於飯惟知其滿口是道不見有顆粒爲飯也以至種種營爲無一物不與道相混合也其混合之旨甚明

則存之之意在乎中矣昧者反是其著衣時不惟不會道而復於衣上隨情逐妄作種種分別依分別則生死結縛無端而固執矣然存之之理有二焉有混合而爲存者有操守而爲存者惟悟達之者雖曰混合亦不知爲混合是眞存者也在學地者以操守而爲存也謂操守者純以正念念所學之道離凡聖絶憎愛孜孜焉不敢斯須忽忘也如執至寶如蹈春冰操之益堅履之益愼深焉開悟回觀能存所存之念俱無定體雖終日熾然作用乃不擬存而存矣

古教謂於人有緣則易信於法有緣則易入謂縁者何乃積劫所種之因而感於今日者是也縁之會遇雖佛祖聖賢欲避之而不可得況其佗乎故東山演祖有一味信前縁之

明訓爲言信者順也正順而不流溢之謂也自而感者之謂業佗而感者之謂緣達者知一報之緣既熟離之合之俱不能開其欣戚也昧斯旨者愛之則苟合惡之則苟離苟合之心偶遂則矜誇之不遐苟離之心不遂則嗟怨之無時了知一報之緣既定而不可以苟使終身含其所愛而不加喜也盡形會其所惡而不加怒也教中有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斯言苦者乃不信前緣而自受也使知前

緣之當爾而正順之則苦無隙而投矣斯世相不可易之緣也道人究出世之言固不當以報緣論然雅之靡不繫乎緣也古有一聞千悟具大總持者此積世菩提道緣已熟鍼芥相投久忘忽記不待轉念而達之矣亦師資之緣熟聆其音望其容不待由呈方便而領旨矣聞有終身學而不至者蓋夙緣之未稔也緣之未稔必期以悟猶遣穉子爲壯士之役豈理也哉苟知緣之可信但操之方進

之勤久遠不退一旦如壯士歷嘗不假佗力
豈非緣乎豈非緣乎
營家者本在貨財養身者本在元氣世有不
固其本而事外飾者未有不廢且敗也鄰有
二子焉一人強壯舉千鈞不知重作終日不
知勞一人瘁弱呻吟終夕偃卧窮年偶醫者
察二人脉謂強壯者犯行屍脉人雖健而脉
病死無日矣謂瘁弱者六脉平和人雖病而
脉健其平復可立而待也不久果如醫者之

言蓋身之安危本在脉也脉之存亡本在元
氣也可不慎乎余觀教禪律三宗棟宇之植
田園之聚譬之吾身可謂強力也矣殊不知
戒定慧三無漏學乃吾脉也苟不潛鞭密鍊
堅守力行則吾脉病矣昔吾教遭三武之廢
可謂病吾身也已而戒定慧之本脉應指而
現生意宛然未久則病去而身益強矣蓋本
固之驗也嗟乎不悪固其本者謂終護之力
可恃又從而文飾之而不知脉與元氣斷喪

無幾矣一旦禍至不測余於是不能無懼焉
世有一夫耕百畝之田而求多人助之諺稱
倩工以彼助我之耕固易使我報彼所助之
工甚難或曰後報之難易勿求先助之易可也
古人謂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
天下之事決無易於前而不難於後者亦無
難於前而不易於後者孟子謂天將降大
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雖不顯言其難易而難易之理不著顯

言而著矣昧斯理者惟失易之可求慮害無
輕重之分惟欲直捷簡易苟得志於易則勝
溢乎心喜盈乎面一旦去其所易遂其所難
則不勝窘迫矣未有不陷於不義之地者惟
識達之士不墜常情難則順受之易則遠處
之能遠處其易則無苟得之咨順受其難則
無窘迫之態吾天眞不爲喜怒得失之所亂
則道在其中矣故老氏曰多易必多難而世
人多尚其所易苦其所難或不有酬報之理

則聖人之說皆妄作也思之思之
一長老生高昌素有向道之志雖致身責寔
未嘗見其有暴怒之容一日謂余曰佛法有
二途曰淺曰深其深者固非俗子所能造詣
淺者嘗博聞而熟解之惟此心不能與所聞
所見相應耳於此未嘗不自責也因叩之曰
佛法廣大適入寰區雖佛祖不能正視爾何
人輙以深淺議之哉乃曰心識之蘊與境觀
之差殊悟理之是非秉戒之寬急此皆佛法

之深者如云世間財貨甚於毒蛇能損善根
能滋苦本此佛法之淺者自最初入道歷涉
諸師之門未有一人不如是開導策發然尋
常念及世財亦未嘗不如是觀察逮有求施
惠者踵門方斟取而施與之則吝惜慳愛之
情交擴于前若為務所禁而不容取者復自
謂非施財也乃所以施煩惱而離毒蛇也雖
百千巧見終不能自開其鄙吝之懷因驀有
所省盡其平日所聞所解者為心也吝壓愛

惜者眞情也眞情無相可見含裹於藏識之底苟非洞悟徹底掀翻或毫髮未盡嘗爾現前雖百千妙解誠無異於隔靴抓癢也思無常生死乃眞情結集浮知偽解其能遣哉

察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覩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古人此喻極言明於責人昧於恕己之弊方與交論此而容有盛言時事嗟訝感頽不能自已者因叩其所以乃言人心不古世道日薄在處三百五百聚徒其陞堂致禮究爾混融逮一事不諧一語不偶則忿怒之氣甚於仇敵使為主者兢兢業業雖儼臨廣衆不翅蹈春氷踐虎尾安有所謂解脱之理哉思古叢林上下相忘於無事之域不復見矣余曰子之言過也豈不聞古教有言於人有縁則易信於法有縁則易入安有古今王像之分使我縁福不逮雖臨衆於數百載前古人亦今人也人情無順逆其順逆在吾縁耳使吾縁福之或備雖天魔外道

亦皆轉爲衛護之人安得吾儕之不委順戕
所謂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蓋順亦報也
逆亦報也皆自業所變豈它人所能致哉客
唯而退
即一而三水波冰不離濕性惟三而一鉼盤
釧總是金身用有千差體無二致就體觀用
則易會用歸體則難須知體在用邊用旋體
際儻非妙悟一切意解皆不相應謂三者何
眞諦俗諦中道第一義諦也謂一者何當人
之自心是也言即一而三者謂此心能眞能
俗能中也言惟三而一者其眞俗中皆自心
之現量所變也荆溪謂眞諦泯諸法俗諦立
諸法中諦統諸法故古教謂於諦常自二於
解常自一賢首有四句謂依眞入俗是一句
由俗會眞是一句眞俗不二入乎中道是一

句即中而成眞俗是一句天台謂眞不自眞
對俗而眞俗不自俗望眞而俗中不自中謂
眞俗二諦一而非單二而非兩互顯互奪相

即相融而為中也若空是斷空則不能融色色是實色則不能混空以其斷而非空實而非色各立二邊宛然中道惟昧此心體者對眞則執斷入俗則迷常二見儼存則中道斯背矣此說講學者未嘗不通其所通而非會者以意識依文解義非妙悟也以其不悟則能所之跡熾然解心愈多而迷情愈重矣謂悟者何乃親見此一心之至體也謂解者何乃熟究此三諦之虛跡也然悟而非解解而非悟旨與心通不可言議惟眞參實究者宜深思之其學解縱使玄中又玄莫若神悟之為準也

情之所起者愛憎跡之所由者進退是四者乃流浪生死執縛三界之大本也亦超越世間遠契聖道疾證菩提之捷徑也既云流浪又云超越何謂哉蓋聖人言教之所詣有二二者何合道也結業也夫愛而合道者愛公務也愛衆人也故有愛惜常住如護眼目此

愛公務也古教謂我於多生深求道果爲救護一切衆生超越苦輪此愛衆人也此愛存乎心曾不期合道而道自合矣夫愛而結業者愛自己也愛己之親厚眷屬也以愛己故則諂曲嫉妬攀緣馳逐狂妄顚倒紛然交作至若愛己之眷屬則護之惜之必使之尊榮勝達不復顧其是非可否也其愛若此則念念與生死業習絆結矣謂憎而合道者責己者也亦責己之親屬不臻乎正行者也以其

責己也苟有怠惰偷安之弊則潛鞭密鍊痛思深省改革媿悔之不暇矣必別求道果而道自合矣或捨責己之正念則指撿他人之過至使怒忿積瀼暴慢盈面謂之結業豈待言哉愛憎之道既爾進退之理亦然何則儒典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訓吾佛之道豈不然乎謂進者亦有二焉爲己也爲人也夫爲己而進者乃進學也精勤勇猛決定堅密朝不足繼之以暮夕不足繼之以旦念念如

救頭然不使須臾忘念是進之在己也爲人
而進者乃掌公務秉化權也孜孜勤苦廢寢
食忘寒暑凡有一毫利於人者必行之不敢
以己之得失而怠慢此進之所以合道也亦
名勝進或不爾者妄起一點名稱利養之心
雖鷙鳶尚跰足奔趨馳走之不暇靡思無窮業
累愈進而愈結矣謂退者亦有二焉尚晦隱
而守道念者尚閑散而傲世相者二俱曰退
論其退之之實則霄壤不侔矣若爲人之力

有所不逮應世之才有所不周退藏於密深
蓄厚養或己事未了不敢妄涉世務棲遲叢
谷形影相弔身世兩忘此退之所以合道也
或懶於應酬不受拘撿特其給養無缺世相
無求飽食煖衣任情肆識自言絕俗高卧游
談反譏爲衆之勤奉公之冗惰四體而不知
慚背辜恩而不知報豈退守者宜如此耶一
旦報緣忽盡業何可逃淪墮死生噬臍無及
其變憎進退之理曉如黑白不之合道則之

結業由一念之反覆而來況果報若此如楞
嚴謂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佗
物令汝速證安樂解脱寂靜妙常亦汝六根
更非佗物此說與愛憎進退能合道能結業
曾何異焉本色道流當乗業縛未深道離未
遠精勤勇猛警轉一機早求脱略否則白日
青天動遭業縛可不懼哉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八之上　弊十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　十一

善 三三

A00
6112

中峯廣録　十一

B 20009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八之下　頌一

参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東語西話下

昌黎韓公唐之大儒也以不知佛氏之教有補於治道發爲詞章而詆訶之逮遇大顛固心降之其譏毀之聲尚斑斑見於簡牘柳子厚與之同時亦以文鳴於世作諸祖碑碣發揚佛氏之學雖非極至初未嘗效韓之詆毀也宋歐陽氏出文章宗韓作本論以排佛謂

交之愈堅撲之愈熾而不知有不可致不可撲之大本於其間徒誚詆多言又何加損於吾佛也明教和尚著書非韓非非韓也乃論歐也後儒相彷効詆佛者頗衆吾教之士往往謂彼嫉佛余謂彼非嫉佛也實不知佛也使彼知之則將外護之不暇雖強使其詆毀寧無媿於中乎復以因緣果報言之亦可以汝謗也如佛累遭提婆達多以惡計陷於死地而不動念者乃知其有宿冤也當其獲路相逢返觀報盡還無之理如飲甘露又何怨之可動哉彼韓歐之怨排力詆又安知其非提婆達多之餘蘊未消者乎但堅持正念待彼之餘蘊消盡則逆耳之聲將不求息而自息矣永嘉謂從佗謗任佗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永嘉之説雖盡善惟從佗任佗似亦未能當念融化之也靈芝照公取文中子何以息謗曰無辯謂嘗事斯語矣且無辯與從佗任佗之語然亦俱未盡理也故圓覺謂若知哉

空無毀我者則從佗任佗以至無辯賛日剰
矣嗟乎近代之持公論者不鑑其本惟見彼
非我爲異端我則非彼爲外道與闇巷倚門
而相罵者無異又何以表無生慈忍之力因
縁果報之理哉昔有國王放五百醉象害佛
佛竪五指迎之象皆馴伏時阿那律見佛五
指端各現金毛師子時一弟子白佛云甞聞
佛説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今現師子之威禦
醉象之難豈非愛樂其夢中之身耶佛曰我
何有心於禦象哉我積劫以來修慈忍三昧
今竪指入此三昧任其殘害以我三昧之力
成熟故師子之威不期自現觀佛之説乃禦
難息謗之第一義也語言云乎哉機智云乎
哉又世有所謂見德人之容使人意消心醉
德人豈亦使之然乎斯亦禦象難之漸也或
不爾者皆自召也苟欲以語言息之適滋之
耳何益哉

頌一　二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縁赴

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天下叢林讚佛多用之此偈出華嚴經第六卷時佛面毫相光中示現一切法勝音菩薩所説乃一部華嚴大經之綱目也亦諸祖狹路相逢之要領也佛身充滿於法界擬向甚處蹲坐普現一切羣生前眼裏耳裏著佗不得隨緣赴感靡不周空合空水投水而恒處此菩提座將謂別有長處與麼註解未越常情或不知歸別著消息佛身充滿於法界遅日江山麗普現

一切羣生前春風花草香隨緣赴感靡不周泥融飛燕子而恒處此菩提座沙暖睡鴛鴦一切法勝音掬水月在手少陵杜工部弄花香滿衣雖然珠轉玉回要且天懸地隔還要識佛身麼瑠璃殿裏白玉毫寶華臺上黃金相且拈過一邊以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眼裏金塵且沒交渉更説箇佛身無為不墮諸數隨語生解萬里崖洲若曰充滿於法界底佛身眼不可窺心不可測智不可知識不可

解惟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斤却較些子爭
奈無人悟得以其不悟縱有玄談皆成欺誑
更有儔不甘者廣引相似語言謂佛身包太
虛含萬象不可以色見而色無不周不可以
空求而空無不備迎之非前隨之非後低聲
低聲此等說話竈婦乳兒皆能言之若曰佛
身不亦遠矣然普現羣生前隨緣靡不周且
置之勿論又指何物爲菩提座耶或謂佛身
充滿此座亦充滿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著曰菩提座上別有佛身則不可得爲恒處
也然既充滿且無常生死有漏世間又向甚
麼處安著或者引求嘉謂夢裏明明有六趣
覺後空空無大千既覺矣謂佛身謂菩提座
亦無地可寄又何言說而非寐語哉學者未
能真誠夢覺雖曰讚佛乃謗佛耳宜審諸宜

審諸

盡十方世界是清淨法身當體如千日並照
了無纖毫障蔽無端爲一點無明當面蹉却

以故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
而窺之之謂法界以至山高水深晝明夜暗
風動塵起雲騰鳥飛與夫披剥萬象剖析精
明欲覓所謂法身則空然無有也由是引起
分別堅執妄情喚空作色不得指明為暗不
得視親作疎不得轉憎為愛不得要識無明
面目麼只這箇轉不得底不大一毫忽有箇
強主張者道我但見空不作空見色不作色
誰以一清淨法身觀之是亦是矣奈何謂空

謂色之見卒未能忘又作清淨法身之能觀
所觀初未曾泯須知只箇未忘未泯底便是
根本無明直下絞瀝不乾洗滌未淨若欲頭
頭上明物物上顯誠不啻隔靴抓癢也如聞
覺謂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
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與麼說來無明豈有
實體定性可得乃全體是清淨法身也雖然
如經中謂及至於醒了無所得還曾與麼醒
也未須知醒有二義最初省色空等法皆自

心現量乃淨法界身之影像也如是而醒能斷枝葉無明最後見聞情盡能所識消不見一法是法身不見一法非法身是非俱泯念念皆如到此方斷無明之根本也然枝葉根本二種無明必欲頓斷其黒漆桶或不連底洞脫三回五回豈容心思言議而可得哉昔東坡居士題廬山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後有禪者謂東坡每句多卻二字何不直言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又有謂溪聲不用舌山色不用身等揔是忍俊不禁將謂超出局量殊不知揔向他措大背後叉手當時老坡只識得箇溪聲山色又安知驢聲馬聲鴉鳴鵲噪至于愁歎聲痛哭聲乃至地獄刀劍戈戟宰割鞭打種種惡毒呻吟號叫聲皆廣長舌豈但山色大而虛空細而纖芥極法界內外所有體象殊形異狀妍醜怪奇清黃短長至若[illegible]河嶽腥臊穢濁與夫不可

眼視之種種聲色皆清淨身也豈惟身之與舌但鼻所入者皆佛香口所嗽者皆法味至六入十二處法性混融間不容髮是謂一相平等眞淨無漏圓滿具足三昧門從上佛祖據此三昧攪河爲酪變地爲金出没卷舒無邊妙用一一皆從此三昧門流出法華謂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眞即今天覆地擎日上月下晝明夜暗嶽立海横更無一毫髮不在此三昧門中影現直饒如此明白舉似又安

知仍舊坐在溪聲山色中鰕跳何曾出得斗也記得孚上座講涅槃備説法身不大不小非方非圓無住無不住相圓裏十虚混融三際時有一禪者在座掩鼻而退上座乃致問云我説法身不曾違文失義見笑何也禪者曰上座盡其所學只説得法身影像君曰眞法身大固遠在上座要與法身相應請拈過講學凝心靜坐孚一依所教忽聞角聲豁然開悟爾道孚老教與麼悟也未此道離言

說絕知解或者深窮究以期悟明脫略見
聞超出情量妄爲溪聲山色引入荒草而不
知有悟入之理者滔滔皆是可不慎諸

少林直指不立文字六祖謂說箇直指早已
迂曲了也更有甚麼看話頭起疑情做工夫
將心待悟無乃取謗先德屈辱古人者乎不
然六祖方三傳而出百丈世稱大智禪師建
禪林清規遠依律部立爲禮法復置廣堂連
牀俾三百五百衆凜凜危坐枯椿其形死灰
其心目之曰坐禪然直指尚曰迂曲此迂曲
中之又迂曲者也已而自侍者寮朝參暮請
親熏熟炙開鑿見聞俾掌藏鑰涉獵名相與
夫博究儒書通內外等學使之分座說法然
後待時出爲人師上則付衣表信下則瓣香
稟承斯又不勝其迂曲矣至若派爲五宗不
相混濫其授受之際細密委曲果說殊途莫
之紀極豈直指之道果有是理哉蓋前人非
不知不立文字之直指也以去聖時遥人心

日趨而下觀其體道之念不密徇境之識自
遷乃不得已而救之如百文未建叢林時人
皆草衣垢面棲遲於空山大澤中極清向道
至百文時早有老病畏怯由是建叢林以慰
安其老病而輔祖道也使前輩或一不曲徇時
宜巧施方便則直指二字亦滅絶無聞矣近
代議論者惟責人不直指而之迂曲是不
鑑其迂曲乃伸直指之異方便也且責之固
是而亦不返鑑其責人之心全體墮在迂曲

中矣何則如少林秉單傳直指之道默坐九
年未聞其有責人不信直指之辭遠今千餘
載而直指之道炳如日月亦不因從上之迂
曲少蔽其毫髮蓋心眞而理自顯猶如少林
負直指之要有傳少林謂外息諸緣内心無
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且屏絶外緣而不涉
禁伏内心而不動斯豈直指之旨乎乃欲其
久之而悟入吾直指之域也今看話頭做工
夫蓋亦使其情消識謝功用兩忘徑造吾直

詣之域復何疑哉
禍福萌於自心憎愛豈從佗得出一時之情
妄混三世以報酬歷萬刦而不消纖絲髮之
無貸一大藏教舉果明因皆自心現量更無
一法從心外至者道人當念念觀察自心無
形象可得無影跡可求昭昭太古之先歷歷
極未來際故楞嚴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
容佗物所以前輩目之曰金剛寶劍標之爲
清淨大虛謂劍則無物不摧謂虛則無方不

攝大光明藏覩體無依佛祖證之頓空異見
衆生不了妄逐情塵由是三界起焉萬法集
焉生滅去來之相紛焉禍福酬報之理昭焉
而不可逃也以不達自心現量則其趨福避
禍之念汲汲不休捨憎取愛之情竊竊無間
且妄見益深而積業益熾矣夫人膠於世網

者固未可責其已嘗裂開世網殊形異服之
士尚馳逐而不知息者誠可責也楞嚴謂狂
心未歇歇即菩提乃責之於名教也少林謂

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又古德謂不學佛法推務休心乃責之於祖語也如四心六度萬行羣善及道品等蓋不忍其坐致淪溺以輕易重以優易劣皆善巧方便而責之也直以心體言之惟歇休一字早是金塵入眼又何優劣輕重之復論哉故聖人不柰衆生之不悟自心現量猶化城而之寶所也謂自心者何乃佛祖共證本來具足圓滿菩提之至體也謂現量者何乃衆生隨識所變執而不可化

之見妄也或問何以遣之對曰不可遣也苟欲遣之則與遣之之跡俱成現量故古有靈龜曳尾之喩惟信心堅密究竟不已廓爾開悟即其自心現量不間一塵轉爲自覺聖智猶迷時認金爲銅悟時則知是金非銅也悟銅元金乃自覺聖智也迷金執銅乃自心現量也楞伽下經之要義少林持以印直指之心捨現量而禍禍福福之跡俱不可得而容也學者宜思之

情何物也執而不化之見妄也未有情而不執者未有執而非情者情之所以執蓋出於迷妄也所迷者何乃迷自性轉而爲情也衆生之情執有同焉有異焉謂同則同乎憎愛謂異則異其憎愛所趣之見差別萬殊不齊得而一也有二人焉一人執東爲是則所向皆東一人執西爲是則所向皆西其執東爲是者每以西爲非而不知執西爲是者反觀吾之東亦非也其執東者不知西向之人指吾東爲非其進東之歩益遠自以爲益是彼以爲益非其執西者亦然二人之所執不翅矛盾之不相入也以其不相入則天下之是非未有能同之者故聖人世起而設之垂言立教必欲同其是非之心化其所執之情奈何教跡愈彰而是非愈熾且古今三教鼎立其互相詆訾者以各專門不容其不是非也如一佛之垂化觀萬法惟一心一心即萬法所以彰萬法爲教標一心爲禪名常異而體

常同教即文字而禪離文字也究其所以特不過破情執之迷妄混入一心之靈源而已以即文字離文字之執未化而教與禪宛如氷炭蓋有離即之二也至若教非教禪非禪雖聖人亦不能不斂衽而退縮矣且日親性理之學尚不能化其所執之是非使宗昧教理之人忘其所執不徇是非又何異戒飢人見飯而勿餐也古德有不見佗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之訓昭若日星未即驗其語者蓋情執未化不能不見是非也要而言之化執無逮於忘情忘情莫先於悟性性既悟矣則情不待忘而忘情忘則是非之執若春霜赫日安有不化之理哉

幻人世居杭之新城族孫氏祖遷錢塘父毋生子女七人幻居其最後方離襁褓惟以歌唄佛事為兒戲鄰人異之七歲從市學讀論語孟子未終九歲喪毋而輟學發負出家志

以毋相日拘百計莫脫至廿四莫所縛之卅相不待作意而劃然自解寔至元丙戌歲也是年五月獨登山禮先師已而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自爾經書語言頗沾其味非悟也丁亥二月信女人楊氏援以資眞從山海翁登山薙染己丑充堂司庚寅欲潛去斎爲松公所知助腴田三畝復令叅堂未幾舫疾先師令給侍辛卯春瞿公施田莊不受俾馳書歸瞿田壬辰充庫務癸巳甲午

惟奔走施門元貞乙未先師臥疾不起奉葬畢即去山以酬宿志丙申往來吳門大德丁酉春挾袱鈐之天柱山秋之廬阜冬還建康匿影草廬者十閏月戊戌冬結幻住菴於弁山己亥冬結幻住菴於吳門庚子辛丑咸居焉壬寅大覺請住持而避走南徐癸卯送布衲歸大覺甲辰歸守先師塔乙巳冬領師子院事丙午丁未至大戊申冬因分衛吳松不返己酉買舟儀眞夏繫纜於雲城庚戌歸大

目居山舟辛亥復爲船居往泝水皇慶壬子春結菴六安山秋舟往東海州癸丑春舟次開沙夏送定叟往大覺就寓環古菴延祐甲寅春復領師子院事乙卯結菴大窩丙辰春渴疾作楚夏舟泊南潯丁巳居丹楊大同菴戊午復還天目己未庚申至治辛酉壬戌六十歲矣是年之夏結菴于中佳山自丙戌至壬戌整三十七白而幻跡方將遠引爲避緣計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

冒服甲衣乃抱終身之愧且文字失於學問參究缺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平昔惟慕退休非矯世絶俗使坐膺信施乃岌岌不自安也古人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今余六十返思往事大率情妄所蔽何有當於理哉浮光幻影變往須臾故

書此以自警云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条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東語西話續集上

非一歲無以終萬化之功非一心無以收萬法之跡然而春夏秋冬之令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歲也頓漸偏圓之理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心也且歲不知有春夏秋冬而四序成其歲心不知有頓漸偏圓而四教彰其心如是則知即別而同即同而別也即別而同

四不離一即同而別一不離四惟同則不能
徹其化跡惟別則不能會其本源於是同別
之旨不容不兩立本跡之門不容不雙收也
每聞議者謂一代時教彰如來之本懷罄無
不盡彼云教外別傳者豈教外果別有未盡
之法為傳耶儻別有所傳則名外道或別無
所傳則妄誕之跡不容掩也余嘗以前說證
之茲復謂議者曰聖人初生下時手指兩儀
足行七步何教義所攝耶此乃別傳之最初

顯示也豈待末後拈一花以示迦葉謂之別
傳者乎中間四十九年隨機演教於正直舍
方便處皆是別傳之旨又豈止乎最初末後
而已哉所云別傳者非教外別有所謂禪也
非心外別有所謂法也非離言說外別有不
形言之秘密三昧也非理外別有理也亦非
下向無事而故作是言也何則自始洎終惟
示一心也依一心所演惟一法也安有所謂
別哉當知靈知心體離言說相離見聞相離

思惟相離文字相乃至離一切諸相雖曰離言說相非言說不能立其教雖曰離見聞相非見聞不能傳其教雖曰離思惟相非思惟不能達其教雖曰離文字相非文字不能宗其教故知言說文字等乃教也離言說文字等乃教外別傳也所云教者宣明此心也所云教外別傳者即超出言象而妙契此心者也使言說文字外別無旨趣則經中不應言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又云此法非思量

分別之所能解或謂言說文字等果不可契如來之心耶曰不然豈不聞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於此則一大藏教曷嘗有言說文字等相之可得也苟不洞徹如來之本心則滯有文字非教也執無文字非禪也動爲情縛於有無之間則

頌二　二

教禪俱不取也然教外別傳者目之爲禪此禪即一心之異名非人天二乘所習入定四禪之禪必待枯形死心殞情絕識之謂也蓋

此禪之體如金剛王寶劒自非上根利器生知夙習之士領於機先薦於言外欲向見聞思惟等擬涉毫芒則刻舟奚益哉遠自少林相傳迨今如印印空雖文彩不露而至理獨存信別傳之說良有旨焉通而言之禪即離文字之教教即有文字之禪覓一毫同相了不可得復何別之有耶其所別者乃化跡之設不侔爾譬如堅冰烈日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藥不專治病無必死其用舍安危之要在醫者之得失耳苟得其要以寒破寒以熱攻熱俱無實實虛虛之謬不得其要而或誤投毫髮雖病未危而藥危之矣世無盧扁使萬金神藥亦能殺人其利害有如此者佛稱三界大醫王統以無上神藥治法身之病其對證投機之須順用逆施迎刃而解世云神聖工巧殆不可同日語也余因閱圓覺經文殊首以本起因地爲問乃答以永斷無明方成佛

道普賢以以幻脩幻爲問乃答以應當遠離
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
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爲幻亦復遠離離遠
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普眼以
頌二
三
脩行漸次爲問乃答以先依奢摩他行堅持
禁戒安處徒衆宴坐靜室徧觀四大及與根
塵虛妄和合然後身心根塵與幻俱滅便能
顯發無方清淨彌勒以脩佛菩提幾種差別
爲問答以欲脫生死免諸輪回先斷貪欲及
除愛渴清淨慧以凡聖所證所得云何差別
爲問答以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
非解脫至若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
亦不息滅威德自在以方便漸次爲問答以
當脩三種淨觀謂寂靜奢摩他如幻三摩鉢
提寂滅禪那等辨音以圓覺門有幾脩習爲
問答以二十五種清淨妙輪即前三觀交互
單複云云淨諸業障以本性清淨因何染汚
爲問乃答以不了四相不成聖果又云但當

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
斷圓覺以云何安居脩此圓覺清淨境界為
問答以建立三期求哀懺悔復以三種淨觀
隨學一事已上皆大悲願王普告諸菩薩及
末世衆生淨治覺體之善見妙藥也如何獨
答普覺所問一章之中指出四病謂作止任
滅則前所謂善見神藥者俱不能逃此四病
所攝何則自遠離諸幻與堅持禁戒建立三
期等豈非作耶自先斷貪欲及除愛渇與宴
坐靜室脩奢摩佗等豈非止耶自一切障礙
即究竟覺及於諸妄心亦不息滅等豈非任
耶自求斷無明及四大六根虛妄和合與幻
倶滅等豈非滅耶原夫法身流轉五道而為
衆生者由內熏三毒外迷四倒轉入無邊生
死海中如來不指三毒四倒為病而反指作
止任滅為病者何耶且作止任滅固不足以
語圓覺之閫域亦必取證聖道之漸塹三毒
四倒何翅天淵之間哉對此不能無疑於聖

人之言乃爲之解曰豈不聞一時婆伽婆入
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正當入時上同
諸佛下與衆生及十法界中有無情等同時
俱入自昔至今不起于座就中無主無伴離
頌二
四
聖離凡身心混融性相平等良由十二大士
未忘境智暫興問端是非鋒起故如來據大
圓覺縱其所問廣說諸脩即作止任滅俱指
爲藥至普覺章將收玄唱斥作止任滅均名
是病即病一言取舍俱奪苟知縱而不知奪

混圓覺於問答之場或知奪而不知縱墮圓
覺於泯默之地當知縱亦藥也奪亦藥也即
其縱之之藥治三毒四倒之正病以其奪之
之藥治作止任滅之助病豈不聞世之療邑
身之病者乎凡初感正病之須則指方以對
治及執其所投之藥而過之由是不病於元
感之正病而病於藥之所助則卒無如之何
也惟藥致病非庸醫所知故知作止任滅之
藥病非如來洞鑑其源則孰能指也當知覺

有二義有覺妄之覺有靈明之覺覺妄之覺能對治二一切垢染及世出世間種種見聞塵習者是也靈明之覺亦名本覺亦名圓覺體離凡聖跡絕自他雙泯色空兩忘能所窮今亘古湛寂不搖靡間一塵覿體圓淨雖菩提涅槃真如般若到此俱名是病又何作止任滅之不病哉

善致福惡致禍正合道邪干業此理昭然如黑白之不可混真如淨境界中初無善惡邪

正皆一念暫生處失於照了而不得不有也以其有故則三界煩惱念念起滅無時暫息成住壞空循環不斷是故聖人興慈運悲垂教立化使其捨惡以從善忘善以合道捨邪以歸正忘正以會心不越念而三界空不動塵而煩惱盡復歸本際洞徹根源教化一權亦從而泯矣捨惡則斷恩愛遠利名脫塵勞盡貪欲捨邪則齊物我絕是非空見聞泯能所從善則守戒律脩禪那趣空寂向菩提歸

正則徹法源洞眞諦契佛心合聖道至於邪正善惡會歸一念則一切時中觀根設教普利羣機信手拈來無非妙用隨衆生願報佛祖恩手眼通身一機不露纖然作用一物不爲撒手去來了無拘束是謂一代聖化之本旨也雖羣宗異教各立門風皆莫能外乎此自先佛建立祖祖相承大小伽藍分布海内凡主一方者苟或善惡倒置則禍福之機隨念響應内關己德外渉化風不容不審也惟是識馬易奔情猿莫制故聖賢制禮立法於一念未起之前乃深欲防其微而杜其漸使微不知防則著將安救漸不知杜則頓起難收譬之水火防其微漸之初則不致於崩山燎原也故吾佛棄萬乘之權而受擯辱於匹夫之手捨海宇之富而丐衣食於域内之民忘宮室之華而委形質於草木之下泯道德之貴而歷辛苦於塗炭之中觀其所由莫不痛以無邊衆生各各具此深遠廣大利欲根

於情識奔莫能制乃化現斯事實防微杜漸之大旨也教化之通塞初無定體出入乎道德利欲之間使存道德則教化不期通而通存利欲則教化不期塞而塞矣當知道德自佛祖盛化之後人物衰替從著而至微利欲自時移事變之須貪妄日興從微而至著道德利欲譬之明暗不同時水火不同器今端居佛祖之域苟不知防微杜漸固已危矣矧乎相勝以欲相誘以利莫悟其非視之爲當

然者則火已措于積薪之下矣境風日扇禍災倏起反不以爲憂而欲坐待教化自通者是猶吹網欲滿多見其不知量也悲夫

世所謂語言者動乎其心而達乎其口即情想之昭著未有無其義者也故其情愛且喜則其言也和而溫憎且嫉則其言也峻而訐逆且怒則其言也迫而怨順且恕則其言也肆而達誇且美則其言也婉而文傖且鄙則其言也獷而拙皆言語之容也欲審其義先

觀其容貌達其容則知其情既知其情則有
以諭其義矣所謂義者乃情想之所適意識
之所主而言以宣之也蓋語言皆模寫情識
所緣之義曲盡其巧苟情想不到意路不行
雖大張其吻於終日將無一詞可措矣豈特
人言爲然哉至於鴉鳴鵲噪犬吠雞啼凡若
有情一動其聲必有所主之義但人莫之曉
耳安有語言音聲而無其義者乎惟吾佛祖
之道則異於是自手指兩儀足周七步至於

一花遽拈時百萬衆皆神通智慧之聖賢盡
其所思之量俱莫測其邊涘惟飲光微笑而
已自祖道之東而兩宗五派星分碁布遍入
寰區逮扣其言則須彌山是甚麼東海鯉魚
打一棒新婦騎驢阿家牽與我將禪板來飯
袋子江西湖南去等語詼諧不絕如長江大
河莫之所止味之則如木札羹鐵丁飯親之
則如吹毛劍大火聚目之則如閃電光擊石
火耳之則如塗毒鼓旱地雷入之則如荊棘

林透之則如生鐵壁既不可以語默會尤不可以智識通及與天地鬼神咸莫能測所以目之爲無義語也夫無義者超乎喜怒哀樂之外脱乎情識意想之表又豈容以經書文字聖凡名相而和會哉嗟學者之未諭紛紛亂鳴擅自穿鑿謂此語是放開是把定是傍敲是暗打是探佗是肯諾又謂此語是向上向下是全提半提是賓家主家是死句活句是商量平展又謂此語是最初末後是藏鋒

透關是殺人刀活人劍又有甚者牽引經教謂此語是即色明心附物顯理是有言顯無言無言顯有言是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是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不間一塵全歸自己等異端殊説莫可具陳不知一涉意根倶成有義矣使佛祖之道果止於是則將何以斷佗生死情妄之根乎誠所謂聚螢火以燎須彌持蠡量而測滄海也或謂禪家之無義語我知之矣佛祖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安可復有

語耶其應機接物之際高揮大抹答問汪洋雖語言如塵沙其如不落那邊著著皆歸第一義所以開口不在舌頭上又何向上向下之云乎謂無義語得非是歟余曰無乃五十步笑百步也子雖不墮向上向下之異説且第一義得非義乎或曰聞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必因有語而然使佛祖之語果無義趣則何以致然也余曰斯言差近矣子當致此疑於懷抱久之自悟方知無義語不爾密矣苟或不爾則徒增戯論何益於理哉

人莫不有心心莫不有應禪者心也機者心之所應也自鷲嶺拈花少林立雪之後此心一傳響應千古曰禪曰機無一時不與天地萬象互相酬酢政不待別有所扣而然也況自有宗門以來其所謂木上座金剛圈暗號

頌二　八

子破沙盆青州衫娘生袴三脚驢鱉鼻蛇無米飯不濕羹至若五君臣四賓主三玄九帶十智重關放下著自做得是什麼莫管佗甚

語四方八面霆轟雷震浩浩湯湯前後出盡莫之紀極語其疾則齧鏃猶遅語其利則吹毛亦鈍鴆酒不可方其毒大羹莫能比其淳麗鋪錦上之花精食水中之乳儼臨廣衆高踞大牀風動鬼神聲喧宇宙凡咳唾嗟詈怒罵戲笑撼而目之曰禪機者良有以也世與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與禪機似彷彿矣不動者非有所止而使之不動蓋體本湛寂如太虛空乃天理之不動也感通者非有一毫意謂於其間必待有所感而通者當其感通之際若洪鐘斯扣空谷傳聲無爲也無作也天理本然之勢也喩乎淨鏡之鑑萬形明珠之現五色禪也者鏡也珠也機也者鑑也現也其萬形之姸醜五色之淺深雖昭昭不能自隱而鏡與珠曾何有所爲也有所作也乃至淨至明之效耳能契此者則謂之禪機外此則非余所知也或問據所言人莫不有心則有情界內窮古亘今資生產業治世語

語浩如塵沙原其所因靡不由心而著初未聞有禪機之說惟少林門下業洛參者獨擅其名何也對曰心有二焉曰眞曰妄眞者即靈知之至體此非妙悟不可得而逆測也妄者即情識之幻用乃逐物者由之也昧者槩稱之爲心不知眞之與妄實霄壤之不侔彼資生業等者乃妄情也非眞心也夫眞心者惟佛與祖熏鍊正因智徹神悟堂堂於聲色是非中妙符而密契者也全超脩證靡涉功勛不墮見聞豈存地位所謂達大道兮出度超然名之曰祖也又豈可與依情附識膠纏世網者同日語哉或未達其眞則脩行亦善矣若使有作思惟而吹虛逐塊於祖庭之下者反不若資生産業有治身之益也彼不惟無益將坐致謗法之咎豈禪機之果累於人乎蓋不善擇其眞者也道人宜審諸

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此語流布叢林古今之下鮮有不墮於意識者

言浩如塵沙原其所因靡不由心而著初未
聞有禪機之説惟少林門下業洛參者獨擅
其名何也對曰心有二焉曰眞曰妄眞者即
靈知之至體此非妙悟不可得而逆測也妄
者即情識之幻用乃逐物者由之也昧者槩
稱之爲心不知眞之與妄實霄壤之不侔彼
資生業等者乃妄情也非眞心也夫眞心者
惟佛與祖熏鍊正因智徹神悟堂堂於聲色
是非中妙符而密契者也全超脩證靡渉功
勛不墮見聞豈存地位所謂達大道兮出度
超然名之曰祖也又豈可與依情附識膠纏
世網者同日語哉或未達其眞則脩行亦善
矣若使有作思惟而吠虚逐塊於祖庭之下
者反不若資生産業有治身之益也彼不惟
無益將坐致謗法之咎豈禪機之果累於人
乎蓋不善擇其眞者也道人宜審諸
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此
語流布叢林古今之下鮮有不墮於意識者

盡語著衣喫飯動靜語默一一天眞離此天
眞之外擬涉念慮早是不平常了也古人道
箇平常心是道兩手分付只貴一切平常佛
法世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乃引張拙秀才
謂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是平
常心龐居士謂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是
平常心三祖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平常
心馬大師謂見色便見心無色心不現是平
常心又古德謂翠竹眞如黃花般若是平常
心但是古人凡說到日用本來具足不離見
聞覺知處皆認之爲平常心若然則總不出
箇意識擣盡蓋南泉實不於此處蹲坐而從
上古人亦不向這裏探跟但是不曾親向趙
州未問南泉未答以前薦得擬生寸念徇其
語索引起意解徹底不平常了也更若廣引
古人垂三乘利生方便接引處一言半句以之
取證轉見崖州萬里或謂即今對物遇境不
起一念是平常心或謂雖舉念動情而不住

諸相是平常心或謂有無不隔聞見混融是
平常心或謂寒則添衣熱則揺扇是平常心
或謂繁興大用擧必全眞細語麁言皆第一
類二
義是平常心或謂古人痛棒熱喝擎叉輥毬
機無停滯道出常情是平常心乃至種種作
爲種種思想種種湊泊要與箇平常心相似
無異掩耳偸鈴自取欺誑但是玄言聖量妙
理眞詮總不與平常心相應況是迷惑貪妄
顚倒情識而能遠契平常心者乎當知平常

心不屬知不屬解乃至不屬一切和會領略
擬涉知涉解則安有平常之理乎昔雪山夜
覩明星是悟此平常心迦葉破顏笑二祖禮
三拜是明此平常心至若太原聞角靈雲見
桃凡一機一境有契有證者莫不皆契此平
常心今日要與此箇平常心覿體無間須是
親如佗佛祖瞥地一回則信手拈來無一毛
頭不與平常心相應雖迦文放眉間照萬八
千土之光出徧覆三千大千世界之廣長舌

粗與夫納須彌山於芥子建寶王刹於毛端
甚而至於横身火聚闊步刀山亦未有一事
不與平常心相應者但迷人不知而自見等
差於等差差中更莫有不自此平常心顯現乃
知無邊衆生雖重迷極障於無盡苦趣動經
塵刧未得棄離亦未嘗有絲毫不出此平常
心者也特自昧而不覺耳南泉又謂道不屬
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這一路
索將謂盡力扶持殊不知破蕩不勝其繫矣

爭似求嘉道箇絶學無爲閑道人不除妄想
不求眞與此平常心差近且執爲絶學孰爲
無爲殆不容舌也
遠容過門指余色身以四法界爲問謂此身
於四法界内何法界所攝余從容告之曰四
種法界顯一心之體用也幻者窂習經教輙
以己意陳之且以手中主丈言之依相視之
喚作主丈名事法界離相惟性不喚作主丈
名理法界性相不二正喚作主丈時却不是

主丈於不是主丈處不妨全體是主丈是名理事無礙法界以一主丈入一切法任法立名了無定體以一切法入吾主丈同名主丈亦無定體名事事無礙法界如帝網珠以吾一珠入一切珠而體未嘗分以一切珠入吾一珠而體未嘗合相收相攝而無虧互奪互融而不間如永嘉謂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其法界之名廣說萬殊略說惟四其實亦未嘗四也惟廓悟自心之士見處圓融於法界相不執一而言一切不離一切而守一蓋法爾如然非神通所致也嗟夫昧者妄執色身爲我起種種貪欲爲事所障因縛三界無解脫期聲聞觀色無我惟滯一空遠離世間獨求解脫爲理所障被佛所訶惟菩薩乘了色即空悟空即色色空不二住于中道理事相含獨脫無礙猶存見執尚滯法塵獨如來事事無礙之境如鏡照鏡似空含空類一

摩尼具含衆色收則倶收現則齊現不容造
作豈涉安排是謂無功用法門其法界相總
萬歸四會四歸一於無功用中一亦不可存
矣余身於四法界理體如是上根利器薦在
機先中下之流徒勞佇思客唯而退
太夫蠅處處能泊而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
生心處處能緣而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火固
不可泊余不知般若果何物而獨不能緣耶
使般若果不可緣則衆生成佛之理無有是

處或謂不然衆生爲妄所惑墮落生死流浪
世間識想交馳善惡分別皆徧計成就縱有
知覺亦成戯論遠經多刦近及今生從迷入
迷曾未休息夫般若者離言說相離文字相
離心識相離思惟相乃至見聞覺知徧計分
別種種離故能離所離亦皆遠離爾時般若
觀體成就所謂不能緣者由眞妄各立不相
入故譬如明暗二體相傾欲合爲一縱有神
變其可得乎雖然殊不知法無異相動念則

乇理絶多途擧心則隔徧十方是般若體盡
大地是光明幢不間一塵觸處圓淨纖塵未
盡萬刼難明欲得現前當依智用會須拔能
所根於一念未萌之際空人我見於寸心不
動之時念念破無明離妄想斷攀緣泯聞見
奮起此志如金剛王寶劒橫按當軒遇物即
殺晝夜六時孅然無間久久心境寂人法空
意識消伎倆盡和手中欛柄子一時打脫始
知衆生心外無般若智亦何依般若外無衆

生心緣將安寄即衆生心非般若青出於藍
即般若非衆生心冰生於水即衆生心即般
若廓爾圓明非般若非衆生心泯然無寄然
後動一塵則萬法彰斂一念則十虛殞卷舒
與奪任意縱橫生死去來於法自在事雖與
麼若約祖師門下衲僧面前猶未有語話分

頌二　　十三

在奇哉此道豈古人獨有而我獨無耶丁此
叢林日曉光影如流努力勤參决不相賺
體也百千諸佛之所共往觀用也八萬細

行之所齊彰體無用外之體則止在觀中用
無體外之用則觀歸止處體不動故猶須彌
立於太虛用不昧故若杲日麗乎暘谷止無
所故波水盡於本源觀無能故光影消於古
鏡太虛隱須彌之勢則止體本自無虧暘谷
藏杲日之光則觀用由來具足源空波水滅
止亦何依鏡破光影亡觀將安寄然則鏡源
本幻體用元空能所俱忘止觀亦寂矣或曰
承教有言衆生爲昏散故墮生死流諸佛以

止觀故往涅槃岸所謂以止止散寂而常照
以觀觀昏照而常寂所以寂照雙顯定慧兩
融止極觀圓不真何待審如前說則止觀之
名既混定慧之體何分名實既乖恐非至論
噫豈不聞法華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止觀也定慧也寂照也體用也理本無殊特
立名之異耳然以實就權則二邊各立會權
歸實則一亦不存儻權實之不分則名相自
忒矣殊不知靈鑑絕待真覺無依良由一念

自興萬法斯起且迷悟既無別念得失豈有
乎人故聖人設教雖百千不同乃應機隨器
特不過遣其妄而去其執皆出於善巧方便
三昧智力也曷嘗有定意於其間而亦未嘗
無定意也要在得旨忘言可矣且以止止散
而不知其所以散以觀觀昏而不知其所以
昏使散有可止則心外有法昏有可觀則法
外有心所謂散者不由空寂靈源而應不自
生所謂昏者若匪圓湛真體而曷由自起且

空寂靈源動靜不異圓湛真體明暗何殊使
止形乎絶動靜之源猶寸土培須彌之勢觀
加於離明暗之體若孤燈助暘谷之光但一
真之至體廓明則萬法之幻名自釋不離當
念豈涉階梯融止觀於昏散之場全定慧於
生滅之際即千波而觀湛水清濁誰分就乎
色而覩圓珠染淨莫惑至哉此旨世或罕聞
惟證乃知非悟罔測言前薦得已涉途程擬
著意求刻舟何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十九 十四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　十二

善 三三

A00
6112

南峯廣錄 十二

B 2000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

參學門人比丘僧慈寂上進

東語西話續集下

客問古人謂即今山河大地四大五陰明暗色空等乃衆生無始時來是病所致茲不識見病爲何請解之余擧手中扇問之曰爾目其色謂是扇乎謂非扇耶二者皆是病也偶鴉鳴復問之曰爾耳其聲謂是鴉鳴乎謂非鴉鳴耶此二者亦皆是病也至若鼻舌身意

所對塵境曰是曰非毒見病也何則謂是則墮常見謂非則墮斷見住常見則以山河大地等爲實有守斷見則以山河大地等爲本無有無斷常三世五陰返覆循環計六十二皆見也所云見者非眼見之見乃妄心所執之謂見也首楞嚴謂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經中以知爲見謂根塵相對是謂見也言病者何如是二十見能壅塞源障礙法性引起虛妄纏縛死生卒無已也

如上的凡夫二十乘見病如是若以祖師門下雖悟得山河大地等感是自己妙明真心中物不爲有無二邊之所留礙至於離四句絕百非淨治法塵不存聖量儻有纖毫所得不忘亦名見病這裏豈特山河大地等縱使百千華藏海解脫菩提場法界及虛空聲聞菩薩佛妙義與神機三昧語默等總而言之皆見病也客曰世有能醫者乎余曰謂無則佛法無靈驗謂有則又益學之病矣客渾然因

竊窺天下之理至一而不可二也惟相似之
説二而不可一也何則世固有休歇而閒者
亦有怠惰而閒者謂閒則一也以休歇怠惰
言之則不可以一致論也忙亦然有盡道義
而忙者有趨利欲而忙者言忙則一而道與
欲則不可以一也求其沉酣相似而不知返
者無佗由此心渉迷悟之兩途而迷者不自
知也豈惟不自知反責悟者之不類乎己而

深疾之也如怠惰之閒者不自知其陷於罪
垢沉溺之淵反以盡道義之忙者爲非也又
如趨利欲之忙者不自知其陷於狂妄顛倒
之域而反以休心歇意之閒者爲非也惟聖
人之心公於道義以百千方便革其妄謬之
情俾閒者忙者必契其理而後已噫人之情

溺於迷妄以聖人之是者亦是之雖是之於
言而不悛其念聖人之非者亦非之雖非之
於心而不遣其情此是是非非之又相似也

其實則不翅天淵之間也此世相之相似且置之勿論如即心是佛之語悟者有是說也解者亦有是說也謂相似者乃即心是佛之四言也惟悟者之說如明鏡鑑像無朕跡可留解者之說如五彩畫像微動筆則跡不勝其多矣學者於相似之理云胡不辨哉天下之器各有其量故盃則有盃之量缶則有缶之量不待器之徧舉而量之大小分矣心亦身之器也安得不有其量哉夫聖凡之

心惟一無二而其心之量獨異何耶當知盃亦器也缶亦器也言器則一而其量則不可一也夫心隨其所見之明昧而量之大小係之而別焉譬如螻蟻目所覩不過分寸人乃窮其遠眺之力不過數里而具神通聖人觀大千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況吾佛以四大海爲目微塵刹土洞觀無遺故讚有量周沙界之語昔張無垢居士謂人有輕慍易喜以其量之不大也惟其量之不大也人有

悒怫吾心者則氣不平氣不平則言不和
言不和則艴艴忿怒之色形於面至於切齒
攘臂不能自已我之量不容彼之惡方纖未
有不路夫禍患之機者原夫見之明昧由學
之至不至使之然也學之不至則見昧而局
學之漸至則見遠而廓學之純至則見到而
宏學之大至則見明而圓矣聖人乃學之大
至者也至人乃學之純至者也賢人乃學之
漸至者也常人以其學之不至則其量亦不

得不等而小矣量既局於小而卒不可以廣
之也故涉一毫利害則無以處之盖有涵養
之誠焉且心之所見固不可勉而至若涵
養之道則不可不力行而勉進之也謂涵養
者一以信爲本何謂信信聖人之言也且學
之不至則所見昧然心既蔑於見聞而不信
聖人之言其動違天理又不趣終此身而已

類三 三

也故聖人曰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三界
本無事人心自撓之苟悟之則不應於物境

有是非憎愛之見或存彼見是謂分別自心既與自心分別則吾心之量不勝其隘且塞矣是非之習愈厚則心器之量愈狹仰觀周徧塵沙法界之量矣止日尅相信而已哉然信而後能學學而後能至至而後能明明而後能久以洞明而久視則其量不期充擴而寛若太虚雖萬象森列亦不容有所礙矣人皆具此量由信之不篤學之未至甘爲是非憎愛窒塞於煩惱習氣之域是豈道人之所用心也哉

昔人謂楮小不可懐大綆短不可汲深蓋言有限之量不可使物過之也且吾楮有五尺之量使懐三尺之物可也吾綆有二丈之量使汲三丈之深不可也適當其可則優游自在而不難矣當其不可則驚畏窘逼而用小懐大用短汲深未有不敢者然則人之才量豈可強至哉故道人才量宜寛渉事宜簡庶幾其可也反是多見其不自忖焉

毋有信口言而語不乖情意爲而事常勝不可與言心量才量者豈識達群類智周萬物而能然哉惟福量有以致之也且福非有像量何所依吾嘗以無像之福求其無所依之量曾無絲忽之差非有神見蓋嘗以事觀之也使有人焉外乏口體之奉內嬰疾苦而無所告者其福量自不足以周一身也或啼飢號寒猶未已而禍辱駢集至若雖大不得寧者其福量不足以周一家也且福備乎己則

身安福備乎衆則家齊以至爲國爲天下靡不本乎福也世之昧者不責己之福量有所不周而怨父之不我順猶聵者咎聲之不及乎耳何愚之甚哉惟智者與世浮沉而不加嗟怨有以見其福量之大小不能加損也

道體本具慧福脩成慧臻則本具之道益明福會則本具之道益著苟慧福俱失則本具之道隱矣有謂古人天眞淳全而易化所以法席隨處鼎盛今人澆醨而難化所以在處

衰微余曰不然衆生情實一變則是是非非之見自二千年外交接迨今無一時非憎愛也今之人卽古之人古人之憎愛卽今人之憎愛了無毫髮損益也古時法席鼎盛無敗事蓋主法者之福緣備有所感焉非天眞淳而易化也今時動遭魔孽以致衰微不振蓋主法者福緣有所不逮非澆漓而難化也何以知其然且今日之衰歇在吾亦有之曩時之昌盛在今亦有之豈人情之易遷

實福緣之所繫也竊嘗謂治不因明亂不因昏何則明不自明由福盛以資其明昏不自昏由福衰以致其昏人徒知因明而治而不知資其明者福也由昏而亂而不知致其昏者亦福也福之盛衰而治亂繫焉福乎蓋一定于前業在今日不可苟也自祖道之東其道大德備之士具載典籍班班可考而身嬰奇禍亡有之退臥荒隴者有之無聞於世者有之或應世而出奪於多事不及伸其道者

亦有之遠尊居丈室萬指繞圍如優曇出現光明煒燁照瞙今古者千萬人中一二人爾所得之道無異也惟福有等差而盛衰之跡不同耳故雪山大士稱兩足尊良有以焉然而福拘前業報盡還無道人亞不足恃也昔典牛以策禪師福不逮慧而憂冀曰學者惟恐己眼不明己眼若明雖獨對聖僧喫飯又何慊焉典牛頌之意能眇視報緣而獨尊道眼者莫公其人也盛衰之跡何足浼焉

世稱叢林者蓋取喻於草木也法道之所寄材器之所從出焉然草木培植則豐沾濡則榮霜雪則彫斧斤則賊叢林以無上大道爲培植以慈悲喜捨爲沾濡以偷安利養爲霜雪以貪慾瞋恚爲斧斤主叢林者不諳其培植之道沾濡之理則草木病矣況偷安利養之霜雪貪慾瞋恚之斧斤時時斫伐而殖穫之故其草木區萌芽蘖猶不暇而敢望叢林之盛材器之萃難矣哉

吾叢林揖讓升降之謂禮鞭笞擯辱之謂法古之人欲行所得之道必以禮法輔之而道行焉禮者防於未然法者治於已然其或道之所存豈必待禮而後正法而後從哉然叢林用禮法猶國家之用兵蓋不得已也特假此以規正學者之心術與其儀範耳儻不本之以至道而膠於禮法者則禮出乎虛詐法近乎仇敵虛詐易忘仇敵生變禮忘法變併其心術亦大壞矣儀範云乎哉

學道須具足五種正信第一要信自己方寸心中一箇喜怒哀樂底主人翁覿體與三世諸佛不欠一毫髮第二要信從無量劫來與聲色愛憎染習流注結成一種生死無常於四大身中念念遷流新新不住第三要信古人垂慈留下一言半句如倚天長劍等閑撥透端的會斷人命根第四要信日用工夫但恐不做做之不已念念精專決有透脫之期第五要信生死無常不是小事若不奮決定

志以期獨脱其三途苦趣曽無自免之方也有三法爲進道之捷徑一智眼明二理性通三志堅固智眼明則照破世間身心現量境界一切是非憎愛取舍得失貧富壽夭苦樂等法皆是夢縁了無實義而不起分別理性通則於從上佛祖所説語言名相至於三教聖賢諸子百家差別法要會歸一源不生異見志堅固則從今日至未來際不問近遠若不徹證决定不休此三法具一而缺二三只成箇無事漢具二而缺一三只成箇伶俐漢具三而缺一二只成箇檐板漢當知此道如渉千里之脩途若具一二而缺三是由九百里而止者具一三而缺二終不免其岐泣具二三而缺一吾知其觸途成滯必矣三法全具雖未動足敢保其與已到家者不相異也豈待其重問迷津而再揺鞭影乎

兄弟家千生萬受做盡伎倆終不奈何者蓋爲其不曽發起眞心而然也夫眞心者觸境

便有不待思惟分別者是也譬如聞人惡罵聲纔入耳嗔心忽然當下身心境界見聞知覺皆嗔也至於忘餐廢寢形於夢寐乃至結冤懷恨終身不能暫忘嗔乎八萬塵勞之一塵耳一塵既爾諸塵皆然互相渉入鈎鎖連環結成生死流入無窮學道要了箇事須是聞人說着生死二字便如聞人惡罵相似更不待牽經引教作意思惟憤憤乎懷推托不去如不頓悟死亦不休操志如此何不事之

不了耶

所謂禪者非玄學非奇解非密授非秘傳是衆生本有之性元是諸佛所證之三昧若欲契悟切須實的以生死無常四字是萬劫未了底最大因緣若不就此一生和盤翻轉盡未來際應無了期如是發心更無異見久久心念絕伎倆忘驀忽一翻方知生死無常即是禪之骨髓禪即是生死無常之眼目然後禪與生死骨髓眼目亦皆剗除便見咳唾掉

臂揔是祖師西來意也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方知果然不是玄妙秘密也儞若實不爲生死無常而欲務禪者則與西天九十六種人略不少異矣

佛祖之道在凡夫分上了不加損其毫髮如鏡照鏡如水入水且凡夫終於自昧而不能照燭者病在於迷耳所迷者何蓋久遠劫來一段心光動爲妄習所蔽而不自覺當知此迷不特迷於四大六情等乃至讀書爲書迷

聽教爲教迷坐禪爲禪迷持律爲律迷習定爲定迷極至悟爲悟迷證爲證迷成佛爲佛迷揔而言之但有所爲皆心光之影事苟未能遣此心於量外空有作於機先任伊徧歷佛祖玄奥浸漬入骨欲脱此迷不翅掩耳大叫求人不聞索知其可也於是前輩眞有志

於此道者莫委形骸忘寢食泯是非絶愛憎皆不期然而然蓋胸中有六於此者一旦遵妄頓蹉闊豁顯露通身如倚天長劍八面受

教旨無虚捐是豈偶然者哉
道無方行者莫能至道無形視者莫能覩道
無爲作者莫能成道無機智者莫能測自三
教九流百氏諸子凡啓口措辭靡有不言道
者使眞道果如是則孰能有之耶明白之士
向這裏直捷根源不妨奇特古之善道道者
如臨濟之於黃檗凡問佛法大意惟遭棒而
已棒外了無言説又如慈明之於汾陽惟譏
訶戲笑而已初不聞有所謂向上機示後句
之説然後於此無義路中久久淹浸其會中
欲決未決之疑一旦活潑直下如鵰搏虎踞
雷嗔霆轟吐詞出令或如蠱毒之不可沾嚮
或如鐵壁之不容措足或若行空之月處處
分輝或若過衢之風塵塵絶跡乃至四稜榻
地一種平常凡咳唾掉臂未嘗不與斯道脗
然渾合已而造其堂奥出其門牆之士一箇
箇超塵絶俗出羣離倫闊步大方目視霄漢
雖佛祖聖賢亦無意與之俱誰肯俯就叢名

利養五欲恩愛諸塵勞境受其籠絡者哉且前輩負如是體裁非有過人之異見亦非有蓋世之奇術一皆爲道之念炳然譬如火聚使冰霜望影而消亦如風輪使塵埃迎刃而走但爲道之念堅密一分彼情妄之業自然消殞一分吾向道之念無間則彼所謂情妄顛倒愛憎等念猶過風之塵近火之雪不自知而遣矣豈惟情妄然至于聖道亦不可得而入此名無功用三昧此三昧中生死涅槃

處雖百折剉不能少回其意不惟不回其意即其折剉皆磨淬其志力之方蓋速其成就之理也由是觀之則境緣豈有順逆之實惟在吾進道之心真不真耳或進道之心真切雖家庭即方外逆奪皆順與也前輩之深入堂奧者未有不自艱難辛苦中來思之

佛祖之道不可謂之易知易則使人生怠不可謂之難解難則使人起惑且難易在人不在道也譬如千里脩途若駕輕車乘駿駟指

日可到若附驘牛之尾跛鼈之足雖累日窮年不能至矣然所涉之途非以車馬而近非以牛鼈而遠實係乎遲速之自異耳儻不知自遲自速之爲難易者則前所謂怠之與惑不入於彼則入於此矣以根性觀之則利者多怠鈍者多惑使利者不困於怠鈍者不病於惑則可以並馳而共進既進矣亦何有於難易怠惑遲速利鈍哉

此道最直捷極簡徑儞若起心動念要討箇俱無地可寄令之人未嘗不在三昧中蓋其向道之念不真不切動遭情妄結縛於能所之場愈會佛法則愈增業識愈明道理則愈長無明復爲此知見風扇入輪回海中甘受流轉豈有志之士合如是哉譬如盲人經涉寶所爲珍寶所傷終於委棄者無以異也

學道先具信根以精進力乘之未見有不成就者然信根如輕舟精進力如櫓棹信根如駿馬精進力如鞭策蓋櫓棹加於輕舟水無

順逆之異駿馬乗其鞭策路無夷險之差今之具信根者未嘗不有而求其精進力首尾一貫者誠難其人殊不知精進日廢怠惰日滋以浮淺之信根當無窮之怠惰雖有聖道易如展掌知其不相應者必矣而況積刧輪回種子與心識念念遷流了不之間使純一精勤猶恐不徹今任情放逸而罔其進可乎不可乎

古人信道篤見理明操心密立志遠於所學直捷簡徑底早是不直不簡了也那更於語言文字上作計摶量向情塵機境中任情取舍不惟不直捷不簡徑返不如箇不學道底人喫飯著衣外却無許多枝葉當知佛祖皆是具眞正體裁千生百刧於此道上徹證底蘊至一念休歇處萬境平沉時方知直捷簡徑不從人得豈苟然哉所以古者道雖然舊

頌三

閑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九

大火聚猶能出沒露刃劔尚可攝拏此一著

子未舉念間早已十萬八千了也而况情塵瞥起念慮潛興縱具不可心議辯才説得轉轆轆地無異栽荊棘於生死之林澄濁於輪回之海本色上士安肯如此顛倒錯亂當知古人不得已拈起一毛頭必欲與人直捷斬斷以其不遇斯人轉作葛藤蔓焉有已哉焉有已哉

少林謂心如墻壁乃可入道六祖謂汝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德山謂汝但於

無心於事

心無事無事於心自然虚而靈寂而妙死心謂節儉放下最爲入道捷徑前輩一種是垂手爲人奈何老婆太過翻成途轍如今要一箇墮此途轍者亦爲罕有而况於此途轍之外具大受用者其可得哉彼既丈夫我寧不爾儞若苟存一念以時緣不吉恐難於趣入非自盡而何

麻三斤乾屎橛須彌山栢樹子如今阿籌等閑抛向面前使萬刧死生當下勦絶然後欲

覓其用處盡十方世界風休雲靜了無蹤跡可尋是謂法王法印理合如斯共不相乖悉者惟向道理上蹲坐論有論無立知立解如人以手撮塵虛空不惟無益返有害之豈真正爲生死大事者甘施於此耶

道人日用現前境界皆前業也虛幻也無間斷也純真一如離異致也如是觀者則能空榮辱泯是非於萬緣膠擾之頃也不爾則生死無常相續於盡未來際卒莫之休息也學者營營終日何所圖而不爾思更欲瞥起一念與世分別非所謂道人也若以前業觀目前則一毫無儞回避處若以虛幻觀目前則一毫無儞取覓處若以無間斷觀目前則一毫無儞舍離處若以純真一如觀目前則一毫無儞揀擇處正與麼時觀照俱泯能所兩忘方是道人泯是非空榮辱越死生超夢幻底時節也

頌三

三祖道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且生死是凡涅

槃是聖其非凡是聖之見千重百匝鈎鎖連
環無備辟避處直饒備拍盲向末有涅槃生
死名字已前一坐坐斷然後將一條斷貫索
向生死涅槃頂顊上一串穿却要脫佗是非
之見亦不翅鄭州出曹門當知此事苟非神
悟妙圓超出不墮情見自餘縱使穿鑿得盛
水不漏總是以是非止是非其失本心又豈
待轉入第二念而已
一事中於前一法解於後此天下古今對治

之理也如坐卧忘其勞困飲食止其飢渴始
中者勞困飢渴也終解者坐卧飲食也然勞
困飢渴有時而盡則坐卧飲食無有去念之
時也因其不去念習成逸欲至於敗德喪志
廢道滅身無所不至矣人但知所中之爲害
而不知解其所中者亦害也細而推之當解
中時皆知爲害不容其深入故患解之當解
之之時不知爲害狎而玩之與之俱化其入
髓也至深其爲害也至酷及乎覺知不亦遲

矣何則譬如隆暑大塵撲面沍汗如流必思
以風露解之適當風迎露之際盡其快爽不
忍棄去久之陰風濕露砭入肌骨輕爲拘攣
重爲癱瘓區區欲解一時之煩而抱膏肓畢
世之疾反不知爲害者多矣所以從上聖賢
惟而憫之教化所由生也人能達此可以知
道

世有傭奴爲主所使勞形竭力不敢自怠少
有過隙則怒罵鞭笞靡所不至未常厭離何
其忘嗔怨之若是耶無佗爲利養所攝而然
也儻加嗔怨則主將見逐必失利養所以爲
利養而忘嗔怨也學道之士少爲境緣所觸
便生退惰然以利配道霄壤不侔何求利之
切而求道之略耶當悟此以自勉

儒典有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況無上大菩提道
又豈特大任而已哉西竺聖人積劫舍身爲
求道果聚骨如須彌飲乳如大海竟莫知幾

形命矣乃有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之語焉嗟今置身空寂之地者例以學道爲名遠觀其所由惟未飢而餐未倦而寢百種受用任意所需或不隨情慾嗟交作聞勤苦精進則掩耳退縮天下安有不爲而成不種而穫者哉思前輩雖負大根器每於未悟未徹之項凡執爨負舂陸沉賤役尚不敢憚其勞苦我曹何人而敢縱逸無撿昔管仲戒齊君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彼爲國君言尚責宴安乃其常分尚不許其狎玩況吾徒痛念死生大事毀形易服如救頭然之不暇宴安其可恃乎然管仲之言鴆毒止不過害一生之色身也吾徒之謂鴆毒乃害萬劫之慧命也較利害又何如哉

○念誦謂大衆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一種是譬喻其深切著明痛快極則莫有過於此者夫置火於頭雖大飢遇食或不先去頭上之火將亦不暇食矣雖至倦欲寢或不先去頭上

之火則孰能安而寢之夫寢食乃切己之事以頭然未救雖欲就之終不可得也或欲放逸於未救頭然之隙雖聖賢如佛祖知其亦有所不能也使救頭然之精進一存乎念當下身心如堅兵嚴城凛然不可犯則生死業識情妄顛倒政不待遣而聲爲之泯跡爲之掃矣今在處叢林之綱維每遇月入日未嘗不儼臨大衆厲聲舉揚而聽者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亦猶土偶聞俳優之鼓吹不惟不能奮發其精進反惡聞惡見莫若無事之爲快也嗚呼人心荒怠一至於此使百丈復生如其人何如其人何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一　　　　頌四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賦

勉學賦　并序

古人學才學藝而極於達道令人負學道之名反流入於才藝豈道無蹊徑可入耶

頌四

蓋由生死之念不切耳且學不至於道徒增情妄於理何益哉余故作而爲賦以勉其所謂學云辭曰

三界虚廓惟念自縛念去覺存未離有作眞
淨體中不容佗大火聚如何湊泊雖靈鑑之
可憑信此宗之無諸見欲逃於斷常理必資
乎条學生死事大一念包八萬刦之輪回迷
悟根深百界隱一千如之醻酢所云學者不
學六藝不學群書孜孜矻矻惟道是需求願
樂之半偈舍所重之全軀思香華以表其誠
敬鷲肝心而忍厭形殂或五熱炙身而投火
於必死之隙或半腰積雪而刃臂於忘生之

匱臨寢食而終不暇顧對寒暑而安有其餘
或降己爲童奴或舍身爲牀座或半夜嘿若
而負舂或七箇蒲團之坐破或視利養如游
塵或棄功名如涕唾或千魔萬難益勵之以
精勤或積世多生頓相忘其怠惰或驚幻影
之忽遷或嘆隙陰之易過或形影相弔於空
閒寂寞之底而不見其煢孤或身世兩忘於
苦樂逆順之場而不知其福禍如浮山典薬
縣之廚演祖司白雲之磨揚岐總院事而十

載奔馳神照問經王而三年折劉蓋忘情於道注念於學而不暇擇利害較優劣問何不亘者也原夫道為舟航道為梯級道為家舍道為飲食匪舟航無以越生死之迅流匪梯級無以攀涅槃之殊績微家舍何以收飄零暴露之狂踪微飲食何以濟饑餒孤虚之陋質靦面不委噬臍何及法無正像末三時之等差人何上中下三根之端的惟知進學之弗荒不擬真功之自積古有跛鱉千里之喩

正法末世之談蓋表其自強不息者也偉矣哉學有多轍悟非一岐子韶聞月下之蛙圓悟聽日中之雞溈嶠撥火洞山渡溪靈雲見桃而更不疑香巖擊竹而忘所知德嶠遇紙燭之滅會通逢布毛之吹至若聞畫角洗鉢盂細末將來從這裏入是皆望影而脱聖凡之覊鎖迎刃而具醫鏃之玄機人徒見其悟之不難而不知其學之必到苦學力之不精何悟由之深造道離愛憎其學之之心對順

逆肯存于懷抱道非取舍其學之之心遏佛魔必空其闡奧道體等平其學之之心苟動一念即資其顛倒道本具足其學之之心苟任馳求轉增其紛鬧道非見聞其學之之心擬涉解會而皆名自縛道非有無其學之之心苟滯一隅而誠難取效道如倚天長劒其學之之心不能覿體混融則不免爲物我是非之所籠罩道如杲日道如太虛道如風輪道如火聚其學之之心或不具如是之天資

縱使讀四庫書記一藏教吐懸河瓶瀉之詞章徒爾資其呫諵惟道一學最妙最玄既無義路亦匪言傳味之則一門異轍了之則萬里同風佛祖爲一大事而指鹿爲馬學人走半天下而掘地尋天絶思惟處強生節目無義味話特地加鞭逼生蛇化活龍粥飯氣高揮大抹轉山河歸自己小兒戲群號聚喧據七尺單守三條椽如遇怨敵如救頭然學之之力既極悟之之理不倫理必學而致悟余

於是作而爲賦令人徒見前輩悟在頃刻而
不思古人於未悟之先其學之之心未嘗不
專精而謹懼其學之之心或不至道之淵府

曰藝曰材豈吾徒之當慕嗟師道之既微驚
法歲之云莫惟學道之爲學與百家而異路
毛髮忽若當情鐵壁那容進步絶學之學以
爲學非悟之悟而爲悟不涉功勲豈容回互
死偷心於能所未形之初具正眼於朕兆未
彰之户一語臨機萬靈罔措臨濟謾施雷轟

霹震之喝雲門空試石裂崖崩之句曰向上
之不傳摠群機而共赴鞠其所以自來皆玄
學而爲度或不勉勵其學力未有無因而自
過大哉能仁爲學之端視勤苦而無畏對怨
親而等觀駕一乗而勇鋭憫三有而悲酸垂
洪範而塵沙不廣闡大猷而虚空靡寛由是
四十九年弓折箭盡二三四七唇亡齒寒性
天滅没學海枯乾古者謂不學佛法惟務休
心蓋休心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於己無事

切勿妄求蓋無求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刼來業識種子蓋洗滌根塵業識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蓋精勤勇猛久遠不退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參禪學道非等閑直須廢寢忘食蓋廢志寢食於學之之須曾不期然而然也又謂無佛法可學無禪道可得無涅槃可證乃至無無亦無無與無俱遣亦不外吾學之之理

也或謂道本具足安用學爲本具猶璞石之含玉安能免參學之剖鑿本具猶腴田之産米安能免參學之鋤犂本具猶地中之水脉安能免參學之穿搆本具猶古鏡之藏光安能免參學之磨治本具猶木中之火焰安能免參學之鑽擊本具猶良藥之治病安能免參學之擣篩本具猶驪頷之夜光安能免參學之探索本具猶扇中之風性安能免參學之搖揮本具猶貧士懷中之至寶匪參學之

指導雖終身而罔知本具猶麥爲麵體黍爲飯基苟不加參學之炊磨任萬劫以難齊一旦力邁先賢功侔古亘脫參學之幻因提本來之正令判有作之鋒鋩攙無爲之欛柄不加毫力掃生死魔於知見之稠林摩伏寸金斬涅槃將於證脩之深穿斥臨濟金剛王使之無地措躬驅德山木上座俾其望風乞命或智眼之不明豈常流之能窺今之學者惟以本具之說相牽而不思實學真參之究竟

原夫釋迦不天生達磨非自證揔由積學之真致此光明之盛者也審如是則學乎乃破生死斷煩惱證菩提出三界興保社起叢林之不可不由之徑也可不勉乎可不勉乎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一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二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記

大覺寺無盡燈記

心法遍周鏡燈交徹本來成就不假安排迷渉妄情悟歸智體於畢竟空中鑿開有海向眞實地上撥轉妄輪達一念之不生了諸法之無盡者矣是故諸佛鏡顯衆生之燈水流元在海衆生燈投諸佛之鏡月落不離天相收相入不圓而圓互攝互融非在而在以一燈之無盡周十界以全彰何則一乘獨朗萬德莊嚴斯佛燈之無盡者矣圓修六度揔貫四心菩薩燈之無盡者矣見局因緣位標獨覺辟支佛燈之無盡者矣功歸四諦跡渉二乗聲聞燈之無盡者矣善根深密戒體輕安

天燈之無盡者矣聿脩百行躬踐五常人燈之無盡者矣偏求福果純執勝心脩羅燈之無盡者矣十習無間六交自纏地獄燈之無盡者矣識隨妄變貪與性成鬼趣燈之無盡者矣癡愛溺心噬吞積業畜生燈之無盡者矣良由染淨緣空聖凡消盡一心圓鑑萬法齊觀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此無盡燈之無盡者矣大圓覺場開蓮華峯有旃檀林龍象圍繞梅野居士張公叔夏施財造無盡燈一座復捨腴田若干畝用充膏油持以供養工師出巧珠轉玉回淨幢平剎殆不是過位置十面面各一鏡鏡各一佛中然一燈交光相攝外以彰法界之無盡內以標事理之不窮即圓覺之摩尼珠雜華之寶絲網也原夫燈無意於投鏡而鏡自含鏡何意於攝燈而燈自入是燈也使龍澤啓虛空口吹毘嵐風而不能滅是鏡也使夷仍展巨靈手舊須彌槌而不能破是故居士即之而與無盡

之施匠氏因之而獻無盡丈巧蓮峯得之而作無盡之莊嚴大衆觀之而爲無盡之佛事或者遠以燈爲心鏡爲法界以燈爲理性鏡爲事相是皆謗也或總不作是觀亦不能知吾謗之之說殊不知自諸佛達乎品類其無盡燈各各具足非心非法非理非事一爲出暘谷群幽以之而土一滴投爲門萬派以之而會乃天眞之本然奚情識之能造哉欲乎吾無盡之名目吾無盡之光想吾無盡之量

踞吾無盡之域賭燈斯昏鏡斯翳矣是謂無功用解脫法門惟超然於名相之表者乃能證之非念慮[illegible]之能入居士求予作記故引是說以告之復爲說偈偈曰

一燈寄十鏡　非法亦非心　理極空何廣
功全海不深　當機無得失　應念絕追尋
物物彰無盡　無光照覺林

寂寂菴記

大寂混於衆響之門太虛隱乎群有之府非

知道者孰能辨之或背響而執寂棄有而襲
虛常情焉足與論道哉龍虎山道士孫悟眞
字從善族廣信之貴溪嘗遊天台一旦棄所
習結菴里之應天山北麓高其風韻以寂寂
二字文菴之楣實延祐丙辰歲也遠來取證
于幻住子因與論命名之旨乃曰杲日麗天
盲者莫覩疾雷震地聵者無聞不待收視返
聽而聲色不到者以其病在根也五目不覩
其蹤二聽絕聞其響不待去聰黜明而耳目

不及者以其體在位也彼亦寂寂也此亦寂
寂也而僕不取焉吾嘗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則寂存乎中矣外觀其形形無其形則寂居
乎外矣寂寂之義聊寓於斯審如其說但無
心無物耳眞寂之理未知其可也徹聞不已
乃辭以似之辭曰

頌四

七

天地一蘧廬　萬物一屛几　中有無位人
太虛藏兩耳　聲來空合空　聲去水投水
靈焰亙星壇　光芒射衣袂　百鳥不飛來

琴鶴猶相尋　寂寂復寂寂　如是而已矣

空明軒記

人昧自心久矣既失本有之自心動爲色空明暗孰溥於還變不常之域乎聖人哀矜之不暇乃起而示之何謂色天地萬物之謂也何謂空與天地萬物相爲邊際者是也何謂暗晝夜黑月之謂也何謂明與晝夜黑月相爲表裏者是也以斯四者倏遷忽變窮刦遂令動盪心目由是無須刻不與生滅相對有

人於此厭離生滅必欲舍色而慕空背暗而投明曰以爲臻其極矣殊不知空乃色之基明乃暗之媒安有基存而色泯媒在而暗亡者乎玆聖人哀之謂非至理也空菴居士盛鏑以空明二字扁其軒或曰爾將舍吾色背吾暗邪乃曰吾之所謂空非離色而空亦非即色而空吾之所謂明非離暗而明亦非即暗而明我嘗於二千載前觀毘耶老以一默答諸闢士之所問不二法門如廓太虛於

萬象之顯麗杲日於羣陰盡表於斯時也不
惟無色可見無暗可知惟空與明亦不可得
而視矣何則眞空爲空非大明而不空大明
爲明非眞空而不明即明之空混萬有而不
雜即空之明處群幽而不遷吾嘗愛吾軒之
窻倚吾軒之檻敞吾軒之地納吾軒之境上
下一色表裏混同不知爲空惟天地萬物窮
刻不能礙不知爲明惟長夜黑月亘古不能
昏而好事者以空明二字加之吾亦未嘗有
所知也延祐丙辰冬余寄舟大江之岸空菴
訪于無聞見之地請筆其說爲空明軒記於
是乎書

大同菴記

南嶽石頭詰老龐日用事答以日用事無別
且語時不是默時行時不是坐時安有無別
之理哉蓋神心頓悟見越常情一道虛融萬
緣絶待轉歸日用政不待排遣而無別之旨
炳然獨存千聖不能掩也大同菴乃丹陽尋

菴居士蔣公善秉爲幻住老杜多之所建也
公世居桐村菴距村之北三十許壽有結菴
之志今適遂焉實延祐四年春正月也余既
命名而復爲之記乃記其所謂大同者也原
夫迦文之鷲嶺飲光之雞足達磨之熊峯懶
融之牛首雖後先千餘載其步驟標致詳略
不同要其所歸乃所以大同也豈惟佛祖然
淨法界性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物同物至
若三教九流之雄唱百氏諸子之玄談與夫
長岡之松風野田之麥浪暮雲接遠山之色雨
疾雷振大江之聲六戶未扃一榻危坐青燈
不夜古鏡無塵耿耿禪光照映今古非動非
寂無自無他了不知其同而無往不同也昔
毘耶離城淨名居士弘不思議解脫神力胥
以一默與三萬二千人開士同入不二法門迨
今聞不容髮今譯老龐之無別斷毘耶之不
二證斯菴之大同然固然矣其未能忘情謂
於能同所同之表者欲見菴中主人門外垣

墻不翅三十丈之高且遠也

平江幻住菴記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楞嚴有是語
昔僧問瑯琊瑯琊返是語以答之僧頓悟玄旨
人徒知山河大地是幻而不知清淨本然亦
幻也鏡光本淨物像無狀而生水體元清月
影不期而現原夫昭昭影像所現之幻跡也
澄澄水鏡能現之幻體也幻與幻盡覺與覺
空斯僧所以悟極也大德庚子予遊吳中郡
人陸公德潤施松岡數畝于閶門之西地曰
鳳蕩結茅以棲禪者踵至僅半千指凡三見
青黃絕際上人求中與葺菴務一日衆集請
名其菴因謂衆曰二千年外大覺世尊棄王
位卧深雪夜覩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證入
如幻三昧嗟乎衆生迨今沉酣情妄而不自
知我曹出家雖假此如幻三昧而往亦有所
未悟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時有繼席而言
者曰承教有言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

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乎非住乎曰子以識量分別欲知幻法是住非住無乃增益幻見妄有悟入之理也爾但能蘊無義語於識藏以究其心捧應量器於檀門以正其命脩百丈不作不食之具以效其勞守諸祖萬慮氷消之誡以堅其志一旦能所頓盡功用兩忘廓爾無依劃然超悟則是住非住政不待借手於無膂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忽相値於吳松江之舟中從容叙舊更請筆以爲幻住菴記擬相傳於久遠云爾

并山幻住菴記

夫無而有之謂幻鏡中像水底月當有耶謂其無則昭昭影現未嘗無也山河大地諸色相等倚空而現雖有一法不依幻而住者余大德丁酉挾策淮江自匡廬而下茲金陵已亥冬憩吳興并山樅澄二師之室半間須爲結茅于資福寺後之黃沙城幻住菴之名盖

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識亦滅幻識滅故
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乎非住乎霽寺曰予
以識量分別欲知幻法是住非住無乃增益
幻見妄有悟入之理也爾但能蘊無義語於
識藏以究其心捧應量器於禪門以正其命
倚百丈不作不食之具以效其勞守諸祖萬
慮冰消之誠以堅其志一旦能所頓盡功用
兩忘廓爾無依劃然超悟則是住非住政不
待借手於無臂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

忽相值於吳松江之舟中從容叙舊要請筆
以為幻住菴記擬相傳於久遠云爾

弁山幻住菴記

實無而有之謂幻鏡中像水底月豈有耶謂
其無則昭昭影現未嘗無也山河大地諸色
相等倚空而現靡有一法不依幻而住者余
大德丁酉挾策淮江自匡廬而下抵金陵己
亥冬憩吳興弁山樹澄二師之雲來間須焉
結茅于資福寺後之黃沙塢幻住菴之名乃

於斯著明年庚子從吳門越六年乙巳師遷
上人訪余天目謂幻廬既墜幻未饑存主精
嚴曉沙門森公容遷于院山之麓翛然上人
奮力與俱已而珂月來從之至大己酉際菴
須四
十
水田一區四十畝有奇堤穿岸宂積年不稔
湛月共議以耕往扣其主以貿以施壽爲帚
土填築頓成膏腴食觀方充禪侶亦集採蔬
之山植蔬之圃蓮載之舟稗穮藏之窖堵悉
備焉惟棟宇陋隘延祐戊午均鳥化喙盡撤

其舊而新大之效禪林制具體而微其司歲
務者用或不給行乞以補然禪月淨凡三年
循次任主菴之責乃從權也已而禪以老辭
淹以病辭復議然正而月副之終爲甲乙之
傳一日衆曰菴之未有也師之來菴之既有
也師之關或不記其顛末則何以遺余曰三
世佛幻也歷代祖幻也菩提與煩惱生死及
涅槃俱幻也爾其未證斯幻無義詳堅竪
脊梁緊握空拳愼勿輕放[illegible]而行乞內而[illegible]

事中而宴坐不見有閒忙動靜之稱猛策[illegible]
鞭以悟爲則如是受者雖幕天席地誰無此
菴不如是受雖峻宇雕墻誰有此菴當知明
暗色空同一幻住是說可憑乎不可憑乎青
山白雲咸皆點首時營城子振起而記之

報恩纖院記

佛廬徧天下其弘麗莫甚於蘇杭秀水之間
鶴沙距松江僅三舍地接海壖民居既鮮伽
藍則未有也自瞿氏徙居此地世有積善

義之風逮今運使公霆發及其從弟雲叢巖居
士震發慨然以爲非伽藍無以營善而闡道
乃卜地得吉於先塋之側傾金捐田命里僧
某董之不幾年而華池紺殿重門廣廡[illegible]室
講堂凡伽藍所宜有者悉備焉迎清淨行沙
門十員晝夜六時頂禮散華深味禪觀幢幡
象設華鮮清梵宣流法音互爲佛事運使公
善其有成亦施腴田若干畝以報恩纖院爲
額大德間　天子降璽書以護之謁予文

記予問何以謂之報恩乃曰恩莫大於君[illegible]
報莫越於聖道聞西方聖人之禪觀圓悟一
心該攝萬行推而廣之導物指迷莫不從化
以斯道報斯恩不亦善乎余曰秉一心爲禪
照萬法爲觀其爲心也圓湛虛寂涉入無礙
不可以相求不可以言詮舒之則萬法即之
而彰卷之則萬法依之而泯無邊刹海十世
古今未有不由斯而著焉凡夫迷昧引起輪
回遷謝苦樂昇沉莫之能釋是故非禪那不

足以契諸佛心非妙觀不足以破衆生惑圓
覺以三觀互推爲二十五輪無量壽以一佛
分觀於十六處始則端坐靜室注想一方存
注不休與想俱泯見法界中朗然明了所以
下輪見諦而妙觀澄明一處功成則眞佛圓
具如當臺鏡如帝網珠萬象顯而無所照之
功千光聚而絶能收之跡如是觀者即見清
淨願王白毫巨天紺目澄海如優曇華如紫
金聚巍巍堂堂殊特相好稱具光明化爲[illegible]

雲寶樹樓殿臺沼車服器玩諸莊嚴具是謂三昧行人即聞即見即覺即知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與無作清淨妙觀脗然混合者矣然後即斯妙觀於一切時散作無邊莊嚴佛事以之報國恩則聖祚保無疆之來以之報親恩則劬勞超有泯之纏至若天龍鬼神過現未來究親賢聖草木昆蟲凡有纖恩則於功德亦相須而無盡噫公之志尚矣遂援筆直書以爲記

圓照菴記

無法不備之謂圓無時不在之謂照是心也未曾何法之可離又何時之能昧離此心不可以圓舍此心莫之能照圓也照也即心之謂乎空谷道人少負藂林之傑結菴於天目山之嶼焉乃生緣之所也扁其菴曰圓照焉余記之余曰圓照之體不可以目覩不可以耳聞不可以意知不可以識解擬涉毫芒則擱不得爲圓照不得爲照矣道人深菴六窻[illegible]

爲八尸經行坐卧屏絶塵緣萬慮不遣而自
忘一念不澄而自瑩於斯時也圓照之體與
蒼松翠竹蒲團禪榻靚體交參了無回互庶
其近矣不則圓照一菴名徒具耳於實奚取
焉

旅泊室記

老莊譏孔氏旅泊於仁義而不知老莊亦旅
泊於芒乎天運窅爾神化之域故吾佛有云
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殘生旅泊三界示
一往還去已無返此說蓋曲爲二乘發機視
三界爲逆旅以四大殘質棲泊於其間了證
本空於一生一死之外不復來矣以至理求
之皆非了義之旨焉昔直翁居士洪君證不
二法門於吾先師笑談之頃嘗屬俊用二上
人搆山舟一區於師子巖之景蹤菴舟成則
君逝矣實至大戊申九月十一日也越二年
上人徙山舟於谷川之西來菴又五年盡撤
舟廬之舊廣而新之更山舟曰旅泊客有以

問之曰三界旅泊竊嘗知矣其有泥犂旅泊於十惡天人旅泊於衆善聲聞旅泊於四諦辟支旅泊於十二緣菩薩旅泊於六度如來旅泊於一乘諸教已明吾亦何惑蓋不能出於三界諸法也然則三界諸法能無所泊乎余曰汝問甚善當知三千界旅泊於大虛其十方虛空旅泊於大圓鏡而大圓鏡獨旅泊於吾靈知之府惟吾靈知無所泊而無所不泊也且置是論還知衆生旅泊於諸佛心海之中諸佛旅泊於衆生識田之内大法輪旅泊於微塵裏寶王刹旅泊於一毫端五須彌旅泊於芥心四大海旅泊於毛腹百千華藏境旅泊於焦冥之睫無邊世界種旅泊於藕絲之尖至若三萬二千師子座旅泊於吾方方一丈之室是可泊耶不可泊耶爾還知旅泊亦旅泊於吾旅泊之地而吾旅泊之地無受其旅泊者無不受其旅泊者亦無知其受與不受者如是悟明如是證入則大小促延短

長迷悟互相旅泊當念洞明更不待思而知慮而解也

十三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巻第二十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 十三

[illegible] 三三

A 09
6112

中峰廣錄

十三

A- 4:

B 20000--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三　　類五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箴銘

貪嗔癡箴 并序

一迷根乎自心縱而爲貪抑而爲嗔合而爲癡良由迷無自性由不守正念而生以其生故曰貪曰嗔曰癡皆一迷之異名也聖人不以砒霜鴆酒爲毒而以此爲毒者以其喪壞法身淪溺慧命也今三有界中衆苦充滿無

有一物不本乎貪等一中其毒則殺盜婬業四面紛合卒莫之避良可哀也惟悟達自心洞契法源之士能奪其縱之貪以求道返其抑之之嗔以治心轉其合之之癡以利人資長法化則貪嗔癡果何物耶乃爲箴曰
惟貪如海嗔以火喩癡比同雲依一心往心迷則來心悟乃去優劣聖凡不離當處勿強分別毋勞揩洗如手掌手故開握聚

戒定慧箴 并序

一悟根乎自心揀而爲戒守而爲定黜而爲慧良由悟無自性因不失正念而生以其生故曰戒曰定曰慧皆一悟之異名也聖人不以旃檀沉水爲香乃以此爲香者以其光明雲臺盤結不散莊嚴法性之上妙具也今雜華法界衆寶充滿無有一物不自吾戒定慧而生焉一熏其香則法報化之跡隨念出現其有尚存悟理未盡功勲者執其存之之戒以違宗泥其守之之定以礙理放其黜之之

慧以失妙欲望其超然於寂照圓明之戶未知其可也戒定慧云胡不辨哉乃爲箴曰

由戒而定即定以慧三法互融了無向背熏之爲香充塞大地聞惟在心鼻不以鼻功用兩忘動靜一致如走盤珠不可思議

喜箴 并序

世之所謂喜者由適情遂欲而生焉道人不爾必使情消欲盡動與理融不遭愛見諸魔之所惑其喜也政未易以足蹈手舞既其精狀者焉箴曰

至哉之喜徹法源底曰如意輪契解脫體愛見不住情欲何倚劫外春回花開碓觜

怒箴 并序

爲物所忤怒氣結爲心火至使面赤髮立不蹈禍機不已也聖賢則不然其一怒如金剛王劒諸煩惱魔嬰其鋒者應念斬截然後致萬物於無諍之地則其怒也豈徒然哉箴曰

聖賢奮怒不墮諸數却煩惱魔成大法聚嗟

凡夫嗔燒然無度當處撲滅神機獨露

哀箴 并序

凡夫哀聖賢亦哀凡夫結情妄而致哀聖賢乃哀其所謂哀也於是發爲辭章悲奮激昂必使其感愕於中脫略情妄則其哀也豈可與凡夫同日而語哉箴曰

聖賢悲極咸致斯哀辭章奮切含吐無涯淳醨道喪其誰不懷凡愚自若傷已焉哉

樂箴 并序

樂莫樂於道道爲天下之極樂捨道而求樂是猶棄食而求飽也世之昧者縱聲色之欲而爲樂一報忽盡變化萬殊不知與苦循環豈其所謂樂哉箴曰

三界無樂動遭業縛達人大觀目之倒錯寂滅眞常非脩非作當處現成地平天廓

懶禪室銘 并序

予嘗譏世之尚懶者謂處俗必盡其義入眞當盡其道盡義則務四民之役盡道乃營六

度之勤聖賢不能免也苟尚懶則二途俱失豈道人之所用心哉或者謂禪者之學乃獨之无者也何則其忘形骸於休歇之地滅情妄於空寂之門泯見聞於解脫之淵絕去來於不動之域收視而色不惑其目返聽而聲不亂其耳忘緣而境不入其心息慮而事不遷其念則其混世之跡飄然若行空之雲廓爾如流澗之月得非懶之无者乎予曰據爾之言似非懶者之能事徒見其四體不勤宴休閒逸政恐勤勞於事者莫之能及也南昇書記恭行己需余以懶禪室銘因以或者之言質之恭曰非也世有不爲者有無爲者不爲之者雖強使其爲而不肯爲也無爲之者雖欲爲之而無所爲也二者皆似懶而非懶也吾之懶禪異於是非不爲也非無爲也才涉名言則不得爲懶矣欲知吾懶之至要雖成佛亦有所不願又何禪之願哉余乃爲之銘曰

吾之懶即禪兮聖眼莫窺吾之懶非禪兮凡
心那知雪嶺之六載高卧兮徒自勞瘦少室
之九年壁觀兮妄自驅馳濟北之金剛王兮
亂鳴熱碗德嶠之木上座兮何異葛藤總不
入此行户兮自遊自嬉三界無事兮萬法何
義既非不爲兮亦非無爲毘婆尸佛早留心
兮罔逃達者之譏習懶成癖兮舉世莫醫千
七百人之豪唱絶叫兮徒自鐵鏁我懶我禪
兮如師子獨行不求伴侶從教門外打之遶

嗟吁嗟其已而已而

鐵圍室銘 并序

衆生結業濃厚所陷之地皆鐵圍也毘嵐鼓
蕩而莫撥劫燒洞熾而不融佛手雖能揭五
百力士所不能動之石望鐵圍亦未嘗不斂
袵而退堅乎確哉所以稱鐵圍也聞禪者有
纖毫未透如隔鐵圍何言之甚耶曰不甚也
特取其堅確不可破而喻之耳使盡言禪學
之竅旨鐵圍可碎而此旨不可穿鑿也何則

當其未有所入也以迷爲鐵圍及其既入也以證爲鐵圍既忘證入之境以悟爲鐵圍及其與悟俱遣而存有所了以了爲鐵圍了無可了不住了知知了俱捐鐵圍宛爾蓋心法

頌五

四

之粘綴有不可取喻而辨者德山所謂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刦羈鎖此說殆鐵圍之遮詮也今之學者純沉識網深墮情窠愛憎之羣習儀存生佛之二見猶在強加排遣動涉功勳自言混入靈源豈解全該識

二

量於斯諦審又奚止鐵圍而已哉泉南順藏主以禪宴之所扁曰鐵圍乃有警於自他也乞銘於幻住道者乃引前說以叙之復爲銘曰

天地爐冶太虛模範鑄迷妄鐵火無明炭危乎高哉遠絕畔岸一百匝千重凛不可犯四聖六凡生沉活陷禪盡覺空未離羈絆無事無爲是金鎖難脫略丈夫莫容易看來讀此銘墮三尺瞎

西來井泉銘 并序

少林初祖遠逾數萬里而西來直指人人本具之道道若泉之在地無處不遍也大同菴既成庵人乏水而汲諸隣彝菴居士念其勞乃命工師鑿井于門之東其深四十尺有泉隱隱自西而至甃成禪者引綆汲之首以一甌奉佛清甘香冽名其泉曰西來蓋不亂其所至之方也當泉之未至也視之窅然澟澟將壓人爲鑿井者危之鑿者不惟無所畏而

益加鋭焉若與泉約而必其所遇人之求道能積日累歲猶鑿井之深入無畏其不與道會者吾不信也禪者請銘銘曰

泉之在地道之在人配之大同鑿土深入勇鋭無怯克成至功四十尺下有泉西來洩洩溶溶其體既重其氣益冽且盈且豐以沃吾渴以流吾類所須悉充少林直指趙州庭栢如空合空泉依幻涌幻復銘泉非始非終咨爾諸禪西來一滴萬派同宗勿污勿壅朝採

暮汲如保厥躬惟菴與泉若内外護求播玄
風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三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四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序

送宗遇上人省親序

昔慈明和尚持銀盆爲母氏壽母曰子盡棄所愛而出家今返持此爲獻將累我於地下矣慈明自爾奮志叅方爲一代大法主盟蓋慈母所警發也石窻和尚輔佐天童法席一日歸省其母母曰子出家已事未辦何暇閒

立夫爲衆耶寃乃告曰雖炙一燈亦分自他
之用實不敢以因果累母也母笑曰然過水
那得不打脚濕夫二祖師之母雖跡混塵俗
觀其吐辭出語峻如鐵壁肅若秋霜殆老師
宿衲之不是過今之父母遣子出家莫不望
其禁家利俗者雖地獄門開不暇顧則彼此
優劣何如哉雖然有是二母之賢亦有是二
子副之也使其二子不力於道陸沈於長行
粥飯僧中將與母之格言俱無聞於世矣然

二母之賢世亦未嘗無也如二子之賢克荷
宗乘力弘斯道以顯母氏之名於百世之下
者則鮮矣以要言之全在子之盡心於道以
光像季法輪政不在父母之賢不也苟摩耶
之聖而悉達不能持堅牢願力爲大法王安
有佛母之名流布於此土哉廬陵遇上人旋
里省母出紙求語乃發余緒言以策其不逮
云

送明然上人居山序

古之善輔叢林者皆非苟然也有以道輔之有以才智輔之有以力輔之有以身命輔之是皆舍逸趨勞棄甘就苦至於衝寒冒暑含恥忍垢惟孜孜播眞風揚道化以振末學為念嗟乎古今之下凡有道尊宿起于一方而波旬之徒往往謗聲四合矧無道者乎然其謗之之聲未及尊宿所聞而先入乎輔者之耳苟非金剛正眼洞燭幽微莫不遭其惑者余兩結草廬有明然上人者忘其所惑以相輔及歸家山主院之三年歲荐饑饉而我二千指宴坐空山十刹之具陳三德之畢備至于望門而來者咸使之飫飽禪悅要其所自皆上人丐食以輔之也今余將謝事上人以丐食之鉢懸之太虛空中擬俟彌勒下生復從而輔之誓不入佗人行户也因疑而問之余豈有道尊宿者哉當此象龍蹴踏八面昇騰皆期爾以輔之無乃太峻乎上人作而為歌曰

水邊有山可以縛茅廬山中有屋可以藏幻軀屋下有柴牀可以結趺牀前有尺土可以開地爐所以無用者一箇黑鉢盂甑無羞處懸之太虛我非所輔休塗糊天高地遠道何孤惟有歎祖退縮眞良圖極目誰非大丈夫不須特地做規模豈不見釋迦老子二千年外黃金髑髏也會枯謾言遺臭在江湖爭似我自今已去不爲一物度朝晡佛法從教說有無

止止堂偈序

余聞眞寂不動之體與奔匯之水行空之雲逐日之蹄搏風之翮無閒然也嗟夫人之未悟妄見遷流卒莫之已如小兒旋走見屋廬動是故聖人垂善巧方便教之令止謂止者何息也定也安住不動寂滅無爲者也外止其境內止其心止境於外則心無所迷止心於內則境無所惑且不惑於境即境惟心不迷於心即心惟境心乎境乎止止之義明矣

或曰心可止乎境可止乎謂心可止則益其迷謂境可止則滋其惑矣如教中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審如是則心可止乎境可止乎不然如是法住法位止也世間相常住亦止也子或未至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之地擬逃吾止止之說猶日中之逃影也雖然殊不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亦未嘗不在吾止止之間是謂無止之止性體本具雖三世佛祖見超物表識達機先未有能出吾止止之

義者天竺靈山法師其講觀之暇嘗搆精舍於越山扁其堂曰止止或問其故乃曰吾之所聞異於是蓋非心思言議之所能及也遂為之歌歌曰

萬境之體詮曰心一心之用表為境道人非境亦非心心境俱非非亦泯止止之名堂兮

頌五

八

奚語默動靜之所該堂之名止止兮豈思惟分別之能領止非止兮我獨知非止止兮人莫省一團風月晉晴欄萬象森羅照清影

設利偈序

設利之體圓常湛寂充塞法界無處不有隨衆生心循業發現金剛不可比其堅日月不可奪其耀豈肉眼所能識哉自靈山以降此土西天散爲種種佛事若必以色像求之不惟不識設利而亦重欺佛祖也嘗有信士得先師所剪髮安奉久之忽設利纍纍如貫珠遠近傳唱觀者踵至先師聞之累欲奪而委諸穢壤今祖意上人亦得於遺髮之表及蒙山閣維之餘幷辟支佛所遺者珍藏秘護以爲至寶然蒙山辟支固非我所知者而先師實無此物謂其有乃謗先師也上人即啓函而示余曰贓物見在爾何諱焉余於是說偈以解之偈曰

圓明湛寂眞設利靈燄神光貫三際開士由之百福尊菩薩依之二嚴備十萬里傳西祖意五色祥光吞大地棒喝交馳珠走盤覿面相呈無忌諱先師一髮不留根匆將聲色輕

相戲卽寶摩尼一顆珠非俗非眞非聖諸五
目不得覩其蹤十聖那能知子細上人如來
獲此珠懸崖撒手非容易驪龍頷下月團團
萬門千尺還重關赤手推開違得歸有意氣
頌五 九
兮添意氣回觀八斛四斗多添得衆生眼中
翳

觀音菩薩補陀巖示現偈序

觀世音菩薩以太虛空爲體以五須彌爲寶
髻四大海爲口門日月兩曜爲眼光森羅萬
象爲無身瓔珞一切衆生於其毛孔裏出生
入死由是菩薩以此與大悲心發無上願施
十四無畏現三十二身上合諸佛慈心下應
衆生悲仰無無端被吾兩淛運使琴軒瞿公向
小白華巖偷眼一看直得無地藏身文采彌
露乃援毫引墨盡意發揮時有梅山喜公奮
辭舞筆作爲長篇揭露殆盡而海粟待制以
雄才豪辯向無所見處議論風生筆舌雷動
但末後一句留以遺幻住子同爲證明乃爲

說偈以收之偈曰
妙圓通體超諸礙包裹色空含法界見與不
見二俱離始識大悲觀自在琴軒居士佛眼
通白華巖畔追靈蹤狹路相逢避不及似鏡
照鏡空合空引墨揆毫書所見掃破浮雲呈
日面盡十方空一普門妙相塵塵俱露現梅
花山裏老禪翁滄海一粟夫子馮浩浩春雷
鼓筆舌巨篇長偈真豪雄俾我重圓末後句
口縫未開先吐露若以耳聞非所聞不以耳
聞非所據我昔曾遊碧海東海王抱日扶桑
紅怒浪搖金光閃爍照開朶朶青芙蓉無位
真人潛洞府洞裏潮音喧萬鼓珊瑚樹頂月
徘徊水晶簾外蛟龍舞波神挾劒驅長鯨吞
空浪雪粘青冥撒出龍堂珠萬斛寶光射透
瑠璃屏法身驚入一毛孔一毛孔裏波濤涌
爾時大士失却盤陀石上吉祥草與薝蔔華
位見玉煙翠霧埋雙蹤有眼共見耳共聞妙
圓通體鐵渾侖最初末後句非句萬里潮聲

撼海門

觀音菩薩瑞相偈序

聖人無體隨念斯彰念興則諸聖同条念泯則一真絶待以吾莊嚴善功德心即觀世音之寶冠瓔珞也以吾確乎不可拔之正念即觀世音所坐之補陀巖石也以吾慈悲利物深廣之誓願即觀世音所居之大海也以吾親近聖賢条隨不倦即觀世音之善財童子也以吾寛厚仁慈以恭以敬即奉觀世音之月蓋長者也以吾一切處不違菩薩願不捨大悲心即觀世音三十二應之妙色身也以吾居一切處遇順遇逆了無畏怯即觀世音十四無畏法也昔丞相史公躬詣海岸不獲瞻覩方生慢易回首惟見碧芙蕖華萬朶芬披隨浪而現遂勒石以記其事非現宰官身說法而何至大四年兩淛運使瞿公霆發按部鄞郡放舟直駕巖下首觀聖像毛髮不遺即命工造其所覩之象者二一奉之鶴砂普

福院一奉之天日大覺正等禪寺皆公施心
所現之伽藍也復以誠心所現之觀世音歸
之得不宜乎公自述記文一篇以示無窮之
信此又非現宰官身說法而何公甞屬余序
之後五年為延祐乙卯公之子時學刻其記
文隨大士像置之可觀樓上復俾予筆以記
之既不得辭贅之以偈
心鏡光明皎如月聖人智體無生滅一念纔
興即現前古今凡聖相攝攝海岸人超海岸

又不知誰現宰官身紫金光聚圓通體應現
何曾隔一塵萬峯圍繞蓮華國龍象侍闌香
不是鼓鐘鏜鞳間燈香出生世代光明福

示善助道者居山序

至大戊申冬余謝院事之明年將荷五臺之
策有善助道者從余游抵淮陰道阻遂返棹
儀真助乃操吾舟絕大江至鐵甕城下束短
髮易小袖練裙烏帽舉止便捷刺篙行引
纜岸牽風帆怒張收縱不違兩蓬平鋪掀覆

以時柂之轉揺縈如游龍纜之解縛操持若
神其素服篙師之役者皆推其能至若寒暑
晦冥風霜雨雪篙師告憊而助益治舟無惰
容又明年客有尼吾舟而命之歸者助趣吾
前乃逆問之曰舟在乎曰將舍之曰汝操舟
之藝在乎曰將棄之若然則無所復用於汝
也助無以對乃謂之曰汝嘗駕吾舟於要津
空繩綢布蔘檣林立舳艫交錯過若行雲闓
闠萬變而汝之心目與手爲之一貫少失顧

盼則互相衝撃殆四山交逼之不啻也故菩
薩子操第一義諦之舟與一切是非聲色交
接於三有要津亦如是也使暫無邪者墮于
順逆之淵又不止於相衝撃也今將罷若役
復若形放汝林下苟能一注其衝撃解紛之
心目於平居宴處閑則道可學禅可参生死
可了煩惱可斷無施而不可者審如是則舟
可舍乎藝可棄乎豈無用耶安有用耶汝其
不委吾復爲汝歌之歌曰

去年放吾之舟兮絶長江之迅流今年藏吾之舟兮將返乎山丘假汝操之之術兮吾乗之而遠遨視今昔之大幻兮傾逆浪之韜涵匆謂無吾之舟兮將舎是而何求匆謂有吾之舟兮離蹤跡之去留憶昔佛與祖兮以慈爲舟葦爲舟盃爲舟鐵爲舟更有一箇大闡提漢要以大地撑爲舟如是之舟汝能操不如其不委兮操起從前閑話頭撲撲不入處一齊透過吸乾鯨海兮萬象全沒無死無拘

兮誰與儔

一華五葉序

先師枯槁身心於巖洞之下畢世不改其操人或高之必蹙頞以告之曰此吾定分使徇此行欲矯世違俗則罪何可逃余竊聆其說私有所得閲二十年每與同參道者商首茅茨論及之不覺成編題爲山房夜話又擬寒山百首以寓禪參之旨復閲楞嚴因講學者致詰遂假或問以答之又以禪者不求心悟

惟尚言通例引信心銘爲證故辭而闢之以
發其義解及幻跡所至結茅以居皆名幻住
勉爲相從者所請引起葛藤故稱家訓前後
成篇者五載以一花五葉目之亟欲投之水
火時幻衆曰一花是幻五葉亦幻幻無自性
任其安立使棄之却成實法流布也請序其
所以昭示來者由是振筆以從之非敢與大
方之家共焉

一華五葉後序

少室一華開五葉狼藉叢林豈堪說刬務春
風吹幻根幽芳似向枝頭泄山房夜話語無
端波斯齧冰牙齒寒黃金鑄成泥彈子留日
青天誰共看護擬寒山詩百首重重語不離
窠臼靈龜曳尾跡何多笑破虛空半邊西那
堪註解信心銘剛以不平攻不平葛藤露布
栽不斷瞎却空王雙眼睛況是靈山汚徵辯
心既無心見何見阿難遍得口生膠一掤傀
儡無方便幻住菴嘗歌下篇又將家訓鍇流

傳爲人一句没墻壁飯飽弄筯謊不然自買由來還自賣豈但旁觀生笑怪都緣口業未易消乃爾償他文字債幻人拍掌笑呵呵螟奮怒吞禪河南泉間主趙州勘婆秘魔叉下神號鬼哭雲門顧外虎視鷹拏撲空師子盧掃盡野狐窠一華五葉還如何長處更無多延祐丙辰冬幻住沙門明本復說此偈以爲後序云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五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說

般若說

般若離一切相而不礙諸相發揮般若離一切名而不礙衆名出現般若如太火聚世間所有形器嬰之者莫不遭其燒般若如太阿鋒世間所有物像觸之者莫不遭其壞般若如太虛空世間所有色法入之而無不容般

若如大圓鏡世間所有相貌臨之而無不照大矣哉般若之體圓般若之用大般若之功博般若之道普矣三世諸佛於無所證而證十方菩薩於無所了而了歷代知識於無所悟而悟參玄上士於無所學而學然諸佛雖證而不宰其功菩薩雖了而蔑居其德知識雖悟而莫覩其蹤上士學之而罔測其狀以至山川日月森羅萬象由之而建立依之而運行使物物各具金剛正眼窮古亘今欲窺

其髣髴不可得也嗟夫衆生迷背其來舊矣轉爲無邊生死曠劫迨今於此般若體上念念遷流念念起滅念念攀緣念念輪轉深沉欲海甘赴死門而吾大般若光雖未嘗少間其如瞽者居大陽之門聾者住雷霆之窟終身由之而竟莫知其聲光震耀也由是三百餘會之玄談千七百祖之絶唱皆純以一味清淨般若融爲善見神藥俾瞽者明聾者聰壅者通執者化也當知瞽不自瞽依般若而

瞽聾不自聾依般若而聾瘂不自瘂依般若而瘂執不自執依般若而執是謂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若謂聾瞽瘂執之病不居般若體上則般若有所不周以其聾瞽瘂執之病即般若而生則般若有時而弊其深密幽邃之旨非超出言象之表者孰能與於此所以云大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於火燄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蓋知般若誠非心識所可緣也故般若

離心緣相離意識相離思惟相離文字相以至離種種相如是離者非所離非能離本性離故以性自離離亦不立離既不立一切混融然含般若無衆生心含衆生心無般若即衆生心是般若青出於藍即般若是衆生心氷生於水蔔非見忘執謝甚不可以言通而

頌六　二

意達之也所以來嘉謂惟證乃知難可測昔僧問古德如何是般若體答云兎子懷胎又問云如何是般若用答云蚌含明月乃發丑雷

於脊盤麗杲日於幽衢展鷲峯無作之機啓少室不傳之妙在古德分上綽綽有餘且學人到此如何領會其或停機佇思萬里崖州

直下承當劍去久矣高昌三藏法師喜菴妙公梵名般若室利命余申其義乃因引前說併爲說偈

般若無知亦無無相非曰無相非無知有無知見二俱遣了般若體常無爲無爲之體即無作百草頭邊光爍爍已忘證者省醍醐見病未祛名毒藥般若非良亦非毒般若之機離背觸與作般若沉悟坑謂非般若遭迷窟般若非悟亦非迷迷悟俱忘復是誰玉雞豕破瑠璃殼鐵牛觸碎珊瑚枝法身解脫即般若覿體難容分別者般若解脫即法身三事何曾隔一塵法身般若即解脫如珠走盤潑鱍鱍

一三三丄一　相容攝水底蝦蟆吞却月三丄一一三相互散半夜金烏海底紅三既遣兮一不立虛空爲紙須彌筆擬書般若兩箇字已

是抱贓重叫屈一不立兮般若空龜毛繫住
毘嵐風蕩菴歡喜著不盡張起東南般若宗

眞際說

大尉瀋王海印居士求法名別号遂名之曰
勝光号之曰眞際夫眞非色像不可得而見
有見非眞際非境緣不可得而及可及非際
眞乎不可見而見之際乎不可及而及矣其
不可見之眞廓爾無像不可及之際洞然絕
痕無像之眞體之莫非神悟罔及之際混之
必欲心開然眞非際外之眞際匪眞前之際
但見眞則必達其際凡達際則必見其眞眞
乎際乎猶鏡與光二者未嘗斯須少間言光
則必由鏡出語鏡則必有光存光即際之眞
鏡乃眞之際亦猶羣波共水衆器同金理體
元齊事相非一嗟乎衆生於無始時來重爲

業習所蔽擬涉念慮即落妄緣那更馳求劍
去久矣或不眞誠啓悟諦實開明不撥一塵
洞見源底則未免粘情帶識依文解義妄存

知見塵在意根說時與真際相符用處與妄緣不隔使諸佛菩提之道果止於此則妄有解脫之期也或謂離妄之謂真真之所詣之謂際謂妄者何以迷自心故見聞覺知皆妄也謂真者何以悟自心故明暗色空皆真也真無定體悟之則圓妄絕正形迷之則著全波是水了知妄外無真全水是波畢竟真中絕妄然則二名一體就中萬別千差欲教學必全真當體必須神悟所云際者畔岸之謂

也事物之極乃名邊際如色之極是空邊際空之極是色邊際是故妄不可有其邊惟真乃妄之邊真不可言其際即妄乃真之際也或謂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又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但諸佛祖圓頓了義之談若妄若真未嘗有纖毫界限邊際復從何立耶然了義之詮固無界限既迷之境實有方隅以無界限故三塗地獄萬種泥犂千仞劍林諸熱惱海王若

塵沙苦趣悉該眞際使有一毫揀擇則離波別有水也以有方隅故衆生諸佛煩惱菩提苦樂順違安危得失殊形異狀名相紛然俱出妄緣悉垂眞際雖曰波水同體而不可同其名也原夫此心之迷也於無妄眞中卓爾妄眞於絕邊際處宛然邊際且如衆緣觸目群象當情水不可喚作山空不可呼爲色各專其用不同其名明知理體無差其奈事情有異譬如水之就凌也湍流不息及遇寒則

結爲堅冰凝然不動了無不動之堅冰全是迅湍之流水奈何迷妄之寒氣積集濃厚於一體中儼然成異或不以頓悟之慧日漸之化之欲會歸眞際之水其可得乎是故眞際如來目之爲第一義最上乘昔世尊初生時目顧四方乃顧此眞際也以手指天地乃措此眞際也復云惟我獨尊乃示此眞際也已而棄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夜半見明星悟道乃顯此眞際也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燈燈

祖續乃傳此真際也至于臨濟卷真際於喝下德山提真際於棒端又豈特禪宗佛祖爲然如三乘十二分教大小偏圓秘密開顯無邊涯義種種方便皆從真際出生真際乃佛祖所詣之根本法門更無一法能過於此者真際誠一心之異名也古者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又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此說之下以真際之體散於森羅萬象之頂標於色空明暗之端更無毫髮能外吾真際者若以言說流布則真際豈待別有作爲而後得哉若果欲與真際念念脗合念念圓融念念不衰念念無間直須是工夫熟知解泯能所忘向不知不覺處豁然開悟如獲舊物如歸故家心戸洞開性天廓爾十方世界不見纖毫過患是謂心空及第於斯時也真際二字亦無地可容矣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老趙州眼空四

海神洞十虛融入識爲眞野色更無山隔斷混六情爲際天光直與水相通寸心圓湛片言瀾翻隨語隨默而泛應群機機機相副或與或奪而全該大法法法同歸用之則縱育準繩操之則洞無影跡蓋其眞際洞乎心府眞際貫乎口門凡動靜語默曾不與眞期而眞自臻曾不與際約而際自至豈特趙州爲然但宗門中有契有證之士靡不皆爾今自在海印居士瀋王分上間不容髮欲得諦實

領荷親切承當直須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下廓爾悟明所謂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也如或未由開悟且眞際亦未嘗有絲毫隔越獨不能混融無間爾猶未磨之鏡在鑛之金雖金體無在鑛離鑛之差鏡光絕已磨未磨之異奈何垢翳而光不彰鑛存而金有礙又如冰之與水亦未嘗斯須隔越但冰具堅凝凝結之質而不能爲水流注潤澤之用也夫善於求道者道不可將心求求而得之

是妄得也但磨其汚染之塵銷其熱著之鑛融真迷妄之寒久之不休則光斯照而金斯純冰斯泮矣政於斯時道遠乎哉道遠乎哉

嗟乎今之人但聞直指單傳不加脩證咸以聰慧之資塑塵領荷依文解義説處宛然滯識乾情轉增迷妄是猶以堅凝之冰不期泮釋使欲與水同流多見其不知理也譬如京師王城鎮于北方普天之下凡有識者皆知北有京城惟到與不到者有差別爾其既到者雖移身於萬里之外凡一念京城則人煙市井昭然在目不能惑也其未到者至終其身不能無泛然之咎謂既到者乃悟而見之者也謂未到者乃解而知之者也悟而見之者固已極矣古人尚欲掃空悟跡剗除見剩或不爾則坐在悟邊動成窠臼蹲於見處尚滯功勳審如是則爲己尚恐未周又安能爲人解粘去縛也哉前所云磨鏡之塵銷金之鑛融冰之寒似與本來具足少林直指之道

覿體相反不然爾徒見其言下知歸機前領旨之易而不知其磨塵銷鑛融寒之難歷於夙昔以致今日之易也苟不之難而欲之易是猶認鑛爲金指冰爲水者無以異也當知妄依眞而起妄眞由妄而顯眞非妄而眞不自居妄非眞而妄無所倚妄因不立眞理何存楞嚴謂言妄顯諸眞妄眞同二妄斯説之下不惟妄遣亦乃眞祛妄遣眞祛道存目擊矣邊依際而立邊際由邊而顯際際非邊而際不自著邊非際而邊不獨存邊既無方際何有界故祖師云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極小同大忘絶境界斯説之下邊融際廓洞然無間矣如是則眞際與萬法會同萬法與眞際交徹在迷則眞際是萬法悟則萬法是眞際悟迷俱遣得失兩融眞不立而眞存際不形而際徧矣

頌六

止源字説

一塵不飛之頃止乃剩言一漚未發已前源

將妄寄直下見得便知四大海水在一源源體本空止亦何有於此絶能止所止之異無此源彼源之差即源是止萬波隨一水而收即止是源一水攝萬波而寂世之不鑑其源者但見百川競注萬派橫流而欲遏之使止大似捧土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何當於沿流不止之際瞪目一觀洞見源底則知此源窮古迨今澄之不加清攪之不加濁一滴不加少四海不加多以至決之非動堰之非靜者也何則使澄而後清則不得謂之止矣攪而後濁亦不得謂之止矣乃至曰動曰靜曰少曰多皆識量所遷妄見流注縱能以四鐵圍山隄防一水至萬刦不興寸浪而欲較吾止源之旨者實霄壤矣江西定侍者字止源是必有所得於止之之道豈枯形忘慮而滯於死水者可同日而語哉

雲谷號説

八荒一雲也天地一谷也 塵翳望萬象含

立消長盈虧頃刻百態者雲之變化如是也又何待隨清風出遠岫之謂哉疾風駕雷山振海湧機動籟鳴終日不怠者谷之響應如是也又何待呼而後聞扣而後應之謂哉知藏輿公深窮此道自號雲谷所以跨昂霄之歩如雲行空肆懸河之辯如谷答響宜其然也或曰太虚無形因雲見色天地無口由谷有聲我將空耳目於混芒之先越見聞於未然之表何乃以聲色而爲號耶不然雲無心而見色即色明空谷中虚而有聲即聲顯寂假雲谷之號示聲色之體以聲色之體顯空寂之用如教中云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何疑而不悟哉知藏聞而笑曰我雲無形亦不著空我谷無聲元非滯寂子所說者皆錯下注脚耳

月舟字說

光明奪夜之謂月直造彼岸之謂舟惟月與舟頗符斯道然道之光不特照夜而無所不

獨焉道之體不獨濟岸而無往不至焉以其無不獨則喜怒哀樂如月映千江無一水而非月影以其無不至則過現未來如舟行萬國無一地而匪舟航能即而行之不患其不與道相合也脫或外此則迷雲翳其光世波搖其體而誰有此月誰有此舟者乎一上人以月舟二字表其所學余於是解之就為說偈天上一輪水中一葉上人乘之余復何說

無濟字說

聖人不以慈亦無意於濟人也由衆生妄自取執而繫形於空有彼此之兩途故聖人以百千方便向平向地上強自指陳以愛為河以煩惱為河以生死為河而於此河以非彼為彼以非此為此以不以彼為此不以此為彼如是兩岸隔斷中流觸目成乖覩體為礙以其礙故則此能礙彼彼能礙此彼此礙中中礙彼此塵塵涉礙法法成差使本來具足圓常不斷之旨昧之又昧矣所以大慈普濟

於四十九年純以不二之道導之俾其妄消執謝而自化也知彼不二則不見有此知此不二則不見有彼知彼彼此不二則不見有中流知中流不二則不見有彼此如是則亘古迨今自一微塵而至不可說廣大世界海融歸至理圓證不二安有捨此求彼之心哉於是大達之士抹過兩邊不存中見掀翻櫓棹泯絕舟航輥底波濤了無消滴直下內無能濟之心外無所濟之物其無濟而濟是謂大濟者也苟未達其大濟之濟則安知其爲無濟乎慈禪人字無濟宜知此以自勉

定叟字說

泰藏主字定叟因質其義叟曰定以不動爲義然則維摩大士不離丈室斷取妙喜世界置諸掌如轉陶家輪時在座者見彼世不搖動此世不改變此豈非不動者乎雞足峯中飲光尊者入滅盡三昧以伺慈氏下生此豈非不動者乎叟曰不動之理豈如是哉我嘗

於一漚未發已前洞見十方平等本際圓同太虛湛如古井諸佛於衆生身中入太涅槃而衆生不知衆生於諸佛體中流轉生死而諸佛無礙至於毘嵐振海而不去太塊已鑿而不來非智力所體乃法如是也故百川競注水體不流萬竅怒號風本自寂乃至亘古今窮法界人畜草木長短纖洪互起迭興而定體自若於中欲覓一毫動相了不可得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也嗚呼聞叟之論始信那伽常在定之語不我誣矣嗟乎二乘小見以枯心屏志絕慮忘緣爲定者纔經八萬劫秪益戲論耳安得斯人亦具清淨耳根聞叟如是之說而捨小慕大乎

無念字說

昔鳩摩羅什法師年甫七歲隨母入寺以手捧佛鉢置之頂上鉢未及頂而遽投之母問其故乃曰我因頂鉢次悟一切諸法皆從心念而生初捧鉢時不作想念鉢方及頂忽起

念云鉢如是大安得不重此念起時其鉢不勝重矣由是知念未起時一切諸法猶若太虛初無分别據什師所見謂念乃法之源也永嘉云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與取機関木人問求佛施工早晚成據永嘉所見謂念不生處與木石等也雲南護藏主自號無念因以什師永嘉所見扣之乃曰我之無念異乎其所聞什師過在絶念之不起永嘉過在任念之自起二皆不能無念也謂無念者心體靈知湛寂不動如鏡鑑像如燈顯物其像之妍醜物之纖洪而鏡與燈不知也雖曰不知未嘗毫髮少隱也其照體本空而能顯物曾何念慮於其間哉所謂繁與大用舉必全真我嘗於見聞知覺之頃欲覓念相如毫髮許了不可得而曰無念非不念也無

頌六

念之念生無生相住無住相異無異相滅無滅相非思慮計度所知惟洞徹法源者頗測其彷彿未易與纏情縛識者語也余嘉其説

乃筆以志之

無方字說

盡塵沙法界是箇自己中邊混融表裏通徹既不可以形器拘而亦豈容囿於方隅也或迷自己於當念則囿於方隅拘於形器以其有方則仰而爲上俯而爲下日昇則東月沉則西不敢易其毫髮由是引起徧計流墮分別交結識情惑於生死者盖深昧其無方之自己也或曰常啼東行善財南往文殊北邁達磨西來具在典章如其無方何從得此言也余曰前不云乎囿於方隅拘以形器者不可與論無方之自己也徒見常啼之東設使自今日行至盡未來際東之又東豈知盡東無方盡方無東者乎盡東無方則方不可求盡方無東則東不可立常啼爾時惟見般若洞無向背循東求方了不可得東既無方而西南北亦復如是故古云道無方行者莫能至斯言豈欺余哉南徐遠上人號無方余爲

說無方之義如此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五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六

参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文

祭鹿巖初禪師文

三十年前先師以無上大菩提道變為毒藥設為險穽我師兄嘗中其毒親陷其險是故三十年後浸漬既久因地發生毒處愈毒險處愈險使人望風斫額骨毛為之凜然正當今日即毒即險與無上大菩提道脗然混合

纖毫不間則知先師與我師兄到此不免首尾俱露其義同手足敢不效顰於是乎點一盃茶燒一炷香換手搥胷連聲叫苦苦苦有懔莫伸酸淚如雨

祭玄鑑首座文

佛祖之道未易墜兮吾無照遠踰一萬八千里江山以來盍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無照負三十七春秋而云歸生耶死耶果離合兮非智眼而莫窺祖意教意果同異兮惟神心其了知謂無照於吾道有所悟兮眞機歷掌其誰敢欺謂無照於吾道無所悟兮大方極目云胡不遂笑德山之焚疏鈔兮何取舍之紛馳鄙良遂之歸罷講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無照總不然兮即名言與實相互融交涉而無礙出入兩宗大匠之門兮孰不歎美而稱奇歷指八載之相從兮靡有間其毫釐我閱人之既多兮求如無照者非惟今少於古亦稀我不哀無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隊而

今而後孰與扶顛爲持危對鑪熏於今夕兮與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也

祭泰長老文

本與公二十年所交者道所忘者世也公昔奉衆命來主蓮華峯本居門外止宿草菴謂道可交乎方三見黃落而公遽引無生一曲於大寂定門本遠望寢幃不自知而泣下謂世可忘乎其所交所忘者固不可以語言通尤不可以毫楮盡森羅萬象咸爲點頭白雪半甌赤心千丈謂交與志則贅矣公其鑑諸

祭瞿運使文

於戲三教聖人一以此道化成天下其知道者雖貧而富賤而貴貧賤尚爾況富貴而知道者乎其濟斯時澤斯民猶壯士屈臂不借他力信然也公當於不惑之年和吾先師於

叢究之下披心投誠論道終日而侍坐達旦公爲道之勤見於此矣已而掣施鑰於空諸所有之海擣禪宮於大圓滿覺之場佩金紫

於詩書禮樂之門游仁聚於博愛簡易之域
修孝慈於寬厚高明之府履違順於安舒靜
默之塗閱身心於鏡像水月之表處生死於
湛寂不動之地此皆公之餘事也公其自得
於心之旨既不可以意測復不可以語言道
也某凡一會公公未嘗不以此道相問至大
庚戌之春會公于湖山語論方輟乃出紙命
書進道之語置之座右於此益見公向道之
志二十餘年一不間然也自爾去公於淮漢之

表者三載聞公復以寺事見逼遽移棹而從
之不期與公有生死之間於戲公福德人也
而知道焉吾西世聖人謂三界無别法惟是
一心作惟公之福本乎自心而道亦豈外乎
自心哉蓋知公之施田施心田也建寺建心
寺也不違乎心而滯物者吾道之所不取也
苟會於心則心無施不施之異心無建不建
之殊即寺與田皆公心外之影事而我住不
住者又影外之影耳知公必不以此二其心

也雖曰心外無田盡大地一園也心外無寺徧十方一刹也此田不待別有所施而檀波羅蜜念念出生此寺不待別有所建而大圓覺海處處成就於此雖彌勒釋迦無住持分況其佗乎審如是則知公於不思議解脫中宴坐丈室獲正住持三昧現前入未來際種種受用如是具足是謂因該果海果徹因源者也其賴公知道之詳故剬劃千里敬持是說以告之非巧辯以惑公之聽也由是薦園池之華果列萬象之盤飧拈法界之鑪熏瀹海門之晴雲奠公於不動真際之室公必以我說爲然也尚享

疏

續刊傳燈録疏 芝峯西堂鏤板未竟而卒 蘆溪藏主募緣續刊

未生佛祖早傳此燈千七百人錯認浮光幻影不立文字乃有是録數十萬偈聚成鐵壁銀山笑芝叢墮於死語而莫之所圖看蘆溪以空拳機而即之能了拈一華脫賺迦葉當

頌六 十二

睛不解覆藏受三界及神光今日正宜揭露當有大木顯全體作用之靈夢會見英檀與一言領荷之勝心共知印板上打來須向刀刃邊授出正法眼洞燭聖凡悟迷之跡涅槃心鑑空生死情妄之蹤始編集於景德盛間當流通於大元國裏話頭具舉註脚分明

四祖寺童行求僧疏

溪邊尋女子投胎操心太切壁上倩秀才書偈用意不藏爭似我毫髮剃除便與它宗肩負荷然美玉精金固非易得而方抱圓頂豈是小緣一千七百則葛藤打歸自己八萬四千門佛事用報檀那

四祖接待菴募緣疏

隋江招手望廬山面目猶在半途別甑炊香領黃梅意旨不消一宿既是容身有地何愁具眼無人趁起水牯牛祖父田園從頭耕遍提携木上座毘耶庫藏彈指豁開從它知識來參是我祖師見在前不遘村後不迭店誰

鬧你船來陸來飢則喫飯困則打眠揔教它
休去歇去一機相副萬善同歸

妙德院化燈油疏

通身汗下灼然從遍撥處得來脫體光生眞
箇是遮藏它不得爍破老瞿曇黄金面孔照
開大擅度生鐵心肝瑪瑙階前滿地月搖松
影動琉璃殿上四攔風颺菜花香即此光明
是真供養

師子院化粮疏

天目山三十五年開拓水赴雲奔師子巖數
百千指繞圍肩摩踵接擬向飯籮邊打發須
憑筆端下施來倒廩傾倉萬斛珠光明璀璨
考鐘伐鼓滿堂僧意氣崢嶸既灼然親遭寒
斷咽喉肯諱道不曾咬破粒米鉢盂兩度濕
助我飽參毛孔七日香報君多福

雜著

誠閒

世人未有不以閒散爲樂而共趣之迹問其

故乃曰昔嘗以榮辱是非累日與事物相交馳心忘勞而形體痛以至結於情想接於夢寐靜而思之人生幾何不得一日之安雖富貴奚益也由是一切棄之思欲行歌坐忘觀青天白雲以自放浪於事物之表或有避父師之訓厭身世之勞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拔塵遠俗以遂其閒余曰忙固勞形役慮也閒則坐消白日又何益於理哉二者皆欣厭之情妄耳故聖人有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

旨正不必厭此忙而欣彼之閒也余將直言之夫人欲學入世間之道苟不服勤勞役則事無貴賤皆無由成然悟世間虛妄欲究聖賢出世之道倘不忘餐廢寢則根無利鈍又何從而得之故雪山大士捨身命如微塵數事知識如恒河沙積劫迨今歷試諸難蓋欲示後學者知道之不易聞也故入世間則忠於君孝於親悉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

既盡其義又盡其道將見體如泰山之不動心等太虛之無爲豈一朋字可與同日語哉或入世不能盡其義出世不能盡其道惟孜孜以安閒不擾爲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爲無慚人凡有識者安肯負此無慚而復嗜閒於疎散之域也余故書此以爲投閒者之誡

存實

道人用心務在存實心存乎實雖頃刻萬動而不亂苟不存乎實須終日不用可也一用之則禍相繼矣謂實者何中也正也不欺也不僞也事無小大而不敢以私蔑公初無智愚巧拙之間也然人莫不有心心莫不有用當用心之際苟務智巧而不務乎實則愈巧而愈乖益智而益敗蓋實者乃天理之不可易者也智愚巧拙乃賦分之不可移者也惟

聖賢所愧夫實不存乎心不愧夫智巧不足乎分何則能存實而用心使賦分雖愚拙然

其存實之心初未嘗厭愚拙而羨智巧也久之不覺即其愚而智拙而巧矣即其愚而智真智也即其拙而巧天巧也真智絕思慮也天巧無造作也惟絕思慮無造作之智巧覿體與佛祖不傳之道相去無幾矣其存實之效有如此者且實者心之體也古云一實之道是也夫人終身背之而不能自返者蓋情欲蔽于中物境誘於外引起虛妄日夕遷流而不知息也世謂愚拙莫甚於此者孰智乎孰巧乎余未之見也

評恃

道不越乎正受謂正受者不受諸受也諸受既遣豈容復有所恃乎一有所恃則應念不居其正受矣既失正受則此心不能無謬焉是故恃勢則心日傲恃權則心日暴恃福則心日驕恃才則心日慢恃智則心日枝恃術則心日詐恃貧則心日貪恃力則心日爲丈很參盡心念無主隨其所恃而趍之所趍之

途萬不同要皆謬亂之尒也或謂權勢貨力趣有識者皆莫之恃世固有道大德備望重當世者恃之庸何傷對曰道大莫極乎明性德備莫越於利人使內有所恃則性不得而明外有所恃則人不得而利矣故聖人無爲而天下治無作而事功成無思而理通無取而用足蓋不自知其爲聖也苟存所知則亦恃矣安有聖人而自恃其道大德備者哉且道雖尊德雖貴猶不可恃況道德以降舉皆虛妄或起心恃之是猶抱蛇虎而眠欲不遭其嗜齧者余不信也

善人李生傳

余偶遊異鄉有傭工李姓者咸稱之爲善人因怪而問之曰彼傭工耳能博涉古今聖賢之事乎曰不能也彼必起居飲食有以異於人乎曰未見其異也彼必有才術智巧精於世乎曰無是也彼之言行必有以利於物乎曰俱非也然則稱其爲善人何耶乃曰若李

生者惟受人辱而氣平與人忤而必亡信以不識世間是非憎愛之習凡父母妻子親交鄰巷間以猥屑無狀之事雜然交迫皆泛應之無難色人或不平以止之則曰惟恐不見役耳雖死亦何所憚哉由是里中無老穉無貴賤知與不知見之皆稱爲善人余懲之曰彼一傭力耳天下之至卑賤者人尚不敢隱其德而稱之嗟今之居聖賢之廣居服聖賢之上服乃不思修身慎行而反責人之不己稱者鼓李生寧無慊於中乎

蜂蟻

蟻穴於將潦之壤封疆之守愈堅蜂集於將割之房號令之威尤重其爲生也掠殘花於蛛網之隙慕餘羶於馬足之間投死於須臾脫身於僥倖惟靈知之性了然獨露於飛搖蠢動之表洞無隔越由惡習所蔽受此微劣之軀返不自覺人或嬰其芒撩其尾則毒動之氣奮然見於橫趨直突之間將盡其毒以

剰之於戲惜哉殊不思取其奮毒之念直下
異三世開六大解脫法觀體平等由昏迷之
異則果報亦相須而遠矣豈特蜂蟻然哉聞
聖人觀百億四天下如觀掌中之果今吾徒
所居者乃四天下之一耳自暘谷之東至昧
谷之西其中長山廣漠際空入雲不知其幾
千萬里之遠使駛以逐日之蹄鼓以摶風之
翮將盡其生而不能達其涯涘且一天下之
廣也如是以六尺之軀位於其中曾不翅太

倉之一稊米耳增一稊米而倉不加多減一
稊米而倉不加少則其微眇可知矣逮乎苦
樂之境倏焉變于前則鬱然而憂懍然而恐
怡然而喜奮然而怒馳騁聲色沉滯愛憎其
虛妄攀緣動搖形體猶甚於掠花之蜂慕羶
之蟻也其邅蛛絲馬足之厄者窮劫迨今莫
知其幾方將違順二風輕觸其念則驟然動
其情雖風刀水聚橫于前亦不暇顧其含裹
十虛廣大靈知真覺之體由是而昧之又昧

者矣悲夫使湛四大海清淨實目觀吾徒之
望邈乎蟻乎何營營而不自息也

觀蝦蟆

記夏坐皖山偶立簷下忽蝦蟇趨伏蹱間驚
畏喘息似依人者方疑其爲畀俄而蛇至遇
人而返蝦蟇驚喘猶汞定忽有小蟲至其前
亟起張口吞噬略不少貸於戲方畏蛇之啖
已也其驚懼若此能推己畏死之心而及物
安肯肆其吞噬如是之切耶於此洞見衆生
迷昧之情如黒白嗟失人之逐妄𠺕心積
慮有甚於蝦蟇不能推己者遂述觀蝦蟆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 十四

善 三三

A 00
6112

東峯廣録 十四

B 20000-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七之上　煩七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偈頌

幻住菴歌

幻住菴中藏幻質諸幻因緣皆幻入幻衣幻食資幻命幻覺幻禪消幻識六窻含裏幻法

界幻有幻空依幻立幻住主人行復坐靜看幻華生幻果放還收控勒幻繩騎幻牛時或住入萬幻塵俱捏聚時或眠一覺幻夢居四

禪有時動幻海波翻幻山聳有時靜幻化光中消幻影可中時有幻菩薩來扣幻人詢幻法我幻汝幻幻無端幻生幻死幻涅槃淨名室內龜毛拂龍女掌中泥彈丸更有一則幻公案幻證幻脩須了辦莫言了辦幻云無只此無無名亦幻學人未達真幻輪動輙身心自相反幻心瞥爾生幻魔幻翳忽然遮幻眼陽燄空華乾闥城天堂地獄菩提各有間此幻從何起雲月溪山自相委要見菴中幻主人認著依前還不是

十二時歌

玉兔走金烏飛百年影子空相隨山翁瓦竈禪床角使得人間十二時半夜子震旦竺乾無彼此五白華貍吽一聲床頭老鼠偷心死鷄鳴丑僕僕起來伸兩手趂世提起赤斑蛇到頭却是佳落節平旦寅眼空佛祖絕疎親斷送渾家窮性命一條白棒血淋淋日出卯獲得輪王如意寶散在春風百草頭三世十

方便處討食時辰大闘兩眼喪天眞笑擎一鉢和羅飯十字街頭等箇友禺中巳赤脚波斯穿鬧市滿把驪珠撒向人醉倒玉樓扶不起日中午倒跨南山焦尾虎驚動溪邊石丈人一槌撾破虛空鼓日昳未也解隨羣并逐隊橫拈鐵笛向西風鳴鳴吹起斜陽外晡時申恣縱五欲生貪嗔竈前不見破木杓惡口小家兒四隣日入酉擘破面門呈拙醜選甚魔來與佛來一喝直教顛倒走黃昏戌那事一時都打失撲滅空王殿裏燈且喜眼前烏漆漆人定亥淨躶躶兮赤洒洒取性長伸兩脚眠誰管桑田變滄海與麼去婷婷婷爭免全身墮荒草有人更擬問如何彌勒下生時却向儞道

道要歌

頌七

本色道人無孔竅不必問渠重覓要口門未

二

待鬼擘開機先已被虛空築古今多少明眼人还怕羞慚惟絕斗强言一句有三玄又道

一刻具三要從前公案話現成今日慇懃添草料第一要踏著麻繩兩頭瓠波斯疑是赤斑蛇白日青天把燈照第二要金剛眼上蝦蟇跳一槌擊碎獻空王元來却是新羅鷂第三要熨斗煎茶不同銚普賢失却白象王十地面前來討玟此語諸方耳共聞總解移腔并轉調直饒伎倆現盡時愈失自家眞道莫休將識量立蹤親肯信靈源無老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皮帒子歌 并引

幻人枯坐次有皮帒子者見訪乃曰人以我具六用之根於順逆愛憎起諸倒見沒溺於生死海中莫之能脱而我嘗返思三世佛祖咸以我爲戍無上道之具今不知果爲惡耶果爲善耶果能聖耶果能凡耶幻人乃歌以荅之

皮帒子佇聽幻人歌目前法界名娑婆華言堪忍誰奈何浩浩湯湯濁世波百千皮帒暗

消磨良由一念不肯贊誠明愛見相交羅令
日嗔明日喜朝榮暮辱何曾已幾回銜鐵背
負鞍幾度腰金幷衣紫窮也是皮袋富也是
皮袋等屬陰陽相管滯忽然報盡共沉空夢
裏何勞生捏怪人亦是皮袋獸亦是皮袋宰
割烹炮誇手快昔相負兮今相償自買依前
還自賣娘生皮袋不堅牢寒暑迭遷成又壞
脆如泡薄如雲幻如陽燄輕若游塵倏忽起
滅幾萬古積骨如山難比倫大皮袋小皮袋
幾人嫌幾人愛嫌者爲醫貧病攻愛者多緣
身自在皮袋子教儞知通身是假盡世成非
了知名業質委棄爲死屍四大蚖蛇同處一
篋壞空成住變滅無時因甚時人不解事盡
情放出貪嗔上天入地巧中巧暮寢晨興
逐外迷朝飯飽午還飢熱搖扇冷添衣百計

惟思巧護持偶乖調攝遮界求醫禱鬼祈神
無感應客盃弓影生蛇疑男須婚女還嫁換
面改頭上高僑葬忽然觸著利名心地獄現前

都不怕是筭一期匿快忘背信鐵圍無縫罅誇文章說道理三教勝流誰不爾一朝學問夢魂消依舊打歸皮帒裏皮帒聽余眞實說舉心盡屬輪回業不息皮帒本來空茫茫弄巧翻成拙莫多知莫多會但有施爲都撤退不須禮拜與散花只此是名眞懺悔不思善不思惡兩種由來皆妄作不緣凡不緣聖凡盡是心王病不著悟不著迷迷悟何曾離有爲不貪生不畏死定業從教起還立皮帒子空勞勞披毛帶角要做便做成佛作祖道高不高四聖六凡體元具十方世界目前現皮帒無情無喜怒頭頭盡是無生路但於見處不留情法王大寶親分付如來獲得意生身皮帒何曾隔一塵儞若區分成兩箇笑倒靈山會裏人

警衆歌

三界塵勞如海闊無古無今鬧聒聒盡向自家心念起一念不生都解脫既由自己有何

難做佛無勞一指齊此念即今拋不落求刦
鑽頭入鬧籃名何名利何利一息不來成鬼
戲愛何愛憎何憎惹著毫毛是火坑既無人
還沒我備見空花曾結果休辯是非大論莊大
夢無根總自迷生死無常繫雙足莫待這回
重瞑目翻身一抹過太虛展開自己無生國
有何難有何易只貴男兒有真志真道在
自堅強力強進道如遊戲有何熟有何生是
路何愁不可行拌得一條窮性命刃山劒嶺

也須登亦無鈍亦無利剔起眉毛休瞌睡不
破疑團誓不休寒暄寢食從教廢亦無鬧亦
無閑靜鬧閑怔總不干如一人與萬人敵覿
面那審瞪眼看大丈夫宜自決莫只隨情順
生死今日不休何日休今朝不歇何朝歇況
是叢林正下秋千門萬戶冷湫湫參禪必待

頌七　四

尋師友敢保工夫一世休師禮自心師友結
自心友除却自心都莫尋縱饒遠磨與釋迦
擬覩早晨成窠臼自己叢林到處與誰分村

墅與州跋脊梁三尺純鋼鑄肯聽堂前打板
聲行也做坐也做尺寸光陰休放過心存少
見失眞誠意渉多縁成怠墮有般漢更嘆癡
文章今古要兼知參禪設使無靈驗也解人
前動口皮口皮動得有何好聰明只是添煩
惱脚跟生死如未休千里萬里沉荒草穿爲
腹入牛胎塗炭曾經幾度來此生幸作金僊
子莫把繩頭易放開生同生死同死萬年一
念常如是胷中能所兩俱忘境寂心空無彼

此跳出咬破鐵蒺藜傑出叢林也大奇休將
萬里西來意黃葉空拳嚇小兒德山棒臨濟
喝儘有神機都潑撒一千七百爛葛藤不勞
動手和根拔心空及第眞衲僧堪傳佛祖不
傳燈照世光明只這是立地頂天誰不能到
此時盡由我渾衆獨居無不可團團一顆如
意珠覺知聞見全包裹也無禪也無道也無
解脫并煩惱三界明明大脫空凡聖悟迷可
處討盡是從前眼自花然雖到此勿矜誇決

塵見剌擺不脫舉足玄途觧不羞我語忉忉非昡惑志在同叅祖誓兼五湖四海抱禪人若未到家無自畫

即心菴歌 并引

雲南福元通三上人遠逾萬里訪予窮山坐夏未了欲歸故鄉結菴爲禪居以圖究明己事預乞爲菴立名余以即心二字示之蓋大梅常和尚叅馬祖聞即心是佛一往空山誓不再出既有志於住菴當追古風以繼芳躅庶幾吾道之有望也乃爲之歌曰

菴即心兮心即菴十方世界無同叅靈山四十九年說香顯拖地空喃喃却笑少林言直指已是白雲千萬里未形言處鐵渾侖才挂口門都不是三箇道人歸故鄉秋江萬里秋風涼誅茅就樹縛間屋即心二字懸高梁心不自心安用即心即心即心誰辨的百億日月繞四欄光射鐵山穿鐵壁一菴內外赤條條

拈來總是心王菌龜毛束破混沌殼蒲團壓
折虛空腰雲南即是西峯頂兩頭踏斷俱非
境倆若無端喚作心依舊隨人認光影見地
不脫還淫然巳眼不透成虛搆只消竪起生
鐵脊不拘歲月勤加鞭待伊蹴得即心破是
佛是魔俱接過等閑竪起箇拳頭住菴活計

天然文

　寻巖杭上人　省師靈巖

萬法無私那伽非定擘開生鐵枷羅出琉璃
穿破頭挑起吳中第一峯脚跟踏斷洪崖千
尺井古靈背上血淋漓良駒豈待揮鞭影君
不見撫之東海潮推出玉萬丈雷奔電激翻
晴空不是境且非禪纔擬議路八千男子丈
夫須猛毅肯受他家強塗抹好見既不使斧
錢草鞋跟底乾坤闊等閑失脚跨一步甚象
森羅連底脫那時赤手走歸來好把虎鬚顛
倒捋

　寄實西堂

金鰲背上珠一顆爍破淮山青朶朶百衆之
前玩弄時圓機錯落飛星火趯来照我青芽
屋隠顯回旋看不是夜深翻轉碧玉盤直射
斗牛光奪目胷中痛根山頭兎向曾奪我靈
蛇寶無端落在他手中拋墮深崖瘞荒草鐵
蛇入海今其兎抖擻空囊有些子髑髏分明
不一闍髮鬅髿依稀頗相似蓁林日午打三更
堂堂祖道皆縱横何當傾出一栲栳免使男
兒摸壁行

恭上人

靈山有一機少林有一語幻住不覆藏明明
為君舉那一機金烏啄破青瑠璃那一語玉
兎蹹翻紅瑪瑙慶雲上人知不知死生大事
非兒嬉猛著精神拌命捘掃空情解掯階梯
忽然笑斷欄柄脱屋頭有路如天闊步兮趨

頌七 六

兮露堂堂進兮退兮活鱍鱍始知靈山一機
狀如鐵牛少林一語不在舌頭生擒活捉兮
奔雷走電高揮太抹兮倒嶽傾湫君不見黄

龍吉澗深無底山鬼吸乾金井水鞭起泥虵
飛上天回首白雲千萬里

戒上人遊江淮

拄杖頭邊草鞋跟底踏倒萬疊淮山穿過千
重江水秋風八九月白雲千萬里髑髏堆裏
葛藤椿窣堵波前瞎號爭會不會星明日曜
照雙眸知不知石裂崖崩喧兩耳有佛處不
得住毳袍滴瀝松露寒無佛處急走過古路
碧荒淨如洗己躬下事總在目前向上一寸機
道姜不要諸方門戶盡敲開究竟何曾離這
裏

棊藏主化藏經　然一指

破一微塵出大千經不擬自轉通身眼睛明
明字與義山河及大地歷歷文與科萬象自
森羅三千界揚眞古今曾未已白馬胡爲來
何其十萬里爲憐半偈舍全身何當灰燼娘
生指談笑推開大施門毘盧藏海波濤起恒
沓煙霧濕溪藤拂拂香風動屛几琳琅數百

函縱橫千萬紙謂是一大藏金剛腦後鐵三
斤謂非一大藏碧眼胡僧穿兩耳萬疊湖山
擁翠雲渺渺湖光淨如洗爲君併作經上題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

寄此道監寺

此道自來無改變城市山林總成現上而諸
佛下衆生阿那箇人曾少欠遠經曠刧至目
前今古何嘗隔絲線聲前不解便承當更爲
從頭歌一遍靈山密付絕蹤親少室單傳無

背面離陶鎔非煆煉一法何須分頓漸若於
語默未忘情經書謾讀三千卷如過駒等流
電德山屋裏販揚州臨濟堂前開飯店關無
關見無見楊岐倒跨三脚驢鹽官強索犀牛
扇誰言佛法今下衰此道依前有靈驗滿眼
滿耳非覆藏自是當人不能薦細思張公洞

裏老杜多活捉生擒如虎健死關既掩氣猶
高彼此男兒宜自勸黑漆桶底如来穿幻影
浮光休慕戀始終不放話頭覓何患工夫弗

成片主纔身中大脫空不用棄離并健羨有何貴有何賤鴦掘持刃惡不惡羅睺況空王非善境逢順逆護依違緣遭憎愛無忻厭古廟香爐一條白練留中寸寸結冰霜消落聖凡諸妄念始知萬法本空閑自心未了徒攀援等閑瞥轉目前機此時方愜平生願涅槃謾說安如山生死從教急如箭十方世界鐵渾崙觸著通身是方便拔出繫驢橛若却吹毛劍打開荊棘林直入空王殿若教除却此道時更喚誰爲親法眷

送吉上人之江西下高峯和尚遺書

寒巖一夜風雷惡師子迸斷黃金索驊騮萬里追不回聲沉宇宙空山岳君今去去持此音十八灘頭探麟角君不見馬師一口吸西江波騰浪沸煙茫茫又不見集雲峯下四藤條雨洗風磨恨未消生耶死耶俱不道鐵壁銀山齊靠倒有開禪血染溪華春正妍有問道兩浙多陽對芳草千蹊萬別任縱橫瞥轉

一機何處討玄沙白紙勝或舉似時更須莫
謗西峯好

別絕際

伊余十載交情懷若冰檗一處最親千機莫
測燒尾紅鱗躍九淵鐵脊金毛走深澤神駒
十影謾追風貶得眼來天地隔君不見長沙
岑大蟲旬旬一嘯爪牙直凜凜崖谷生陰風
又不見潙山水牯牛山北山南水草足掣斷
鼻繩誰敢收我亦非牛子非虎休將爾汝論
今古明朝拄杖各西東男兒豈肯埋塵土何
當橫擔片板抹過那邊更那邊拈一毫頭吞
四海吸百川興雲致雨生風煙始知造化只
此是慶快何止三十年

開爐日示祖上人

祖道迢迢祖風寥寥祖師心印七花八裂祖

頌七　八

翁活計兎解冰消林下相逢祖禪者爲言祖
意何蕭條尚有祖關嶮起千七百丈高何當
一撥百雜碎從佗大地塵牢等風雨閉門十

月朗光灰撥盡相向無聯祖堂氣焰不炙手
祖庭積雪空齊腰爭如自斫一把青榾柮薪
對祖燈深夜燒

坐禪箴 并序

夫非禪不坐非坐不禪惟禪惟坐而坐而禪禪即坐之異名坐乃禪之別稱蓋一念不動爲坐萬法歸源爲禪或云戒定是坐義智慧即禪義非情妄之可詮豈動靜之能間故知不離四威儀而不即四威儀也乃爲作箴箴曰

叅禪貴要明死生死生不了徒營營至理不存元字脚有何所說爲箴銘或謂叅禪須打坐孤硬脊梁如鐵作如一人與萬人敵散亂昏沈休放過或謂叅禪不須坐動靜何曾有兩箇楊岐十載打塵勞險絕祖關俱透過坐而不坐心外馳摩裩擦袴空勞瘦釘樁搖櫓消白日心空及第知何時不坐而坐志還切寸懷鯁難教嚥說到無常與死生眼中不

覺流無血如是坐如是禪不勞直指與單傳
寛著肚皮只麼守誰管人間三十年如是謂
如是坐蒲團七箇從教破拍盲志氣無轉移
肯把身心沉懶墮禪即是坐坐即禪是一是
二俱棄擀話頭一箇把教定休將識鑒并情
穿坐禪只要坐得心念死今日明朝只如此
若是眞誠大丈夫一踏直教親到底坐禪不
怕坐得多百歲光陰一刹那老爺喫乳如大
海爲要掃空生死魔坐禪豈可爲容易莫把
聰明遮智慧千七百則爛葛藤何用將心求
解會坐到坐志禪亦空吐詞凌滅少林宗只
箇渾身也拈却未待口開心已通有志坐禪
須與麼若不如斯成懡㦬便拚性命也嫌遲
大事因縁非小可擬將此作坐禪箴不特自
欺還謗我

九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七之下　頫八

參學明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偈頌

送斷崖禪師遊五臺

頫八

五臺山在天之北師子吼處乾坤窄我兄曾解師子鈴擬向山中探幽賾文殊老人雙眼黑一萬菩薩滿坐莓苔石只憑倒卓鐵蒺藜一齊趯入無生國諸子去時誰繼蹤盡將五臺攜入草鞋雙耳孔虛空滿貯赤玻瓈笑看

一

秘麼巖石動歸來說與傍人知德山臨濟皆兒嬉今生元無佛與祖就手拗折烏藤枝坐斷高高峯頂那一著銀山鐵壁人難窺翻思少林九載面空壁千古萬古知誰知信手拈起一莖草總是金毛師子威

扣皖山隱者

野人原上十五里寒崖白日啼山鬼萬峯重疊路回旋半間茅屋青松底老僧荷鍤入煙霞滿林搖落朱藤葉燒田種寒粟斸地栽胡麻雲根撥笋潤底尋柴糞火深埋兕芋種砂瓶爛煑黃菁今人謂隱者閒不足何故山翁事驅逐山翁笑指溪上桃庭前竹春風幾度更新綠香巖不作靈雲見徒有是非喧兩耳爭似儂家百不知從教少室分皮髓

送儔都寺監收

世上共言人種田不知却是田種人但見烏頭看田水俄然白骨埋黃塵轉眸又作烏頭子依舊重來看田水田水洋洋似笑人入還

出生元是儞農夫見說心欲折歸來翻轉犂頭鐵不耕田水耕虛空不種青苗種明月虛空可耕明月可種先以智拔後以定動白牛露地生拽回即此用兮離此用大千撮來一粒粟鉢飯摶歸香積國靈山問訊老瞿曇福慧由來二俱足有問禪兩堤楊柳含青煙有問道一片斜陽町芳草江頭袞袞摇世波古岸移舟宜自保

送燈副寺監收

松江江上莊中處萬廩千倉且非來檀翁一片鐵石心歲去年來磨不已粒粒盡是金剛圈粒粒盡是鐵彈子出生勝妙性功德轉入恒沙福無比莫教拋散一粒在路傍莫教誤入一粒歸自己勿欺一粒如此微塵沙法界從茲起焦唇談口鬼亦嫌輪回業果無終始

撥開羅福異路行一點眞燈光萬里照開蓮華峯頂選佛場伐鼓考鐘宣要旨歸來重把薄書看妙用神通只此是

穐夜述古

蛩聲唧唧鴈聲嚦嚦病葉落空階清籟鳴空
隙客來叩我白雲房三遶禪床振金錫玄音
落落不覆藏更加一語成狼藉擬來此處尋
聲跡萬里秋空有何極文夫何事不肯休直
欲參夫起荆棘九載少林窮的的一宿曹溪
浮逼逼偃溪流水香巖擊切忌隨佗那邊覓
良由眼聽與心聞疾焰過風俱莫及威音那
畔空劫前底事何曾異今日幻住道人都不
識柴扉晝掩千山碧寒莎葉底露沉沉煙外
數聲牛背笛客既無言我亦休横眠一覺青
茅庵夢裏忽聞蕭騷淅瀝何處生覺來元是
山雨四欄聲滴滴

留別馮居士

片片秋雲飛瑟瑟秋風吹團團秋月白英英
秋露垂道人挑起七斤山衲衣回首萬里外
復覓青山歸倚松卧石飲溪飯蕨眼空佛祖
口掛壁[illegible]四海相追隨珍重長安市上長

者子莫教貧著五欲樂住火宅如見嬉大白
牛車在門外轉身便可縱横推莫教推不動
墮在途轍中我有鐵鞭懸屋角不勞揺影行
如風君如要見我鞭影大江日夜流天東

贈鏡堂一洲二座主

鏡〻之鏡不照象草木雲煙自消良一洲之
洲不容物清波浸爛虚空骨夏前握手登西
華江湖盡謂來更宗天台少林共一舌禪關
教網俱相通有問教古鏡堂前風浩浩有問
禪一洲風靜波影圓生死輪回機不峻教禪
總是心王何道人論實不論虚肯為世間閑
見墮西風兩袖下差我七尺烏藤拂薜蘿長
安市上眼前事不曾周身毛孔爲阿呵呵與
麼與麼一外不知洲際遠堂前無奈鏡光何

送聞上人歸南山

頌八

三

己躬下事事作麼生本人笑倚青蘿龍已躬下
事如何要瞬目白雲千萬里上人念念和已
躬六年鸞錫來西華眉毛厮結住一載已躬

下事深鎖海秋風吹動碧海門己躬下事俱
休論娑婆世界浮漚幾出没銀山鐵壁元無
縫靈山密付少室單傳不立文字已墮言詮
己躬下事俱不然當機非道尤非禪一塵覆
却四大海一歩跨闊三禪要南山突兀幾千
仞青松翠竹摩蒼壓極目無非舊蹤跡己躬
下事曾不曾脚未跨門先轉身重來異着卞

秋月

船居述懐

道人行處無蹤跡買得船兒小如葉終朝編
頭坐蓬窻閑見覺知俱泯絶狂來解纜横大
江逆風衝破千堆雪或行或住人莫猜兩岸
中流靡經歴也無撓可撃也無櫓可舉更将
船艇俱不許古帆未掛天地空森羅萬象悉
實豆戴隨順水下前灘西天此土無遮攔古
今千萬箇佛祖出没漚花誰共看我船有時
撑不動藏在蟭螟眼睛裡我船有時撓不回
五須彌猶皺濤灣我船不載空百千奇貨皆

含容我無孤載有毛髪更教誰納受說有說無誰辨鈎問著萬高工都不識但見海東紅日曬灣梁柳西斜月穿蘆席有時四面雲雨收波光萬里沉壺碧當處不知我是船亦復不知船是我勿將空有論疎親船與非船無不可歸去來是甚麼推開煙浪望雲頭突出好山青朶朶

火記 并引

皇慶壬子冬艤舟于漣海洪福院側葺葵蘆縛屋去許以居越五日工畢道者偎秕糠以乾壁土至後夜丙丁童子逸出簷外丙火之寶十月二十七夜四鼓也因思光師居龍須山時亦有此事故書偈以記之

新縛茅屋壁未乾頭陀不耐冰霜寒盛把十斛眞珠穀床頭午夜俱煨燼舞馬潜蹤穿屋角霧捲芨蘆鳴爆爆河神禁水凍不開星焰騰輝射寥廓頭陀跳出虛空外襟著虛空無向背須臾對月掃寒灰發明幻住眞三昧徧

想龍須[illegible]鐙時道物端若重吾欺雪磴乞年
生鐵脊於斯寧敢忘先師又憶當年老婆子
縱火偷心元不死驚回枯木筒寒巖是非法
入兒童耳我生五十未曾親見火燒屋但聞
水底火發燒破無生國虛空撥出死柴頭手
撹十丈龜毛束幻法由來無斷續尺地不妨
重十葉一把芟盡又縛成漣海依前青溢目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偈頌

[illegible]啓聞市聲

鱗鱗萬瓦下蓋覆物與人五更幾夢覺眼底
秋復春側耳白雲巖閙市喧埃塵二毛轉響
脚白日迷天眞疾馳生死岸獨立人我濱少
壯習輕肥老大成貪嗔英雄與才智紛紛復
紜紜浮光自苦樂幻影徒寃親一念不返照
萬刼歸沉淪良哉美丈夫好景休因循混沌
鑿七竅開合俱漓滓肉團裏枯骨枯骨藏靈
滓靈津忽散滅太虛包一身太虛亦妄見轉
復諸苦輪聵目視乾坤云胡而不仁乾坤不
可對萬象俱橫陳輸與寒山子時時笑眼新

即事十首

一刻復一刻每日數盈百過去等河沙未來
積塵壘忽忽若跳丸遄遄如轉息當處絶蹤
由驟目天地隔
一時復一時非速亦非遲歷涉幾千載循環
十二支金雞催曉角鐵馬報春旗諗老云能
使眞成[illegible]不見

一日復一日金烏無路出團團三界圈圞圞兩儀竅諸佛不露影衆生是何物更擬覓玄關苦哉咄咄咄

一旬復一旬那事逐時新圖寫虛空相雕裝混沌身祖庭深白雪佛海翳黄塵一句無生話誰將汚口唇

一月復一月那箇知時節走殺老兎精理深繫驢橛再閏十三圓小盡廿九缺少室不傳機渾侖部漏泄

一年復一年談笑歲華遷要裏轉俊身霹中更入轍迷時猶海隅悟處正天懸眼底無行路才方好著鞭

一紀復一紀流光如逝水佛國徒有名人海元無舊一息忽平沉萬劫機頭轉當處翻回辯祖麼空側耳

一世復一世際無碑記過去不可追未不來信相繼十方不二門萬法眞三昧彼此皆文夫緣何稱不會

一生復六塵把手共誰行耕破識田識瀝乾
情海情色色猶非色聲聲豈是聲自從聞見
絕觸處是無明

一刹復一刹那知幾生滅髑髏鑽得空皮袋
打不徹生死有異方涅槃無秘訣火急要相
應一塵元不隔

示行堂

至道常湛然萬古絕成壞良由妄想生輪回
三有界曠劫至今朝展轉償宿債超越在精
勤沉淪由懈怠操履貴平常言行休揑怪去
除雜語言掃蕩閑知解一箇死話頭悟來方
慶快挑包打十方有利而有害大事不思惟
前程何所賴殷勤報汝知古人曾有誡自在
不成人成人不自在莫隨眼底貪須要換却
如今好皮袋

頌

教禪律總頌四首

聽教欲奚為悉同佛祖齊機前空境觀句外
脫荃蹄見不離文字心常滯水泥縱饒華雨

墜還是法中迷
參禪須致悟不悟總虛稍落口循知解存心
著妙更五宗雲蔽月二派管窺豆更覓西來
旨何時得正傳
制律緣何事畢防毀犯心念空真理磨情盡
正持任作止冰侵骨依違雪滿襟遮那曾未
委羇絆去來今
生死依情妄輪回事可憂鼎分元有據壁立
更無堦脩學水中月講明空裏花當機如未
曾三者謾誼譁

次魯菴懷淨土十首 并序

永明和尚以禪與淨土揀為四句謂有禪有淨土無禪無淨土有禪無淨土無禪有淨土特辭而辨之乃多於淨土也致業單傳者不能無惑焉或謂禪即淨土淨土即禪離禪外安有淨土可歸離淨土豈有禪門可入審如前說則似以一法岐而為二矣不然教中有於一乘道分別說三求明

之意在焉詹菴和尚宗禪之師也效古作懷淨土章句辭達而意明語新而思遠使人讀之曾不加寸念咸置身於純白蓮華之域豈尚異耶蓋變體說禪亦善巧方便之略耳本素昧禪學尤疎淨行披味至再不覺於一毫端戲成倡以賡韻脚云

惟禪惟淨土非下亦非高讓爾童群品何曾間一毫妄情終自瞥悲願肯辭勞誰信泥犁底常光雜後毫

十萬億何迂回光即有餘惟心標一實自性奪千虛易崩超群作高閑越太初古今玄達者誰不歎猶歟

純白蓮華土高賢每共論有心皆是佛無地不名坤截斷輪回路掀翻解脫門眼聾并耳色逆順總承恩

頌

千聖體無差彌陀即釋迦擬心猶捕影動念若柔涉刹刹寶絲網塵塵車軸花那知孤露客具此大榮華

慈親與法利似賈後如商帆截貪愛海華吹
戒定香信心人易入垂手願難忘嘉號方存
念音書已到鄉

飯食經行外觀光倚玉樓風微天樂奏波静
水禽遊寶網珠常曉瑤階樹不秋一從心地
印隨處絕馳求

稽首黄金父眉間玉毫横昔年曾去國今日
幸聞名衆寶天常雨纖塵地不生大慈無界
限那肯棄人行

萬德芬施利人間現一枝祥光分處處靈毯
發時時月滿水精網藕香雲母池笑逢諸勝
友謂我到何遲

故家名極樂清淨潭冰霜直捷超三觀後揚
讀六方臺花含古色靈草照春陽樓閣雲天
外雙雙彩鳳翔

祈額望慈親相違幾度春頓忘三際業徒剩
一閑身失路難逃妄還家豈是真西天并此
土元不間纖塵

閱林間録有感

林間編此録深夜剔殘燈慧命微微如綫人心冷似冰祖庭空積雪古路不逢僧追踐前賢轍思歸一念增

禮四祖真身塔

九拜曉龕前追思獨悵然真身無日壞此道有誰傳古岸横秋水空山起暮煙幾多西祖意寂寞在江邊

九京

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 十五

善 三三

A 00
6112

中峰廣錄 十八 十五終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九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偈頌

寄同叅十首

本來成佛非他得不信分明是自欺一箇主人翁既失萬生皮佮子難醫昇沉相續蟻旋磨憎愛交纏象溺泥未肯懸崖親撒手不知辛苦待何時

自從昔日昧天真掘箇無明窖轉深因業受

身身造業由心起境境生心輪回動是經歷
刦脩證何曾惜寸陰生鐵秤槌牢把手莫教
東海又平沉
脩行須是用心真心若真時道易親迷悟二
途端在我是非兩字莫隨人黃金猛與鑄肩
脊白骸常教生口唇漆桶驀然揺自脫心花
開發少林春
法界何曾閒自他見聞知覺眼中花衆生心
佛三無別煩惱菩提兩不差蔣彌老翁臨壽

喝惑他兒女秘魔义低頭更擬求玄解十萬
程途未是賒
即心是佛佛惟心三際同時絶古今將佇思
間駒過隙擬承當處鼠偷金拍盲快向聲前
領脫略難於句下尋早不立成男子志驢年
方會芥投鍼
今古奔趨幾象龍禪禪禪直是心空二宗得
旨非南北五派歸根絶異同得馮還牛角口
鼓擲兀鎔聖假神通兮非真實超玄者端的

難教托祖風

即心是佛大家知涉境難教絕順違既悟具
言無戒律不迷安得有貪癡閑門說路語何
直出户親行步却遲故國苟非真到者萬般
施設總非宜

如來禪與祖師禪一手猶分掌與拳既得髓
時應直指已拈華處要單傳烏焉成馬今皆
是黃葉為金古亦然未具照空生死眼爭教
仰不愧龍天

相逢盡說做工夫謂做工夫何所圖不是坐
忘消白晝豈應高卧守清虛多生憎愛情難
遣積刼輪回業未除不徹一回親斬斷空將
名字掛江湖

十方聚會號同參半入叢林半住菴大法不
明宜自謹靈源未透欲誰甘識田塞斷泥犂

穽心地熏開優鉢曇今日伊余容易別牛頭
自此馬頭南

示玄鑑講主三首 并引

南鑑講主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越一葦八千里而來西淛自相見至相別恰三載一日尋我客中夜話湖山間因舉宗門下數段陳爛葛藤不覺咬斷拇指臨別忽忽不欲徵其罪把且放過一著異日抵匡廬而之故鄉却不得出露醜惡被人叫罵而累及我也就以二偈贈之

狂心未歇爲禪忙萬八千程過遠方費盡前三頓棒揮開腦後一尋光陳年故紙渾無用今日新條亦頓忘見說雲南田地好異時歸去坐繩床

衲僧用處絕羅籠撥著渾身是脫空輾破一塵如有旨撥開萬象覓無蹤德山焚疏情尤死良遂敲門路已窮積劫塵勞忽吹盡黑龍潭下五更風

鴈蕩除夜

茅屋三間冷似冰灰頭土面十餘僧掃除世間閑葉不打諸方爛葛藤就下揭開新歲

擔把笔吹滅舊年燈廣門別具凜醯眼越[illegible]
超生似不曾

夢幻泡影總頌五首

夢中做夢日悠悠究竟何嘗有斷頭槐國既
無分晝夜漆園那復論春秋半窗月吐三更
影一枕風含萬古愁不識有誰曾獨醒揭開
宇宙縱雙眸

幻本非生非不生實無而有政縱橫纖塵濛
績乾城聳湑滴那容焰水傾火宅長年機未
息雪山午夜道初成謾將凡聖閑分別把手
同歸一路行

泡因雨點激平川脫出規模顆顆圓倏有忽
無彰起滅隨成即破示抽添山河窸裏虛玄
殼法界深藏空寂圈却笑幾多兒女戲重重
撲碎又依然

影子從來不離身惟於光外獨分真日中疾
走誠難避水底深探豈易親三界昇沉蹤跡
[illegible]遷謝跡方新古今多少英靈者曾[illegible]

遣迷有幾人
三界何人得暫離六如處處未相違捕風
網人皆笑逐色隨聲自不疑迷所以迷知幾
刦隨之又隨更多時不能彈指超無學擬別
眉毛巳是遲

贈營壽藏

斷斷雲根闢古基粉墻低護石樓危既知身
後有終日肯信目前無了時夜雨一窻
壐春風千里燕銜泥到頭共熟黃粱夢哭送

斜陽欲恨誰

次韻答盛秀才

風月何緣事苦吟擬將英譽壓雞林幾回立
盡三更月一字搜空萬刦心夢裏忽驚霜入
鬢梅邊不覺淚沾襟可憐半世聰明種甘爲
浮詞又陸沉

送禪者歸鄉二首

直下本來無一事謂言無事早相欺輪回了
遡三十年刦履踐何拘十二時竹覺引泉聲滿

澗松鬣來月影遲遲市朝見說黃金貴誰須
青山種紫芝

湖海俄經三十年無端一念憶生緣夢中復
做還鄉夢禪外重參逆旅禪踏碎暮雲投古
寺衝開積雪望炊煙狂心未向機前歇溢目
家山轉棄捐

船居十首 己酉舟中作

世情何事日羈縻做箇船居任所之豈是
孤人共棄都緣疎拙分相宜漏蓬不礙當空
掛短棹何妨近岸移佛法也知無用處從教
日炙與風吹

水光沉碧駕船時疑是登天不用梯魚影暗
隨蓬影動鴈聲遙與櫓聲齊幾回待月傳梅
北或只和煙繫柳西萬里任教湖海闊放行
收住不曾迷

人在船中船在水水無不在放船行藕塘狹
處拋篙直荻岸深時打棹橫千里溪山隨指
顧一川風月任逢迎普通年外葉蘆者未必

豈知有此情
大廈何知幾百間爭如一箇小船閒隨情蕩
纜招明月取性推逢看遠山四海即家容幻
貧五湖爲鏡照裏顏相逢順逆皆方便誰暇
深閑佛祖關
家在船中船是家船中何物是生涯檣栽兒
角非干木纜繫龜毛不用麻水上浮瀝盛萬
解室中虛白載千車山雲溪月常圍繞活[illegible]
天成豈自誇

一瓶一鉢寓輕舟溪北溪南自去留幾逐斷
雲藏野壑或因明月過滄洲世波汩汩難[illegible]
轍人海滔滔孰共流日暮水天同一色且將
移泊古灘頭
散宅浮家絕所營閑將行色戲論評煙蓑帶
雨和船重雲衲衝寒似紙輕帆飽固知風有
力櫓寬方覺水無情頭陀不慣操舟術幾失
娘生兩眼睛
爲問船居有底憑渾無世用一[illegible]僧拋綸擲

緣非吾事舞棹呈橈豈我能轉轆轤翻千丈浪
雪放篙撐破一壷冰從教纜在枯樁上恣與
虛空打葛藤
懶將前後論三三端的船居勝住菴爲不定
方眞丈室是無住相活伽藍煙村水國開晨
供月浦華汀放曉粲有客叩舷來問道頭陀
不用口喃喃
船無心似我無心我與船交絕古今漚未發
特先掌拖岸親到處不司鍼主張風月蓬三
葉彈壓江湖艕一尋衮衮禪河遊殆遍話頭
從此落藂林

山居十首 六安山中作

胷中何變復何懵自愧人前百不能旋拾斷
雲脩破衲高攀危磴閣枯藤千峯環繞半間
屋萬境空閑一箇僧除此現成公案外且無
佛法繼傳燈
三尺茅簷聳翠岑去城七十里嶔嶔誰同趣
守忘賔主我自住來空古今雲澗有聲泉眼

[illegible]兩崖無路蘚痕深爲言海上叅玄者菴主
癡頑勿訪尋
行脚年來路轉多爭如縛屋住叢阿有禪可
悟投塵網無法堪傳遂世波偷果黄猿摇緑
樹銜華白鹿卧青莎道人喚作山中境已墮
清虛物外魔
觸處逢山便做家秖緣甘分老煙霞廬都啓
嘗生青醭[illegible]苴形骸上白華四壁光呑蓬窓
月一瓶香熟地爐茶苟非意外相知者徒把

頌九

六

空拳竪向佗
數朶奇峯列畫屏參差泉石暢幽情青茅數
蠹尖頭屋黄葉頻爆折脚鐺雲合暮山千種
態鳥啼春樹百般聲世間出世閑消息不用
安排總現成
一住空山便厮當兩忘喧寂與閑忙但聞白
日銷金鼎不見青苔爛石床印破虛空千嶂
月洗清天地一株霜客來不用頻饒舌此事
曉明絶覆藏

閑雲終日閉柴扉海上同叅到者稀白髮不[illegible]
因裁後出青山何待買方歸棧蘿諗老投深
穿薙髮曾即墮險機要覓住菴人住處擬心
難免涉離微

見山渾不厭居山就樹誅茅縛半間對竹忽
驚禪影瘦倚松殊覺老心閑東腰懶用三條
篾扣己誰叅一字關幸有埋塵甎子在待磨
成鏡照空顏

頭陀真趣在山林世上誰人識此心火宿[illegible]

盤煙寂寂雲開窻檻月沉沉崖懸有軸長[illegible]
畫瀑響無絃太古琴不假脩治常具足未[illegible]
歸者謾追尋

千巖萬壑冷相看不用安心心自安識馬乍
教離慾廐情猿難使去玄壇竹煙透屋蒲龕
密松露沉空毳衲寒此意山居人未委未居
山者更無端　頌九

水居十首　東海州作

道人孤寂任棲遲跡寄湖村白[illegible]西四壁[illegible]

昏茅屋窄一天霜重板橋低聲濤拍岸明生
滅止水涵空示悟迷萬象平沉心自照波光
常與月輪齊
水邊活計最天然物外相忘事事便門柳每
招黃蝶舞岸莎常襯[illegible]鷗眠雨丞荷葉香浮
屋風攬蘆華雪滿船不動舌根談實相客來
何必豎空拳
縛箇茅菴際水涯現成景致一何奢野塘秋
合魚蘘窗遠浦風高鴈陣斜道在目前安用
覓法非心外不須誇一聲鐵笛滄波裏煙樹
依依接暮霞
年晚那能與世期水雲深處分相宜茭蒲繞
屋供晨爨菱藕堆盤代午炊老岸欲隨添野
葑廢塘將種補新泥無心道者何多事也要
消閑十二時
漚華深處寄幽棲閒見天真分外奇一抹香
吹紅菡萏四簷光浸碧琉璃繞園雲水盈尒
家爛嚼虛空遣二時幻住蘘林無閒歇苟非

同道欲誰知
雲漫漫又水漫漫新縛茅龕眼界寬儘有池塘堪著月且無田地可輸官四時風味人誰得萬頃煙波我自觀却恐客來爲境會閉門收在一毫端
住箇茅菴遠市塵東西南北水爲隣風休獨露大圓鏡雪霽全彰淨法身波底月明天不夜爐中煙透室常春閑將法界圖觀看心眼空來有幾人

水中圖畫發天藏不到無心孰可當雪谷春深沉玉髓冰壺夜永泛銀漿洞然圓湛融三際廓爾淨明空八荒縛屋且依如是住難將消息寄諸方
水國菴居最寂寥世途何事苦相招去村十里無行路隔岸三家有斷橋數點鵶聲迎暮雨一行魚影漲春潮陳年佛法從教爛豈是頭陀懶折腰

頌九　八

極目瀰漫水一方水爲國土水爲鄉水中縛

屋水圍繞水外尋蹤水覆藏水似禪心涵鏡像水如道眼印天光水居一種眞三昧只許水居人厮當

鄽居十首 亦羣作

古稱大隱爲居鄽柳陌華衢閒管絃畢竟色前無別法良由聲外有單傳錦街破曉鳴金鐙繡巷迎春擁翠鈿覿面是誰能委悉茫茫隨逐政堪憐

綠水青山入眼塵心空何物可相親既無世務堪隨俗却有鄽居最逼眞月印前街連後巷茶呼東舍與西隣客來不用論賓主篆縷横斜滿屋春

足跡無端遍海涯現成山水不堪誇市鄽既可藏吾錫城郭何妨著我家四壁虛明連棟月數株紅白過墻華見聞不假存方便只麼隨緣遣歲華

山居何似我鄽居對境無心體自如手版趣傾樓上酒腰鈴急送鋪前書沉沉大夢方純

熱擾擾虛名未破除白日無營貴道者草深一
門外懶鎛鋤
起滅猶環事若何萬般粧點苦婆娑榮膺廊
廟三更夢壽頌九滿期願一刹那翫月九樓高門巷
永賣花聲密市橋多頭陀自得居鄽趣每笑
前人隱薜蘿
鄽市安居儘自由百般成現絕馳求綠菘紫
芥攔街賣白米青柴倚户收十二時中生計
足數千年外道緣周苟於心外存諸見敢保

驢年會合頭
山根水際我嘗諳特地移居逼鬧籃人影紛
紜方雜鬻市聲撩亂政沉酣千樓燈火爲標
準萬井笙歌作指南却喜頭陀忘管帶無邊
法界是同參
山居却似著無緣既不居山學隱鄽新縛蒲
團侵市色旋移禪板近人煙庭華日暖藏春
鳥櫚樹風高噪晚蟬一鉢普通年外雪與誰
同共潤心田

鄽居不費買山錢溢目風光意自便逐日驊騮蹄踏踏弄晴蝴蝶翅翩翩見意境不須頻遣執謝心常合本然如是往來知幾刼難將消息與人傳

市鄽卜藥道何親物物頭頭契本真微有得心魔所攝擬存往念鬼為隣招提禁夜鐘聲近閭巷催年鼓吹頻三世如來諸法相一回新又一回新

次韻潘王題真際亭

高亭結搆標真際體共雲林一樣閑山勢倚天忘突兀水聲投澗自潺湲伽陀迥出言詮外海印高懸宇宙間佇看凭闌人獨醒又添公案入禪關

雙髻峯有懷 高峯和尚初棲菴於此

雙髻雲深古道危不來夜半叩柴扉六年座事成遺恨寂寞空山啼子規

題佛母堂

熱鐵洋銅地獄坑禍胎今日又重埋黃梅山

下人無數誰解門前掉臂行

雪竇送友

子規啼血染山華拄杖頭邊與轉盻眼底迢

頌九

迢昔客路草鞋今夜脫誰家

十

贈桃溪法華經會

一會靈山曾見不聲前句後莫輕酬碧桃溪
上三更月龍女明珠夜不收

贈鐵山道人禮補陀

脚跟下鐵山萬仞眼睛頭白浪千尋不於這

曩承當去更要重叅觀世音

送澄上人之江西

大江西去水無垠澄不清兮攪不渾一吸直
教乾到底莫將涓滴上人門

題廬山佛手巖

清淨身中金色臂匡廬疊疊曉雲開爲人隻
手無伸處且聽勞生空望崖

丐者堂失火就死者數人

多見男女苦相煎撥得無明火[illegible]前一夜渾

都喪却死枯髏上不生煙

題十六尊者揭厲圖

十六高人去就輕天台南嶽任縱橫不知著
甚麼死急箇箇拖泥帶水行

次韻酬李仲思宰相四首

晴雲萬疊裏群山崖瀑千尋落樹間定裏驚
傳王駕至秖應來奪老僧閑

歸鞭未舉且婆娑平地須知險處多休把世
間名字相累佗巖穴病頭陀

物我遷流興未疲正圖誇勝與稱奇遊多材
裏真慈父也把空拳嚇小兒

機裏藏機復見機秋霜點點透征衣話殘夜
盞三更月又約天雲擁毳歸

晦室

千燈不照六窻寒光影俱忘始解看三萬二
千人去後至今門户黑漫漫

逆流

本源便遇打頭風不與尋常逝水同浩浩狂

瀾翻到底更無涓滴肯朝東

藏山

等閑撥轉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盡大地
人尋不見是誰收在一塵中

送空藏主禮嵩峯和尚塔

三尺毒蛇潛古洞一堆白骨鎖寒雲石樓夜
半闌猶啓只待銜冤負屈人

贈鄱陽裁衣李生

番水一條生白線廬山半幅舊青羅李生捩
我袈裟角補得渾侖不欠多

客中聞訃

訃音遺我客床頭語到輪回鬼亦愁肉眼未
空今古夢滿天霜月曬枯髏

太古

七日莊周才鑿破百千諸佛未投胎衲僧一
箇閑名字端的親從那畔來

次韻酬馮海粟待制四首

無言童子拂香臺報道長沙學士來爛煮摘

度砂鑵沵、幾年生意喜潛回
雄談博辯振玄音莫把黃銅喚作金脫略語
言文字外方知佛祖只傳心
西天目頂望錢塘佛與衆生共一航六月火
雲飛白雪是誰觸熱是誰涼
尾鑪燒盡栢根香筆債何須苦用償幸有頓
空文字在披衣終日坐茅堂
別友十首
色空明暗遮雙眼地水火風周一身八萬四

千閒妄想江南江北幾多人
世有百千閒日月人無一點好身心知彼
甚麼邊事添得茫茫業海深
一死由來對一生了知迷悟不多爭如何滿
地栽荆棘白石青天没路行
千里路行千里萬一重山隱一重人都緣昧
却從來底日夜紛紛輥六塵
佛與衆生共一家了知法性等無差何緣白
日隨他去特地新栽眼上花

世間只是許多事更要如之奚若何盡大地
人剛不省前婆婆又後婆婆

烏兎兩丸虛跳躑象龍千里謾追尋誰知優
鉢曇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渾侖順逆横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薦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瞥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掐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斗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謾去
來無管帶道人行處合如然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二十九 十三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卷第三十

叅學明人北庭臣僧慈寂

偈頌

擬古德十可行

宴坐

竟日巍然萬慮忘脊梁節節是純鋼待教七箇蒲團破却與空生較短長

入室

鏌鎁横按碧油幢叱咤神威孰敢當若是定

乾坤好手到來那肯犯鋒鋩

普請

我扣華鯨汝便來區區運水及搬柴爲憐逐隊隨群者伸手從人覓草鞋

粥飯

兩度煩他展鉢盂舌頭誰不辨精麁醍醐毒藥渾休問粒米還曾齩著無

洗衣

通身脫下笑擡眸一片雲霞浸碧流久雨不晴難曬眼從教張在屋簷頭

掃地

蕩盡從前垃圾堆依然滿地是塵埃等閑和柄都抛却五葉曇華帚上開

經行

當會叉手去還來多少闍黎踏破鞋金地遶旋知幾帀老僧一步不曾擡

諷經

薩怛他了幾度提浩浩潮音播口皮清磬一

聲齊側耳子規啼血染花枝

禮拜

紫金足下寶華壇多少人來展布單既自倒
時還自起不知誰覺腦門寒

道話

團團相聚火爐頭商略溈山水牯牛一語忽
投人拍手滿天霜月下西樓

示妙上人五首

撥轉面門爺不識瞠開眼孔佛難親一條

命先拌却要做心空及第人

參禪渾似齩生鐵齒破唇枯未肯休力盡忽
然和口破舌頭拖地始風流

三條椽下睡魔窟七尺單前散亂坑笑倒憍
陳如上座驢年將會快平生

工夫切勿墮空閑念念拌身透祖關一剎那
間成斷滅依前鐵壁又銀山

上人忒煞不留情和我先師共箇名何似也
吹無孔笛發揮千里外聞聲

寄玄鑑首座四首

妄談般若罪無涯項上先擔生鐵枷清淨法身膿滴滴令人追憶老玄沙

一萬八千家未遠六根四大病何多撥開眼裏瞳人看當體潛消佛與魔

藂林衰替不堪憑少室兒孫没路行肚裏有禪須吐却莫留毫髮誤平生

山中無路不須來病足難禁著草鞋寸步未離言見了如何真箇到忘懷

無隱

眼見耳聞元不隔晝明夜暗絶商量本來成現何多事切忌當機自覆藏

古田

七佛如來陳佃户五千餘卷舊砧基稻花香熟黄雲老多少兒孫自不知

偶成十首

簷頭密布蜘蛛網砌下高堆曲蟮泥達磨眼睛渾不顧[illegible][illegible]讀作一聯詩

秋雲片片秋[illegible]闊秋葉沉沉秋雨寒林下野
人難曬眼眉毛終日不曾乾
五色花貍與赤斑南泉拭眼動慈顏太阿斬
斷虛空骨白血橫流滿雪山

逢砂一粒無端彈破半邊牙
青鞋布襪道人家兩眼何曾肯著華飯裏忽
眼前何是復何非好把龜毛一貫之撞著燈
籠穿不透是非纂殺老闍黎
睡到五更無箇夢蘺根壁底亂蛩吟夜來拾
得鐵酸餡擎在床頭鼠不侵
起引來勾要到官吏曹磨勘事多端誰云欵
出因人口得箇驢兒便喜歡
宿雨洗空三伏暑曉風吹動一天秋四時遷
謝承誰力疑殺溈山水牯牛
一種秋砧幾樣聲為憐深夜最堪聽老婆腕
力無多子斷續渾如搗不成
拄帳不須尋閑日出行何用揀良時了知蚊
蚋非他物家舍途中百事宜

省菴

一聲幽鳥到窻前白髮老僧驚晝眠走下竹床開兩眼方知屋外有青天

定叟

爲人散亂現威儀千刦渾如坐片時白日未曾輕動著西風吹白兩莖眉

警世廿二首

多生業累入胞胎合水和泥與麼來極目境緣遮道眼未知何處得忘懷

舉心盡屬輪回業動念無非生死根要與太虛無向背常吞一箇鐵渾侖

聰明盡解諸家語英俊橫吞四庫書這箇念頭如未瞥口開都是費分踈

貧窮致賤富生驕等是無明火自燒倏忽報緣顛倒轉方知一點不相饒

貪榮冒寵日忽忽行到窮途興轉濃半點便宜非外得無端廝殺主人公

逆之則怒順之歡天下人情没兩般肯信順

覺還遮至眼既休把自心瞞
夢眼未開重做夢青天白日黑漫漫靈臺幸
是無遮蓋不識何緣轉自瞞

頌十四

四序循環暖復寒獼猴深戀六花村耳聲眼
色曾無暇念念那知是死門
把一片心迷得盡又於迷處起規模自纏自
縛誇能所笑倒西天碧眼胡
飢來喫飯冷添衣三尺之童也共知一箇話
頭明歷歷如何開眼恣愚癡

口喃喃地說青黃自謂高才壓當行話著主
人公分上到頭一點不承當
衰殘忽忽二毛斑鶴骨雞皮澁又酸老與病
來呈伎倆笑他皮伏有多般
業緣牽引入娑婆百歲光陰一刹那換面改
頭無了當野田添得髑髏多
髑髏未冷氣猶抽尚把青銅照兩眸將謂百
年多少事徒增幻海一浮漚
繁傾鬟莫復三莫一箇髑髏燒不乾業識又

鎮皮脩去鐵人聞也骨毛寒
火焚水浸與沙埋白骨曾經幾度來早不回
光休歇去又如何要巧安排
三百六十段骨節東拄西撐豎又橫不做一
回枯得盡又來行了又來行
男兒不肯受人欺意氣英豪也大奇衣底有
珠渾不顧萬般都是喫便宜
一條大路如弦直開眼人人摠現前彼此不
知緣底事更無人肯賦歸田

頌十五

閻羅王是真彌勒向鑊湯中轉法輪輥到聖
凡情盡處直教無法可相親
愛網空虛欲海乾千門萬户是司南塵塵與
麼相親者方不謬稱除饉男
生死且無僧與俗性真那有悟和迷伽陁寫
寄同参者杜宇聲乾日又西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録

禪師諱明本號中峯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至其家翼日遂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繈離襁褓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讀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臂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困以首觸柱自警居近靈洞山時登山顛習禪定甫冠閱傳燈録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已而沙門明山者指師往參天目高峯和尚妙公高峯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驩然欲爲祝髪師以父命未許高峯曰可舉闇夜多尊者出家因

緣喻汝父務自沉溺未幾誦金剛般若經至
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由是內外典籍皆達
其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時年二
十有四實至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峯薙染
於師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流泉有
省即詣高峯求證高峯打趂出旣而民間訛
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
討童男女時如何高峯曰我但度竹篦子與
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沉衆中人無知

者於是高峯書眞贊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
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叅
徒詣師請益衆由此知皈淮僧子證嘗問高
峯諸弟子優劣高峯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
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根老竹其如七
曲八曲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
材未易量也壬辰松江瞿公霆發施田二百
七十頃即山之蓮華峯建大覺正等禪寺延
貞乙未冬十一月高峯將遷化以大覺爲師

師辭推第一座祖雍主之大德丁酉師登皖
山遊廬阜至金陵戊戌結菴湖州弁山學者
輻湊師雖拒之而來者愈衆庚子結菴平江
鴈蕩衆既夥遂成法席癸卯瞿公堅請師還
住大覺師力辭避之時吳興趙公孟頫提舉
江浙儒學叩師心要師爲說防情復性之旨
公後入翰林復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
略義一卷公每見師所爲文輙手書又畫師
像以遺同叅者乙巳師還山廬高峯塔丙午

領師子院至大戊申
仁宗皇帝在東宮賜號法慧禪師已而乞食
句吳因謝院事己酉道儀眞即船以居庚戌
衆請還山令兵部尚書鄭公雲翼時僉浙西
廉訪司事候師餘杭問法師推明經世出世
之學以答之詞見語錄辛亥師復船居吳江

陳子聰建順心菴請師開山既而渡江擬遊
少林至汴隱其名僦城隅土屋以居僧俗爭
相瞻禮皆手額曰江南古佛也皇慶壬子結

庵廬州六安山江淛省丞相奉書訪問師去之東海州癸丑瞿公霆發以兩淛運使終師還弔其喪公之子時學奉宣政院疏復請師住大覺師舉首座永泰代已泰欲承嗣師師俾泰嗣開先一山萬公蓋以院易嗣其來久矣聞師之風者莫不多之丞相延師私第懇請住持靈隱禪寺師固辭中書平章又請曰師之道德孚於人者博矣宜順時緣住一剎以愜張佛祖建立之心無多讓也師曰夫住持者須具三種力庶不敗事三種力者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智用也有其體而闕其用尚可為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道體既虧便神異無筭雖緣與智亦奚為哉或體用并闕而冒焉居之曰因曰果寧無慊於中乎其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平章知師意堅弗敢強師辭以末疾還山中延祐丙辰春

上命宣政院使整治釋教距杭與入山候謁

師聞避之鎮江丁巳丹陽蔣均廷大同菴延
師居之戊午衆請還山九月
上顧謂近臣曰　朕聞天目山中峯和尚
道行久矣累欲召之來卿每謂其有疾不可
戒道宜褒寵旌異之其賜號佛慈圓照廣慧
禪師并錫金襴袈裟仍　勅杭州路優禮
外護俾安心禪寂改師子禪院為師子正宗
禪寺　詔翰林學士承　旨趙公孟頫撰
碑以賜　特贈高峯和尚佛日普明廣濟

禪師先是駙馬太尉瀋王王璋遣參軍洪鑰
賫書幣敘弟子禮期請
上命南來參叩己未秋九月王奉
御香入山謁師草廬咨訣心要請師陞座為
衆普說師激揚提唱萬餘言王復求法名別
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真際王因建亭師子
巖下以記其事至治壬戌行宣政院虛徑山
席強師主之師貽書院官卒不就結茅中佳
山將終焉山北距西峯三十里重溪複澗穿

徑崖險捫蘿薜冒豺虎緇白隨禮無虛日師
愍其跋涉尋歸草廬十月
英宗皇帝特旨降香幷賜金襴僧伽梨
詔行宣政院官親詣山　宣諭恩意時江
淛省右平章今丞相答剌罕脫歡公命理問
官阿敦借院官行乞師法語中書參知政事
敬公儼亦嘗通書問法其爲
太子大臣所知遇蓋如此師每斥學者只尚
言通不求實悟常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

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
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刦以來所習所重不
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
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
汝喚甚麼作生死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
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生死師曰便
饒知得去來然所知亦是生死又或指一念
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
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

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来之指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

頌十九

妄也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劄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倘存毫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慎乎師之激勵後學皆此類癸亥春一日師自敘其出家始末曰六句幻跡每見禪者作務則曰汝種蔬欲爲誰蠶耶汝負舂欲爲誰炊耶師蓋已有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用上座曰幻菴向秋決作離散計繼書屬門人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徹世禮式

後條示師子寺惟以放下鄭偷究初心慎
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又遺誡門人其
略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汝喚甚
麼作佛法住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
二分教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百氏諸子從頭
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遠說時似
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
轉不相應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
向千人萬人撥不入處別有生機縱不出箇

要會底妄念惟具大信根叩已躬下真參實
悟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當知
衆生結習濃厚無汝奈何處汝若無力處衆
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茅屋冷淡枯寂丐食鶉
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
道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競會不得
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
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爾撥透始信余
言不相誣矣越十日師示疾有來省者師曰

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坍壁倒不事文佳也語
笑如平時學者強師服藥師謝之曰青天白
日曲徇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吳門者師曰
凖 十
何不過了八月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遺
別外護仍寫偈遺別法屬故舊十四日叠作
復寫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
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體
溫輭顏貌不少變有禪者乞剪爪髮供養誤
傷指端血津津出如生時道俗數千人奉全

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先是其年春涸湅山
中大木皆摧折若世所謂木稼者識者異之
至於殁之日白虹貫於山之顛師生宋景定
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一僧
臘三十有七初侍高峯于死關日作夜坐脇
不沾席勵精勤苦諮訣無怠逾十年親承記
莂退而藏晦以住山交聘避走南北所適輒
成寶坊俗率旨化海內學者望風信慕識與
不識皆尊之曰大和尚家繪像而敬事焉其

來聘禮終繹載道祁寒暑雨遠無虛日安寧
盜山寺至無以容其道德所被上自
天子萬里延慕屢欲召至　闕庭而卒莫
之能致也王公大人北面事師而鄉道者傾
動一世下逮屠沽負販優伶工伎靡塞暴悍
之徒師一真慈相與隨宜說法未嘗以高下
貴賤而尊易詔瀆之也得師半偈不啻重寶
或藏師所薙髮輒塵舍利有疑謗者一投書
客無不遷善為師外護遠至西域北庭東夷

南詔接踵來見南詔沙門素聞教觀京來闕
法寔自玄鑑始鑑嘗於師言下有省繼而垂
福善五比丘畫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衆迎
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萬目仰觀踊躍傾信
由是與立禪宗奉師為南詔第一祖師之法
重汪洋辯才無礙至於悲願誘掖諄諄誨諭

户屨日滿一無倦容故登師之門者如泛重
溟不測涯涘如飲醇酎不覺醉悅及其勤辨
學徒決擇心法無假借慎許可凜凜然如秋

霜烈日嚴不少貸其爲文信筆萬言了不經
意而其辭必歸於警昏贖明宗旨闡義解飜
正梧承於第一義諦而後已若夫立身倡道
每視古德前言往行或云缺漏輒爲嘆息而
師之行事則不蹈其失墜也故師之立言示
訓非其素履而躬踐者則終其身不言也至
於退恬逃名根于天性清苦自持尤矜細行
大覺師子二寺由師克成及奉　勑撰碑
師不惟不肯涉分寸功并其名字亦不肯與

於其閒也隨所寓草創菴廬皆曰幻住又因
以自號焉嘗隆暑病渴膚汗腐有遺細葛
襲衣者受之終不衣也遊淮波井汲艱遠遂
終身不復類浴聞說人過失則俯首不答凡
傳記語涉攻訐毀訾則掩卷不觀僧有卧疾
者則濟以湯藥而策其進道僧有省親者則
施以財法而勉其孝養師嘗撰楞嚴徵心辯
見或問一卷信心銘闢義解一卷山房夜話
一卷幻住家訓一卷擬寒山詩一百首總題

曰一華五葉復撰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
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一卷門人集師遺文曰
東語西話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並
傳于世師之自序略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
衣芻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袍愧沒齒平
昔懶退非矯世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
參究則闕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之所稱道
蓋報緣之偶然耳於戲師秉大悲願力爲法
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如摩尼珠無有定

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爲求名
聞利養者翳聰叢谷爲毀犯律儀者濬毗尼
法爲滯前塵而溺多聞者闢知見海導以正
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
事夫空言也然一心平等泯絕去來不留朕
蹤槩非常情所得而窺測也每念師出處言
行或承之於家訓或見之於行事或徵諸耆
宿或質諸遺文謹叙次而錄之然猶以景像求
師者也其不可以景像求者又當得之而盡智

也鄭泰定元年八月甲子法弟比丘祖順録

大元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臣虞集奉勅撰

天目之山有師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叅學之士望崖而退者衆矣得一人白本公是為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為童見嬉戲必為佛事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解而師自謂所證未極勵精勤苦諸訣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明師亦閟而不聞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累千百言懸聞無礙隨其根器為策勵

世推以爲大辯焉喬峯將戢化迹遂書眞讚
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覩獨許不
肖兒見得半邊鼻其授受不虛若此著書五
篇曰山房夜話曰擬寒山詩曰誘蒙微心辯
見或問曰信心銘闢義解曰幻住家訓名曰
一華五葉集復著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
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三卷語錄十卷別錄十
卷盛傳于世
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紋伽梨衣賜
之號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師所院名
曰正宗禪寺
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亦旌褒焉駙
馬太尉瀋王王璋嘗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爲
未足請於
上親往見之既見攝亭巖前曰眞際表得法
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剌牙室利遊方
時亦嘗從師叅詰翰林學士承　旨趙公孟
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自稱弟

字行省丞相别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驢諸達
管尤加敬服每徑山靈隱虛席必以待師師
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瞿霆發以大覺寺奉師
亦不受師踰淛絕江渡淮泝汳至浮舟以居
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
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
至結菴一名曰幻住信施金幣重寶委至一
視之蘧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贊歎皆畫像
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歸者夜出神光燭天

其主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之語曰師
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
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
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為求名聞利養者蘊晦
叢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毘尼法為妄認法塵
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

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
以為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闕於悟明尋常為
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翻然為退休

之計隱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illegible]抑如此所
以為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
錢塘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 大元
至治癸亥八月十四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
廬有訣別書偈識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
及遠近來弔者哭師哀甚聲動山谷遂奉全
身葬于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天曆己巳
正月甲子
聖天子使翰林學士承 旨領國子監事而

麟帖睦耳召臣集至便殿命之 若曰
其賜謚與塔名而汝集為之銘俾其門人善
達密的理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
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近日禪學之弊以覺
識依通為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為參學以
險怪奇語為提唱以破壞律儀為解脫以交
結貴達貪緣據位為出世方便惟和尚傳佛
心宗卓絕不倚弘闡玄猷痛斥禪病以救末
法其高識遠[illegible]德實行法量[illegible]才無

嶷東南一人帝[illegible]請謚曰智覺禪師塔曰法
雲銘曰

巍巍楞伽 上極無際 大雄善諭
著無上義 頌十 達摩之東 十三 憂言多窮
獨此不遺 曰心之宗 是故妙師
高蹈天目 右海左江 以表遐矚
師子巖巖 置死為關 孰當吾鋒
有造無還 惟幻住叟 登中據最
示則絕學 無依無外 千偈翻瀾
夫豈好言 昏蒙錮深 技提孔艱
如彼溼疾 勝邪並受 有大醫王
為出一手 焫砭塗摩 擣嚌鍊烹
紛然百為 因病以生 疾除醫已
言亦如是 得本不迷 何有一字
悲願深弘 智覺所惇 受職度人
鬱乎法雲 法雲彌天 有蔭斯溥
協于 皇風 永填終吉

天曆二年八月 日師子正宗禪寺

當代住持臣僧了義建立

大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兼　經筵官兼

國子祭酒宋本製文

禪自少林指心單傳十一傳而爲臨濟玄玄十七傳而爲雪巖欽欽當宋之季而其道明濬光潔嗣其法者夥矣而獨得一人焉曰高峯妙公妙於欽諸子得法最先而其道爲卓絶後登天目之西峯見其山高林深便卓錫巖石下書石作死關而居之閱暑寒十七年不跬步出關外方是時尊教抑禪欽由淛右召至錢塘授密戒妙方遺世子立身巢巖扃目瞪雲漢何止空四海於一睫也哉其天弟子得兩人焉一曰斷厓義公一曰中峯本公義嗇其用以推揖于本公故公獨以其道爲東南末法倡公示寂之十二年當元統二年

天子賜號普應國師仍以師所嘗道曰天目

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賜之入藏勑詞臣
序於書之首其徒狀事礱石請於余曰吾師
身栖谷巖名聞 廟朝
仁宗皇帝嘗製衣降頌十 詔一再遣使入山致十六
禮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其受業師子院
改陞師子正宗禪寺 勑翰林學士承
旨吳興趙公譔碑以賜
英宗繼明寵賚如之逮
文宗臨御師已入寂賜謚智覺禪師塔曰法

雲之塔塔之銘詩并序文今奎章閣侍書
學士青城虞公奉 勑譔恩言寵數可謂至
矣然吾大僧自唐以來有封國師者降及五
季亦有尊之爲其一國之師者至於宋有區
域幾四百祀僧之顯者班班輩出然未有尊
封國師者今吾師遭遇 聖明遂膺曠典自
非總其實如唐名僧道行碑則將何以章殊
恩顯異數敢叩首以請余謂名公卿其殁則
有碑蓋因公室禮得用碑以葬碑因宜而

不去遂以銘其德行焉今大沙門尊封國師
其葬雖無龕窆而其名行勒之金石孰曰不
宜謹按行録師諱明本錢塘人姓孫氏母媛
師時夢無門開道者寄龍燈其家而生師師
生有至性既不好弄而好誦梵唄結趺坐至
十五輒然肯持戒誓鄉空寂因而閱傳燈録
有疑志在參訣遂登死關妙髮長不薙衣弊
不易孤峭巖冷未嘗一啓齒而笑亦未嘗覩
焉其徒剃落獨見師便驩然欲爲祝髮蓋已

知爲大器焉久之誦金剛經恍若開解者師
自謂識量該通雖於義趣無不了解然非悟
也已而薙染給侍死關夫目於東南諸山最
高寒廩粟之材非飛輓不能至其上師晝服
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脇膚不沾席後於妙言
下機旨洞契妙以其克肖書偈付之俾衆歸
之師益自晦未嘗肯以師道自任也然而玉
在山珠在淵其光氣自不可掩況審之以諸
誠重之以記莂哉至元間松江瞿霆發施田一

建寺於蓮華峯號大覺正等禪寺妙將遷化以寺屬師師辭師每謂住持者必無上大道其力可以開明人天夙植福緣其力可以蔭結徒衆明智通變其力可以酬酢事宜故凡住持必道爲之體而緣與智爲之用有其體而缺其用雖或化權不周事儀不備猶之可也使無其體而徒倚其用則雖處衆而衆歸訓事而事宜亦不足言矣況三者併缺而冒焉尸之者其於因果能無懼乎於是五山叢

主席宰相大臣拜致書幣屢以爲請師皆力辭至於窮崖孤洲草栖浪宿屛遯其迹而避去之然而四方學者北殫龍漢南極六詔西連身毒東窮榑桑裹糧躡屩萬里犇走而輻湊赴師者遠無虛日南詔僧玄鑑素明教觀辯博英發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學使或未當吾將易其宗旨而俾習教觀由其國來一聞師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圖歸以傳道而歿于中吳鑑之徒畫

師像歸國像出祈光燭天南詔澂勅教為禪
孝師為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天目山本
隸其徒之老真之歎八月癸酉師遂入寂耶
山之西岡塔其全身未歿前一日遺別其外
護并法屬一一皆師手書歿之日白虹貫山
師於是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有七年矣余
嘗使江南聞師所至四衆傾慕香茗金幣雜
禮供養悉成寶坊而師一衲一鉢未嘗屬目
人念其豐肌著月賸爲奉葛衣以紺絳青緇

一不以近其體他可知已師雖屢辭名山
而放於山林江海解縢屩脫包笠在處結茅
以居一皆名曰幻住蒲團禪板晝作夜禪規
程條章井井森列儀榘慎嚴如臨千衆至於
激揚提倡機用翕霍變之者膽喪聞之者意
消而其大致則深惟世降道離諸方禪者禪
販佛祖為可痛心每謂其教傳佛心宗單提
直指惡有所謂授受哉惡有所謂言語依解
哉故師於其教法欲救其弊而藥其病師嘗

以身先之故師之於物洪纖高下緩急後先扣之而不遺應之而不攜人徒見其發於聲願眞誠而不知其一一以身敎而匪事夫空言也以故當世公卿大夫器識如敬君咸卿清愼如鄭君鵬南才藝如趙君子昂一聞師之道固已知敬及接師言容無不歎慕終其身江浙丞相脫驩公最號嚴重讀師法語便欲往望拜高麗瀋王以天屬 懿親萬里函香登山拜禮起謂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師福德最勝者獲師開示涕淚感發於戲師躬已以究其道豈有毫髮干世意哉然而其名不行而至其道不言而信自非行解相應聲實一致名見當于師之位永久益章而佛昧者抑亦何以致此哉廼爲銘詩傳之其徒昭示不朽若師所著書其目見塔銘茲不書

詩曰

天目於山擅弘貴　兩峯高盤帝青雲
孤禪行坐虎豹羣　延敵死關馹孤軍

神機鑷著身火焚　濯以甘露洗垢氛
有幻一人奪鼓旗　正令一下千騶馳
定目不睹轅門麾　摩尼寶王皎輪持
如日始出榑桑枝　光雲照耀千須彌
崩騰轃赴無中邊　百舍重趼走莫前
來者驗汗命髮懸　幻以鑪鎚烹金鉛
其出躍冶流炎煙　不缺則折非龍泉
逦復煅擣而煉烹　爰肉爾骨死以生
醍醐上味投寶鐺　薰香珠幢帝網纓
一一芬馥而光明　問師何由執神衡
一切入一亦無餘　陰禪　國程肇
皇圖
天子南面味道腴　號尊
五朝恩先爵扶輿　賜書入藏開蒙會
國師章異恩
捐若日月行跫輪　又如大海涵乾坤
俾人盡證毗耶門　正宗的的萬子孫
憶刲師言來長存

謝

降賜中峯和尚廣録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皇帝福廕裏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識

惶誠恐昧死謹言臣善達密的理 昨於

元統二年正月初十日不懼

天誅以臣先師天目中峯和尚明本廣録

三十卷

進呈乞

賜入大藏與經律論並傳廿六日欽奉

聖旨頒降廣録但有藏經印板去處刋板入

藏流通

詔文林郎藝文監丞參撿較書籍事臣揭

傒斯序於其書之首仍

賜臣先師明本號曰普應國師欽此臣中書

伏聞道匪言傳況

頌十 二十

一佛心宗之旨理由事顯非百家世諦

之譚明大用於機先振玄猷於語下伏

念臣先師明本身栖巖谷志滿寰區當

禪林搖落之秋孰爲依芘筏覺海圓明
之域獨任流通故其徒雖黙黙真叅而
其道必言言後闡於是以廣長舌樹先
明幢攪江海作醍醐飲者量足奏鳳水
爲韶濩聞者意消師子絃響絶衆音摩
尼珠體非一色盡以力扶其宗敎豈圖
上達於
宸聰蒙
乙覽之清光加　國師之殊號復頒
朝旨賜列藏函
寵煒山林
恩黜泉壤此蓋欽遇
皇帝陛下道隆
聖統心契
覺皇
羅圖似黃金輪常持四天下沙界如寶
珠網交現重光中世昌釋子之正宗日
勑封人之三祝臣無任瞻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
聞臣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
頂十　　二工終
元統二年六月　日大普慶寺僧
善達密的理　上表

[illegible]